武俠世界

隔代戰爭（現代科幻探險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爲了追查一件神秘的怪事，使東方和西方最出色的探險家聚集在一起，但怪事越變越怪，難以解釋的奇人奇事相繼接踵而來，這羣探險家又如何應付？這是譽滿東南亞年青作家龍乘風君首篇科學幻想傳奇故事，本刊今期隆重推出，敬請先睹爲快，萬勿錯過！



第26年
2

編者話

龍乘風今期別開生面爲本刊撰寫一部現代科幻探險故事──〔隔代戰爭〕。這是他自從〔雪刀〕故事終結後，埋頭沉思，攪盡腦汁構思而成的作品，內容極富幻想傳奇性，探險獵奇兼而有之，講述一羣東、西方最出色的探險家爲了追查一件神秘怪事而聚集一起，日以繼夜深入探討眞相，豈料怪事越來越怪，難以解釋的奇人奇事相繼接踵出現，頓使這羣探險家相顧愕然，結局終於被他們揭露一件發生在四十年前的怪事……過程不但曲折驚險，也具刺激新奇，敬希萬勿錯過。

** ** **

今期起增添一部新派武俠長篇故事──〔十君子〕刋出，是篇題材新穎突出，結構嚴整緊湊，內容敘述湖海風雲之險惡，武林人物在江湖上往往身不由己，遭遇奇逢，難以臆測。故事佈局新奇，行文流暢，由名作家執筆，請參閱今期114頁。

** ** **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魔鞭〕，是講述一宗血案與一條〔魔鞭〕，終於使到南北武林道上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引來一場奪寶爭覇戰，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期
（總號129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出版社出版



現代科幻探險傳奇故事

隔代戰爭

龍乘風·文
可飛·圖

一個打不死的人

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晚上，海濱廣場的遊人很顯著地減少了，但在一尊已矗立了八十九年的銅像下，却圍聚着四個穿着黑色皮大衣的男人。

這四個男人的年紀，大概由三十五六至四十七八歲之間，雖然他們的身材、形態甚至膚色都各不相同，但身上所穿着的皮大衣，却是完全沒有半點分別的。

身子一直靠在銅像下那塊大石基的，是個三十五六歲的白種人，他有一頭金髮，鼻樑筆直而高挺，看來相當英俊瀟洒。

另一個嘴角啣着烟斗，戴着金絲眼鏡的是印第安人，雖然他的外貌看來很粗獷，但舉止却是最斯文的一個。

在這印第安人的面前是個高瘦的黑人，他皮膚黝黑，穿的襯衫以至大衣也是純黑色的，就只有一排牙齒既整齊又雪白。

而現在，正在用流利英語講話的，却是一個黃皮膚的東方人，而他也是這四人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

「各位，歡迎你們來到這個美麗的都市，」這東方人注視着一隻繫在金鍊上的懷表，過了半分鐘之後才接着說：「現在剛好是二十三點二十三分，對於我們黑大衣金剛隊來說，這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時刻。」

那高瘦的黑人點點頭，道：「利教授說得對，我們黑大衣金剛隊，是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二十三點二十三分正式宣佈成立的。」

被稱為利教授的東方人道：「雖然，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出世，但相信大家都一定曾經從父兄的口裏，知道它為甚麼會成立起來的。」

戴着金絲眼鏡的印第安人道：「最先提議成立黑大衣金剛隊的，是英國的彭爾都少將，他是英國海軍高級將領，也是倫敦『金桅俱樂部』的始創人，而先父就是在這俱樂部裏認識他的。」

高瘦的黑人道：「但我哥哥認識彭爾都的地方，却在北美洲的一座湖泊裏，那時候，他們都正在渡假。」

那英俊瀟洒的白種人這時候才開口：「我父親是在佛羅里達州開酒吧的，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我父親喝醉了酒，在夜總會門外和四個大漢打架，由於衆寡懸殊，我父親的形勢十分不妙……」

他還沒有說完，那高瘦的黑人就已搶着說：「你父親那一天沒有眞的喝醉，他打架也不是為了自己的事，而是為一個陌不相識的黑人抱打不平。」

利教授嘆了一口氣，說道：「佛羅里達是美國最南方的州域，黑人長期以來都備受奴役和壓迫，而且在數十年前，哥頓的父親居然胆敢為了一個黑人而向四個白人宣戰，那簡直是勇敢得跡近乎瘋狂的行為。」

哥頓苦笑了一下，把吹亂了的金髮略為一撥，接道：「那時候，雖然有好幾十個人圍觀着，但無論是黑人也好，白人也好，誰都不敢上前勸阻，更沒有人敢帮助我父親來對付那四個惡漢了。」

高瘦的黑人道：「那四人在佛羅里達州向來是兇慣了的，不要說是打架，就算是拔槍殺人，也是視如家常便飯。」

哥頓道：「但就在我父親情況最惡劣的時候，人叢裏突然冒出了一個衣冠楚楚，手持白金權杖的英國人，他的出現，甚至使人懷疑他是不是從舞台上走下來的演員。」

利教授道：「彭爾都少將是個天生的衣架子，他穿着軍服的時候固然是威嚴莊重，而平時的裝扮，更是一個典型英國紳士的模樣。」

哥頓道：「英國的紳士，本來就等於你們中國人眼裏的君子，應該是動口不動手的，但誰也看不出，這個英國紳士不但會打架，而且出手之狠捷，更是遠在衆人意料之外。」

利教授道：「彭爾都少將是個技擊高手，在英國倫敦唐人街，他拜了兩個中國武林前輩為師，他們就是從鴨巴甸移居到英國的方順帶、方順喜昆仲。」

「鴨巴甸」就是香港的香港仔，而在本世紀初葉那時代，方氏昆仲在武林上的確享有盛名，由於他們是艇上人家，所以又被譽為「方舟雙虎」。

彭爾都少將既拜師在方舟雙虎門下，自然學會了一身高明之極的中國功夫，那四個美國惡漢遇上了他，不用說一定是大大倒霉了。

哥頓又說：「那一次，彭爾都少將雖然把那四個傢伙狠狠的教訓了一頓，但也為我父親惹下了更大的痲煩，原來他們都是三K黨的黨徒，當時他們若把我父親打傷，只要出了這口一時之氣，以後倒也可以一了百了，但彭爾都少將的出現，反而使他們大大的吃虧，有了這麼一段深仇大恨，我父親以後就隨時都可能成為別人的槍靶子。」

利教授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你父親再也無法在美國南方立足了。」

哥頓道：「所以，他放棄了產業，孑然一身地遠赴菲律賓，投靠他的一個老朋友，雖然一夜事變，使他無法不離鄉別井，遠赴重洋另謀生活，但他一點也沒有埋怨彭爾都少將，反而和他結成莫逆之交，每一個月彼此都有書信來往。」

利教授點點頭，道：「你父親是個血性漢子，也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唯一的缺點就是做事衝動，凡事都不計後果，幹了再說。」

哥頓哈哈一笑，說道：「別忘了我是他的兒子，也同樣有他這種遺傳下來的性

格。」

利教授卻皺了皺眉：「我認為我們今天這個聚會，實在沒有甚麼地方值得開懷大笑。」

哥頓碰了一個釘子，臉上的笑容立時消褪得乾乾淨淨，那印第安人輕輕的拍了拍肩膊，嘆道：「我們今天來到這裏，是為了要悼念貝力奇。」

利教授道：「貝力奇是彭爾都少將唯一的兒子，也是我們黑大衣金剛隊的第二任總隊長，雖然他的年紀比我要小八歲，但他對於處事應變的能力，卻遠遠在我之上。」

那高瘦的黑人道：「他的性格有點像他父親，但卻有更充沛的活力，也有比父親更多空餘的時間去進行各種奇怪而充滿挑戰性的活動，換而言之，他是一個天生的出色冒險家。」

那印第安人接道：「黑大衣金剛隊，本來就是為了要冒險才成立的組織，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黑大衣金剛隊更加活躍，曾經為英、美、法等同盟國提供了不少秘密而具有軍事價值的情報。」

利教授道：「但除了我們黑大衣金剛隊成員之外，誰都不知道這個神秘組織的首腦，居然會是英國海軍的高層將領。」

那印第安人道：「但在當時，最出力最敢於冒險的人，還是哥頓的父親，那時候他在菲律賓，暗中攏絡了兩個日本軍官，因此而最少挽救了兩千個被囚禁在集中營裏俘虜的性命。」

利教授道：「日本軍人常被形容為殘忍而不怕死，但卻也有很多並不如此，其中甚至還會有人貪圖便宜，不惜做出違背上級命令的事情。」

哥頓碰了一個釘子後，直到現在才開口說道：「我父親在不喝酒的時候，做事是十分精明的，而在日軍侵佔菲律賓之際，他根本就無酒可喝，而且也不想喝。」

利教授點點頭道：「他若不是一個精明的人，當年彭爾都少將也不會邀請他加入黑大衣金剛隊。」

那高瘦的黑衣人吸了口氣，道：「眞是往事不堪提！」

「對！往事不堪提！」哥頓拍了一下手掌，道：「幾十年前的歷史，若再翻來覆去談論，那眞是太沉悶了，我們擁有的是現在，也大可以展望將來，又何苦老是沉緬在過去的舊事裏？」

利教授望着哥頓，沉默了一會才道：「不錯，我們擁有的是現在，那麼我們就從現在開始談起罷。」

哥頓一整衣領，道：「我叫哥頓，是個在馬尼拉出生的美國人，我父親的名字，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了？」

其餘三人都一起點點頭，利教授又補充着說：「哥頓的童年，在菲律賓這個千島之國渡過，而現在，他卻是美國著名的潛泳教練。」

接着，那印第安人道：「我的名字叫薩拿，是美國太空總署的無名小卒。」

利教授嘆道：「一個對太空穿梭機全部結構以至最精密儀器也瞭如指掌的科學家，原來也只不過是美國太空總署內的無名小卒，那麼科學家這三個字也未免變得太不值錢了。」

「科學家再不值錢，也一定比我這個專門為別人拔牙的牙醫強勝百倍，」高瘦的黑人伸手向自己的牙齒一指：「我從不羨慕白種人，也不想成為白種人，因為我發覺，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一個白人的牙齒，可以比我的牙齒更加雪白。」

利教授道：「賀士維不但是牙醫博士，也是一位神槍手。」

賀士維搖搖頭：「說到槍法，我們這裏恐怕沒有人能比得上貝力奇，可是，唉……」說到這裏，長嘆一聲，再也接不下去。

利教授也嘆了口氣，說道：「他在一場充滿信心的決鬥裏，死在對手的槍彈之下。」

哥頓立刻追問：「和他決鬥的是甚麼人？」

利教授道：「不知道，但射進他臉龐的子彈，最少是在五十年前製成的。」

「五十年前的子彈？」哥頓一呆，「那豈不是古董了嗎？」

利教授道：「就算是五千年前的原始武器，也同樣可以用來殺人。」

哥頓道：「貝力奇是在甚麼地方跟人決鬥的？」

利教授忽然向後倒退了十幾步，然後就停了下來，用手指着他站立着的地方，大聲道：「這裏！就在這裏！」

哥頓道：「和他決鬥的人，又是站在甚麼地方？」

利教授道：「從子彈射擊的方位推斷，那人就在你現在站立着的地點開槍。」

哥頓道：「這可能不是決鬥，而是謀殺！」

利教授搖搖頭，道：「不！這是一場很公平的決鬥，當時，是在深夜兩點十五分左右，這裏幾乎完全沒有人，但忽然間，一下槍聲響了，驚動了兩個遠在兩百呎外的警員，而當他們來到現場的時候，貝力奇已經死了，手裏還握着一柄手槍。」

哥頓問道：「他的手槍有沒有發射過呢？」

利教授道：「有，而且他開槍的時間，幾乎和對方的發射時間完全一樣，所以，那兩個警員所聽見的，其實已是兩下槍響！」

賀士維嘆了口氣：「眞是難以置信，以貝力奇的槍法，居然會在決鬥時敗在別人的槍下。」

哥頓道：「一山還有一山高，這也不是甚麼奇事。」

利教授道：「但我認為，以貝力奇的槍法，是絕對不會在那種情況之下，而射不中對方的。」

哥頓道：「貝力奇若也射中了對方，那麼對方也一定死了，就算不死，最少也會受傷，對不？」

利教授道：「理論上本該如此，可是，現場上除了貝力奇的屍體外，警方並沒有發現別的屍首，也沒有任何人，或者是血漬遺留下來。」

哥頓道：「這太簡單了，一定是當那兩個警員來到這裏之前，和貝力奇決鬥的人已經走了，他也許眞的受了傷，但可能傷得並不怎麼重，而且受了槍傷的人，也不見得一定會在現場上留下血漬。」

利教授卻搖搖頭，道：「但實際的情況，卻又不是這樣。」

哥頓一怔，忽然失聲道：「我明白了，當時你也一定就在附近！」

利教授嘆息一聲，緩緩道：「你沒有猜錯，當時我的確也來了，因為我在貝力奇居住的酒店裏發現了一封信。」

哥頓道：「是一封怎樣的信？」

利教授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封還很嶄新的信，然後交給了哥頓。

哥頓把信抽出，只是看了幾眼，臉色就已變了。

賀士維把信接過看了一遍，面上的神情也是變得十分怪異。

他又把信遞給薩拿，同時說道：「這的確是貝力奇的筆蹟！」

這時候，只聽見薩拿唸着那一封信，說：「利景賢教授閣下：我將會在一場公平的決鬥裏死亡，因為對手是個殺不死的人，但為了要證實這一點，我願意作這次死亡的實驗，而當你看見這封信的時候，你大概還有十分鐘時間可以趕到決鬥現場，但你要緊記着，只可偷窺，萬萬不能現身，更絕不可以加以干涉，否則，我會馬上吞槍自殺。」

當薩拿唸完這封信的時候，面上的神情也是奇怪到了極點。

他接着又緩緩地說：「在這封信的末端，還寫上了決鬥的地點，又寫上了一個人的名字。」

「櫻津佑子！」哥頓吸了口氣，道：「這個是日本女人，也是個很著名的乒乓球選手。」

薩拿道：「貝力奇為甚麼要在信裏寫着她的名字？」

利教授道：「貝力奇和櫻津佑子是一對情侶，但櫻津佑子的父親卻極力反對女兒嫁給一個英國人。」

哥頓道：「先別說這個日本乒乓球手，那一晚你來到這裏，所看見的情況是怎樣的？」

利教授道：「當我趕到這裏的時候，貝力奇已準備拔槍，而他的對手，就站在這銅像石基的北方。」

哥頓道：「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利教授苦笑了一下，道：「說出來你們一定會懷疑我的眼睛是否出了毛病，我剛才說不知道那人是誰，固然是因為我不認識那人，同時就連我自己也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哥頓等三人都用疑惑的眼光望住了他，但卻沒有一個人出聲，只是等待着利教授繼續說下去。

過了足足一分鐘之久，利教授才接着說道：「和貝力奇決鬥的，是一個納粹軍官。」

「納粹軍官？」哥頓忍不住怪笑了一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納粹軍官？」

利教授卻一本正經，很沉肅地說：「不錯，和貝力奇決鬥的，就是一個這樣的人，雖然那時候已經是晚上兩點十五分，但這裏是有燈光的，而且當晚的月色也很好，所以，我敢肯定，那人所穿着的軍服和徽號，都是屬於德國納粹黨的。」

哥頓呆住了，利教授接着又說：「當時，我幾乎以為這裏正在拍電影，但就在那時候，兩人都已同時拔槍，而且兩下槍聲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響起的。」

薩拿吸了一口氣，道：「就是這樣，貝力奇死在那德國軍官的槍下了？」

利教授點點頭，道：「貝力奇中槍之後，只是說了一句話就倒了下去，他說：『我已射中你的心臟。』」

哥頓立刻用力地搖頭：「不，他這一槍一定是射空了……嗯，也許不是射空，而是那個德國騙子在作弊，他身上可能穿着了避彈衣！」

利教授揮了揮手，道：「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說的，但你瞧瞧這塊石基！」他一聲說，一面走到那銅像下的石基旁邊，用手指着石上的一道凹痕，「我記得很清楚，那德國軍官一直都站立在這裏，直到槍聲過後，他還是沒有移動過一步，換而言之，貝力奇這一槍的的確確是穿過了他的胸膛，然後才再在石基上射穿了一個子彈洞！」

賀士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種事太不可思議了，除非那德國納粹軍官是個鬼魂。」

哥頓哼了一聲的，冷笑着道：「現在是甚麼時代了？鬼魂這兩個字，本來就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大笑話。」

賀士維苦笑了一下，道：「我當然不會相信任何鬼魂的學說，但世間上又有甚麼人可讓子彈穿過心臟還若無其事的？」

哥頓冷笑一下，道：「這可能是一種掩眼法，尤其是這十幾年以來，魔術配合着科技的發展，往往可以表演出許多令人瞠目結舌的把戲，但若一旦拆穿了，卻是一文不值！」

「我不同意這種見解！」薩拿突然插口：「貝力奇是個見多識廣的冒險家，我不認為他會對這種『魔術師』發生興趣，甚至不惜賠掉一條性命來證實對方是個殺不死的人！」

賀士維卻對利教授說：「我相信你的視力良好，也相信你的頭腦一直都很清醒，所以，你所看見的一切，我相信都是事實。」

利教授嘆了一口氣，道：「但警方卻險些把我送進了精神病院。」

賀士維道：「這也難怪，一個德國納粹軍官的出現，已使人有着疑幻疑眞的感覺，再加上連子彈射穿胸膛也可以安然無恙，這種故事就更難使人相信了。」

利教授道：「但這不是故事，而是眞實的事實。」

哥頓皺着眉，道：「你為甚麼不把貝力奇那封信交給警方！」

利教授道：「我本來也準備把信交給警方的，但不知道甚麼緣故，這封信我一直都捨不得拿出來。」

薩拿道：「我明白，你想親自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哥頓目注着利教授：「那德國軍官殺了貝力奇之後，朝着那個方向走了？」

利教授搖搖頭，道：「我看不見。」

「看不見？」賀士維一怔，道：「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他跑得很快？」

利教授又搖頭，道：「不，而是在那一瞬間，忽然出現了一道強光，而這道強

光就像是幕牆一樣，把他整個人都包圍住了。」

哥頓陡地呆住，半晌才道：「這道光牆是從哪裏弄出來的？」

利教授苦笑道：「我也很想知道，但等到這道光牆消失後，那德國軍官也已不知去向。」

薩拿忽然蹲了下來，用手捧着額角，喃喃道：「這就更玄奇了，貝力奇為甚麼要從英國來到這裏？那德國納粹軍官又是何方神聖？」

賀士維沉吟一會，忽然道：「貝力奇不遠千里而來，一定和德國軍官有關。」

利教授道：「他這一次來得很匆忙，我也是在深夜接到他的一個電話，才趕到酒店去見他的，但我還是見不到他的人，只是收到了這封信。」

哥頓道：「這會不會牽涉及特務之間的明爭暗鬥？」

利教授道：「你懷疑那德國軍官是個間諜？但貝力哥又怎樣？難道他又是另一個特務嗎？」

賀士維道：「這件事太神秘了，的確充滿了間諜故事的色彩。」

利教授道：「這件事不單只是神秘，簡直就是十分怪誕！」

哥頓立時道：「再神秘，再怪誕的事也難不倒我們黑大衣金剛隊。只要我們能夠齊心協力，一定可以把眞相揭破。」

利教授道：「你有這份信心，那是很好的，但不要忘記，貝力奇的才幹絕對不在我們任何一人之下，而他却在這件神秘怪誕的事情中喪生了。」

哥頓道：「這也許是他的運氣太差了，所以才會死得這樣不明不白。」

薩拿突然冷笑道：「我們並不是占卜星相專家，運氣這種事大可不必再提。」

利教授道：「據我估計，櫻津佑子這個日本女人一定知道某些重要的關鍵，所以貝力奇才會在信上留下她的名字。」

哥頓道：「那麼，我們馬上去找櫻津佑子好了。」

薩拿望着利教授，道：「這個日本女人在甚麼地方？」

利教授道：「兩年前，櫻津佑子已在本市定居，據說她父親也在本市，而且還是一間建築業株式會社總工程師。」

哥頓道：「我懂日語，這件事就交給我我去幹罷！」

但利教授却搖搖頭，道：「你不行，因為你的口才太好了。」

哥頓還在一怔，賀士維却立刻就明白了利教授的意思。

原來利教授已看出哥頓是個油腔滑調，自命風流之輩，倘若派遣他去找尋櫻津佑子，恐怕事情多半會弄得十分糟糕。

薩拿望了哥頓一眼，然後對利教授說：「我的日語不行，只會說幾句很普通的的說話，所以我也不是適當的人選。」

但利教授却說：「櫻津佑子是受過高深程度教育的人，她的英語比我說得還要好。」

賀士維望着薩拿，道：「所以，這件事應該由你先走第一步。」

薩拿聳了聳肩，苦笑道：「就只怕日本女人不喜歡看見印第安人。」

利教授笑了笑，道：「近年來不少美國西部牛仔電影都很同情印第安人，認為你們祖先抗拒白人的侵略，絕對不是甚麼野蠻的行為。」

薩拿又苦笑了一下，道：「我明白了，所以當那個日本女人看見我的時候，也一定會很同情我的，對不？」

利教授却嘆了口氣，道：「不是她同情你，而是你要同情她！」

薩拿望着他片刻，才緩緩地點頭說：「不錯，因為她剛失去了一個智勇雙全的英國男朋友！」

這時候，晚風更凜冽迫人了，哥頓搓着雙手，道：「事情初步就是這樣決定，我們去喝杯酒驅散驅散寒風如何？」

沒有人反對，連利教授也說了一句：「贊成。」

當晚，這四個黑大衣金剛隊的成員都喝了不少酒，但氣氛却並不怎麼熱烈。

他們當然可以慶祝慶祝四人相聚在一起，但一想起了貝力奇之死，這份「慶祝」的心情立刻就化作哀愁了。

這四人之中，哥頓喝得最多，但酒意最甚的却是薩拿，顯然，他的酒量並不怎麼好。

當薩拿喝到第五杯威士忌的時候，他突然一陣嗆咳，連酒也咳了出來，噴得一地都是。

利教授坐在他身邊，便說：「看來，你的酒量一定及不上祖先。」

薩拿略一欠身，苦笑道：「我的祖先們是不喝威士忌的，各位對不起，我要上一上洗手間。」

哥頓哈哈一笑：「你且先走一步，賀士維看來也快要進來陪你了。」

薩拿搖搖頭，道：「賀士維除了槍法好，脫牙手法高明之外，酒量也是很不錯的。」說到這裏，一陣酒意從胸口湧上，他忍不住「呃」的叫了一聲，然後就匆匆忙忙地找洗手間去了。

×　×　×

洗手間很寧靜，這裏的環境甚至比許多貧苦家庭的房子還更雅潔。

薩拿面青唇白地走了進來，看樣子似乎馬上就要大嘔大吐一場。

但他沒有吐，越是想吐，就越是吐不出來。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伸手在他的背上用力一拍，而就是這麼一拍之下，他終於吐了，吐得不亦樂乎。

一吐之後，薩拿才長長的吁出了一口氣。

他馬上用冷水洗了一個臉，然後才向那人望去。

那人立刻報以微笑。

那是一個東方黃種人，身材頎長，肌肉結實。看來是個年青而英俊的運動家。

薩拿除下了金絲眼鏡，用紙巾抹了一抹才又再戴上去，而那人却已伸出了右手，很有禮貌地說：「我是中國人，姓洛，叫洛雲。」

薩拿也伸出右手，道：「洛先生，我來自北美洲，全名是薩拿．哈爾坤度。」

兩人握過手後，洛雲就遞上了一張很精緻的鍍銀卡片：「這是我的辦公室地點和電話號碼。」

薩拿拈着卡片，看了一會，才「啊！」的一聲說道：「原來閣下就是『驚奇俱樂部』的創辦人兼會長，那可眞是久仰得很。」

洛雲微笑一下，道：「驚奇俱樂部只是一個不知所謂的私人組織，和你們黑大衣金剛隊相比，倒是螢光比皓月了。」

薩拿呆了一呆，道：「你早已知道我的來歷了？」

洛雲望着他眨了半晌眼睛，才道：「利景賢教授，是我的舅父。」

薩拿這才「噢」的一聲：「原來是利教授叫你來的。」

「這倒不是，」洛雲搖搖頭，道：「舅父一直都沒有對我說過任何有關你們黑大衣金剛隊的事，在半年前，我甚至不知道世間上有這麼一個組織的存在。」

薩拿皺起了雙眉，道：「但你現在似乎對我們的事都很清楚，甚至還在很短時間之內，就已知道了我們的行踪。」

洛雲默然半晌，才道：「令我認識黑大衣金剛隊的人，並不是我的舅父，而是你們的首領貝力奇！」

薩拿一怔，臉上却有點不相信的神色，而且，他也沒有掩飾這一點，立時便說道：「你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洛雲道：「若要很充份的證據，請恕我拿不出來，但最少你可以看看這張卡片。」說着，又掏出了另一張卡片遞到薩拿面前。

薩拿一看這張卡片，便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氣。

那是貝力奇的卡片，而且卡片上還很清楚地印了黑大衣金剛隊的名字。

薩拿看清楚之後，立刻就說道：「這已是很足够的證據，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種卡片，貝力奇是絕不會隨便派送給別人的。」

洛雲把卡片收回，沉默了好一會才繼續說道：「關於那個德國納粹軍官的事，貝力奇先生一直都感到很有興趣，在半年前，他曾經找過我，想藉着我們兩個人的力量，來揭破這個神秘的謎。」

薩拿吸了口氣，不禁又再重新打量這個英俊年青的中國人。

他很尊敬貝力奇，而且也很相信貝力奇的眼光，雖然在這一次事件裏，貝力奇犧牲了性命，但他仍然以為貝力奇是個智勇雙全的人物。

而像貝力奇那樣的人物，居然會在這裏找尋一個中國的年青人來合作，由此可見，洛雲這個人絕不簡單。

在薩拿的腦海裏，「驚奇俱樂部」這個組織他是絕不陌生的。

早在三年前，他就已聽說過，驚奇俱樂部的創辦人是個「狂人」，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新畿內亞食人部落裏表演了三天，結果成為了兩個敵對族人共同崇拜的「天神」。

他表演的是「魔術」，全套總共十八種花樣。

在食人蠻族裏表演魔術，和在夜總會裏表演完全是兩回事。

在夜總會裏表演，就算表演得不够精采，大不了台下的掌聲疏落一點而已。

但在食人蠻族裏，表演魔術簡直就是性命的賭博。

在「表演」之前，誰也不敢肯定那些蠻人會不會接受，說不定道具還未亮相，幾十支毒箭已有如飛蝗一般射了過來。

但洛雲不但胆色驚人，運氣也是相當不錯，當那些食人蠻族正要向他襲擊的時候，他及時使出了一套「連環扣」的絕技，使所有蠻人都瞧得目瞪口呆，接着就嘰哩咕嚕的吵個不休。

洛雲沒有放鬆，接着又連批玩了七八套不大不小的魔術，到最後他甚至只是用打火機燃點着一根香烟，就使所有的蠻人都大為驚奇，紛紛向他下跪膜拜。

那一次，他救了整支探險隊，也使這支探險隊的副隊長為之面上有光。

因為唯一贊成洛雲參加這一次探險行動的人，就是這支探險隊的副隊長。

這位副隊長其實也並不是眞的衷心贊成，但是洛雲却掌握了他某種「罪證」，使他無法不極力推薦洛雲參加這次探險行動。

副隊長的「罪行」，就是有了「外遇」，而他却又是個畏妻如虎的人。

那時候，洛雲的年紀雖然還很細小，但却已懂得其中關竅，知道這件事是「勒索」副隊長的最佳本錢。

結果他成功了，但誰也想不到，在他的行囊裏，最重要的裝備居然是十幾套魔術的道具。

若是別人檢查他的行囊，一定會罵他沒正沒經，但偏偏負責檢查一切行裝的人，又是那個副隊長。

那個副隊長還沒有罵洛雲，洛雲就已叉着腰瞪着眼，道：「我的裝備裏還有三十斤海洛英和五十包大蔴，你是不是要向隊長告發？」

副隊長苦笑了一下，道：「在你的行囊裏，也許還有一枚原子彈，可是我實在甚麼也沒有看見。」

於是，洛雲又「過了一關」，順利地把魔術道具運進原始森林裏。

誰也想不到，這些魔術道具居然可以成為一種犀利的武器，把兩個敵對的食人部族完全征服。

洛雲臨離開之前，還用「神話」（神的說話）對兩族酋長訓示一番，意思大概是說：「你們以後再開戰，我就用天火把每一個戰士都燒死！」

由於他所表演的魔術裏，有「口噴狂燄」這一套絕技在內，所以兩個蠻族的人似乎深信不疑，至於後來是否眞的因此化干戈為玉帛，却又是無從考究了。

經過這一次歷險之後，洛雲的胆子越來越大了，他所做的事情每每連利教授也為之吃了一驚。

利教授本身就是一個出色的探險家，他不但學識淵博，而且也極其勇敢，可是，他却還不算是個「狂人」。

而洛雲却狂極了，好像自己有幾百條性命可以不斷「遞補」着活下去似的。

在五年前，他成立了「驚奇俱樂部」，至於會中成員有多少人，他們是何方神聖，就連利教授也是諱莫如深，只知道創辦者兼主持人就是自己的寶貝外甥洛雲而已。

所以，雖然洛雲和薩拿從前各處天南

地北，但一提起了驚奇俱樂部，薩拿的確是早已聞名的。

× × ×

薩拿站在那裏望着洛雲半天，才嘆了一聲，說道：「我相信貝力奇的眼光，他從來都不會看錯任何一個人，包括閣下在內。」

洛雲道：「但我舅父却從不喜歡我參加他的冒險旅程。」

薩拿說道：「我若是有一個這樣的甥兒，也不捨得讓他過着朝不保夕的冒險生活。」

洛雲嘆了口氣，道：「但你們可知道，像我這種人，若沒有刺激的冒險來灌溉生命，根本就無法活得下去！」

薩拿望住他，道：「但你也可知道，只要一次意外或者是失敗，你也會活不成了?」

洛雲笑了起來，道：「你這番說話，是不是說給自己聽的?」

薩拿怔住，繼而苦笑道：「難怪連利景賢教授那樣的人，對着你也是無可奈何了。」

洛雲道：「我知道，你們也很想弄清楚那個德國納粹官軍是甚麼來歷，更尤其是貝力奇死了，而且又是死得那麼不可思議。」

薩拿深深地抽了一口涼氣，道：「你想在我身上知道些甚麼?」

洛雲道：「我甚麼都想知道，但却還不瞭解你們到底知道的事情有多少?」

薩拿道：「你想瞭解，那很容易，你舅父就在外面，你可以直接去問他。」

洛雲面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這麼說，你已拒絕了我的要求?」

薩拿微微一笑：「要成爲一個成功的探險家，最重要的並不是問，而是查！」

洛雲道：「但『查問』二字，在中國的詞彙上是互相貫通的。」

薩拿却鞠了一個躬，道：「很抱歉，我是個美國人，一個美國印第安人。」

洛雲道：「只要是一個眞正的冒險家，就算你是火星人，我也一定會尊重閣下的意思。」

薩拿哈哈一笑：「很好，果然不愧是驚奇俱樂部的創辦者，可惜我老早就已經是黑大衣金剛隊的成員，否則今晚一定會要求閣下加入貴俱樂部，洛朋友，今天很高興能够跟你談話。」他最後那一句說話，就等如是說「再見」。

洛雲忙道：「對不起，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希望你不要對利教授提起我曾經在這裏出現，可以嗎?」

薩拿道：「這一點不成問題，但我也有一個要求。」

洛雲雙肩軒動：「請說。」

薩拿道：「你若尊重我這位美國朋友，從這一秒鐘開始，請勿繼續跟踪。」

洛雲乾笑兩下，才道：「只有傻瓜才會去跟踪一個已給自己驚擾過的人，我雖狂，但却還不致於傻到這個地步。」

薩拿聽見這兩句話，面上不禁爲之一陣動容。他終於說了一句：「再見。」

當他離開洗手間後回頭一望，赫然發現門上掛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緊急修理暫停使用」。

不問而知，這是洛雲的傑作。

× × ×

清晨六點三十五分，曙色甫亮，在一個高尚的住宅區裏，幾乎每一條街道都是冷清清的。薩拿就站在最大風的一條街道上，等待櫻津佑子的出現。

根據櫻津佑子的生活習慣，她每天清晨六點三十分左右，就會離開她的住所，緩步跑動大概三十分鐘，然後才回家享用早餐。

薩拿現在站着的地方，是櫻津佑子的必經之路。但他等了很久，櫻津佑子還是沒有出現。

到了六點五十七分，一輛銀灰色的平治房車駛了過來。

駕駛這輛汽車的，是個穿着司機制服的男人，他的臉孔平平板板，一點也不惹人注目。

薩拿初時也沒有注意這一輛汽車，也沒有注意到車上的人，尤其是那個司機，根本就沒有令人一望的價值。

但那輛房車駛得很慢，薩拿忽然看見房車後排座位上，還坐着了另一個人，而且這人還目不轉睛地盯着薩拿。

若說司機的臉孔平平板板有如一塊木，那麼這個坐在後排座位上的人，他的臉孔就是冷冷冰冰的有如一塊鐵。

這人不是東方人，他有一雙特別深沉的眼睛，又有一把金黃奪目的頭髮。

哥頓的頭髮也是金黃色的，但却還比不上這人的頭髮好看。

但薩拿却在這一瞬間呆住了，就像個從來都不相信鬼魂的人，忽然遇上了世間上最可怕的厲鬼一樣。

車上那人也許不是一個鬼，但他的出現，却有着一種恐怖的震撼力。

他是一個穿着筆挺軍服的德國納粹軍官！

神秘强光與空中潛艇

汽車雖然開得不快，但還是在轉眼之間就在薩拿的面前掠過。

薩拿在定一定神後，立刻追前，大叫道：「喂，等一等！等一等！」

但汽車却在這時候突然加快了速度，轉瞬間就已在轉角處消失了踪影。

薩拿神色在此刻變得蒼白，忍不住自言自語，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了?又是甚麼年代了?難道現在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嗎?」他一面喃喃自語，一面雙手毫無意義地揮動着，看來就像個失魂落魄的呆子。

他想了一想，終於決定登門造訪，找到了櫻津佑子再說。

櫻津佑子住的房子是兩層式的洋房，她住在二樓。

薩拿正要踏上梯級，下面那層房子的大門突然打開，走出了一個銀髮披肩的老太婆，她指着薩拿，尖聲尖氣地說：「你不要上去！」

薩拿一怔，望了那老太婆一眼，半响才說：「我是來找一個人的，爲甚麼不能上去?」

老太婆「哼」的一聲，說道：「上面根本就沒有人，只有幾百隻蟑螂在那裏走來走去！」

薩拿道：「櫻津佑子小姐不是住在上面嗎?」

老太婆冷冷一笑：「你是在說那個日本女人?」

薩拿點點頭，道：「就是這個日本女人。」

老太婆道：「你們不要再麻煩她了，她在兩天前回家去了。」

薩拿一怔，道：「回家?那又是甚麼地方?」

老太婆奇怪地盯着他，皺眉道：「回家就是回家，她的老家在日本嘛！」

薩拿吸了口氣，道：「她爲甚麼忽然要離開這裏?」

老太婆道：「我若甚麼都知道，也不會窮成這副樣子了。」

薩拿笑了笑，道：「妳能够住在這種地方，又怎會是個窮人?」

老太婆冷冷道：「這裏算得上甚麼?在美國，我本來有八座房舍，三個花園，還有一座溫室農場，但却在賭場上完全輸掉了。」

薩拿皺着眉，他並不是個賭徒，對賭博全無興趣，他也不想聽這老太婆訴說往事。

所以，他只是含糊地應了兩聲，依然向上直走。

老太婆却突然怪叫一聲，聲音裏充滿憤怒之意：「小子，你找死！」

薩拿陡地一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銀髮老婦突然會講出這句話來。

其實，他心中早已隱隱覺得有點不妙，但不妙之處在甚麼地方，却是無法說得出來。

直到這時候，這老太婆居然叫出了這麼一句說話，更是不可思議之極。

一個年紀已七十多歲的老婦，又怎會爲了這點小事而大動肝火?

薩拿立時回頭，赫然看見這老太婆的手裏握着一柄手槍。

「老太，妳不要誤會——」

「我沒有誤會，你是個賊，淫賊！」

「不是的！不是的……」

「你去死罷！」老太婆憤怒地咆哮着，終於「砰」的一聲開了槍。

薩拿的身子陡地一震，臉色灰白得極其難看，他伸出了手，指着這個老太婆，驚駭欲絕地說：「妳……妳是個瘋……」

說到這裏，只覺得天旋地轉，再也支持不住跌倒在地上。

而也就在他即將失去知覺前的一瞬間，他聽見了第二下槍聲，又看見半空之上出現了一幕奇景。

但是他還來不及想像那是甚麼東西，眼前已經一片漆黑，接着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 × ×

十五分鐘之後，薩拿已被送進醫院裏進行緊急搶救，在急症室外，出現了一個頭髮略見灰白的男人，他的神情相當焦慮，但却沒有跟警方人員接頭洽詢薩拿的情況。

這人就是利教授。

又過了十五分鐘，哥頓和賀士維也來了，哥頓一看見利教授，就氣沖沖的說：「怎會發生這樣的事?」

利教授嘆了一聲，說道：「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但薩拿却可能從此跟我們永別了。」

哥頓揮動着拳頭，怒道：「我早就說過，這件事情該由我來進行！」

賀士維立刻沉聲喝道：「現在並不是追討責任問題的時候，再說，就算讓你來進行這一件事，只怕也和薩拿的下場沒有甚麼分別。」

哥頓冷笑道：「薩拿對太空科學技術也許極有成就，但對付那些亡命之徒，却遠遠比不上我！」

利教授搖搖頭，道：「開槍射擊薩拿的人，並不是甚麼亡命之徒。」

哥頓哼的一聲：「總不會是一個老太婆罷?」

利教授道：「偏偏就是一個老太婆，她今年已經七十二歲了，而且還有點不良於行！」

哥頓陡地呆住，他深深地抽了口涼氣，良久才道：「教授，你不是跟我開玩笑罷?」

利教授臉色一沉：「你以爲我現在還有心情跟你開這種無聊的玩笑嗎?」

哥頓忙道：「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但這種事情，實在是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利教授說道：「世間上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可說是無日無之，而且事情的確已經發生了，就算想不相信這是事實也不行了。」

哥頓道：「那個老太婆呢?是不是給扣押起來了?」

利教授道：「不錯，她已經給扣押着了。」

哥頓道：「給警方扣押着?」

利教授搖搖頭，道：「不是警方，是撒旦，魔鬼撒旦。」

哥頓一怔，道：「怎麼?連兇手也死了?是殺人滅口嗎?」

利教授道：「不是殺人滅口，而是吞槍自殺！她給薩拿一顆子彈後，接着又開了一槍，擊中了右邊太陽穴而死。」

哥頓和賀士維互望了一眼，兩人的面上都露出了奇怪的神情。

過了足足兩分鐘之久，賀士維才道：「我們應該一起去找櫻津佑子，這件不幸的事情也許就不會發生。」

利教授苦笑了一下，道：「但也許事情會變得更加可怕，說不定……唉！」

哥頓的面上，立時露出了大不以爲然的神情：「難道你認爲一個七十二歲的老太婆可以把我們四個人都殺死嗎?」

利教授道：「這世界上沒有甚麼事情是不可以發生的，包括在任何一分鐘之內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哥頓道：「那個日本女人呢?」

利教授道：「不在家裏。」

哥頓說道：「我們一定要把她找出來不可。」

賀士維道：「她會不會到了父親的別墅居住?」

利教授道：「這可能性恐怕不大。」

哥頓說道：「這日本女人可有點兒邪門，似乎凡是男人招惹上她都會帶來殺身

之禍。」

利教授瞪視着他，忽然冷笑道：「你是研究迷信學的專家嗎？」

哥頓臉色一變，正待發作，賀士維巳制止着他，說：「現在不是爭吵的時候，我看，你們現在應該留在這裏，看看薩拿的傷勢怎樣再說。」

利教授道：「你又有甚麼打算？」

賀士維說道：「我想去找一找櫻津佑子。」

利教授問道：「你知道她在甚麼地方嗎？」

賀士維搖搖頭，道：「不知道，但我會盡力去調查出來的。」

利教授皺了皺眉，很是躊躇不決的樣子，但賀士維却不再等待，在門外截了一輛計程車就走了。

哥頓這才望着利教授，道：「你為甚麼讓他走？」

利教授這才如夢初醒，吸了口氣道：「他眞的去找櫻津佑子？」

哥頓道：「薩拿巳給這個日本女人弄得生死未卜，賀士維若找到了她，恐怕也沒有甚麼好結果！」

利教授頓了頓足，道：「不錯，無論怎樣，我們都不能讓他獨自冒這個險。」

哥頓道：「既然這樣，我們追上去截住他。」

利教授點點頭，道：「對，他多半是到了櫻津佑子父親的別墅，那地址是我昨天告訴他知道的。」

哥頓道：「薩拿又怎樣？」

利教授道：「這裏有第一流的醫生和醫療設備，而且我們就算再担心也是担心不來。」他一面說，一面巳向停車場那裏奔走過去。

他的車子就停泊在停車場東北角的角落裏。

但等到利教授趕到那裏的時候，他不禁呆住了。

因為他看見自己的車子裏坐着了一個人。

這人正坐在駕駛座位上，一雙眼睛冷厲地直視着利教授和哥頓。

哥頓來得比較遲，他最初只是看見利教授忽然停住了脚步，滿臉儘是驚呆之極的神色。

等到哥頓向前直望的時候，一輛車子巳直駛過來。

這輛車子本來一直都是停止不動的，但它不動則巳，一開動之下竟然就像一支火箭般疾標而至。

哥頓反應極快，立刻向右方急掠出去，但利教授却給這輛車子撞得整個人拋起，然後又重重地再摔跌下來。

哥頓陡地大喝：「你瘋了？你是怎樣開車的？停車！停車！」

但那輛車子並未停下，轉瞬間巳消失得無影無踪。

哥頓是個眼光極其銳利的人，但在那輛車子的去勢實在是太快了，他竟然未能看見車牌上的號碼。

在這時候，一個穿着火紅外衣，戴着鋼盔的年青人正駕駛着一輛摩托車進入停車場，而哥頓一眼就巳看見，那是一輛性能十分優越的車子，所以他立刻就衝了過去，大叫了一聲：「朋友，你的車尾着火，快要爆炸了！」

那人吃了一驚，慌忙下車，但一看之下，不禁怒氣陡生，道：「我的車子幾時着火了？」

哥頓喝了一聲，忽然一脚重重蹬向他的屁股，道：「這不是你的車尾嗎？」

那人給哥頓一脚踢得在地上連接打了四五個大滾，才勉强坐了起來，但他的摩托車早巳去得無影無踪了。

哥頓駕駛着這輛摩托車，以每小時超過八十五哩的速度向前追上去，接着，後面自然就是警車嗚嗚作响，最少有四五輛警車追上來了。

對於後面有多少輛警車追來，哥頓是完全沒有放在心上的，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就是非要追上那輛撞倒利教授的汽車不可。

從醫院停車場駛出，只要經過了一段彎角，就是一條寬敞而筆直的公路，而哥頓才追到這裏，就巳聽見前面响起了一下驚人之極的碰撞聲。

有人撞車了，而且發生意外的就是那輛撞倒利教授的車子。

哥頓雖然看不清楚車牌，但他却認得出那輛車子的顏色和形狀，他立刻把摩托車的速度減弱，然後在失事的現場停頓下來。

和這輛車子相撞的，是一輛小型客貨巴士，由於這一下相撞的勢子極其猛烈，那輛小型客貨巴士的司機巳俯伏在駕駛盤上。

哥頓只是隨便看了那人一眼，就巳知道他凶多吉少了。

而那輛撞到利教授的車子，它損毀的程度更是厲害。

經過這麼一撞之後，它看來根本就不像是一輛車子，倒像是某位抽象派雕刻大師雕刻出來的精心傑作。

你可以幻想它像是一座山，也可以幻想它像個臃腫不堪的肥女人，甚至可以形容它像一個剛給手榴彈炸過的戰場，但無論怎樣，它巳不再像是一輛車子。

但在不到三十秒之前，這輛車子還是正在以極高的速度在公路上疾馳着。

從這輛汽車損毀的程度看來，無論車上有多少人，只怕可以生存下去的機會，一定是微乎其微的了。

而就在這時候，哥頓突然看見了一幕奇景。

他突然看見了一道强光，包圍着那輛車子。

那道强光來得很突然，消失得也很快，大概還不到一秒鐘，一切又巳恢復了原狀。

哥頓呆住了，而這時候，巳有四輛警車追了上來，一個滿面紅光的中年警官跳下了車，立刻就指着哥頓說：「你是甚麼人？為甚麼搶走了別人的摩托車？」

哥頓却反問他：「你有沒有看見剛才那一道强光？」

那警官道：「我正要問你，這是甚麼把戲？」

哥頓道：「我可不是魔術師，那道强光和我是沒有半點相干的。」

那警官板着臉，道：「你叫甚麼名字

？是從那一個國家來的？」

哥頓給他氣得直跳脚，怒道：「我只不過借用別人的摩托車追捕撞倒利教授的兇手，你這算是甚麼態度？」

那警官面色一沉，神態也顯得十分惱怒：「你再不回答我的問題，看我敢不敢鎖你回警局再說！」

但就在這時，一個年青人從最後一輛警車走了出來，道：「伍警官，這位哥頓先生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保證，他絕對不是甚麼不法之徒。」

伍警官望了那人一眼，臉色還是十分難看，他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你是甚麼人？怎知道我姓伍？」

那年青人微微一笑，道：「我是在兩個月前聽過你的大名，我見過閣下的照片的。」

伍警官一怔：「你從甚麼地方知道我這個人？」

「在我的辦公室裏。」又有一個身形高大的警官走了過來，道：「是我告訴洛先生知道的，他很欣賞你勇往直前的作風，但却想勸勸你不要太意氣用事！」

伍警官一看見那高大的警官，態度立刻就改變了，他還要向他敬了一個禮，才說：「是的，馬警司！」

馬警司拍了拍那年青人的肩膊，道：「他就是洛雲，你有兩次剿破毒窟的行動，都是全靠這位洛雲先生暗中帮忙才能水到渠成的。」

伍警官「啊」的一聲，面上的神態變得更為恭敬：「原來是洛先生，久仰！久仰！」

洛雲微微一笑，道：「不必客氣。」說完這句話，他面上的神情立刻就變得很嚴肅，目光也注視在那兩架車子之上。

這時候，那輛小型客貨車的司機巳給拖了出來，但看他的樣子，顯然是活不成了。

但緊接着，却有一個警員走了過來，對伍警官報告說：「另外一輛車子裏沒有人。」

伍警官一怔，哥頓却巳跳了起來瞪着那警員道：「你在發甚麼神經，兇手一定在車裏，難道你認為這是一輛無人駕駛的汽車嗎？」

伍警官也同意哥頓的說法，不期然地點了點頭，但那警員還是說：「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但車子裏的確沒有人。」

哥頓立刻走到那輛巳毀壞不堪的車子旁邊，他看了半天，才捧着額角道：「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車子裏眞的沒有人！」

伍警官走了過來，臉上也儘是充滿疑惑的神情。

洛雲忽然把哥頓拉過一旁，沉聲道：「利教授怎樣了？」

哥頓沒有回答，却反問他：「你是誰？我可不認識你。」

洛雲說道：「我姓洛，叫洛雲，利景賢教授是我的舅父，我認得這輛車子是他的！」

哥頓吸了一口氣，道：「你舅父就是在醫院門外給這輛車子撞倒的。」

洛雲臉色一變：「就是這輛沒有人駕駛的車子撞倒了我的舅父？」

哥頓皺着眉，搖頭道：「不！這輛車子肯定是有人駕駛的！」

馬警司望着哥頓，道：「你是說，當你追上來的時候，這輛汽車裏面是有人正在駕駛的？」

哥頓道：「當然，難道你以為它眞的是一輛用無綫電來搖控的模型跑車？」

馬警司攤了攤手，道：「我也認為你的說話很有道理，但如今事實證明，車子裏是完全沒有人的，而且在那樣高速行駛情況下，車裏的駕駛者也不可能及時跳車逃生，而又完全沒有受到半點傷害。」

哥頓道：「但在意外發生之後，我們都看見了一道强光照射着那輛車子。」

馬警司道：「你說的『我們』，除了你之外還有誰？」

哥頓伸手向伍警官一指，道：「還有他。」

馬警司望着伍警官，伍警官立時道：「好像是的，但……但……」

馬警司面上露出了不耐煩的神色，道：「快說，現在不是吞吞吐吐的時候。」

伍警官這才連忙接道：「但那又好像是陽光從東方照射過來……」

「不是陽光，是强光！一束古怪的光芒！」哥頓立刻强調着說：「我可以絕對的肯定，那不是陽光，一定不是！」

馬警司冷冷一笑：「這麼說，應該是激光或者是鐳射光了？」

哥頓道：「我不知道，但那肯定不是陽光！」

馬警司皺了皺眉，道：「照你的想法，是不是那種古怪的光芒，使到汽車裏的駕駛者完全消失了踪影？」

哥頓道：「我認為的確就是這樣。」

馬警司又向其他警員詢問，但他們都比伍警官來得稍遲，根本就完全看不見甚麼古怪的光芒。

這時候，又有一輛摩托車急驟地駛了過來，車上的鐵騎士，是個警方人員。

那警員沒有下車，只是對馬警司說：「利景賢教授給一輛汽車撞倒了，情況相當嚴重。」

哥頓吸一口氣，忙道：「我現在就回去見他！」

那警員道：「但利教授想見的人，是一個中國籍的男子，他叫洛雲。」

洛雲只是聽到這裏，立刻就跨上哥頓「借」回來的摩托汽車，風馳電掣地趕到醫院去！

× × ×

利教授的情況果然很嚴重，醫生只能給洛雲五分鐘的時間和他交談。

當利教授知道洛雲就在自己身邊的時候，他才用力地低聲呼喚：「阿雲，我看見了他，我又看見了他……」

「他是誰？」

「古曼。」

「古曼？是甚麼人？」

「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巳陣亡了的德國高級將領，我還是在三小時之前才從一大堆資料裏查出他的來歷的。」

「哥頓他們知道了沒有？」

「我本來打算遲一點才告訴他們知道的，想不到剛才古曼又出現了……」說到這裏，利教授的臉蒼白得簡直完全沒有半

點血色，「這件事，說來話長，但你可以從我的日記裏知道得更加詳細一點……」

洛雲握着他的手：「舅父，你會沒事的。」

利教授淒然一笑，道：「就算我還可以活下去，但却再也不能參加任何探險的活動了，你是驚奇俱樂部的會長，又是我最喜愛的親人，這一件極其神秘的事，就交給你來接手好了……」

洛雲用力地點點頭：「舅父您可以放心，這件事，我本來就已開始插手。」

利教授道：「我就是知道了這一點，才會在這時候找你說及這一件事，還有，賀士維去找櫻津佑子，可能會有危險，你要想想辦法……」

洛雲連連點着頭，但心中却是一片迷惘，他根本就不知道櫻津佑子是甚麼人，更不知道賀士維到甚麼地方去找尋櫻津佑子。

但他還是無法不點頭答應，因爲他已看出，利教授的生命已快走到盡頭了。

利教授的眼睛已完全閉上，但嘴裏還在不斷提醒洛雲：「小心古曼！他是一個已經陣亡了四十年的德國納粹軍官，但他現在又出現了，他駕駛我的車子，向我迎面疾衝過來……」

洛雲本來想再問兩句，但醫生却在這時候進了進來，而且怎樣也不肯讓洛雲和傷者交談下去。

洛雲倒抽了一口涼氣，才踏出房外，就遇上了哥頓。

哥頓一看見洛雲，就把他拉過一旁，道：「利教授怎麼了？」

洛雲嘆了一聲，道：「只怕機會並不太好。」

哥頓咬了咬牙，怒道：「我知道，一定是那個納粹鬼軍官幹出來的好事！」

洛雲沉吟了一會，才道：「我知道，賀士維去找一個日本女人，你有沒有這方面的綫索，可以讓我馬上找他回來？」

哥頓皺了皺眉，正在思量之際，忽然目光大亮，叫道：「他回來了！」

× × ×

賀士維眞的回來了，在他的身邊，還有一個警方人員。

賀士維一看見哥頓，馬上就說：「櫻津佑子的父親死了！」

哥頓的身子一震，道：「怎會忽然死掉的？」

賀士維道：「一場神秘的大火，把他和他的別墅同時燒得完全變了形狀，但根據初步檢驗結果，已肯定別墅裏的男屍就是櫻津佑子的父親。」

哥頓道：「那麼櫻津佑子呢？」

賀士維苦笑了一下，說道：「天曉得她到甚麼地方去了，嗯……剛才這位警察先生說利教授出了意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哥頓搖搖頭，道：「連我也不大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利教授的車子給人盜走了，而利教授也就是給自己的車子撞傷的。」

賀士維陡地一呆，才道：「他傷勢怎樣？」

洛雲直到這時候才插嘴，說：「不怎麼妙。」

賀士維望着他，道：「閣下是誰？」

洛雲回答道：「利教授是我的舅父，他已請我參加調查德國納粹軍官這一樁怪事。」

賀士維又是呆了一呆，接着忽然又失聲道：「你就是驚奇俱樂部的會長？」

洛雲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是的，我就是。」

賀士維這才咧嘴一笑，然後又跟洛雲握手：「我是個牙科醫生，一向都很尊敬利教授。」

哥頓立刻補充着說：「他就是賀士維牙醫博士。」

洛雲道：「兩位都是黑大衣金剛隊的精英份子，想不到對手却是一個鬼魂般的德國納粹軍官。」

哥頓道：「貝力奇說過，他是打不死的，倘若眞的這樣，我們又有甚麼方法可以把他擊敗？」

賀士維吸了口氣，道：「薩拿現在的情況又怎樣了？」

哥頓道：「正在搶救中，至於是死是活，就要看看上帝的主意怎樣。」

賀士維苦笑着，道：「原本四個人，現在就只剩下兩個了。」

「不是兩個，是三個。」洛雲道：「我要參加這一件怪事的調查工作。」

賀士維怔了一怔，道：「你是認眞的，還是只在開開玩笑？」

洛雲道：「當然是認眞的。」

賀士維道：「那麼，你也就等於跟自己的性命開玩笑了。」

洛雲道：「跟自己的性命開玩笑，這種經驗我早就十分豐富。」

賀士維道：「但這一次更神秘，也更兇險。」

洛雲道：「這一點你毋須再向我來解釋，別的不說，就以你們黑大衣金剛隊目前的遭遇來說，就已經是一塊很清楚的鏡子，我並不是個白痴，又怎麼會看不出來呢？」

賀士維凝視着他，良久才嘆了口氣，說：「閣下這份勇氣，實在令人佩服，既然你主意如此堅決，我也無話可說了。」

洛雲道：「我認爲我們現在應該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坐下來，重新再把整件事情加以檢討。」

哥頓馬上贊成這個提議：「洛先生說得對，我們現在太紊亂了，而且在短短幾十分鐘之內，就有兩位隊員遭遇到極大的不幸！」

賀士維也點點頭，道：「找個清靜地方坐下來慢慢談，那是很好的，但却不能再喝一滴酒！」

哥頓道：「烈酒的確不適宜再喝，但喝點啤酒總不妨事。」

賀士維却倔強地搖搖頭，道：「不行，啤酒也是酒，我們已錯得太多了，這一次再也不能有任何差錯！」

哥頓漲紅了臉，但接着却嘆了口氣，道：「你也許說得很對，我喝橙汁加鮮奶好了。」

洛雲微笑一下，道：「你若存心要跟自己的肚子搗亂，我建議閣下飲用檸檬汁加鮮奶，保證有效。」

哥頓呆了一呆，但隨即大笑：「好像

伙，你想獨個兒來處理這一件事嗎？」

賀士維嘆了一聲，道：「難爲你現在還可以笑得出聲，而我，只要想起貝力奇、薩拿和利教授他們三人，就眞的想哭了出來。」

× × ×

十二分鐘後，洛雲帶着哥頓和賀士維來到了一間很幽雅的餐廳。

沒有人叫酒，也沒有人叫橙汁加鮮奶或者是檸檬汁加鮮奶。

三個人都喝清水，吃三文治和煎蛋之類的食品。

賀士維却只吃了很少，就再也嚥不下去了，他雖然是個牙醫博士，但他身上最豐富的並不是牙科醫學上的智識，而是感情。

他是一個感情極豐富的人。

雖然他吃不下食物，但是水却喝了整整三大杯，彷彿想用水來冲洗掉所有的哀愁。

但這當然是沒有用處的。

喝太多的水，只能使他早一點進入洗手間。

但哥頓却吃多喝少，而在他不斷嚥吞着食物的時候，說話最多的人就是洛雲。

洛雲首先再詳細地自我介紹，然後才把話題說到貝力奇和那德國軍官之間的糾葛。

洛雲的聲音很平靜，但在賀士維聽來，每一句話都具有極强大的震撼力。

洛雲又把利教授的話講了出來：「那神秘的德國軍官叫古曼，我舅父很肯定這一點，而且還說有一大堆資料，可以證明他沒有錯！」

賀士維直了直身子，奇怪地瞪着洛雲：「古曼若活到現在，一定已經是個老人了。」

洛雲說道：「所以，你認爲我舅父錯了？」

賀士維道：「我現在還不能肯定，但在年歲方面相差太遠，那就很難使人相信這是事實。」

洛雲道：「從表面上看來，確然如此，但有一點不可不知，我舅父絕不是粗心大意的人，他若認爲這個神秘的軍官就是古曼，那麼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和根據。」

洛雲一把利教授抬出來，賀士維就沒話說了。

一直只顧吃三文治的哥頓突然揮了揮手，道：「要揭破這一個謎，非要找到櫻津佑子不可，她和貝力奇的關係非比尋常，她一定知道不少秘密。」

賀士維道：「可是，薩拿却因此而受了重傷，還有櫻津佑子的父親，也同樣遭遇到不幸。」

哥頓道：「對於這兩件案，你已完全知道眞相了嗎？」

賀士維道：「難道你認爲一些都是意外？」

哥頓道：「最少，在表面上看來的確是意外，我們若要證明那不是意外，就得找到確切的證據。」

賀士維目中却露出了哀愁之色：「不錯，在這個文明的法治社會裏，任何事情都要講求證據，但世間上偏偏就有許多無法解釋的事情，你明知道眞相怎樣怎樣，却總是找不出半點證據來。」

洛雲道：「但我們現在既沒證據，也不知道眞相到底是怎樣的。」

賀士維道：「我認爲櫻津佑子固然很重要，但利教授的發現也不能忽略。」

洛雲點點頭，道：「不錯，我也很想到他的住所裏，看看有關古曼的資料。」

哥頓立刻站了起來，道：「既然這樣，我們還坐在這裏幹嗎？」

賀士維望着洛雲，洛雲也已站了起來，說道：「好，我就帶你們到舅父的住所去。」

× × ×

利教授住在近郊，那是一幢建築得很有歐陸風情的西班牙式平房，在平房門外，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花園。

利教授是一個敢於冒險的探險家，也是一個工作態度誠懇異常的學者，在這幢房子裏，臥室只佔很細小部份，但書室、工作室和運動室却佔着很大的面積。

只有最熟悉利教授的人，才會知道他每天花在運動室的時間，最少也有兩至三個鐘頭。

倘若以爲利教授只是個文質彬彬的讀書人，那可是大錯特錯。

他是練空手道的，而且還是個五段高手。

可是，他的空手道功夫再厲害，也比不上一輛疾衝而來的車子。

利教授曾經兩次結婚，但都不成功，在最近七八年之內，他都是獨個兒居住在這裏。

對於利教授居住的地方，洛雲是十分熟悉的，他甚至擁有這幢房子的鑰匙，所以他很輕易就進入了利教授的工作室。

洛雲一進入這間工作室，首先就發現有許多工具和儀器都已被搬移到一旁，而在一張四呎乘九呎的長方型木桌上，足足有幾百本書籍堆放在一起。

利教授平時是個井井有條的人，但這時候洛雲所看見的書籍，却是一片紊亂，完全不像是利教授所應有的作風。

賀士維隨手拿起了一本書，只是翻了幾頁，眉頭就皺了起來。

他懂得許多國家的語文，但這一本書却是用印度文寫的。

他看不懂，但是利教授却一定看得懂，否則也不會有這麼一本書放在這張桌子上。

而哥頓的視綫，却落在一張已很殘舊的地圖上，這地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軍事地圖，地圖上使用的全是法文。

哥頓懂法文，但這張地圖現在的價值，却僅限於它的歷史性，至於軍事戰略的價值，當然是早就不再存在了。

但利教授却有這麼一張地圖，而且還用紅筆在上面劃了一個圈子。

除了這紅色筆圈之外，又有一支箭嘴符號引伸出來，在地圖旁邊註寫着：「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正午，古曼墮機於此。」這兩行字，是用英文寫上去的，哥頓一眼就已經認出，那的確是利教授的筆蹟。

而洛雲却捧着一本最少有半呎厚，看來古舊之極的畫册，不斷聚精會神地觀看着。

賀士維走過去，也側着臉看着那一本畫冊。

這畫冊大概也有三十幾年歷史了，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美國紐約某大出版商所印製的。

而洛雲所揭開的那一頁，它上面所刋登的照片和資料，全是和德國納粹黨將領有關的。

在當年來說，這些照片和資料，當然很吸引美國人的注意。

但誰也想不到，到了這一個年代，它還是那麼珍貴。

「根據這裏的記載，古曼是在一次巡視戰區情況之際，飛機發生意外跌入海中喪生的。」洛雲神情肅穆地說，同時又在畫冊上其中一張照片上面指了指：「這就是古曼，貝力奇曾經見過他，我舅父也見過他。」

賀士維看了幾眼，說道：「雖然只是一張照片，但對這德國人的輪廓相當深刻，尤其是他的眼神，很容易就可以辨認出來。」

洛雲道：「我舅父是個記憶力極强的人，而且古曼的相貌又是那麼容易辨認，所以，我認爲殺死貝力奇的德國軍官，和這古曼一定大有關連。」

賀士維道：「你的意思是說：就算那人不是古曼，也一定和古曼極之相似？」

洛雲點點頭，道：「是的。」

賀士維道：「照目前的情况推測，這一點是可以成立的，但這人到底眞的是古曼？還是另有別人？」

哥頓聽見這一句話，立時就應聲說道：「我敢斷定，這人一定不會是古曼！」

洛雲目注着他，道：「爲甚麼？」

哥頓呵呵一笑，道：「這道理太簡單了，經過四十年的歲月，古曼就算還能活着，也一定已經衰老不堪，利教授又怎能再憑着這一幀照片認出殺死貝力奇的德國軍官就是古曼？」

賀士維點頭道：「聽來很有道理。」

哥頓道：「這道理本來就很顯淺，也很充份。」

洛雲却搖搖頭，道：「但照我的看法，却並不這樣。」

哥頓皺了皺眉，半晌才道：「那麼，洛先生又有甚麼見解？」

洛雲說道：「事情若在正常情況之下發生，我也會絕對同意閣下所說的一切，但如今從種種跡象顯示，圍繞着這德國軍官所發生的事情，都是那麼怪異，那麼神秘，而且似乎是由某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所推動出來的，所以，若從正常的角度來分析古曼這個人，這可能已經是大錯特別之舉！」

哥頓望了他一眼，好像想大笑一場，但結果却連一聲也笑不出來。

因爲他忽然想起利教授的車子。

利教授是給自己那輛汽車撞倒的，當時，哥頓也立刻追了出去。

但等到那輛汽車失事後，車裏居然連一個人也沒有！除此之外，還有那股强光，它是從那裏來的？它是否可以讓汽車裏的人完全消失？這都是一個啞謎。

哥頓雖然性子急躁一些，但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可是對於這些怪異的事情，他却是無法作出任何解釋。

最後，他只好苦笑一聲，嘆道：「也許，我們要向靈魂學家請教了。」

洛雲道：「爲甚麼不說去請教科學家呢？」

哥頓道：「薩拿本身就是科學家了，但他現在還不是性命危在旦夕嗎？」

洛雲道：「我的意思是說，科學總比靈魂學實在得多。」

哥頓道：「我從前也是這麼想的，但如今再想深一層，世間上無法用科學來解釋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我們爲甚麼還要那麼迷信着『科學』這兩個字？」

洛雲道：「科學無法解釋的事情雖然多得不可勝數，但那並不表示科學的不中用，只能說人類的科學知識還在極幼稚的階段而已。」

哥頓聽得一陣發楞，良久才嘆了口氣，道：「在老家的時候，我就算喝了三十公升啤酒，也不會像現在這麼糊塗。」

洛雲微微一笑，道：「等到事情水落石出的時候，你馬上就會清醒過來了。」

「古曼！」賀士維凝注着畫册上那幀照片，說道：「我看得出，這人的相貌很兇，他在大戰期間，一定曾經殺害過不多人。」

洛雲道：「但現在他又出現了，嘿嘿，你認爲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賀士維道：「這件事的可能性應該有五種。」

哥頓忙道：「是那五種？」

賀士維道：「第一種可能，是利教授認錯了人。」

洛雲沒有反對，因爲雖然他很相信利教授的記憶力和判斷力，但若以客觀的立場來說，這可能性絕對是存在的。

賀士維略爲停頓一下，接着又說：「第二種可能，是有人冒充古曼，或者是有一個人的相貌，和古曼生長得極之相似，又或者是他兒子，兄弟之類的人物，那就很容易令到別人以爲這人就是古曼。」

哥頓道：「這可能性似乎最大。」

賀士維說道：「而第三種可能，就是古曼的確未曾死亡，而且連相貌也沒有改變，換而言之，他不但沒有死，也沒有衰老……」

「這豈不是變成神話了嗎？」哥頓揮動着右手，大聲道：「在全球超過四十億人口之中，有誰能够眞的長生不老？也許他曾經動過手術，使自己看來比較年輕一點，所以利教授才能够在這本畫冊上認出了他。」

賀士維點點頭，道：「你後面兩句說話，正好就是我想說的第四種可能。」

哥頓「唔」了一聲，問道：「還有第五種可能呢？」

賀士維道：「第五種可能，是我們無法在這時候預測得到和想像所及的，所以，第五種可能只能稱爲未知之數。」

哥頓道：「這豈不是等於白說嗎？」

洛雲立時搖頭，道：「不，賀士維把這第五種可能性提了出來，是有一定意義存在的，因爲有了第五種可能性的存在，我們以後就不會局限於在前面四種可能性的範圍內才加以探索。」

哥頓嘆了口氣，道：「這麼說，這五

種可能性眞是包羅萬有，範圍之大簡直遍及全球了。」

賀士維搖搖頭，道：「地球只是一顆芝蔴，而且還是芝蔴裏的小芝蔴。」

哥頓一怔，道：「這是甚麼名言？出自莎士比亞還是幽默祖師蕭伯納？」

賀士維又搖搖頭，道：「都不是，這是薩拿說的。」

哥頓又是呆了一呆，道：「難道你認爲這件事情會和整個宇宙都有關連了？」

賀士維面上露出了沮喪的神情，「我不知道，人類的力量，本來就是那麼渺小的。」

「人爲萬物之靈！」哥頓很不服氣他最後那一句說話，「除非時光倒流，那才會是恐龍稱霸的原始時代！」

賀士維沒有爭辯，但眼神却顯得更悲哀了。

洛雲立刻在他的肩頭上用力一捏，道：「不要難過，他們會沒事的。」他知道，賀士維又在想着薩拿和利教授。

賀士維望着他，笑了一笑：「我知道你比我更難過，但你很勇敢，很堅强，難怪利教授常在信裏提及了你。」

洛雲抓着頭，臉上却有點自負的神氣，道：「雖然我舅父一直都罵我是個搗蛋鬼，但我知道，他不但很疼愛我，而且也很欣賞我這個頑皮，不知天高地厚的外甥。」

「自大狂，」哥頓立刻大叫一聲，但接着却又伸出了手：「但你這種自大狂，我第一個願意接受，倒是那些深沉冷靜的老江湖，我看見了就覺得頭昏腦漲！」

洛雲淡淡一笑，和他握了握手，說：「你也很值得欣賞，希望我不會令閣下失望。」

哥頓哈哈一笑，說道：「只可惜賀士維反對我們現在喝酒，否則，哈哈……哈哈……」

洛雲道：「你要喝酒，我是一定會奉陪到底的，但必須要等到事情眞相大白之後，我才有這份心情來陪你喝！」他一面說，一面撕下了畫冊上有關古曼的一頁，然後摺叠着放入口袋中。

這時候，賀士維走到客廳裏打了一個電話。

一分鐘後，他才放下電話聽筒，同時大叫：「薩拿醒過來了，他要見我們。」

洛雲與哥頓互望一眼，兩人的臉上都露出了興奮之色。

他們幾乎是仆跌着搶出大門外的。

「薩拿一定有很重要的話要和我們說。」哥頓嚷道。

「無論怎樣，他能脫離危險期，這已是一個極好的消息。」洛雲道。

他一面說，一面搶在前頭，他有一輛性能卓越之極的跑車，經常都停泊在利教授的車房裏。

但哥頓一看見這輛車子，眉頭便皺了起來，因爲這輛跑車，雖然綫條優美，十分鮮艷奪目，但却只有兩個座位而已。

洛雲打開車門，說道：「這是『趕絕岳母型』跑車，但你和賀士維可以擠在一起，或者是其中一個坐在另一個人的大腿上！」

賀士維連忙點點頭道：「這已很不錯，總比躺在車尾箱好得多。」

哥頓還在遲疑着，賀士維已怒罵起來：「你還在等甚麼？再遲一點就永遠見不着薩拿了。」

聽見這最後一句話，洛雲和哥頓心中都是一沉。

薩拿沒有脫離危險期，他現在只是迴光反照。

三人立刻擠上了這輛跑車，而洛雲一開車，就像個正在大賽車裏作最後一圈衝刺的賽車手，簡直完全沒有把死神放在眼內。

但他並不是在逞英雄，這只能證明，他的確不愧是個「狂人」而已。

× × ×

床被枕頭很雪白，薩拿的臉似乎也是一樣。

他看來甚至不再像個印第安人。

在這充滿死寂氣氛的房間裏，就只有洛雲，哥頓和賀士維。

薩拿甚至堅決拒絕警方人員逗留在這裏，他說：「我可以對警方說的一切，都已說了，我現在只想見一見我的朋友！」

他要見的朋友，就是指利教授、哥頓和賀士維。

但利教授的情況，比起他來說也好不了多少。

當薩拿看見洛雲的時候，一張已經極其難看的臉孔又再變了一變：「怎會是你？利教授呢？」

洛雲道：「他有點不舒服，必需要去見一見醫生，他是有糖尿病的。」

薩拿望了望洛雲，忽然長嘆一聲：「不要騙我了，利教授的身體一向都是很好，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沒有來，一定是出了事。」

洛雲却輕鬆地一笑：「你這是過份担憂了，我保證在三十分鐘之內，他一定會趕來見你。」說到這裏，忽然住口，還恨不得一拳重重打在自己的臉上。

因爲他忽然想到，薩拿已經是個性命危在旦夕的人，說不定他會在十幾分鐘之後就與世長辭，倘若那時候利教授去見他，那麼他們兩人豈不是要在陰曹地府裏相聚了嗎？

倘若利教授沒有遭遇到意外，這種怪異的想法自然也不會在洛雲的腦海裏勾起，但這時候，利教授正躺在這間醫院的另一張病床上，而且他的性命也是生死未卜的！

洛雲雖然絕對不是個迷信的人，但這時候一語衝口而出，心裏也有着不舒服的感覺。

只聽見薩拿又嘆了口氣，說：「很對不起，我找不到櫻津佑子。」

賀士維望着他的臉，道：「這不是你的過錯，我們都知道，你已盡了最大的力量。」

薩拿搖搖頭，道：「不！是我的錯，我不該老是在櫻津佑子的門外等待她，讓那德國軍官快了一步。」

聽到這裏，其餘三人全都爲之一呆，而洛雲的反應最快，問道：「你看見了古曼。」

薩拿一怔，洛雲立時又接着解釋：「利教授已查到了那德國納粹軍官的資料，

他叫古曼，但……但……這人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死了。」他這種「解釋」就連他自己也感到不滿意，但在目前這個階段，他却只能這樣地說。

薩拿又是一呆，洛雲立刻把畫册裏撕下來的那一頁張開，又指着古曼的照片：「你看清楚一點，是不是這個人？」

「對了，就是他，他坐在一輛平治房車裏，我的確看見了他！」薩拿幾乎是叫了起來的，但他的傷勢本來就極其嚴重，這麼一叫之下，聲音接着却是微弱了。

而他這種反應，本來就在洛雲預料之中，所以他只是嘆了口氣，把那一頁畫册摺好放回口袋裏，道：「不必着急，你慢慢的說。」

薩拿在喘息着，但眼睛却是睜得老大，過了片刻，他才繼續說下去。

他把當時的情況，很詳細地敍述了出來。

當他說到自己給那個老太婆槍擊的時候，臉上的神情顯得十分淒然。

賀士維的神情也是一般無異，他心裏在想，那個老太婆已經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了，但她的手指一扣槍機，薩拿這位年青有爲的科學家的性命和前途，立刻就要不明不白地斷送掉。

只聽見薩拿一直說下去，道：「槍聲一响，我知道自己完了，但是不能相信那是眞的，不久，我倒了下去，由於我是仰臥在地上的，所以我看見了一道强光，從櫻津佑子的房子裏射了出來——」

洛雲等三人聽到這裏，臉上的神情不禁變得十分怪異。

又是那一股神秘的强光。

哥頓本來想說：「我也見過這股强光。」但他還沒有開口，賀士維已用手勢阻止了他。

賀士維是個心思比較愼密的人，他認爲現在薩拿只適宜說，却不適宜讓他作任何的思考，或者是讓外界的衝擊來驚擾着他。

哥頓立刻就明白了賀士維的意思，所以只好閉上了嘴。

而在這時，薩拿又繼續說：「那一道强光，是一直射向天空的，而在高空之上，我還看見了一艘潛艇，一艘灰色的潛艇——那是眞的，我知道自己絕對沒有看錯，但只是在一兩秒間，潛艇不見了，一切都不見了……」他越往下說，眼神裏就越是充滿了恐懼之意，彷彿那艘潛艇甚至比射入自己身體裏的子彈更可怕千萬倍。

聽到這裏，洛雲，哥頓和賀士維的神情變得更是奇特。

三人之中，以哥頓最是性急，他忍不住立刻就說：「薩拿，你記清楚一點，那是不是一架飛機？」

「不是飛機！一定不是飛機！」薩拿喘着氣，說：「以我這種資歷的人，難道會連飛機和潛艇都分辨不出來嗎？」

賀士維吸了口氣，道：「這件事，你有沒有對警方說？」

薩拿搖搖頭，道：「我可以對警方說的，全都說了，只有最後這一件事，我沒有說出來。」

洛雲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警方是絕對不會相信這種事的。」

薩拿道：「但你們不同，你們瞭解我是個怎樣的人，也知道整件事情，本來就是那麼怪異，那麼不可思議。」

但哥頓又說：「對不起，我想問一問，那艘潛……艇，會不會其實是一艘太空船？」

薩拿搖搖頭，道：「一定不是太空船，一定是潛艇！而且，可能是美國核子潛艇『深海鯊』號！」

「甚麼？」哥頓忽然咳了起來：「你是說，美國核子潛艇深海鯊號飛上了半天去？」

薩拿道：「我不敢肯定它是不是深海鯊號，但我曾見過這一艘潛艇，它是在五年前一個平安夜首次下水潛航的。」

洛雲皺着眉，道：「但這艘核子潛艇却在兩年前神秘失踪了。」

賀士維點點頭，說道：「不錯，這曾經是一件很哄動的新聞，那一次，深海鯊號在南太平洋公海水域裏負責保護着幾艘美國戰艦北上聖弗蘭西斯科，但却在半途中彼此失去了聯絡，那艘設備精密，集合數百科學家、經過十餘年時間才能完成的核子潛艇，竟然就像氣泡一般消失在海底裏！」

薩拿有氣無力地眨着眼睛，道：「對了，就是那一艘潛艇，我若不是眼花，那麼我看見的空中潛艇，就是已經失踪了兩年的深海鯊號！」

哥頓望着他，忽然長長地吐出口氣：「那眞是匪夷所思，令人難以置信……」

薩拿叫道：「但我說的都是眞話……都是眞話……」說到後來，他的聲音已是弱不可聞。

就在這時候，兩個穿着白色長袍的醫生走了進來，其中一個說：「傷者已談得太多了，他現在必要好好休息！」

另一個却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他現時已在休息了，而且將會永遠休息下去。」

哥頓臉色倏變，立刻瞪着那醫生：「你在說甚麼？」

他的樣子很兇，那醫生吃了一驚，忙道：「我是說，傷者已經……已經……」

哥頓揪着他的衣襟，厲聲道：「死了就是死了，你在賣弄甚麼臭幽默？」他一手揪着醫生的衣襟，另一隻拳頭已緊握着，若不是洛雲馬上把他扯開，說不定眞的會一拳打在那醫生的鼻子上。

那醫生臉色陣青陣白地離開病房，臨走前忍不住罵了一句：「你應該去見精神病醫生！」

哥頓跺了跺脚，拳頭終於打在白牆之上。

這時候，馬警司走了進來，他左顧右盼的看了一會，才嘆息一聲，道：「願薩拿・哈爾坤度能够獲得眞正的安息。」

哥頓瞪着他，冷笑道：「你是不是想知道薩拿對我們說了些甚麼？」

馬警司默然半晌，才望着他緩緩地說道：「我希望你們能跟警方衷誠合作。」

哥頓道：「薩拿說在中槍之後，看見了一艘潛艇。」

馬警司一怔，但接着立刻就說：「是一艘模型潛艇嗎？」

哥頓道：「不是模型潛艇，是美國核

子潛艇深海鯊號！」

馬警司呆了一呆，道：「案發的地點是在半山住宅區，一點也不接近海港！」

哥頓冷笑一聲，道：「我幾時說那艘核子潛艇是在海裏？」

馬警司臉色一變，道：「難道一艘核子潛艇會跑上公路嗎？」

哥頓道：「也不是跑上公路，而是飛上了天空之中。」

馬警司雙眉緊蹙，道：「這算是甚麼？跟警方人員開玩笑嗎？」

哥頓冷冷一笑，洛雲已搶着說：「他說的都是眞話，薩拿臨死之前，的確向我們這麼說。」

馬警司望着洛雲，過了很久才乾笑着說道：「這種事太荒誕了，唉，可憐的薩拿・哈爾坤度！」

哥頓道：「你認爲薩拿是荒謬的？」

馬警司道：「我知道，薩拿是個出色的科學家，他這個人也不荒謬，但他畢竟是一個人，而不是神，所以他臨死前的這些說話，顯然是由於神智不清才會說出來的。」

哥頓道：「但他當時很清醒！」

馬警司道：「他也許看來很清醒，但各位都不是糊塗幼稚的人，對於天空上出現了一艘美國核子潛艇，這種事又該如何去理解和想像？」

沉默了很久的賀士維忽然把哥頓拉開一旁，然後才目注馬警司說：「我認爲這件事沒有爭論的必要，因爲這種事就像是鬼魂一樣。」

「鬼魂？」馬警司怔了怔，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洛雲却已笑了笑，道：「信者有之，不信則無。」

賀士維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馬警司默然半响，正想說話，哥頓已搶在前問道：「開槍射殺薩拿的兇手，她的身份已查明了沒有？」

「兇手？」馬警司長嘆一聲，道：「與其說她是個兇手，不如說她是個可憐的老太婆好了。」

「她可憐？」哥頓怒叫起來，「那麼誰來可憐薩拿？」

賀士維搖頭道：「死人是不需要任何人可憐的，只有活着的人才值得可憐。」

哥頓一怔，本來想罵他一句「你瘋了？」但再想深一點，却又覺得賀士維這麼說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所以這句罵人的說話終於還是吞回肚子裏。

就在這時候，伍警官神色匆匆的走了過來，向馬警司報告說：「利教授已去世了。」

這報告很簡短，馬警司的臉色陡地一變，而洛雲却呆在那裏，只見他緊握雙拳，指骨勒勒作响。

要命的金屬管子

利教授的喪禮，是在陽光普照之下進行的。

雖然陽光滿天，但天氣却還是十分寒冷。

利教授的親人並不多，和他感情最濃厚的也就只有洛雲一個。

這時候，前來參加喪禮的人都已陸續散去，就只剩下了洛雲、哥頓和賀士維三人。

賀士維的肩上，揹着一個金色的布袋，布袋裏沉甸甸的，也不知道是些甚麼物事。

哥頓一直都注意着這個布袋，到了現在，他再也忍不住了：「賀士維，你揹着的是甚麼東西？」

賀士維道：「半打超過八十年的法國白蘭地酒。」

哥頓聽見這句話，幾乎立刻就跳了起來，極其驚訝地說道：「好傢伙，你從那裏弄來了這種頂級好酒？而且還有半打之多？」

賀士維道：「是一個藏酒迷和我交換的。」

哥頓一怔：「你用甚麼寶貝來交換這六瓶美酒？」

賀士維道：「一枚錯體郵票。」

「只是一枚郵票？」哥頓一怔：「這枚郵票很値錢嗎？」

賀士維道：「我不知道，但三年之前曾經有人出價一萬美元，而我當時搖頭不賣。」

哥頓奇道：「爲甚麼不賣？是不是你認爲它並不止値這個數目？」

賀士維搖搖頭，道：「那不是錢的問題，絕對不是爲了錢。」

哥頓道：「我知道你並不窮，但也不是太有錢的人，我只想知道其中眞正的原因。」

賀士維笑了笑，聲音却是充滿了澀苦的滋味，說道：「那是利教授送給我的見面禮。」

哥頓和洛雲聞言，都是感覺到有點意外。

只聽見賀士維凝視着遠方，緩緩地說道：「我和利教授第一次見面的地點，是在馬來西亞南部的柔佛州，算起來，那已經是六年前的事情了。」

洛雲道：「我舅父不錯曾經在六年前到馬來西亞走了一遭，本來我也想跟他一起去的，但最後却給幾個朋友拉到英國普娜域治斯參加『飛人大賽』。」

哥頓問道：「你在英國參加一百米短跑？」

洛雲搖搖頭，微笑道：「我說的『飛人』，並不是指在陸上賽跑，而是利用一些簡單滑翔式的飛行裝置，從一座碼頭跳入英倫海峽。」

「想用人力飛越英倫海峽？」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是想飛越五十公尺，也絕不容易，那一次，冠軍的飛翔者，他的紀錄也只不過是三十九公尺。」

「你呢？」

「三十八公尺。」

哥頓「哦」了一聲：「那已很了不起了。」

洛雲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不！人類的力量實在是太渺小了，我們花了這許多心血，又經過了無數次的苦練，但結果連四十公尺也飛不到。」

哥頓道：「人類的長處並不在於體能，也不在於飛翔或者是潛泳，而是精密靈

巧的頭腦。」

賀士維卻搖搖頭，道：「但我認爲人類的頭腦也不見得怎麼神妙，否則這世間上就不會有這許多無法解答的難題。」

洛雲「嗯」了一聲，道：「我舅父生前也曾經這樣說過。」

賀士維苦笑道：「這句話本來就是利教授向我說的，現在，他的聲音好像還在我耳際盤旋，但他卻巳埋葬在一坯黃土之下了。」

洛雲道：「你還沒有說出第一次和我舅父見面的經歷，我相信，那一定是十分刺激的旅程，對不？」

賀士維道：「不錯，那一次，我們在馬來西亞跟一個犯罪集團週旋，他們不但販賣毒品，也販賣嬰兒。」

哥頓問道：「嬰兒在馬來西亞很值錢嗎？」

賀士維回答道：「大概是一千馬元一磅。」

哥頓一怔：「甚麼意思？」

賀士維道：「那些犯罪集團把嬰兒低價購入，高價賣出，他們是以嬰兒的體重來計算價值的，那時候，六磅重的嬰兒值六千馬元，而八磅重的嬰兒就值八千馬元了。」

哥頓呆了一呆，道：「那倒是十分有趣。」

「有趣？」賀士維冷冷一笑，道：「你若知道他們怎樣對付那些嬰兒，就會覺得十分可怕了。」

哥頓一怔，道：「那些不法之徒怎樣對付嬰兒？」

賀士維道：「他們用藥物把嬰兒『養肥』，就像農場把『肥鷄丸』加在鷄隻身上一樣！」

哥頓臉色倏變，怒道：「這太可惡了，簡直是滅絕人性！」

賀士維道：「就是爲了這一點，利教授實在看不過眼，所以就和當地的一個秘密地下組織聯絡，要和他們携手對付那些不法之徒。」

哥頓道：「那地下組織又是些甚麼來頭？」

賀士維道：「那組織的頭子，是利教授的老朋友，他同樣是的華人，而組織裏的人員，也全是有正當職業的良好市民，但他們卻經常行法外之法，暗中對付那些窮兇極惡的歹徒。」

哥頓道：「這是一件好事！」

賀士維說道：「但那一次，若是沒有利教授的帮忙，他們也無法消滅那一個犯罪集團，當然，這句話也可以倒轉過來說的。」

洛雲嘆了口氣，道：「好端端的一個教授，卻跑到馬來西亞去撲滅罪行，這究竟是太偉大，還是太神經質了？」

賀士維瞪視着他，道：「若說神經質，你只會比他更加厲害。」

哥頓道：「就在那一次，他給了你這枚郵票？」

賀士維點點頭，道：「是的，我很珍惜它，它代表着我們這一段難忘的經歷和友誼。」

洛雲道：「但你還是把它放棄了。」

賀士維面上出現了痛苦的神色，道：「不是我放棄了它，而是它巳遠離我而去，現在，那枚郵票只能讓我感到沮喪，感到人生是那麼短促和無奈！」

哥頓道：「所以，你寧願用它來換了六瓶酒？」

賀士維眨了眨眼，道：「你是不是認爲我錯了？」

哥頓搖搖頭，道：「這種事，本來就沒有對與錯之分，你認爲應該怎樣，便不妨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賀士維望着洛雲：「你呢？」

洛雲吸了口氣，道：「你並不是個酒徒，從來都不是。」

賀士維道：「的確不是。」

洛雲道：「但你卻用最心愛的一枚郵票，換了六瓶酒回來。」

賀士維道：「所以，你就認爲我是錯了？」

洛雲道：「這不是錯，而是你想逃避現實，想用酒液來忘掉這件不幸的事。」

哥頓道：「但在利教授給撞倒之後，他還是反對我們喝酒的。」

洛雲道：「那是因爲當時他還能支持得住，還能保持理智。」

賀士頓仰天一笑：「你認爲我現在巳崩潰下來了？」

洛雲道：「最少，你巳失去了那份自信。」

賀士維面上忽然閃過一絲憤怒的神色道：「我絕不會就此退縮，酒，今天我一定喝，但這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就還是要查個明明白白的！」

哥頓拍了拍掌，道：「說得好！把酒拿來，我陪你喝。」

賀士維從袋裏拿出了第一瓶酒，但他打開瓶塞之後，卻把整瓶酒酒在利教授的墳前。

「這一瓶，該讓他先喝。」

哥頓聽了並沒有反對，若不是在這種情況下，賀士維把這樣的美酒酒在地上，他很可能馬上就會和這位牙醫博士大打出手。

但這時候，哥頓一點也沒有「心疼」的感覺。

現在，就算是賀士維把那六瓶美酒全都酒在利教授墳前，哥頓也絕不會提出反對。

但賀士維只是倒掉了一瓶，然後就拿出三瓶，各佔其一。

哥頓接過這瓶連招紙都損爛了大半的陳年白蘭地，忽然嘆了口氣，道：「利教授死了，薩拿的遺體也巳運回故鄉去，我們難道眞的還有心情喝酒嗎？」

洛雲道：「就是因爲心情太惡劣，所以賀士維才弄來這幾瓶酒。」

哥頓道：「但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好像叫：酒進入發愁的腸臟裏就會更加發愁，對不？」

洛雲怔了怔，半晌才明白過來，道：「不錯，那句話是：酒入愁腸愁更愁。」

哥頓道：「那麼我們現在又何必喝它呢？」

賀士維苦笑了一下，道：「也許，在喝了酒之後，我們可以看見那艘美國核子潛艇。」

洛雲道：「但薩拿看見那艘美國核子

潛艇的時候，他沒有醉。」

哥頓道：「那可不然，在案發幾小時之前，他曾經喝過不少酒。」

洛雲道：「但他在洗手間嘔吐後，早巳經清醒過來了。」

賀士維盯着他：「你眞的相信薩拿臨死前的說話？」

洛雲道：「要完全相信，當然必需還要等到找着證據之後，但若太早否定薩拿的說話，那也未免是過於武斷。」

賀士維呆了一呆，道：「但你不妨想想，到底在甚麼情況之下，深海鯊號才會飛上了半天？」

洛雲聳了聳肩，道：「我想不出，除非這艘核子潛艇能够變成了一隻紙鳶。」

賀士維道：「就算它眞的變成了紙鳶，最少也該有其他的人看見，但現在，除了薩拿之外，誰都沒有見過這件怪事。」

洛雲道：「所以，你認爲他一定是眼花了？」

賀士維搖搖頭，道：「我也不是這個意思，也許，他眞的看見了深海鯊號，但實際上卻只是一幅圖畫，或者是某種幻影機射出來的效果等等。」

說到這裏，他又開了第二瓶酒。

而就在進時，忽然有一輛自行車搖搖幌幌的駛了過來。

脚踏着這輛自行車的，是個頭髮有點灰白，下顎滿是鬚渣子的男人。

他看來大概五十多歲年紀，身上穿着的衣服又厚又重，似乎連車胎都快要給他這一身衣服的重量壓爆了。

賀士維沒有去看他，只是仰起頭把酒猛喝。

那人突然把自行車丢在一旁，兩眼直視着賀士維手裏捧着的酒。

哥頓皺了皺眉，忍不住叫道：「走開，我看得出你是個酒徒，但這種酒你是不配喝的。」

那人沒有走開，臉上的神情就算用饞涎三尺來形容也是絕不過份。

哥頓瞪着眼，怒道：「喂，你聽見了沒有？你要喝酒，可以到酒吧去，而這裏是墳場，我們在不久之前損失了一位好朋友，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

那人還是沒有理會哥頓，卻走到洛雲的面前，說道：「大探險家，你還認識我嗎？」

洛雲一怔，仔細打量着這個不速之客，足足過了一分鐘，他才「啊」的一聲，道：「我記起來了，你曾經爲利教授送過鮮牛奶！」

那人點點頭，直：「對了，有一次，你冒冒失失的撞了過來，把我帶着的十幾瓶鮮牛奶都打翻了。」

洛雲道：「很對不起，那一次是我不對，但我賠償了你的損失。」

那人道：「不必道歉，那只不過是一件芝蔴綠豆般的小事。」

洛雲道：「閣下怎麼稱呼？」

那人道：「敝姓方，叫方勤。」

洛雲道：「聽說你自從那一次之後，就沒有再幹下去了。」

方勤道：「不錯，因爲我對鮮牛奶的興趣並不濃厚。」

洛雲道：「那麼，你是不是轉行到酒吧工作去了？」

方勤呆了一呆，道：「你怎麼知道？有人告訴你嗎？」

洛雲搖搖頭，道：「不，只是猜一猜而巳。」

方勤苦笑了一下，道：「你猜中了，像我這種人，只有在酒精裏才能找到自己，知道自己生存着的價值。」

洛雲嘆了口氣，道：「酒精只會令人迷失了自己，沉迷醉鄉裏的人又怎會知道自己生存着的價值？」

方勤訕訕一笑，道：「你說的也許不錯，但像我這種醉鬼，現在想回頭巳是太遲了。」

洛雲忽然看見他的手在發抖，一對浮腫的眼睛仍然不時望着賀士維手裏捧着的酒。

洛雲暗嘆一聲，他知道方勤絕不是個吸毒者，他現在發作的並不是毒癮，而是酒癮。

「賀士維博士，給他一瓶酒罷。」洛雲絕不會給吸毒者一包海洛英，但對於酒鬼，他卻不願過份加以苛責。

因爲他自己也有酗酒的時候。

賀士維立刻從袋裏取出一瓶酒，遞給方勤。

方勤接過了酒，臉上的神情興奮得就像個剛剛考中狀元的酸秀才。

一瓶陳年美酒，在不到一分鐘時間之內，巳有一大半灌進方勤的肚子裏。

哥頓眉頭一皺，忍不住說道：「你那裏是在喝酒了？這簡直就是把酒倒進溝渠裏。」

洛雲卻說：「在你眼中看來，這樣喝酒可能是一種浪費，但對他來說，卻可能是一種痛快淋漓的享受。」

哥頓道：「我不同意——」

「但我同意，絕對同意！」方勤總算捨得把瓶口暫時離開自己的嘴唇，「每個人都有選擇怎樣喝酒的自由的，對不？」

喝了大半瓶香醇得出奇的白蘭地，方勤的臉上立刻有了一種生氣，那情形就像個遇溺的人獲得了氧氣一樣。

洛雲望着他，眼神裏充滿着一種奇怪的感情，似乎正在想：「會不會有一天，連自己也變成這副樣子？」

方勤忽然也望着洛雲，然後用十分誠懇的語氣道：「洛先生，很感謝你，眞的很感謝你這一瓶酒。」

洛雲道：「這不算甚麼，而且，這瓶酒也不是我的，你要多謝，應該多謝賀士維博士。」

方勤微微一笑，忽然用一種很優雅的姿勢向賀士維鞠了一個躬，道：「在我所認識的二十九個黑人之中，你是最慷慨的一位。」

賀士維淡淡道：「你若想稱讚我，何不讚一讚我這兩排雪白的牙齒？那將會使我更爲受用。」

方勤哈哈一笑：「想不到你比英國人還更幽默。」

賀士維道：「如果我沒有看錯，閣下是個具有相當學識的人，怎會弄得如此潦倒？」他這一問極是坦率，就連洛雲都感到有點意外。

但方勤卻是一點也不介意，聞言又是

哈哈一笑，說：「閣下是何種博士?」

「我是讀牙醫科的。」

「我也是個博士，我是研究化學工程的。」

「醉話！」哥頓冷冷一笑，顯然絕不相信他的說話。

即使是洛雲，也認爲他是在吹牛，但一個有了酒意的人，就算他吹的牛比河馬還大，洛雲也會加以原諒的。

但方勤說完之後，却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大叠文件遞給哥頓：「你看看這堆垃圾再說不遲。」

哥頓緊蹙着眉遲疑了一會，終於還是把那叠文件逐一揭閱。

他只是看了一兩張，臉色就已變了。

等到他把那叠文件完全看過之後，他不禁長長地抽了口涼氣，然後用一種難以置信的目光盯着方勤。

方勤哈哈一笑：「你是不是認爲這些東西是假的?」

這時候，賀士維也接過那叠文件不斷地翻閱，不到一分鐘，他就嘆息了一聲，道：「我果然沒有看錯，你並不是一個尋常的好酒之徒，但閣下有這等學歷和銜頭，却還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洛雲也捧着那叠文件看了一會，他看完之後就說：「這全是貨眞價實的文憑和履歷證明書，按照你這種科技人材，若要年賺薪金十五萬美元，絕對不是甚麼苛求的事。」

方勤苦笑一下，道：「但我現在却連一瓶十五美元的白蘭地都買不起。」

哥頓忙道：「是甚麼原因令你潦倒到這等地步?」這時候，他對方勤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他討厭整天無所事事和只會吹牛的人，但方勤既非吹牛，而且又有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資歷與神秘莫測的背景，自然立刻就把哥頓的好奇心觸發起來了。

以哥頓剛才的態度而言，方勤是有權可以對他不理不睬的。

幸而方勤並不小器，他居然還摟着哥頓的肩頭，很親熱地說道：「你聽過杯弓蛇影這句中國成語沒有?」

哥頓點點頭，道：「我明白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方勤嘆了口氣，喝了一口酒才接着說道：「除了這句話之外，又有所謂『一朝被蛇咬，十載怕井繩』。你又懂不懂是甚麼意思。」

哥頓連連點頭，道：「這兩句話更容易明白了，方博士，請繼續說下去。」

方勤哈哈一笑，道：「方博士！這稱呼我已有七八年沒聽過了，就像是我的乳名，幾乎已經給忘掉啦。」

哥頓道：「但你是個貨眞價實的博士，你現在應該掌管着一間規模宏大的化工廠才對。」

「一間化工廠算得上甚麼?」方勤哼的一聲，說道：「我的運氣若好一點，現在應該掌管着一個人口超過五千萬的國家呢。」

哥頓的臉上立刻現出了大不以爲然的神情，但却沒有即時反駁，只是道：「你的說話使我越來越無法明瞭了，」

方勤這時已把整瓶酒喝完，他用兩根手指拈着瓶頭蕩來蕩去，過了半晌才道：「其實，我已不算是一個很幸運的人，約莫七八年前，我曾經在一間實驗室裏遭遇過一次意外，和我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傢伙死了，而我，嘿嘿，承蒙上帝眷顧，居然還可以活到今天，讓一九零零年的白蘭地灌進我的喉嚨裏。」

洛雲望住了他，道：「和你在一起的是甚麼人?」

方勤道：「那傢伙是天下間數一數二的混蛋，當我還光着屁股在地上亂爬牙牙學語之際，他就已懂得唸唐詩三百首。」

洛雲一怔，問道：「他年紀比你大很多?」

方勤冷冷一笑，道：「這個當然了，否則他又怎會比我優勝這許多，嘿嘿，他比我大五個月另十九天半。」一個人在喝了整瓶白蘭地之後，說話的方式總會變得有點特別，他也似乎並不例外。

幸而，他還沒有達到詞不達意的境界，否則想明白他在說甚麼就困難得多了。

而洛雲是個極其聰明的人，當他聽見方勤這樣說，便道：「你和那混蛋是很要好的朋友。」

「不准你說他是混蛋，」方勤的聲音突然變得十分憤怒：「除了我之外，誰都不配這樣來形容他！」說到後面那一句，他的臉龐已因憤怒而變得漲紅起來。

洛雲碰上了釘子，立刻連聲道歉，同時心裏又立刻對方勤這個人有了不同的評價。

「你可以辱罵我，但絕不能侮辱我的混蛋！」

在方勤的意識裏，他所說的「混蛋」其實就是「知己」的同義辭。

所以，洛雲順着他的口氣說了「混蛋」二字，立刻就給方勤罵得灰頭土臉。

當然，洛雲一點也沒有生氣，反而因此更欣賞這位潦倒的方博士。

賀士維很知趣，立刻開了一瓶白蘭地，然後才整瓶遞給了方勤。

方勤接過了白蘭地，面色幾乎在一秒鐘之內就緩和下來，但他才喝了一口酒，就說：「這是一瓶尿！」

賀士維一呆：「你在開甚麼玩笑?」正想把酒拿回來看看，方勤却立刻把身子向後一仰，道：「牙醫博士，我說這是一瓶尿，全然是因爲我的心情忽然變壞了，若以酒論酒，它簡直是瓊漿玉液，酒中之王。」

賀士維給他弄得啼笑皆非，同時也覺得這醉漢果然與衆不同。

只聽得方勤長長嘆了口氣，又道：「其實，我的混蛋老兄雖然可惡，雖然脾氣倔强固執，但他實在是個古往今來上天下地絕世難求的一等一大好人，有一次，我爲了尋求一條古怪方程式的答案，整整兩晚沒有睡過覺，等到我再也支持不住，險些要病倒的時候，你猜猜他幹了一件甚麼事?」

賀士維一呆，答不上話。

哥頓却說道：「是不是馬上送你進醫院?」

方勤搖搖頭，道：「這是第九流智商的人才會說出來的答案。」

哥頓給他搶白一頓，不禁爲之氣結。

過了一會，方勤才嘆了一聲，緩緩地

接道：「他用兩磅千足黃金，向一個大財主買了一支野生老人參燉給我喝。」

哥頓吐了口氣，也嘆了一聲，說道：「像這樣的答案，就算是吉卜賽人也猜不出來。」

方勤道：「你若以爲這個燉參湯給我喝的傢伙滿身姐氣，那又是大錯特錯了，他曾經在澳洲跟十二個『地獄天使』的黨徒火併，又是冰上曲棍球的健將，連蘇聯和加拿大球員聽見他的名字也爲之面色一變，他們給那傢伙一個外號，叫做『冰上劊子手』。」

賀士維道：「這外號不錯，很威猛，也很嚇人。」

方勤道：「他只嚇惡人，也只敲擊惡人的腿骨，但他對老弱婦孺那種細心之處，簡直絕非外人所能想像萬一。」

哥頓說道：「可以說出其中一件聽聽嗎?」

方勤道：「十年前，有一個老婆婆，她唯一的孫女兒要出嫁了，這老婆婆決定親手爲孫女兒在一張床被之上刺繡，但她刺繡了還不到一半，一對手就因爲血管爆裂而癱瘓了，老婆婆很傷心，她傷心並不是爲了自己的手，而是抱怨無法完成這一件深具紀念價值的刺繡作品，作爲孫女兒嫁妝之用，後來，那傢伙探訪那婆婆，知道了這一件事，他立刻就向那婆婆磕頭跪拜。」

哥頓奇道：「你們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這麼古怪，動不動就又跪又拜。」

方勤瞪眼道：「你才古怪，那傢伙向那婆婆跪拜，是要拜她爲師學習刺繡的功夫。」

哥頓一怔：「刺繡這門手藝，男人怎能去學?」

方勤道：「但那傢伙眞的學了，而且還在短短時間之內，就練得頗有成就，終於爲那婆婆完成了那件深具紀念價值的作品。」

洛雲長嘆了口氣，道：「姑勿論他刺繡的功夫怎樣，但這份精神已足以令人爲之肅然起敬。」

方勤哈哈一笑，道：「還是洛先生深明大義！」他這句話已有點不倫不類，但和他臉上的神態相比下來，却又不算得怎麼古怪了。

這時候，只見他雖然面有笑意，但這種笑容既有辛酸，也有苦澀，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與無奈：「像那樣的混蛋，那樣的傢伙，世間上四十億人口之中，也許就只有這一個了，哈哈，方某能夠有一個那樣的朋友，縱然只是結識了一天，那已經比擁有十座金鑛還更值得驕傲，值得自豪。」

說完，大口大口地喝酒，第二瓶酒很快又不見了一半。

洛雲望着他，道：「你有一個這樣的朋友，的確值得令人欽羨。」

方勤道：「可是，他到底還是比我更早離開了這個世界。」

洛雲道：「他是怎樣死的，可以把詳細情況說出來嗎?」

方勤道：「他是死在實驗室裏的，他死的時候，我就在他身邊還不足一碼。」

說到這裏，他面上出現了一種恐怖的神情，彷彿當年實驗室裏的慘劇，又再重現在眼前。

哥頓道：「是不是發生了爆炸?」

洛雲道：「一定不會是爆炸。」

哥頓有點不服氣，道：「你怎可以這樣肯定?」

洛雲道：「當時方博士和那朋友的距離還不够一碼，若然是發生爆炸，他也一定難逃厄運。」

方勤點點頭，道：「的確不是爆炸，令他致死的是毒氣。」

洛雲一怔，道：「你們當年在研究的是甚麼東西?」

方勤道：「一根金屬管。」

「金屬管?」洛雲大感意外，「它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嗎?」

方勤道：「當然有，否則我們也不會在那實驗室裏逗留了達半年之久。」

洛雲又是一怔：「你們爲了要研究那根金屬管，居然花了半年時間?」

方勤點點頭，道：「是的。」

洛雲道：「研究的結果怎樣?」

方勤道：「沒有結果。」

洛雲呆住，哥頓已忍不住叫了起來：「我的老天，你們研究了半年，難道對一根金屬管子還是一無所知嗎?」

方勤點點頭，道：「的確是這樣。」

哥頓道：「那麼，請你首先告訴我，那是一根怎樣的金屬管。」

方勤道：「它長三呎九吋，直徑是三又四分之一吋，中間共分三節，每一節都有活孔可以自動開闔，在管子的底部，又有一塊古怪的金屬片。」

「古怪的金屬片?」洛雲聽得有點出神：「它到底怎樣古怪法?」

方勤道：「那是一種可以用聲波來操縱的電腦。」

「聲波操縱的電腦?」洛雲一怔，道：「那塊金屬管片只是藏在管子的底部，竟然會是電腦?」

方勤道：「我和他都相信這一點，雖然，我們還沒有很確切的證據可以去證實它。」

哥頓道：「這是不可能的，世間上絕對沒有這麼奇怪而又細小的電腦，你們的推測一定是錯了。」

方勤嘆了口氣，道：「我們也許眞的是錯了，但除此之外，我們實在想不出，它爲甚麼會在某種聲音出現之後，就發出無數種怪異的光芒。」

哥頓道：「你說的『某種聲音』，實在是甚麼聲音?」

方勤道：「那聲音是從一個橢圓形箱子裏發出來的，這箱子有四個輪子，上面又有兩個小洞，好像有人藏在裏面。」

哥頓、洛雲和賀士維聽到這裏，面上都是出現了茫然不解的神色。

若非已經證明方勤是個具有眞材實學的博士，哥頓早已不耐煩聽下去。

他這時候雖然也覺得事情怪誕得令人難以接受，但他還是耐着性子說：「那是不是一個機械人?」

方勤搖搖頭，道：「不是械機人，一定不是機械人。」

哥頓道：「你又看不見裏面藏着甚麼東西，爲甚麼如此肯定這一點?」

方勤道：「因爲我感覺得到，在那橢圓形箱子裏的東西，是有生命的，我還聽見一種很濃濁的呼吸聲。」

哥頓道：「呼吸聲音是很容易製造的，一個精巧的機械人甚至可以打噴嚏和咳嗽，聽來就像個眞人一樣。」

方勤仍然不斷地搖頭，道：「我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在箱子裏的並不是機械人，但却也不是人。」

哥頓陡地呆住，過了很久，他才打個哈哈，道：「既不是機械人，又不是個人，那麼到底是甚麼東西？」

方勤道：「是個怪物。」

「甚麼怪物？」哥頓說道：「他會說話嗎？」

方勤道：「會，但我們都聽不懂他的語言。」

哥頓道：「他說的是印度話？還是剛果話？」

方勤道：「都不是，我們從來都沒有聽過類似的語言。」

哥頓道：「那麼，你們怎樣與這個怪物談話？」

方勤道：「我們有傳譯。」

哥頓道：「你們的傳譯是個怎麼樣的人？」

方勤道：「是個德國人。」

「德國人？」哥頓、賀士維和洛雲幾乎同時跳了起來，這一次，賀士維的反應最是激烈，他顫抖着聲音道：「他是一個怎樣的德國人？」

方勤道：「是個穿着德國納粹軍服的軍官！」他才說完這一句話，其餘三人的臉色就已變得怪異到了極點！

洛雲立刻拿出從畫册撕下的那一頁紙，又指着古曼的照片，忙問道：「是不是他？」

方勤立刻很仔細的看着古曼的照片，但他看了一會，就搖了搖頭，說道：「不是。」

洛雲吸了一口氣，對這一個答案似乎感到十分意外：「方博士，你再看清楚一點，他叫古曼，也是一個德國納粹黨的軍官！」

方勤道：「這一點我看得出來，但爲我們傳譯的，絕不是這個人。」

洛雲呆了一呆，道：「你眞的記清楚了？你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一個人嗎？」

方勤又搖搖頭，但他忽然又叫了一聲：「不！我曾經見過他！」

洛雲急道：「在甚麼地方？」

方勤道：「實驗室門外！有一次，我親眼見索域和他談話。」

「索域是不是那個爲你們傳譯的軍官？」洛雲直視着方勤。

方勤點點頭，道：「是的。」

洛雲道：「他和古曼談話的內容，你可曾聽見？」

方勤搖搖頭道：「他們談話的時候，跟我們是隔着一道玻璃牆的，所以我聽不見他們到底在說些甚麼，但看他們的神情，似乎從談話變成爭論，後來雙方還對罵起來！」

洛雲皺了皺眉，事情看來似乎有點眉目，但這些發現却又把本來已經相當複雜的事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也增加了更多的疑問和神秘感。

賀士維的感覺也是一樣。

他沉吟了一會，忽然問方勤：「你們怎麼會在那樣的環境之下進行研究工作的呢？」

洛雲暗暗稱讚，心想：「你這一問很好，凡事追源尋根，最開始的一環，往往也就是最重要的。」

方勤道：「最初，是老鄰跟一個日本女人接頭的。」

「老鄰就是你那個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朋友？」洛雲問。

「不是他還會是誰？」

「那日本女人又叫甚麼名字？是不是叫櫻津佑子？」洛雲心念一動。

方勤道：「不，她叫木艮直美……但我現在又記起來了，木艮直美有個女兒，她的名字正是櫻津佑子！」

洛雲深深地吸一口氣，這麼一說，事情又有了更新、更重要的綫索。

哥頓聽到這裏，對方勤的印象又再改變了。

現在，他再也不覺得這人討厭，反而覺得可愛之極，這件怪事若能查個水落石出，方勤的功勞是絕對不可抹煞的。

只聽得方勤又緩緩地接着說下去：「木艮直美怎樣認識老鄰，我也不大清楚，但老鄰曾對我說過，這個日本女人神通廣大之極，在非洲和亞洲，有好幾個國家發生政變獲得成功，都是她在背後暗中支持的。」

洛雲、賀士維兩人互望一眼，面上都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色。

哥頓却反而點頭不迭，道：「老鄰這麼說，一定有他的根據，但這種女人，世界上恐怕已沒有幾個了。」

方勤道：「一個已經厲害之極，再有幾個，只怕所有男人都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足了。」

哥頓順着他的口氣，道：「你這麼說實在很有道理，老鄰到底跟木艮直美談了些甚麼條件？」

方勤道：「木艮直美要我們把『A OR Z』放入『F！F！』。」

哥頓一呆，道：「『A OR Z』是甚麼東西？『F！F！』又是些甚麼東西？」

方勤道：「『A OR Z』就是那根金屬管子的代號，而『F！F！』則是一種含有劇毒的氣體。」

洛雲雙眉緊蹙，道：「『F！F！』的化學成份，你還記得嗎？」

方勤的臉色忽然變得很可怕，他不斷地搖着頭，道：「它的化學成份太繁雜了，我早已忘掉，而且也不想記着它！」

洛雲道：「老鄰就是吸入這種怪異毒氣而死的？」

方勤道：「正是那樣，我還記得，當時他握着那根金屬管子正在喃喃自語，但忽然間……」說到這裏，他又大大的喝了一口酒，才能繼續說下去：「忽然間，一縷黃烟從管子裏沁了出來，老鄰只是吸了一下，一張臉龐立刻就變成了金色！金得簡直就和黃金一模一樣！」

洛雲也是臉色一變，嘆道：「那太可怕了。」

方勤苦着臉道：「眞的太可怕太可怕，我把他拉開，但自己也有點天旋地轉的感覺，而就在那時候，索域匆匆走了進來，把我拖離出去。」

洛雲道：「他早已知道這是一件很危險的工作？」

方勤道：「也許是的，但那時候一切都已太遲了，老鄰一生忠厚待人，結果却得到了那樣的報應！」

洛雲道：「木艮直美又怎麼說？」

方勤道：「她本來答應我們，只要事情一辦妥，就會推翻一個擁有數千萬人口的亞洲國家的政權，並且讓我們來當選總統和副總統，老鄰說過，她是絕對有這個能力的，而且那個國家的人民，目前也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老鄰實在很有意思一展抱負，把那個國家從崩潰衰弱的劣勢下挽救過來。」

洛雲皺了皺眉，只覺得方勤的說話，實在匪夷所思，但他却又隱隱覺得，這些話都是眞實的，並非天方夜譚，也不是無中生有，存心吹牛誇大。

但是這麼一來，事情就更加難以想像了。

本來，一個櫻津佑子，已經令人頭疼萬分，現在再加上木艮直美，更加令人不知應該如何估計。

只聽見方勤續道：「但那件意外一發生，『F！F！』的計劃就完了，老鄰一命嗚呼，而我也無法再在實驗室裏工作下去。」

洛雲道：「那實驗室在甚麼地方？」

方勤道：「不知道。」

哥頓大奇，道：「你怎會不知道？」

方勤道：「我和老鄰在進入那實驗室之前，是給人用痲醉藥注射過的，所以，當我們醒過來的時候，已經置身在實驗室之中，至於它的所在，老鄰不知道，我也同樣不知道。」

洛雲兩眉深鎖，道：「難道此後你們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實驗室了？」

方勤道：「不，我們可以離開實驗室，去到隔壁的睡房和客廳。」

洛雲道：「實驗室的隔壁，就是你們在那半年之內的起居之所？」

方勤點點頭，道：「不錯，在那半年裏，我們再也沒有離開過那地方，直至老鄰出了事之後，索域才把我帶走。」

洛雲道：「你走的時候，也同樣給注射過痲醉藥？」

方勤道：「是的，所以，對於那地方的一切，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我和老鄰所能接觸得到的，就只有實驗室和起居生活的範圍。」

哥頓道：「那會不會是一個犯罪集團的總機關？」

方勤道：「一定不是！」

哥頓道：「你何以能够這樣肯定？」

方勤道：「不是我這樣肯定，而是老鄰這樣肯定！」

哥頓道：「他敢肯定僱用你去工作的日本女人和犯罪集團毫無關連？」

方勤道：「是的。」

哥頓又問道：「你相信老鄰不會看錯嗎？」

方勤道：「只要是老鄰的話，我從來都深信不疑。」

洛雲道：「那金屬管子到底是甚麼東西？你們對着它半年，居然無法知道它的來龍去脈，實在令人十分費解。」

方勤道：「很抱歉，我們甚至看不出它到底是用那一種金屬造成的，它很薄，也很輕，但堅固的程度却是令人難以置信。」

洛雲道：「何以見得？」

方勤道：「有一天，我喝醉了酒，那混蛋也有七八分酒意，我們爲了爭論一個古老的問題而吵罵了起來。」

哥頓道：「那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方勤道：「這問題太俗套了；到底世界上先有鷄還是先有鷄蛋。」

哥頓一怔，道：「這是小學生才有興趣去爭論的事情，而你們却是出類拔萃的科學家。」

他們三人正在喝酒，忽見一人騎着單車駛過來。

方勤嘆了口氣，道：「再偉大的科學家，只要喝醉了，就會變得狗屁不通，連最簡單的問題也會糊塗起來。」

哥頓道：「你現在醉不醉？」

方勤道：「要我醉，這樣的糖水酒起碼要一打以上！」

賀士維道：「很抱歉，這樣的糖水酒，現在就算找遍全世界，只怕也只有十瓶左右而巳。」

方勤道：「但那一天，我們只是每人喝了幾瓶，就巳天旋地轉，連母親貴姓都不知道了，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還能够爭論鷄與鷄蛋的問題，巳算是十分難能可貴。」

哥頓道：「鷄與鷄蛋的問題，就讓母鷄和公鷄去爭論好了，我現在只想知道，那金屬管到底堅硬到怎樣的程度？」

方勤道：「那一天，我們吵得很厲害，我生氣起來，就抓起了一隻比拳頭還大的槌子，向那金屬管子重重的敲下去。」

哥頓道：「你應該一槌敲在老鄉的頭殼上才對，怎麼却拿金屬管子來出氣？」

方勤道：「我不喜歡打人，但我知道，那管子在老鄉的眼裏，是一件很重要的寶貝，所以這一槌實際上跟打在他頭殼上也沒有太大的分別了。」

哥頓道：「你這一槌打在金屬管子之上，結果怎樣？」

方勤道：「那時候，我以爲這根金屬管子一定會給打扁了，誰知道在『鏗』一聲之後，那管子竟然一點凹下去的痕跡也沒有。」

洛雲道：「你肯定那一槌的確打中了金屬管子？」

方勤道：「我敢肯定！因爲我一槌打它不扁，又再用力打了七八槌之多，但結果還是一樣！」

洛雲道：「據你說，那根管子是空心的，它眞的很薄嗎？」

方勤道：「就算把它說得再厚，只怕也不會比一張聖誕卡更厚得了多少。」

洛雲皺着眉道：「像這樣薄的金屬片，當它製成了一個空心管子之後，居然能捱得起鐵槌的重擊，那眞是一件怪事。」

哥頓道：「那到底是甚麼金屬？」

方勤道：「我也很想知道，但直到現在，我連類似的金屬都想不出來。」

洛雲道：「老鄉的想法又怎樣？」

方勤道：「他沒有說。」

洛雲呆了一呆，問道：「他沒有說？那麼，他是不是巳經知道那金屬管子的一切？」

方勤道：「也許是的，但他沒有說出來，我也沒有追問他。」

哥頓生氣起來，道：「剛才你說兩人都不知道那金屬管子是甚麼東西，但現在却又說老鄉知道眞相！」

「我只是說他可能會知道！」方勤道：「但也許他也和我一樣，全然不明白那金屬管子到底是甚麼東西！」

哥頓嘆了口氣，道：「我越想越糊塗了。」

方勤瞪了他一眼，道：「那麼你可以不聽。」

哥頓忙道：「不，你們中國人有兩句話，叫『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今天我能够聆聽方博士這許多高論，實在是萬幸之極。」

方勤哈哈一笑：「看你像條牛，但腦筋却像條狐狸。」

洛雲沉思了一會，道：「你現在還可以找得着索域嗎？」

方勤道：「不可以。」

洛雲道：「木艮直美呢？」

方勤還是那一句話：「也不可以。」

洛雲直視着他，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再想清楚一點！」

方勤道：「只有老鄉才知道怎樣和他們聯絡，但這混蛋却巳死了。」

洛雲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這麼說，我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進入那一間實驗室了？」

方勤喝了一口酒，笑道：「我還可以在做夢的時候進入那實驗室，至於三位，你們連那實驗室是怎樣的也沒見過，自然是連做夢都夢不來了。」

賀士維和哥頓互望着，兩張臉都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洛雲仍然沒有放棄，他繼續對方勤說：「方博士，你可曾想過，老鄉之死，是一件十分寃枉的事情？」

方勤兩眼一瞪：「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洛雲一怔，道：「你知道甚麼？」

方勤道：「是我害死他的！我知道，一定是我害死他的。」

洛雲道：「是毒氣洩漏，令老鄉死亡的，又跟你有甚麼相干了？」

方勤道：「若不是我曾經用槌子用力敲打那金屬管子，這件意外就一定不會發生。」

洛雲搖搖頭，道：「這一點，我是絕對無法同意的。」

方勤道：「但事實本來就是這樣。」

洛雲道：「但事實也證明，你用槌子敲擊那根金屬管子，根本就未曾令它產生任何程度的損害。」

方勤道：「那一定是我看錯了，那管子一定巳經出現了裂痕！」

洛雲道：「就算是你看錯了，老鄉又怎樣？難道你認爲他也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嗎？」

方勤陡地一呆，過了很久才說：「他絕不粗心大意，就算是我，也並不是那樣的人！」

洛雲道：「所以，我認爲那次意外，絕對不能讓你來承担一切的過失。」

方勤捧着額，叫道：「不要再提那件事了，再說下去，我會變成一個瘋子。」

哥頓却叫了起來，道：「若不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你倒不如瘋掉好了！」

方勤的嗓子也大了起來，他揮動着手臂，道：「世間上有很多事情是永遠也不可能弄得清楚的，就像木艮直美那樣的女人，她的丈夫反而簡單之極，但說到她自己，哼！也不知道老鄉是怎樣和她掛上了鈎的！」

哥頓給他氣得半死不活，忍不住說：「你太消極了，像你這樣的人，應該死在那老太婆瘋子的槍下才對！」

他所說的「老太婆瘋子」，就是指射殺薩拿的那個老太婆。

但方勤却忽然記起了一個人：「對！我爲甚麼沒想到那個老婆婆？」

他這句話才出口，洛雲巳立時醒覺：「是不是敎老鄉刺繡的那個婆婆？」

方勤的眼睛裏閃爍着興奮的光芒，他大聲說道：「老鄉對那老婆婆很好，而且還經常把許多重要的事情說給她知道！」

洛雲吸了口氣，道：「那老婆婆住在甚麼地方？」

方勤道：「我有她的地址，就只怕她是否仍然活在世上！」

哥頓道：「你爲甚麼詛咒她？」

方勤道：「我不是詛咒她，早在很久以前，她的身子就巳十分虛弱，而且又癱瘓了兩隻手……」

洛雲道：「不要胡亂估計了，我們馬上就去找她！」

這時候，方勤巳喝完第二瓶酒。

× × ×

大概三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巳來到了一幢很古老的平房門外。

方勤按動門鈴，足足過了五分鐘之久，才有人出來應門。

這人臉上的氣色很好，兩手之上戴着拳套，但無論怎樣，這人絕對不像個拳師，因爲她是個老太婆！

納粹將軍殺了日本女人

男人可做拳師，女人也可以做拳師。

在擂台上，不少女拳師都是巾幗不讓鬚眉，其勇猛的程度實在令人爲之咋舌。

可是，一個年逾七旬的老太婆，就絕不可能會和「拳師」這兩個字扯上任何關係了。

即使是拳套，若和一個老太婆相襯下來，也同樣令人有風牛馬不相及之感的。

但這時候，把大門打開的老太婆，她手裏就戴着一對猩紅奪目的拳套。

雖然那一道門本來很容易就可以打開，但由於她兩手都戴着拳套，所以她要費很大的工夫才能把門打開。

這老太婆雖然不算瘦小，但也不是個很粗壯的人，就算她再年輕四十年，也決不會是一個很出色的女拳師。

方勤一看見她這副樣子，就不禁爲之儍住了。

「馬老太！」他儍住了很久，才總算能够開口說話：「妳的手……」

「我的手怎樣啦？」那個叫馬老太的婆婆吃吃一笑：「小方，你可知道自己現在像甚麼東西？」

方勤搖搖頭：「我不知道，我現在似乎甚麼東西都不像了，甚至連這對眼睛也好像大有問題。」

馬老太道：「你的眼睛沒有問題，就是鼻子差了一點，大概每一隻從酒桶裏給撈出來的小狗都是這樣子的。」

方勤嘆了口氣，道：「我寧願自己眞的是一條小狗，也許那樣還會優悠自在得多。」

馬老太「哼」一聲，道：「眞沒出息，我只不過是調侃你一下，誰知道你的志氣早巳給酒精完全溶化了。」

方勤苦笑了一下，道：「我承認自己越來越糟了，但上帝不憐憫我，那又有甚麼法子？」

馬老太冷笑着說道：「上帝是不會憐憫自暴自棄的人的，你首先要恢復自己的勇氣和信心，才能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方勤說道：「我再也不想幹甚麼大事了，沒有老鄉，我活在世上巳經是相當多餘。」

「不要提起小鄉！」馬老太的臉色立時一沉，「世間上最沒趣的事情，莫過於談論一個巳經死去了的人。」

方勤道：「好！好！不提就不提，妳的手……」

馬老太道：「我的手巳完全康復過來了，難道你沒有見我在幹甚麼嗎？」

方勤呆了一呆，才問道：「妳在幹甚麼？」

馬老太兩手同時一揚，神氣十足地說：「我正在練拳。」

方勤又是一呆，道：「練甚麼拳？」

馬老太道：「當然是西洋拳，只要有適當的對手，我隨時都可以出賽！」

方勤望着她，然後又再回頭望着洛雲，面色變得十分難看。

洛雲巳明白他的意思。

方勤是認爲：「馬老太巳經神智失常了！」

在門前說了一大堆話之後，馬老太終於招待四人進入她的屋子裏。

屋裏有廳子，廳內居然還懸吊着一個練拳用的沙袋。

馬老太一看見那沙袋，就兩眼發光地走了過去，還一口氣連續打了七八拳。

這七八拳把那沙袋打得蕩來蕩去，拳力居然顯得頗爲不弱。

方勤拍了拍額角，輕輕的對洛雲說：「老天，我一定巳經醉得很厲害了！」

馬老太立刻叉着腰走了過來，大聲說道：「你沒有看錯，也不要以爲我有神經病！」

方勤連忙說道：「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馬老太雙手一伸，道：「給我解下拳套。」

方勤立刻爲她除掉拳套，同時說道：「妳現在還有沒有刺繡？」

馬老太道：「這種手藝兒太沉悶，我巳決定完全放棄。」

方勤道：「妳現在只是全心全意的練拳嗎？」

馬老太道：「除了練拳之外，我還想玩花式溜冰，而且現在巳練得有點根底了，你要不要開一開眼界？」

方勤吃了一驚，忙道：「不必了，咦，妳的手怎麼會變得那樣粗壯的？」

馬老太得意地一笑，道：「這是勤力練拳的效果！」

方勤道：「我不相信。」不但他不相信，洛雲也是一樣。

兩人都是面有狐疑之色，馬老太却向哥頓和賀士維盯了一眼，才道：「小方，他們是你的外國朋友嗎？」

方勤點點頭，道：「是的。」

馬老太道：「他們懂不懂西洋拳？」

方勤忙道：「他們不懂，連一點點也不懂。」

馬老太冷冷一笑，說：「那眞是太沒趣了。」

方勤道：「馬老太，妳的手是怎樣康復過來的？」

馬老太道：「當然是有人爲我醫治，才會完全康復。」

方勤道：「是哪一位醫生？」

馬老太道：「他不是甚麼醫生，而是一個金頭髮的外國將軍。」

洛雲臉色倏變，立刻把那頁畫册張開，用手指着古曼的照片道：「是不是這個人？」

馬老太看了一會，就搖頭說道：「不是他。」

洛雲一怔，馬老太接着卻又說道：「雖然不是這個人，但是他的軍服卻是幾乎一樣——」

「索域！」方勤驚呼了起來，道：「一定是索域，他也是一頭金髮的！」

洛雲長長的吐出口氣，盯着馬老太道：「是那個外國將軍親自把妳這對手治癒的？」

馬老太想了一想，道：「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洛雲耐着性子，道：「馬老太，請你想清楚一點，當時情況是怎樣的？」

馬老太又想了很久，才「呀」的一聲叫了起來，道：「我記得了，那外國將軍給我注射了一支針，我就不省人事了，等到我再醒過來的時候，一雙癱瘓了的手，已可以活動自如，而且力氣還增强了不少，那眞是奇蹟！」

洛雲道：「妳昏迷了多久？」

馬老太道：「三天。」

洛雲道：「妳怎知道是三天？」

馬老太道：「是一個親戚告訴我知道的，那一天他來找我，他說：『從初六那一天開始，我就一直找妳，今天已經初九啦！』」

方勤道：「妳親戚找妳幹嗎？」

馬老太道：「他有個兒子要結婚，但他有好幾個親戚的地址都丟失了，連帖子也無法寄出，所以從初六那一天開始就不斷找我，直到初九才能如願以償。」

洛雲沉吟着，道：「在那三天之內，妳甚麼都不知道嗎？」

馬老太搖搖頭，道：「不知道，我連自己的肚子是飽是餓都不知道。」

方勤道：「這是說，是索域把妳治癒過來的。」

洛雲卻以不爲然：「那可不一定，他只是把馬老太痲醉，是誰把她的手治好，我們是無法在這時候下判斷的。」

馬老太瞧着兩人，道：「你們在研究些甚麼？」

方勤嘆了口氣，道：「我們也許正在研究着一個奇怪的夢。」

馬老太怔住了：「我以爲只有女人才會對夢境發生興趣而加以研究的，想不到你們男人也是如此幼稚。」

洛雲瞧着她的手，道：「妳對這雙手滿意嗎？」

馬老太道：「當然很滿意，這對手現在比我的頭還重要得多，它使我充滿自信，連心境也比從前開朗得多。」

方勤苦笑了一下，道：「這一點，我是絕對不必懷疑的，妳眞的變了，而且變得很厲害，就像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馬老太道：「我喜歡這種轉變，以前，我是過份暮氣沉沉了。」

方勤道：「現在，妳比夏綠蒂還更朝氣勃勃。」

馬老太哼的一聲，道：「不要再提那丫頭，自從她嫁出去之後，就很少回來探望我了，枉費我和小鄒花了那麼大的心血，爲她刺繡了一張大床被！」

方勤道：「妳眞的不再刺繡了？」

馬老太道：「不刺繡！不刺繡！就算我現在有空閒，也只會去學油畫，而且最好還是學抽象派的！」

洛雲陪笑着，道：「學油畫不難，妳何不去練空手道或者是柔道？」

馬老太道：「這是日本人的功夫。」

洛雲道：「空手道源出於唐手，是中國古時的一種武功。」

馬老太道：「據說這種武功的殺傷力很厲害，是不是眞的？」

洛雲道：「當然是眞的，練空手道練得出色的人，可以一掌就把十幾塊瓦磚同時劈斷。」

馬老太喜孜孜地說：「那好極了，我現在就要去學。」

方勤瞪視着洛雲，雖然不知道他這樣說有甚麼用意，但卻也沒有出言干涉。

只聽得洛雲接着又說道：「要練空手道，必須要找一個本領高明的師父，否則就很難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馬老太點頭不迭，道：「這個自然，依你說，全世界之中，空手道最厲害的是誰？」

洛雲道：「是一個日本女人，她叫木良直美！」

「木良直美！」馬老太眉頭一皺，喃喃道：「這名字很熟悉，好像在甚麼地方聽過似的？」

洛雲目光一亮，道：「妳想清楚一點，她是一個很出色的空手道教練，妳若要練成第一流的空手道功夫，就一定要把她找出來。」

方勤這才恍然大悟，心中不禁暗罵道：「好狡猾的小子，居然對這個神經婆耍出如此手段！」

「木良直美！這名字很熟……但現在提起了她，我的印象又不怎麼深刻了。」馬老太沉吟了一會，說道：「除了她之外，還有沒有別的空手道高手可以做我的教練？」

方勤故意氣一氣她，便說：「當然還有，好像我小方，就是一個極了不起的一流人材。」

「你？」馬老太「呸」的一聲：「你算是甚麼人材？跟小鄒相比，你只能算是他脚趾甲上的小跳虱……呀！我想起來了，是小鄒曾經提起過木良直美這個人！」

洛雲忙道：「小鄒曾經怎麼說？」

馬老太沉吟了好一會，才慢慢地說道：「我記得，他曾經對我提及過一個日本女人，她的名字就叫木良直美。」

洛雲道：「他是認識木良直美的，他可曾留下有關於這個日本女人的資料？」

馬老太想了一想，道：「沒有。」

洛雲道：「他甚麼也沒有放在妳這裏嗎？」

馬老太道：「我這裏又不是保險庫，就算他有貴重的物事，也只會存放入銀行之中。」

方勤冷冷一笑，道：「除了幾瓶貓尿也似的酒，他又還有甚麼東西是比較貴重的！」

馬老太「嗯」的一聲，說：「對了，他曾經帶過一箱酒來探我，直到現在還存放在我的衣櫃裏。」

方勤一怔，道：「衣櫃是擺放衣物的地方，怎麼卻用來擺放貓尿？」

馬老太怒道：「你才是貓尿裏浸出來的醉烏龜！小鄒的酒，就算是玉皇大帝也不配喝！」

洛雲道：「我不是玉皇大帝，但我卻很想看看那一箱酒。」

馬老太上上下下打量着洛雲，過了很久才擦了擦鼻子，說：「看你也並不是個甚麼壞人，既然你想看，我就帶你去開一開眼界。」

方勤忙道：「我也要看。」

馬老太瞪了他一眼，喝道：「看你媽個屁，你敢跟上來，我就用右勾拳打碎你的牙齒！」

方勤一呆，洛雲已跟着馬老太進入她的房子去了。

× × ×

馬老太的房子，在現時的居住環境來說，已算相當寬敞了。

馬老太把洛雲帶到一個棗紅色的大櫃前，很費勁地才能把櫃門打開。

那本來是一個衣櫃，但這時候，衣櫃裏卻連一件衣物也沒有。

在整個衣櫃之內，就只有一個木箱。

這木箱子並不粗糙，洛雲伸手一摸，只覺得滑溜無比。

他望着馬老太，道：「櫃裏就只有這一個箱子？」

馬老太點了點頭，道：「這是小鄒唯一放在我這裏的東西，它比我任何一件衣物都更重要。」說到這裏，不禁幽幽的嘆了口氣。

洛雲已伸手把木箱打開，只見箱子裏整齊地排放着六瓶酒。

這六瓶酒，只有一瓶是曾經開樽的，洛雲立刻把它拿起，很仔細地觀看着。

這瓶酒已喝了一大半，洛雲看了很久，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發現。

接着，他又把其餘五瓶酒逐一拿起觀察，結果還是看不出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洛雲還是不服氣，連木箱子也左看右看，可是，依然毫無發現。

馬老太皺着眉，一直盯着洛雲，最後終於忍不住說：「你以爲可以在這箱子裏找到一條恐龍嗎？」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也許是我神經過敏了，這只不過是一箱平平無奇的酒而已。」

就在這時候，方勤的聲音忽然在後面響了起來：「那混蛋的技倆，天下間只有一個人最清楚，他的名字就叫方勤！」

馬老太一看見了他，就脹紅了臉，怒道：「是誰叫你闖進來的？」

方勤道：「也許是老鄒。」

馬老太一跺脚，好像想吼叫着罵人，但最後卻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無論怎樣，小鄒曾經說過，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方勤怔了怔，才道：「這句話，他說不說都是一樣。」

洛雲不管他說甚麼，首先把他拉了過來，指着那木箱道：「你看，老鄒會不會把某種訊息存放在這裏？」

方勤道：「我不知道。」

洛雲道：「但若眞的有，那麼他將會用甚麼方法？」

方勤道：「可以在酒瓶的塞子上做手脚。」

洛雲目光一閃，連忙又再把那瓶已開過的酒拿了起來。

不到半分鐘，這酒塞已被拆開，裏面赫然有一隻很細小很細小的金屬圓球。

這圓球雖然很細小，但卻還設計了一道暗格，方勤一看之下，便說：「暗格裏的一定是微型菲林！」

洛雲吸了口氣，忍不住說：「老鄒的行事手法，已可媲美占士邦電影裏的高級間諜！」

方勤搖頭不迭，道：「他絕對不是甚麼間諜，但他有幾個親戚是國際特務，那倒是眞的。」

洛雲把那金屬圓球拿起，馬老太立時緊張地問：「你現在有把握可以找到木良直美嗎？」

洛雲道：「總算有了一點綫索。」

馬老太望着他，道：「那麼，我現在應該繼續練西洋拳，還是馬上無師自通，找幾塊瓦磚來練習空手道？」

洛雲吃了一驚，忙道：「練空手道是絕對不可以無師自通的，否則一練壞了，就會……就會阿彌陀佛，變成尼姑。」

方勤暗罵道：「又在胡說八道！」

馬老太卻信以爲眞，道：「既然這樣，我等教練駕臨後才練習好了，做尼姑太清苦，又不准打架，我萬萬幹不來。」

接着，洛雲等告辭了，馬老太每人送了一個「飛吻」，目送他們離去。

× × ×

這一天，洛雲駕駛着的是一輛黑色的英國轎車。

在車子裏，哥頓不斷向洛雲發問，洛雲也一一詳細解答。

賀士維也很用心地聆聽着，臉上的神色顯得十分肅穆。

等到哥頓問得無可再問的時候，賀士維才說道：「我看醫治馬老太的人，絕不尋常。」

方勤道：「會不會是索域親自動手醫治她？」

賀士維道：「這可能性雖然不能完全抹煞，但照我看來機會似乎不怎麼大。」

「何以見得？」

「很簡單，索域是個軍官，並不是個醫生。」

「但爲馬老太注射痲醉針的人，就是索域。」

「注射痲醉針只是一件極簡單的事情，和治好馬老太的一雙手相比，兩件事情的距離實在是太大了。」

哥頓揮動手臂，道：「不必爭論了，總之，治好馬老太這一雙手的人，一定是

個神醫！」

賀士維道：「但這種神醫又是個怎樣的人？」

方勤道：「有一點不可以忽略的，就是馬老太的性情大變，她居然會練西洋拳，那眞是一件荒唐絕頂的怪事。」

哥頓道：「會不會是醫治期間所注射的藥物，對她產生了不良的副作用？」

賀士維道：「她若是眞的瘋了，自然是十分『不良』，但她若神智正常，那麼這種轉變就絕對不能算是一件壞事！」

方勤道：「她現在看來，就像個只有十四五歲的女孩子。」

賀士維道：「她的心境的確年輕了，而且拳力還相當不弱，以她實際的年紀，這種拳力是不可能出現在她身上的。」

哥頓道：「但剛才我們都巳看見了，她若一拳打過來，只怕在我們之中，任誰的牙齒都會抵受不住。」

方勤道：「眞是不可思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哥頓道：「索域一定會很清楚，可是，我們却無法可以聯絡得上這個人。」

一直沉默着的洛雲忽然說：「不要着急，我們現在巳經很有進展了。」

說到這裏，車子來到了一幢白色的建築物旁邊，只見這建築物門前，豎着了一塊古銅色的牌子，上面鐫刻着：「聶俄生攝影研究所」八個字。

× × ×

聶俄生是一個脾氣極大的人，他曾經有過多次向模特兒發脾氣的紀錄，有一次，他甚至把一個身無寸縷的女模特兒推出門外，然後才把她的衣物從窗口擲出去。

那件事，全世界的人都認爲他不對，只有洛雲原諒他。

因爲全世界的人都不瞭解聶俄生這個人，也沒有人眞正知道當時的實際情況。

但洛雲却知道，聶俄生是個眞正的藝術家，他對高級攝影學有着極高深修養，那一次，是那個年輕的女模特兒想用美色迷惑他，所以才給聶俄生趕出大門之外。

聶俄生除了脾氣粗暴之外，其實是個很正常的男人，他曾兩次結婚，前後生下了六個兒女，現在，連最細小的女兒也巳出嫁了，所以，他只好更專心地在工作上發展。

在不發脾氣的時候，聶俄生臉上的笑容倒是不少的。

尤其是洛雲到訪，他一定會首先大笑三聲來表示歡迎，今天也是沒有例外。

「洛會長，久違了！」這時候，聶俄生一看見洛雲就很興奮地摟住他，說：「來，今天除了喝酒之外，無論你想出了甚麼驚險的玩意，我都願意奉陪到底。」

洛雲也學着他大笑三聲，說：「我現在想乘搭電梯，登上摩天大厦的頂樓，然後在上面跳了下來！」

聶俄生「啊」的一聲，笑道：「這主意不錯，原來你想在鬧市裏表演高空跳傘，但當心交通警察會抄你的牌！」

洛雲道：「我幾時說過帶着降落傘才跳下來？」

聶俄生呆了一呆，問道：「不用降落傘從摩天大厦頂樓跳下來？那又是甚麼意思？」

洛雲道：「這意思再簡單也沒有了，我要自殺，你奉陪不奉陪？」

聶俄生陡地哈哈一笑，道：「奉陪就奉陪，就只怕你這個計劃要等到八十年後才去進行。」

洛雲也笑了一笑，但隨即却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面露倦容地坐在一張柔軟的羊皮沙發上。

聶俄生皺着眉，又道：「你有甚麼事情想不通？」

洛雲把那個細小的金屬圓球交給他，說：「有一個很重要的秘密，就藏在這東西之內。」

聶俄生把那圓球看了一會，就打開了圓球暗格。

又過了一會，他才說：「用這種方法來收藏微型菲林，倒也別緻。」

洛雲道：「你要多少時候，才能把這菲林做好？」

聶俄生道：「明天中午。」

洛雲道：「好，我明天再來。」

聶俄生「哦」的一聲，道：「你這樣快就走了？」

洛雲道：「是不是要給你打兩拳才可以出門？」

聶俄生道：「我不喜歡打你這種人，因爲你太冥頑不靈。」

洛雲淡然一笑，道：「你說得很對，再見。」

聶俄生怪笑一聲，道：「你現在還想不想自殺？」

洛雲拉開了大門，道：「明天中午你若不能交貨，我一定把你拉上摩天大厦頂樓！」

說完，吹了一下口哨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五十五分，洛雲又再來到了研究所。

聶俄生把一疊巳做好了的資料遞給他，說：「這就是你想看見的東西。」

洛雲匆匆揭開閱着，終於查到了一個地址，那是木良直美的一間別墅。

洛雲決定立刻就去找尋她。

聶俄生本來還想叫洛雲留下來的，但洛雲却連一秒鐘時間也不肯躭擱，匆匆忙忙就帶着那疊資料走了。

聶俄生哼一聲，罵道：「過河拆橋，眞是混帳之又混帳！」

但門鈴忽然又再響了起來。

聶俄生沒好氣地把門拉開，赫然發現洛雲又再回來了。

聶俄生冷笑一聲，道：「你現在不是想把我押到摩天大廈的頂樓罷？」

洛雲輕吸了口氣，說道：「我有了麻煩。」

聶俄生怒吼起來：「你有麻煩干我甚麼事？你──」他本來是想說「你快點滾出去」的，但忽然間，他整個人呆住了。

因爲他忽然看見，在洛雲的背後還有一個人。

那人穿着一套整齊的軍服，手裏還握着一柄大型的手槍！

聶俄生絕對不是個胆小的人，但洛雲給一個這樣的人用手槍指嚇着，也不禁令他爲之面色驟變，變得一片灰白。

洛雲巳走了進來，在他背後那人，正是古曼。

聶俄生忍不住道：「你是什麼人？」

古曼陰森地一笑，用一種很生硬的英語說：「我是古曼將軍！」

聶俄生打量着他，冷笑道：「你是不是一個演員？」

古曼臉色一沉，道：「你這個愚笨如豬的蠢貨，該死！」

聶俄生道：「我本來老早就巳很該死了，但我直到現在還活得很好！」

古曼怒道：「你再不住口，我先殺了這傢伙，然後再把你送上天堂！」

聶俄生冷冷一笑，這才住口。

洛雲吸了一口氣，道：「古曼將軍，你找我有甚麼事？」

古曼冷冷道：「我知道你是一個出色的冒險家，但貝力奇之死，你是無法可以查出眞相的。」

洛雲聳了聳肩，道：「能否查出眞相，就連我自己也不怎麼在乎，何以閣下反而替我緊張起來？」

古曼冷笑道：「你們中國有一句話，叫『識英雄者重英雄』，我今天來提醒你，就是不想你死在這個危險的漩渦裏。」

洛雲搖了搖頭，道：「我並不明白你的意思。」

古曼道：「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總之，你再追查下去，只會招來殺身之禍。」

洛雲道：「你現在也不是可以一槍把我殺了嗎？」

古曼傲然道：「當然可以。」

洛雲道：「那麼，你爲甚麼還不開槍呢？」

古曼道：「我不會隨便殺人！」

洛雲道：「是你不會，還是背後有人禁止你這樣做？」

古曼臉色一沉，怒聲道：「你的幻想力太豐富了，爲甚麼不把眼睛睜大一點看看現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洛雲平靜地說：「對不起，有時候，我就像隻給蒙住眼睛的驢子。」

古曼道：「但你最少也巳看見了貝力奇、薩拿和利教授的下場是怎樣的！」

洛雲冷冷道：「還有那個無辜開槍殺人然後才自殺的老太婆！」

古曼並不否認，又說：「更還有櫻津佑子的父親，他巳給一場大火燒得變成黑炭！」

洛雲雙眉軒動，道：「夠了，這巳很夠驚心動魄，再繼續下去，只怕還有很多無辜者死地這漩渦裏，對不？」

古曼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所以，你應該停止了！」

洛雲却說：「但世間上許多事情，只要一開始了，就很難停下來，尤其是像我這種人，無論你用甚麼手段，都不能使我知難而退，除非你馬上開槍！」

古曼怒道：「你太固執了！」

洛雲道：「固執是我最大的缺點，但也是最大的優點，所以，你對我施用恐嚇手段，那是註定會失敗的。」

古曼寒着臉，冷笑道：「洛會長，我會有辦法對付你的！」

洛雲哈哈一笑，道：「你現在是不是要向我告辭了？」

古曼沒有作聲，忽然走了。等到古曼的影子巳完全消失在門外之後，聶俄生才匆匆把大門關上，兩眼却直瞪着洛雲，沉聲道：「小洛，快告訴我，這瘋子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洛雲攤了攤手，道：「這件事與你無關，你不必知道詳情。」

聶俄生立時咆哮了起來，怒道：「剛才他幾乎要在我的研究所裏殺人！」

洛雲道：「上星期我也幾乎中了巨型彩票，但却只差了一個號碼！」

聶俄生臉上的怒意更甚，他捏着拳頭在洛雲的面前幌來幌去，喝道：「我沒有這個心情來聽你說笑，我要知道一切的眞相。」

洛雲這才嘆息一聲，道：「眞相如何，就連我也如墮五里霧中，這又教我從何說起？」

聶俄生吸了口氣，道：「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其餘所不知者，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查。」

洛雲道：「這並不是藝術攝影隊的旅行，你會感到十分乏味的。」

聶俄生怒氣又生，大聲道：「告訴你，我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絕不怕死的冒險家，你的事情就算再兇險，也兇險不過我在中東偷攝阿拉伯一位公主被砍頭時的情景……」

「好！我說！我說！」洛雲終於屈服下來，苦笑着道：「但就算我說了出來，你也不一定會相信……」

就是這樣，洛雲把貝力奇之死，和以後接二連三所發生的事情，很詳細地說了出來。

聶俄生越往下聽，一雙眼睛就睜得越大，面上的神情更是變得怪異之極。

等到洛雲把所有一切都和盤托出後，聶俄生才拍着額角，兩眼不斷地眨動着，說道：「太不可思議，那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洛雲悶哼一聲，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會相信我的神話故事，再見了！」

但他才側過身子，聶俄生便巳把他拉了回來，道：「我幾時說過不相信你的說話了？而且，黑大衣金剛隊的大名，我也是曾經聽說過的，以他們那一隊人所遭遇到的經歷，當然會與衆不同！」

洛雲怔怔地望着他，半晌才道：「你想怎樣？」

聶俄生道：「當然是和你並肩作戰到底！」

洛雲道：「我並不是去打仗！」

聶俄生道：「誰說你並不是去打仗？照我看，你巳介乎於第二次與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間。」

洛雲道：「不見得有這麼嚴重罷？」

聶俄生道：「怎會不見得？剛才那個古曼將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裏的風雲人物，再加上一艘巳失踪了的美國核子潛艇出現在天際，這巳是十分十分夠瞧了！」

洛雲却嘆了口氣，道：「但剛才古曼若開上兩槍，那麼我們現在巳經甚麼也瞧不見了。」

聶俄生道：「但你却似乎肯定他絕對不會開槍，那是甚麼緣故？」

洛雲道：「我不是肯定，而是猜測而巳。」

聶俄生吃了一驚：「你只是猜測他不會開槍？但他若眞的開槍，我們豈不是死得十分寃枉？」

洛雲聳了聳肩，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態，道：「人爲刀俎，我們爲魚肉，就算死得再寃枉，也只能嘆一句命數如此而已！」

「狂人！你果然是個不要命的狂人。」聶俄生怪叫了起來，道：「像你這樣的朋友，眞是罕世難求的怪物！」

洛雲盯着他，道：「你是不是準備和我絕交了？」

「我爲甚麼要和你絕交？」聶俄生兩眼一翻，叫道：「難道你以爲我不夠胆色來結交你這種朋友？」

洛雲道：「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但是——」

「不必再說了，行動才是最實際的。」聶俄生揮動着手，大聲道：「我們現在馬上就去找木良直美，向她查問個清清楚楚！」

洛雲沉默了一會，才道：「但她會不會還在這個都市裏？」

聶俄生一怔，道：「難道你認爲她可能已回到日本？」

洛雲搖搖頭，道：「這個日本女人不一定只會回到日本，她有可能會在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現。」

聶俄生冷笑一聲：「我就不信一個女人會神通廣大得那麼厲害！」

洛雲沉着臉，說道：「現在並不是相信與否的問題，而是她本來就是那麼厲害的！」

聶俄生冷冷道：「她厲害，難道我們又是一對大飯桶？」

洛雲皺着兩條眉毛，盯着他說：「你是不是有病了？」

「我有甚麼病？」

「自負病！還有『大男人主義』的蠢病！」

聶俄生給他氣得臉色鐵青，但却也沒有加以反駁，只是說：「這種事沒有爭論的必要，我們現在最重要的，還是首先要找到木良直美這個日本女人！」

就在這時候，外面有人拍門。

聶俄生又是臉色一變，道：「會不會是古曼又再回來了？」

洛雲搖搖頭，道：「決不會是古曼，若是他，他會按動門鈴的。」原來剛才他給古曼脅持着進入研究所，按門鈴的人並不是洛雲，而是古曼。

聶俄生立刻打開了門，一個頭髮金黃的年青人就像旋風般衝了進來。

聶俄生正待喝問，洛雲已搶着說：「他叫哥頓，是——！」

但哥頓也沒有讓洛雲說完，就已急急的說道，「找到了！找到了！」

洛雲臉色一沉，迅速地抓住了他雙肩，喝道：「你找到了甚麼？」

哥頓搖搖頭，道：「不是我找到了，而是警方找到了她的屍體！」

洛雲吸了口氣，道：「她是誰？」

哥頓道：「是木良直美！」

「甚麼？」聶俄生的反應比洛雲還更激烈：「你說那個日本女人已經死了？」

哥頓望了聶俄生一眼，半晌才道：「閣下是——！」

「他是我的好朋友，在我們之間，幾乎完全沒有甚麼秘密可言。」洛雲很快速地介紹道：「他的名字叫聶俄生，是個藝術家、攝影家，也是一個不斷沉默工作的科學家。」

哥頓這才吐出口氣，道：「木良直美是給人用槍彈射殺的，據說，從她的心臟裏取出來的子彈，是和射殺貝力奇那一顆子彈完全相同的！」

「古曼！一定又是那個冷血的古曼！」聶俄生面上露出了驚駭的神情，兩眼目注着洛雲說：「我的上帝，你剛才還在賭古曼不會向你開槍！」

洛雲頹然地坐了下來，嘆道：「這下子可眞完了，我們好不容易才有了一點點綫索，以爲可以找得到木良直美這個日本女人，誰知道一顆子彈就把一切綫索都射斷，嘿嘿！」

哥頓却直瞪着聶俄生，吃驚地問：「你說古曼曾經來過這裏？」

聶俄生道：「這有甚麼稀奇？那德國鬼子殺得性起，只怕連白宮也可以進出自如，區區一間研究所又算得上甚麼？」

洛雲目注着哥頓，道：「木良直美是在甚麼地方被警方發現的？」

哥頓道：「她伏屍之處，是在一間豪華的別墅裏，而她正是那別墅的主人。」

洛雲道：「她經常都在那裏嗎？」

哥頓道：「據警方初步調查所得結果，木良直美經常出門，在上一個月，她離境與入境的次數就有八九次之多。」

洛雲道：「還有別的消息嗎？」

哥頓道：「警方很想見一個人。」

洛雲問道：「是不是她的女兒櫻津佑子？」

哥頓點了點頭，道：「是的，但直到目前爲止，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她的下落，也許……唉……眞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了。」

洛雲道：「櫻津佑子可能也已死了，甚至比她母親死得更早，但那只是可能，而不是一件已經肯定發生了的事。」

聶俄生道：「找不到木良直美，找櫻津佑子也是一樣！」

「絕不一樣！」洛雲馬上就否定了他這個說法，「櫻津佑子所知道的事情，一定遠遠比不上她的母親；但木良直美既然已經被殺，那麼櫻津佑子可能就是我們最後的一條綫索！」

聶俄生道：「但我們應該到那裏去找這個東瀛小妮子？」

洛雲道：「那就要動一動腦筋了，當然，還得要很有運氣才行！」

「運氣！」哥頓沮喪地叫了起來，道：「我只覺得，我們這幾天的運氣是越來越差了，難怪方勤不做博士，却去做個潦倒的流浪漢！」

洛雲道：「每個人都會有狀態低沉的時候，只不過方博士這一次低沉得太長久而已。」

哥頓道：「你認爲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洛雲抓了抓頭顱，又搓了搓鼻子，過了好一會才說：「賀士維和方博士呢？」

哥頓道：「他們在酒店裏等候着我們

的消息。」

洛雲道：「就讓他們等個夠好了。」

哥頓一怔：「這是甚麼意思？撇下他們不管嗎？」

洛雲道：「不！我只是認爲，他們現在有機會可以休息休息，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哥頓道：「他們休息，我們又怎樣？是不是去玩電子遊戲機鬆弛一下神經？」

聶俄生正要罵聲「荒謬」，誰知洛雲却鼓掌一笑，道：「這是個好主意！一個很好很好的好主意！我們現在就準備參加星球大戰好了！」

隔代工具是件麼？

一小時後，洛雲帶着聶俄生和哥頓從一間電子遊戲機中心走了出來，但三張臉孔的表情都是全不一樣的。

洛雲沉默無言，而哥頓却在指手劃脚的談得眉飛色舞：「你看見了沒有？我破了紀錄，總共打出了五十六萬九千三十八分！」

聶俄生冷哼一聲：「無聊！」

洛雲知道他心裏一直都反對進入這種地方，便說：「雖然是無聊之事，但偶而爲之是無傷大雅的。」

聶俄生道：「但我們現在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還沒有獲得解決！」

洛雲道：「我們的心情越是緊張，事情就會更難解決。」

聶俄生冷冷一笑，道：「現在又怎樣了？你是不是已經在電子遊戲戰爭裏想到了解決的辦法？」

洛雲搖搖頭，道：「沒有，但在玩機之後，我的情緒反而平靜下來。」

聶俄生道：「那又怎樣？我們現在還不是同樣一籌莫展嗎？」

洛雲道：「雖然如此，但我已想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哥頓精神一振，忙道：「快說出來聽聽。」

洛雲道：「我想知道貝力奇和櫻津佑子是怎樣認識的，不要忘記，對於黑大衣金剛隊來說，這是整件事情的開始！」

哥頓說：「這很重要嗎？」

洛雲道：「可能不重要，但也可能會帶給我們某種綫索，或者是某種啓示。」

哥頓道：「這機會會不會是太過渺茫了？」

洛雲道：「在你玩那電子遊戲機之前，你可曾想到自己可以破別人的紀錄？」

哥頓搖搖頭，道：「當然不！」

洛雲道：「但你終於成功了，那並不能說是絕對意外，因爲你最少已接觸了那部電子遊戲機。」

聶俄生這時候反而沉着下來，道：「小洛的說話不無道理，但要怎樣才能知道貝力奇和櫻津佑子之間的往事？」

洛雲默然半晌，忽然說：「我想，我們應該再到利教授的家裏走一趟。」

聶俄生目光一閃：「利教授對他們之間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嗎？」

洛雲道：「我不知道，但最少，我們應該嚐試一下發掘的工作。」

哥頓立刻贊成，聶俄生也自然再無異議。

× × ×

利教授的住所看來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任何顯著的變化。

但利敎授却已死了。

當洛雲用鑰匙打開房子大門之際，心裏不禁有着一種說不出沉痛的感覺，但在表面上，他的神情看來並沒有半點異樣。

這一次，哥頓又找回那本在美國出版的畫册，想看看有沒有索域這一個人。

但他失望了，看來，索域的官階和名氣都是比不上古曼的。

洛雲很熟悉這房子的環境，查勘起來也便捷得多，大概經過了四十五分鐘左右，他忽然拿起了一張唱片看得出神。

聶俄生好奇地走了過去，道：「這是甚麼東西？」

洛雲道：「一張唱片。」

聶俄生道：「是不是這唱片上有甚麼古怪之處？」

洛雲道：「唱片並沒有甚麼古怪，但在唱片的封套上，却有一個簽名。」

聶俄生立刻向封套望去，接着倏地吸口氣道：「是櫻津佑子送給利教授的。」

洛雲搖搖頭，道：「唱片素雖然是櫻津佑子送的，但却不是送給利教授，而是送給貝力奇。」

聶俄生一怔，道：「你從哪一點可以證明？」

洛雲道：「我舅父對甚麼都不討厭，就是討厭搖擺樂，而這一張，却正是這一類音樂的唱片。」

聶俄生道：「也許櫻津佑子不知道，所以才會——！」

「不……這解釋太牽强了，唯一可以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櫻津佑子已經把這張唱片送給貝力奇，而貝力奇却又把它放在這裏。」洛雲用一種很固執的語氣說。

聶俄生把這張唱片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才道：「除了櫻津佑子的簽名之外，還有一個日期，寫着六月二十一日，那又是甚麼意思？」

洛雲咬了咬指甲，哥頓的聲音已傳了過來，道：「那是貝力奇生日的日子。」

洛雲立刻一拍大腿，說道：「這就是了，一定是櫻津佑子送給貝力奇的生日禮物。」

這時候，哥頓又把一張照片遞給了洛雲，道：「你瞧。」

洛雲一看，立刻就驚叫起來，道：「我的大偵探，你是從那裏找到它的？」

哥頓道：「就在一疊人類學參考書的內頁，在貝力奇身邊的東方少女，就是櫻津佑子。」

洛雲吸了口氣，道：「可惜利教授已經死了，否則他一定可以給我們更多寶貴的意見。」

聶俄生陡地大聲道：「我們不要老是想着那些已經死了的人，與其緬懷過去，何不探索未來，那不是更積極得多嗎？」

洛雲却說：「但不要忘記，這一件事所牽涉的兩個德國軍官，他們早就應該化爲一堆白骨的，但如今，其中一個幾乎已把我們置諸死命。」

聶俄生冷冷一笑，道：「這樣說下去，倒變成一個鬼故事了。」

洛雲道：「我卻寧願他們是一對吸血殭屍，那麼只要找到他們的墳墓，再用兩根桃木釘就可以把他們永遠消滅了。」

哥頓道：「吸血殭屍是不用槍的，而且這兩個德國軍官也沒有吮啜過任何人的血。」

洛雲道：「但他們的出現，卻是一件極詭秘的事情。」

聶俄生又不耐煩起來：「說來說去，我們還是一籌莫展，總不見得憑着這張唱片和照片，就可以找得着櫻津佑子！」

哥頓跺了跺腳，道：「上帝爲甚麼老是不偏帮一下我們！」

「你埋怨錯你的眞神了。」洛雲微微一笑，道：「有了這兩件東西，我們已有機會可以找得着櫻津佑子。」

聶俄生冷冷一笑，道：「你不是想登報尋人罷？」

洛雲望住了他，道：「你以爲這方法不好？」

聶俄生哼了一聲，道：「這方法若在平時，也許還有點功效，但現在，警方已在電視台，電台和報章不斷籲請櫻津佑子出來聯絡，却連一點消息也沒有，難道你的尋人廣告反而會有用處了？」

洛雲道：「若說一定管用，我自然絕不敢說，但警方的籲請失敗，可能是有原因的。」

聶俄生道：「你且解釋，這又是甚麼道理？」

洛雲道：「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下列兩點，第一：櫻津佑子不相信警方有破案的能力！」

「荒謬！」聶俄生道：「本市的罪案雖然多，但警方在偵破罪案的本領，一點也不低能！」

洛雲道：「但在任何地方警局的檔案裏，也必然會有不少無頭公案存在，直至幾十年甚至百年之後，仍然都是懸案，倘若從這個悲觀的角度來看警方，那麼櫻津佑子這種想法又怎能算是完全荒謬。」

聶俄生無可反駁了，看他面上的表情，就像是鼻子上剛剛捱了一記重棍。

只聽見洛雲又再緩緩地接着說道：「還有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櫻津佑子不敢公開露面，甚至連暗中和警方聯絡的勇氣也沒有。」

聶俄生「唔」的一聲：「這可能性看來大得多。」

哥頓却道：「也許這兩種可能性都是櫻津佑子芳踪杳然的眞正原因，女孩子的心理，實在比賭馬還更難於忖測。」

聶俄生望着洛雲，道：「那麼，你認爲自己設計一種尋人廣告，反而更有機會把她引出來嗎？」

「不是引出來，是請出來約出來。」

洛雲淡淡的說：「當然，這廣告一定要設計得有點巧妙，旣可以讓她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又可以避過警方和古曼的耳目。」

哥頓嘆了口氣道：「那德國軍官實在厲害，他是我有生以來最兇悍的對手。」

洛雲道：「遇上越兇悍的對手，就越不能退縮，因爲最高明的自衞術，仍然是要先把敵人擊倒才行的。」

聶俄生又在催促：「你將要刋登的廣告是怎樣設計的？」

洛雲微微一笑，道：「明天早上，你看看幾份英文報章就可以知道了。」

聶俄生鼈了一肚子悶氣，只好冷哼兩聲走了開去。

× × ×

翌日早上，聶俄生終於在報紙上看見了一段這樣的廣告。

這廣告上半截，是一支搖擺樂隊的照片，而下半截却有一個日期，寫着六月二十一日，除此之外，就是「黃昏之石」這一行字。

聶俄生並不是一個愚蠢的人，當他看了這段廣告之後，不禁用力一拍腦袋，嘆道：「和小洛相比，我眞是一個豬，甚至連隻豬都比不上。」

但接着，他又長長的嘆了口氣，喃喃自語地說道：「雖說如此，但櫻津佑子若早已離開了這個都市，甚至離開了這個世界，那麼就算這段廣告再精采萬倍，又有甚麼用處？」

當然，他絕不希望櫻津佑子已離開了這個都市，甚至是離開了這個世界。

到了當日下午，聶俄生、哥頓和洛雲正在「黃昏之石」附近等候着櫻津佑子的出現。

原來在那段廣告所刋登的照片，就是櫻津佑子送給貝力奇那張唱片的搖擺樂隊，他們總共是四個人，看來有點像披頭四，但若論名氣，這支搖擺樂隊是萬萬無法跟當年披頭四相比的。

就以一般樂迷來說，也很少人會認識這支樂隊，而這支樂隊曾經灌錄過的唱片，似乎也就只有那一張而已。至於六月廿一日那個日期，是貝力奇的生日，櫻津佑子也是知道的。

但最重要的，還是「黃昏之石」那一行字。

「黃昏之石」是本市一個郊區的「名勝古蹟」，故老相傳，一對男女若在黃昏時候相逢於此，那麼這對男女將來就會同諧白首，永不分離。

這當然只是一種穿鑿附會，信則有之不信則無的傳說，但無論怎樣，這種傳說是可愛的，也是美麗的，它甚至使那塊本來平平無奇的石頭也變得十分令人喜愛。

而櫻津佑子對這塊石頭，一定不會感到陌生，因爲她和貝力奇所合拍的照片，地點就在「黃昏之石」的旁邊。

所以，那一段廣告，在別人的眼中看來自然就莫名其妙，但對櫻津佑子來說，却是很容易就明白其中緣由的。

但她看見這段奇特的尋人廣告嗎？

× × ×

兩天的黃昏過去了，洛雲的廣告還沒有收效。

聶俄生的最初一天，最少有六成信心，認爲很有機會可以見得着櫻津佑子。

但那一天，她沒有出現。

到了第二天，聶俄生的信心已減弱，但他仍然抱着賭冷門的心情，希望有奇蹟出現。

但等到天色黑盡了，他們還是見不着櫻津佑子的芳踪。

到了第三天，聶俄生沒有再來，只是由洛雲和哥頓獃在附近「守株待兔」。

眼看太陽又漸漸下山了，哥頓忍不住

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洛雲，你的廣告費白白花掉了。」

洛雲一直站在他背後的，但這時候，他却沒有答腔，只是一直沉默着。

哥頓終於回頭望住他，說：「你怎麼啦？是不是冷病了？」

洛雲慢慢地搖了搖頭，道：「我沒有冷病，但就算眞的冷病，也是值得的。」

哥頓皺眉道：「你有甚麼不對勁？」

洛雲長長地吸一口氣，道：「我現在很好，是這十天以來心情最好的時候。」

洛雲的話才說完，哥頓就已看見一個穿着白色長裙的東方少女，正從右方向他們走了過來。

這少女赫然就是巳神秘失踪多天的櫻津佑子。」

× × ×

櫻津佑子長得婷婷玉立，臉孔有點像中森明菜，尤其是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更加最少有八九分相似。

她的出現，雖然稍遲了一點，但畢竟還是在洛雲料預之中的。

「我姓洛，叫洛雲，他是哥頓。」洛雲用很簡短的語句來介紹。

櫻津佑子用日本式的點頭回答：「兩位名字，我都聽說過了，也曾經見過兩位的照片，至於我，就是你們想找尋的櫻津佑子。」

洛雲默然半晌，才道：「我知道，用那樣的方法來找尋芳駕，是十分冒昧和不禮貌的，但除了這樣之外，我們巳想不出別的辦法。」

櫻津佑子的大眼睛裏閃動着美麗的光芒：「這辦法很好，我一看見這段廣告，就知道是貝力奇的好朋友想見我了。」提起了貝力奇，她的眼神裏立刻掠過了一絲幽怨之色。

洛雲嘆息一聲，道：「貝力奇是一個充滿傳奇性的人物，我們都很尊敬他。」

櫻津佑子道：「我認識貝力奇，是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裏，對我們來說，那一次的相遇，實在是十分曼妙，可是，如今回想起來，我寧願從來也沒有認識過貝力奇這個人。」

哥頓臉色一變，道：「妳在埋怨貝力奇嗎？」

櫻津佑子連忙搖頭，說：「不是我埋怨他，而是他應該埋怨我才對。」

洛雲道：「他曾經埋怨過妳嗎？」

櫻津佑子又搖搖頭，道：「沒有，他連一句埋怨也沒有，自始至終，他對我都是那麼好。」

洛雲道：「從表面上看來，他似乎是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但實際上，他是個把感情看得很重的人，絕對不是一個薄情郎。」

櫻津佑子幽幽的嘆了口氣，道：「可是，我是個不祥的女人，我終於把噩運帶到他的身上。」

洛雲道：「事有因果，千萬不要把世間上最大的不幸諉過於自己身上，否則，你會把自己推進無邊痛苦的深淵裏。」

櫻津佑子臉上綻出了一個禮貌而感激的微笑：「洛先生，謝謝你的忠告。」

洛雲道：「貝力奇怎會和那個德國軍官古曼發生糾葛的？」

櫻津佑子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了，但追根尋源，還是從我的身上開始。」

哥頓忙道：「請妳詳細說出來，我們一定會爲貝力奇報仇的。」

「報仇？」櫻津佑子凄然一笑，道：「你若眞的要爲他報仇，唯一可行之法，就是把我殺了。」

哥頓說：「貝力奇又不是你殺的，眞正的兇手是古曼！」

櫻津佑子道：「你只能說，開槍射殺貝力奇的人是古曼，但眞正的兇手，却還是另有其人！」

哥頓道：「那人又是誰？」

櫻津佑子道：「那人其實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怪物。」

哥頓臉色陡變，失聲道：「那怪物是不是藏在一個橢圓形箱子裏的？」

櫻津佑子大感驚奇，忙道：「你怎會知道的？」

哥頓「啊」的一聲叫了起來，目注着洛雲道：「我的老天！方博士說的都是眞話！」

櫻津佑子也是面色一變：「你說的方博士，是不是方勤先生？」

哥頓道：「當然就是方勤！」

櫻津佑子嘆息一聲，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好好先生，還有另一位鄒博士，他們都是很了不起的科學家！」

哥頓道：「可是，老鄒死了，他是給『F！F！』那種毒氣害死的！」

洛雲凝視着櫻津佑子，道：「你到過他們的實驗室嗎？」

櫻津佑子道：「到過，但却並不是很直接。」

哥頓一愣，奇道：「這又是甚麼意思呢？」

櫻津佑子道：「那實驗室是一個很隱秘的所在地，就連方、鄒兩位博士也不知道究竟身在何處。」

洛雲道：「妳呢？」

櫻津佑子道：「我也只是去過一次而已。」

洛雲道：「妳是在甚麼情況之下才會到達那個地方的？」

櫻津佑子道：「那是在幾年前的一個平安夜，但那一年的平安夜對我來說，實在是太不平安了。」

哥頓道：「妳生病了？」

櫻津佑子點點頭，道：「不錯，而且是很嚴重的心臟病。」

哥頓道：「既然有了這樣嚴重的病症，爲甚麼還不送往醫院？」

櫻津佑子說道：「我父親也是這麼主張，但我媽却一聲不響，把我帶到菲律賓去。」

「菲律賓？」洛雲一怔：「難道……難道……」

「那實驗室是不是在菲律賓，我不知道，但我們是在菲律賓其中一個島嶼潛入水底的。」櫻津佑子的話越來越玄奇。

但洛雲心思敏捷，立時接道：「你們乘坐一艘潛艇進入海底？」

櫻津佑子點點頭，道：「但潛航的時間究竟有多久我却無法曉得了。」

洛雲道：「妳怎會不知道？是不是昏迷了？」

櫻津佑子道：「是的。」

洛雲道：「是不是一個德國軍官索域用痲醉針令妳昏倒過去？」

櫻津佑子大是驚奇：「你怎會知道得那樣清楚？又是方博士說的嗎？」

洛雲道：「方博士沒有說出潛艇內的事情，因爲那時候他根本不在塲，但我知道索域這個人，却的確是從方博士口裏聽回來的。」

櫻津佑子這才恍然，續道：「索域是個心地很善良的軍官，和古曼是截然不同的。」

哥頓冷冷一笑，道：「但無論怎樣，他畢竟是納粹黨份子之一！」

洛雲面上立刻露出了大不以爲然的神情：「若說每一個納粹黨人都等於希特勒那麼恐怖，洛某第一個不敢苟同。」

哥頓悶哼一聲，櫻津佑子却是大表同意，道：「對極了！」

洛雲望着她，道：「當妳醒過來的時候，情形又是怎樣的？」

櫻津佑子道：「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就看見一條最少有兩噸重的大白鯊正向我迎面游了過來。」

哥頓怔住，洛雲却說：「妳和那條大白鯊是不是相隔着一道玻璃？」

櫻津佑子點點頭，道：「是的，那塊玻璃十分之巨大，在玻璃的另一邊，全是深海海底世界的景象，那景色眞是壯觀極了。」

洛雲問道：「妳置身在一個怎樣的地方？」

櫻津佑子道：「我斜斜地挨在一張柔軟的沙發上，面對着的是深海海底世界，在我四週，有不少說不出名堂的儀器，它們有些閃動着幻彩一般的光亮，有些不時發出古怪的聲音，對我這個剛清醒過來的人來說，簡直就有如置身於夢境一樣。」

洛雲吸了口氣，道：「若照妳所說，即使是頭腦最清醒的人，也會有着疑幻疑眞的感覺。」

哥頓却問：「在這個夢境一般的地方裏，最令妳觸目的是甚麼東西？」

櫻津佑子連想也不想，就說：「是一艘核子潛艇的模型！」

哥頓忙問道：「是不是美國的深海鯊號？」

櫻津佑子點頭不迭，說：「對了，就是那一艘深海鯊號，但却不是眞的一艘，它只是個模型。」

洛雲道：「你怎能肯定它是模型？是不是它的體積很細小？」

櫻津佑子道：「不錯，它大概只有十五呎長。」

洛雲道：「若只是一具模型，十五呎已經絕不算細小了。」

哥頓道：「在那秘密基地裏，有一艘美國核子潛艇的模型，那是甚麼用意？」

洛雲道：「那可能是一個早已擬定下來的計劃，他們要擄刦深海鯊號，所以就預先造好深海鯊號的模型。」

櫻津佑子道：「那艘核子潛艇看來很逼眞，我若是男孩子，一定希望擁有它作爲玩具。」

洛雲道：「妳後來又在怎樣的情況下到過那間實驗室？」

櫻津佑子道：「我醒過來之後，我媽說我的病已醫好了，只要休息，就可以把我送回去，就在第二天，就來到了那間實驗室外面，看見兩個東方科學家正在埋頭埋腦地對着一根金屬管子不斷地研究。」

洛雲道：「他們可曾看見了妳？」

櫻津佑子道：「雖然我們只是隔着一道玻璃，但他們並沒有發現我。」

洛雲道：「後來妳又怎樣？」

櫻津佑子道：「我的病好了，連走路也精神奕奕起來。」

洛雲問道：「妳見過醫治妳的醫生沒有？」

櫻津佑子道：「我也曾懇求過母親，讓我見一見治好我疾病的醫生，但她說醫生很忙，不會接見任何人的。」

洛雲道：「難道這醫生再也沒有檢查妳的身體，就肯定妳已完全痊癒嗎？」

櫻津佑子道：「我母親說，在我清醒過來之前，醫生已肯定我完全沒事了，再也用不着翻來覆去地檢查身體。」

洛雲道：「就算醫生不再見妳，那麼護士呢？」

櫻津佑子道：「沒有護士。」

哥頓道：「那算是甚麼地方？根本就一點也不像是醫院。」

洛雲道：「那地方本來就不是醫院，但却有人可以把嚴重的病症輕而易舉地治好。」

哥頓莫名奇妙地搔了搔脖子，道：「這倒奇哉怪也了，他們是憑甚麼力量可以替人治病的？」

洛雲道：「你還記得馬老太嗎？」

哥頓用力地點點頭，道：「她那雙手，只怕也是他們治好的，但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櫻津佑子道：「可能是一個箱子，橢圓形的箱子，箱子裏好像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

哥頓臉色一白，道：「妳也親眼見到過這種怪物了？」

櫻津佑子道：「我見過，總共是兩個這樣的怪物，他們好像互相在交談着。」

哥頓道：「那個時候妳又在甚麼地方呢？」

櫻津佑子道：「那時候我已登上一艘潛艇了，但當潛艇艙門還沒有關上的時候，我就看見兩個這樣的怪物，站在潛艇的旁邊。」

洛雲道：「妳看他們會不會是兩個侏儒？」

櫻津佑子道：「可能會是侏儒，但想清楚一點却又不怎麼像。」

哥頓道：「不是侏儒又是甚麼？難道是兩隻會講話的猴子？」

櫻津佑子立刻「嗯」了一聲，道：「你這個形容倒是相當貼切，雖然我看不見那箱子裏的東西，但在我的直覺裏，那的確很像是兩隻會講話的猴子。」

哥頓道：「那太無稽了，簡直超乎現實領域範圍之內。」

洛雲却嘆了口氣，道：「若說那是兩隻會講話的猴子，固然是很難令人相信，但在我的想像中，那箱子裏的東西也許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甚至連想都想像不出來的。」

哥頓哼了一聲，道：「兩個橢圓形的箱子，兩個怪物，兩個德國軍官，兩個古裏古怪的科學家，這已夠令人想無可想，眞不知道再鑽研下去還會有甚麼畸型的發展！」

洛雲望着櫻津佑子，忽然道：「貝力奇到底是怎樣和古曼發生糾纏的？」

櫻津佑子道：「他最先糾纏着的，並不是古曼，而是我的母親，原來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裏，他看見了我母親和三個亞洲人來往。」

洛雲道：「三個亞洲人？那是甚麼意思？」

櫻津佑子道：「說得清楚一點，這三個是亞洲大特務，尤其是在遠東區一帶，最是活躍，他們並不隸屬於任何國家，而是隸屬於一個恐怖組織的危險人物。」

洛雲道：「所以貝力奇就很重視這一件事？」

櫻津佑子點點頭，道：「不錯，爲了這一件事，我和他吵罵了一場，我勸他不要管我母親的事，但他却反而勸我要正視這一個嚴重的問題。」

洛雲心中暗讚，面上却不動聲色，只是慢慢地說道：「貝力奇怎麼說？」

櫻津佑子道：「他說：『這三個恐怖特務曾經暗殺過不少政壇人物，而且更使若干地區發生暴亂和悲劇，我並不干涉妳母親的事，但倘若她和這三個國際上的大壞蛋有所勾結，我們是應該協助她改邪歸正的！』」

洛雲道：「他的說話雖然一定令妳十分反感，但却很有道理。」

櫻津佑子道：「初時我的確無法接受他這一套說話，但過了好幾個星期，我的態度終於軟弱下來：我並不是想對付母親，也不是在故意偏袒貝力奇，我只逐漸開始認識得到，貝力奇是個勇敢而正直的人，他若認爲應該怎樣做，我是不應該加以反對或者是阻攔的。」

洛雲道：「妳也同樣正直，正直而且可愛。」

櫻津佑子說道：「後來，貝力奇和那三個恐怖組織的特務展開大鬥法，貝力奇終於以智力取勝，把他們都交給了國際刑警。」

洛雲道：「妳母親一定很生氣了？」

櫻津佑子道：「我母親是否很生氣，我不知道，但古曼突然出現警告貝力奇，這件事我却曾親眼目睹。」

洛雲道：「就是這樣，貝力奇和古曼有爭執了？」

櫻津佑子道：「正是這樣，而在這段時間之內，又有兩個間諜介入了兇險的漩渦，他們是美國海軍總部派來的。」

洛雲道：「他們要調查的人是不是古曼？」

櫻津佑子點點頭，道：「不錯，那兩個美國間諜也曾經調查過貝力奇，最後終於知道貝力奇和古曼並不是同黨。」

洛雲望了哥頓一眼，道：「這兩個美國間諜一定是爲了深海鯊號，才會跟着古曼！」

櫻津佑子道：「但那兩個間諜忽然都死了，其中一個臨死之前找到了貝力奇，他最後的說話是：『那德國軍官是殺不死的……』」

洛雲和哥頓互相凝視着，兩人的面色都很凝重。

只聽見櫻津佑子又道：「初時，貝力奇不明白他的意思，而且也不相信他的說話，但直至有一天，索域來找他，兩人談了大約十幾分鐘，那時貝力奇才相信了一半。」

哥頓道：「爲甚麼貝力奇只相信了一半？」

櫻津佑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他說：『凡是未曾經過證實的事情，相信一半已是太多。』」

洛雲道：「他這種態度，我是可以理解的。」

櫻津佑子道：「也正因爲這樣，所以他才會不顧一切地要向古曼挑戰！」

哥頓跺了跺脚，道：「他簡直是瘋了，這豈不是送死嗎？」

洛雲道：「倘若明知必死，但是不會去送死的，在他的想像中，這一次決鬥雖然兇險詭異，但也不見得百分之百一定會死，尤其是他對自己的槍法極具信心！」

櫻津佑子茫然地一笑：「但他終於還是死在古曼的槍下！」

哥頓吸了口氣，道：「古曼到底是甚麼妖怪？居然可以長生不老？而且又不怕槍彈？」

櫻津佑子道：「我不知道。」

哥頓道：「妳母親呢？」

櫻津佑子道：「她也許很清楚其中內情，但她從來都沒有向我提起過。」

洛雲嘆息一聲，聲音聽來有點乾澀：「但現在她也死了，我們就算想進一步去追查，也已困難得多，除非妳能帶我們到那隱秘的海底基地。」

櫻津佑子說道：「我不是不想帶你們去，而是根本實在就不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就在這時，哥頓突然怪叫了起來，同時伸手向櫻津佑子背後的大石一指，而那大石也正是黃昏之石。

但說得正確一點，哥頓伸手指向的並不是黃昏之石，而是黃昏之石上面站着的一個人。

櫻津佑子回頭一望，立刻也失聲叫了起來：「是索域將軍！」

× × ×

索域站在黃昏之石上面，神情看來十分灰黯。

哥頓忽然怒叫了起來：「德國鬼子，你滾下來！」

索域望了他一眼，淡淡道：「哥頓先生，我曾經得罪過你嗎？」

哥頓道：「但你的同伴古曼，他滿手血腥，簡直不是人！」

索域嘆了口氣，道：「誰說他是個人了？也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還勉强可以算是一個人，但到了他陣亡之後，他已經不能算是一個人了。」

索域這種答覆，對哥頓和洛雲來說其實不能算是太大的意外，但在驟然之間要他們完全明白索域的意思，也是一件絕不容易的事情。

洛雲仰視着索域，過了很久才說道：「閣下的意思，是說古曼並不是人，而是

鬼?」

索域搖搖頭,道:「他也不是鬼,而是一個隔代工具。」

「隔代工具?」洛雲不禁呆住,半晌才道:「這名辭太奇怪了,我不明白。」

索域道:「我知道,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只要你能夠一直活下去,那麼,遲早總有一天,會查出我們的秘密。」

哥頓立時眉毛一揚,冷笑道:「你這種話是甚麼意思?是不是恐嚇洛雲?但我可以告訴你,洛雲——」

「我知道洛雲是個怎樣的人。」索域不等他說完,就截然地說:「但我完全沒有恫嚇洛先生的意思,他是驚奇俱樂部的會長兼始創人,就算我用一枚核子彈瞄準他的臉,他也只會一笑置之而已。」

哥頓冷哼道:「那麼,你跟着我們來到這裏是甚麼居心?」

索域道:「帶你們到一個地方,讓你們知道整件事情的眞相。」

洛雲道:「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索域道:「我當然有原因,但現在不能說。」

洛雲道:「你要帶我們到深海?」

索域道:「你現在不要問,只要回答一句:去,抑或不去?」

哥頓冷冷一笑,對洛雲說:「納粹黨人的說話,極不可靠!」

洛雲道:「所以你留下來,我去!」

哥頓一愣,接着怪叫起來:「這是甚麼說話了?你若去,我就算拚了三百條命,也要死跟到底!」

洛雲淡然一笑,又望櫻津佑子一眼。

櫻津佑子不等他開口,立刻就用極堅定的語氣說:「誰若不讓我去,我就一頭撞死在這大石上!」

洛雲怔了一怔,繼而嘆了口氣。

聽見了櫻津佑子這句話,他實在是沒有甚麼話可說的了。

索域點點頭,道:「好,你們都去,反正這樣的機會,一生人之中可能只會遇上一次!」

就是這樣,事情決定了。

索域早已準備了一輛大型的轎車,司機是一個黑衣黑帽的黑人。

這個司機居然就是賀士維!

洛雲大感意外,賀士維卻說:「索域將軍邀請我到一個神秘的地方,本來方博士也可以去的,但現在他卻在酒店裏醉得不省人事。」

洛雲嘆了口氣,道:「也許他並不是眞醉,只是不想回到那實驗室去而已。」

賀士維咳嗽一聲,不再說話,他把車子駛向了海濱。

宅心仁厚的星球人

海濱有風。

風並不算急勁,在這個季節來說,已經相當難得。

賀士維把車子停在海濱的一個碼頭上,只見一艘大概八十呎長,華麗之極的白色遊艇,正停泊在碼頭旁邊,在索域帶引下,大家很快就上了遊艇。

索域揚了揚手,道:「這是禮物號,下水才三個月左右。」

櫻津佑子「噢」了一聲,道:「這名字很別緻,它是否名符其實,眞的是一件禮物?」

索域點點頭,道:「妳說的不錯,它的確是一件禮物。」

櫻津佑子倒抽了一口涼氣,道:「是誰這麼大手筆?」

索域道:「里辛・勃南度。」

櫻津佑子秀眉一蹙,道:「這名字好像很熟悉……」

洛雲微微一笑,道:「里辛是英國三間銀行的總裁,又是兩個跨國大財團的首腦人物,倘若這艘遊艇是由他送出來的,那也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索域道:「以數字來計算,的確算不上甚麼,但里辛是個怎樣的人,你可知道嗎?」

洛雲點點頭,道:「這個我也略有所聞,據說,他的父親是蘇格蘭人。」

索域道:「蘇格蘭人以吝嗇馳名天下,而這位里辛先生,更是吝嗇鬼之中的吝嗇鬼,以他目前的財產來說,最少可以收購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烟草公司,但他現在所吸的香烟,卻是英國市面上最廉價的一種。」

哥頓道:「也許他還沒有忘記未發跡以前的艱苦生活,所以——」

「你這樣想完全錯了,」洛雲大搖其頭,道:「勃南度家族自從一八八零年開設第一間銀行之後,就一直扶搖直上,一帆風順,到了里辛・勃南度出世之際,他的祖父和父親已經是英國工商界的頂尖兒人物!」

索域呆住,半晌才道:「我若是在那樣的環境之下長大,想不變成花花公子才怪。」

洛雲笑道:「你現在就已經是個花花公子了。」

櫻津佑子卻對禮物號這件事很感興趣,她又問索域:「里辛把這艘遊艇當作禮物送出去,那麼,接受這份禮物的人又是誰?」

索域眨了眨眼,說道:「那人就是我了。」

櫻津佑子沒有感到意外,她望着索域,過了好一會才道:「里辛是不是曾經生病?」

索域道:「妳很聰明,不錯,他在兩年前得了一個不治之症,經過十八個月掙扎之後,已面臨着奄奄一息之境。」

櫻津佑子的左手無意識地劃了一個圓圈,接着緊張地問:「他的情況比我嚴重嗎?」

索域道:「嚴重得多了,當年妳的心臟病雖然嚴重,卻不是絕症,但里辛的病,卻使全世界的第一流醫生束手無策。」

櫻津佑子道:「但最後,你還是把里辛的病治好了?」

索域搖搖頭,道:「里辛的病,不錯是醫好了,但卻不是我的功勞。」

櫻津佑子道:「是誰治好了里辛的絕症?」

索域道:「將來妳一定會知道的。」

櫻津佑子吸了一口氣,望着船杆外的大海。

遊艇已開動,它的速度很快,但在船

艙之內卻很是穩定,一點也沒有顚簸的感覺。

就在這時候,賀士維和哥頓共同唱出了一支民歌,那是五十年代曾經相當流行的「大海搖籃」。

歌聲雖然單調一些,但卻節奏層次分明,聽來相當悅耳。

然而,在悅耳動聽之餘,也有着一種蕭瑟蒼涼之感。

× × ×

禮物號是一直向南方駛出去的。

經過十幾小時航程之後,它來到了一座島嶼的東南方。

這島嶼很荒涼,面積也不很大,充其量只有五六公頃左右。

禮物號在島嶼東南方約一百碼左右停了下來,哥頓四周張望了一下,就對索域說:「看來,這裏是個垂釣的好地方。」

索域盯着他:「你想釣甚麼魚?」

哥頓道:「最起碼也要一條兩噸重的大白鯊,才能令我感到刺激。」

索域嘆了一口氣,道:「你的胃口太大了,而世間上最難滿足的,也就是你這種人的願望。」

洛雲卻說:「他的胃口還不算大,一條鯊魚又算得上甚麼!」

哥頓瞪着他,說:「你想釣甚麼?是不是一條殺人鯨?」

洛雲道:「我想釣的也是鯊魚,但卻不是大白鯊,而是深海鯊!」

索域「噢」的一聲,道:「原來你想把核子潛艇釣了上來。」

洛雲道:「這是不是太奢望了?」

索域搖搖頭,道:「一點也不奢望,而且馬上就可以成爲事實。」

哥頓一怔,而就在這時候,距離禮物號約莫五十碼處的海面,突然鼓起一道翻騰不已的浪花。

「瞧!一艘潛艇浮上來了!」櫻津佑子失聲叫了起來。

哥頓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是深海鯊號,是美國的核子潛艇!」

櫻津佑子讚嘆了一聲:「眞壯觀!」

哥頓道:「有人還看見它曾經在天空之中出現,那才壯觀得驚人哩。」

索域道:「好了,我們現在就登上這艘潛艇罷。」

哥頓忙道:「我一定不客氣,因爲並不是很多人有機會可以乘坐這種核子潛艇的。」

× × ×

在深海鯊號裏面潛航,並不是一件太有趣的事。

航程越長,想打發時間也就越感到不容易。

在陸上,哥頓是個極活躍的人,但到了這裏,他想活躍也活躍不來了。

但洛雲卻並不覺得沉悶,對他來說,在核子潛艇內研究核子潛艇,那是一件很難得的經歷。

駕駛這艘潛艇的,是六個穿着海軍軍服的軍人。

但最奇特的,就是這六個海軍軍人所穿的制服和徽號,都並不相同。

洛雲一眼就已看出,他們分別是英、美、日、德、蘇和法國的海軍人員。

洛雲想跟他們交談,但索域卻對他說:「他們不會明白你在說甚麼的。」

洛雲道:「他們是聾子?」

索域搖搖頭,道:「他們並不聾,但卻已忘記了幾十年前他們本國的語言。」

洛雲怔呆了一會,才道:「他們也和古曼一樣?」

索域又搖搖頭,回答道:「不完全一樣。」

洛雲又問道:「你和古曼又有沒有分別?」

索域道:「大致上是沒有分別的。」就在這時,櫻津佑子的聲音響了起來,她說:「最大的分別,是在一顆心。」

洛雲一怔:「是甚麼意思?」

櫻津佑子道:「索域的心是善良的,但古曼卻剛好相反!」

索域沒有答腔,只是淡然一笑置之。

核子潛艇仍然向前推動着,它的續航力是驚人的,和古老的舊式潛艇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

洛雲很想知道目的地是在甚麼地方,但卻一直不得要領。

大約經過了三晝夜的航程,潛艇終於靜止下來了。

不久,索域帶着衆人離開了潛艇,來到了一個巨大的洞穴裏。

那洞穴是經過人工改建的,而那艘核子潛艇,就浮泊在洞穴裏的一道水槽內。

哥頓仰望四周一眼,不禁驚嘆道:「這是在海底裏的偉大建築!」

索域道:「我們花了五年時間,才能完成這項建設,我敢肯定,這是地球上最具規模的海底基地。」

洛雲道:「這海底基地首領是誰?」

索域道:「是一個對地球充滿了幻想和熱愛的怪客。」

洛雲試探着說:「他是否活在一個橢圓形的箱子裏?」

索域道:「是的,我們現在就要去見他。」

洛雲和哥頓互望一眼,兩人面上的表情都顯得有點異樣的興奮。

× × ×

在索域的帶引下,他們終於見到了那個橢圓形的箱子。

洛雲一看見這箱子,就已肯定箱子裏是有某種生命存在的。

現今世界上最矮小的侏儒,只有兩呎半左右,而這箱子裏的「生命」,不管他是不是人,最少也超過了三呎。

當然,三呎的高度,對於一個已經成長的人類來說,仍然是矮小得可憐的,但洛雲卻沒有這種可憐對方的感覺。

他反而覺得,矮小的並不是這個箱子裏的生命,而是人類。

到了這時候,他已經知道對方是一個怎樣的「人」。而這個「人」本來是不屬於這個地球的!

不是地球人,就是星球人!問題只是那一個星球的人來到了這個地球而已!

就在洛雲心念電轉之際,那個橢圓形箱子裏的「人」忽然開始說話。

他第一句說話是:「歡迎你們來送我離去。」

他這句話是用英語說出來的,他說得

很慢，而且發音也充滿了艱澀的味道。

他這句話也很奇怪，在一句說話之中就包含着「歡迎」和「離去」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字眼。

但無論他說甚麼，都已經足以使每一個人大爲驚訝。

在這個箱子裏的「生命」，看來無論如何都不會像是一個人，但這時候，他卻居然可以講出這句英語！

但最驚訝的，卻反而是索域，他吃驚地望着那橢圓形的箱子，道：「主人，你會講人類的說話了？」

箱子裏的「主人」發出了一下奇特的笑聲，道：「地球人的方言種類太繁雜，我若要全部學會，那是極困難的，但ABCDE嘛，哈哈，英語原來是一點也不難學的。」

洛雲微微一笑道：「閣下相當聰明，我姓洛，叫洛雲，未知閣下怎樣稱呼？」

箱子裏的「主人」又發出了一陣怪異的笑聲，道：「在我們的星球裏，我的名字很長，若按照英語的譯音，大概是：喬特賽·巴哈察布士奧拖烈雷。」

櫻津佑子眨了眨眼，道：「那倒簡單，我們就稱呼你喬特賽好了，我是櫻津佑子，請多加指教。」

喬特賽道：「妳是個很可愛，也很美麗的日本少女，妳若在我們的星球裏，一定會大受歡迎。」

櫻津佑子道：「你們的星球在甚麼地方？」

喬特賽道：「這一點對妳來說是無關重要的，而且我們的星球也絕不會固定在某一個地方上，它只是無邊宇宙裏的一顆小彈丸而已。」

櫻津佑子道：「它細小到怎樣的程度？若和我們的月球相比……」

「月球？」喬特賽怪笑着說：「不要說月球，就是比地球還大得多的太陽，倘若和我們星球相比，也相差了幾百倍。」

哥頓立刻反駁：「那是不可能的，你們的星球若那麼巨大，單是地心吸力就可以把地球上最粗壯的動物吸得完全變形，變成一塊又扁又薄的巨大的薄餅，更不要說是走動和呼吸了。」

喬特賽道：「這種理論，在我們的星球上是用不着的，因爲我們的祖先，早已克服了這個困難。」

哥頓道：「在那樣的星球上，根本就不可能衍生出任何生物，又何來你們的祖先？」

喬特賽道：「這反駁不無理由，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祖先原本是居住在一個很細小星球上，那星球大概比地球還細小四分之一，但後來，由於人口的膨脹，我們被逼遷離，於是就選擇了另一個巨大得多的星球，作爲後代生存的新領域。」

哥頓道：「他們怎樣克服地心吸力的問題？」

喬特賽道：「這問題叫我怎樣回答？在科技上，就算是地球上最頂尖兒的科學家，也比不上我們星球裏的一個中學生，所以，像那樣深奧複雜而又工程龐大的科技，我就算肯花幾小時來闡釋，你也是無法明瞭的。」

哥頓很不服氣，大聲道：「你太輕視地球人了。」

「地球人常以萬物之靈自詡，但你們成功的地方太少，失敗的地方卻太多了，」喬特賽似是嘆了口氣，道：「你們只能在距離短小得可憐的月球上登陸，一旦成功了就沾沾自喜，但在地球上本身，卻連天氣都不能控制，就像北美洲，今年寒冷得可怕，而非洲部份地區卻有着七八年滴雨不下的紀錄，至於颱風、火山爆發，地震等等災禍，你們都只能消極地躲避，甚至連大禍臨頭的時候還懵然不知，嘿嘿……地球人類！人類的科學家，看來實在還處於原始時代而已！」

哥頓冷笑道：「難道你有辦法可以控制地球上的天氣？可以使地震和火山爆發這些大自然的災禍化解於無形？」

喬特賽道：「我不能，但我們星球上的科學家一定能！」

哥頓道：「你不是你們星球上頂尖兒的科學家嗎？」

喬特賽哈哈一笑：「你太抬舉我了，在我們的星球上，我只不過等於你們大學裏的一二年級學生，和頂尖兒科學家相比，眞是相距了不知多少倍。」

哥頓呆住，洛雲接道：「櫻津佑子的病，是不是你治好的？」

喬特賽道：「不錯，是我治好了她的病，但把她送進來這裏的，是她的母親和索域。」

洛雲道：「里辛身罹絕症，結果也是給你治好了，對不？」

喬特賽道：「那個吝嗇富翁患的疾病，在地球上稱之爲絕症，但在我們的眼中看來，卻和傷風感冒沒有多大的分別。」

洛雲道：「你是個醫生？」

喬特賽道：「我早已說過，我只不過等於你們大學裏的一二年級的學生而已，在我們的星球上，我只不過是個很平凡的人。」

洛雲道：「但你的醫術，卻已使我們地球人望塵莫及！」

喬特賽道：「那只因爲你們目前還處於原始時代而已。」

洛雲嘆了口氣，道：「但我們卻以文明人、先進者自居。」

喬特賽道：「你們人類自有歷史以來，至今也不外乎幾千年而已，若以壽命來比喻，你們人類現在才只是兩、三年光景，而我們星球人卻已經有四五十歲了。」

洛雲道：「但自從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在這短短一百幾十年之中，人類在科技上的進展，的確是十分迅速的。」

喬特賽道：「這話倒也不錯，可惜你們最大的成就，似乎還是可以毀滅整個地球的核子彈！」

一直沉默着的賀士維突然憂鬱地嘆口氣，道：「那正是全人類最大的悲哀。」

喬特賽道：「你們保護地球的工作進展奇慢，連能源危機也未能加以克服，就算人造衛星可以在冥王星降落，那又有甚麼用？」

賀士維憂心忡忡地說：「只怕在人造衛星還未能降落在冥王星之前，美麗的地球已給核子戰爭摧毀得四分五裂了。」

喬特賽道：「眞不明白，在你們這個細小的星球裏，怎會有這許多國家的？」

洛雲目光一亮，趁機問道：「那麼在你們巨大的星球裏，又有多少個國家？」

喬特賽道：「兩個。」

洛雲一怔：「總共有多少人口？」

喬特賽道：「超過三百億。」

櫻津佑子大吃一驚：「那豈不是比地球還多得多了？」

喬特賽道：「若以星球地域面積比例來說，我們是絕不擠迫的。」

櫻津佑子道：「喬特賽先生，你怎樣來到這個地球？」

喬特賽道：「我是和另外一個同學，在一次實驗裏離開我們的星球的。」

櫻津佑子道：「你們的目的地就是地球嗎？」

喬特賽說道：「不是地球，而是冥王星。」

櫻津佑子奇道：「那麼你們又怎會來到地球上的？」

喬特賽似是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那眞是一樁意外，在我們還沒有到達冥王星之際，忽然遇上了一羣太空隕石，把我們的飛行船擊中了。」

洛雲道：「你們怎會有那樣的飛行船離開自己星球的？」

喬特賽道：「那一次飛行實驗，只是潘桑和我的私人計劃，而我們的飛行船，也是我們兩人花了一段長時間才能製成的傑作。」他說的「潘桑」，自然就是和他在一起來到地球上的同伴。

洛雲道：「成績怎樣？」

喬特賽道：「它的設計和飛行能力都很良好，但那一羣隕石，卻把飛行船擊毀了一半！」

櫻津佑子臉色一白，道：「那豈不是很危險了？」

喬特賽道：「當然是很危險，那時候，我和潘桑都以爲這一次將會死在太空之中，但我們的飛行船雖然擊毀了一半，但另一半仍然能夠保持着它的功效，所以，我們只好竭力控制着它，不使它永遠在太空之中飄浮。」

洛雲道：「你們的努力，並沒白費功夫，最後，飛行船來到了地球，對不？」

喬特賽道：「你說對了，我們的目的地本來是冥王星，但那一次意外，卻使飛行船脫離了航綫，結果終於來到了地球才降落。」

洛雲道：「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喬特賽道：「以地球計算法，那時候正是一九三九年的冬天。」

洛雲道：「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喬特賽道：「我們飛行船跌落在大海中，沉入了海底，潘桑在海底裏活動了一段時間後，就找到了這個海底大洞穴。」

洛雲道：「於是，你們就利用這海底洞穴來作爲棲息之所？」

喬特賽道：「不錯。」

洛雲道：「但要在這海底洞穴裏建立基地，卻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是少數人可以完成的事。」

喬特賽道：「這個我知道，潘桑也知道，於是，我們就離開了海底，到地球的陸地上視察環境。」

洛雲道：「看來，兩位倒算得上是來自外星球的冒險家。」

喬特賽道：「初時，我們還以爲這個美麗的星球是十分寧靜可愛的，誰知道我們才走上岸，就已聽見炮火連天，轟轟隆隆不絕於耳的聲音。」

洛雲道：「那正是亂世時期，全世界都陷入緊張和血腥的戰禍之中。」

喬特賽嘆口氣道：「當年，地球人類的武器雖然十分落後，但是戰事卻進行得極是慘烈，只見處處烽烟四起，死傷者動輒以萬計算，我看見了大大的不高興。」

櫻津佑子心思敏銳，也許那是少女獨有的特殊觸覺，她立刻便說：「潘桑又怎樣？他的反應是否和你截然不同？」

喬特賽沉默了一會，才道：「潘桑的性格和我的確大大相反，當他知道地球正在爆發大戰之際，他高興極了。」

哥頓臉色一沉，怒道：「地球爆發世界大戰，又有甚麼值得高興之處？」

喬特賽道：「在我們的星球裏，已經有極長時間沒有發生過戰爭了，而潘桑的家族，卻是軍事學家的權威，但在太平盛世裏，這家族自然不受注意，所以潘桑一直都希望會有一場激烈的戰爭爆發，好讓他大展身手，成爲民族英雄。」

櫻津佑子怒道：「有這心思的人怎配成爲英雄？他不過是個冷血狂魔而已。」

喬特賽喝道：「不管他心裏怎麼想，他是我的好伙伴，誰都不能辱罵他！」

櫻津佑子大不服氣，還想爭論下去，洛雲卻已伸手示意阻攔。

經過一陣子沉默後，喬特賽才又再繼續接道：「潘桑極具才能，在我們同儕之中，他是最傑出的一個，但千不該萬不該，他是不應該來到這個地球上的。」

洛雲嘆了一聲，道：「地球上的人類太複雜了，不論語言、文字、思想和風俗習慣都不一樣。」

喬特賽道：「這並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毀滅慾！」

洛雲點點頭，道：「要建設一件物事，可能要花幾十年以至幾百年的時間，但要毀滅它，只需按一下按鈕，就甚麼都完蛋了。」

喬特賽道：「潘桑已受到你們地球人的感染，在他初到地球之際，也最欣賞的國家元首，居然是納粹黨的希特勒！」

洛雲吸了口氣，道：「希特勒不錯極具才幹，但卻是個瘋子！」

喬特賽道：「但地球上的瘋子，又何止他一人而已，就以今時今日來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風雲人物，都絕不比當年的希特勒遜色！」

哥頓悶哼一聲，道：「不要再提希特勒了，那古曼又是甚麼來歷？」

喬特賽道：「古曼是希特勒的親信手下，他作戰勇猛，性格深沉冷酷，是個典型的冷面軍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他殉職了，但屍體卻給潘桑帶走。」

哥頓道：「潘桑怎樣處置古曼的屍體呢？」

喬特賽道：「潘桑帶走古曼，是因爲當時古曼的屍體十分完整，潘桑很有信心可以令他復活過來。」

洛雲道：「他終於成功了。」

喬特賽道：「嗯，潘桑不但讓古曼復

活過來，而且還把這德國人澈底改造！」

洛雲道：「怎樣改造法？」

喬特賽道：「用我們星球上的科技，把他變成一個無血人。」

「無血人？」洛雲一怔：「沒有血又怎能再生存下去？」

喬特賽道：「你們地球人也不是已成功創造機械人嗎？他們身上有沒有血？」

洛雲又是怔住，半晌才道：「機械人是機械人，古曼却不是！」

喬特賽道：「古曼當然和你們那些科學家創造出來的機械人不同，因爲古曼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也並非別人所能代爲擬定的。」

哥頓道：「那等於是個科學怪人！」

喬特賽冷冷一笑，道：「你用這種字眼，簡直是井蛙之見，你們人類這些電影情節，只能夠讓無知的人類感到不可思議和震慄，但對我們來說，却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巳，你大概一定知道甚麼叫木乃伊罷？古埃及人在幾千年前，巳懂得怎樣令一個死人的屍體保存下來，而我們只不過稍爲進步一點，讓一個其實還沒有眞正死亡的人重新恢復活動能力而巳。」

洛雲道：「經過你們的改造，古曼可以在無血的狀態下生存，這一點我還可以理解得到，但他曾經中過槍，但結果却能安然無恙，那又是怎樣解釋？」

喬特賽道：「那太簡單了，經過改造後，他的身體結構巳和你們常人絕不相同，潘桑甚至在他身上安裝了一副極先進的『電子感應裂體儀』，不要說是一顆子彈，就算是一枚火箭炮穿過他的身子，他也可以若無其事地讓炮彈穿胸而過，換而言之，只要有槍彈向他的身子逼近，他的身體就可以裂開一條奇怪的隧道，讓槍彈穿過身子，然後才再恢復原來的狀態。」

衆人聞言，都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過了片刻，才聽見賀士維悲哀地說道：「我一直都很信任貝力奇的槍法，誰知道他命中註定，居然會遇上了一個這樣的對手。」

哥頓嘆息道：「倘若人人都懂得這種法子，苦練槍法簡直就是白費氣力了。」

賀士維面色凝重，對喬特賽說：「我們有一個好朋友，他叫薩拿……」

喬特賽不等他說完，便巳接道：「你是否想知道他遇害時的眞正情況？」

賀士維忙道：「是的，是的。」

喬特賽又道：「那一天，我雖然並不在塲，但事後也可以從古曼和索域口中，知道當時的眞實情況……」他的聲音越說越是低沉，也更充滿了神秘莫測之意。

衆人自然沉默着，只聽見喬特賽緩緩地說道：「當日薩拿在門外等候櫻津佑子，但那時候櫻津佑子的確巳不在住所裏，後來，古曼故意在他面前出現，薩拿心知不妙，立刻不再等待，要直接叩門找尋櫻津佑子，但古曼早巳施展迷心術，使櫻津佑子住所樓下的老婦神智受到迷惑，終於在瘋瘋癲癲的情況下開槍射殺了薩拿，然後又再吞槍自盡。」

洛雲深深地吸了口氣，道：「薩拿在臨死之際，曾經說過一句很令人莫名其妙的說話，他說看見了一艘核子潛艇在半空之中，那是不是幻覺？」

喬特賽道：「不是幻覺，是眞的。」

洛雲一怔，道：「這種事太奇特了，我不懂。」

喬特賽道：「這是潘桑的傑作，而把深海鯊號擄走的人，也是潘桑。」

洛雲道：「要令一艘先進的核子潛艇失踪，那還可以理解，但若要令一艘核子潛艇出現半空之中，却似乎是絕不可能的事情罷？」

喬特賽道：「在科學家眼中，沒有任何事情是絕不可能的，就算在今天來說不可能，但又有誰知道十年後，一百年後以至一千年後的其他變化怎樣？」

洛雲道：「但如何能令一艘潛艇飛上半空？」

喬特賽道：「它並不是飛上半空，而是曾經在半空之中出現過一段極短暫的時間而巳。潘桑巳成功地製造出『傳送光束』，這種光束可使任何生物，或者是任何物質的原子完全分解，然後通過這種光束輸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方始又再還原組合！」

洛雲呆住了，這種事，實在太匪夷所思，但毫無疑問，潘桑的確巳經成功了。

喬特賽又道：「潘桑利用這種傳送光束，很輕易就可以把一個人或一件物事，在瞬息之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你們還記得那一次交通失事嗎？當時，古曼駕駛着利教授的車子，首先把利教授撞倒了，然後又在公路上把另一輛汽車相撞，但事後警方却發現利教授的車子裏根本沒人！」

哥頓面色驟變，道：「貝力奇被殺那一夜，利教授也曾看見這一種光！」

喬特賽道：「薩拿在中槍後，也看見了這種光，那時候，被傳送光束帶走的是索域，而在半空中的潛艇，也是由這種傳送光束所做成的現象。」

洛雲道：「索域當時在櫻津佑子的家裏？」

喬特賽道：「是的，他是不想櫻津佑子受到傷害，誰知櫻津佑子相當機智，在古曼還沒找到她之前就巳自行失踪了。」

哥頓却問：「那艘潛艇爲什麼要在半空之中出現？」

喬特賽道：「套用你們地球人的一句術語，潘桑是一個十分神經質的人，當時，他從另一幢大厦的天台發射傳送光束，本來只想送走索域，但不知如何，大概是興之所至，突然又把深海鯊號用傳送光束運送到半空之中，然後又在一兩秒之內把潛艇送走！」

洛雲緩緩地吸了口氣，又搖着頭，道：「這眞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科技。」

喬特賽道：「潘桑的確是一位天才橫溢的科學家，經過他改造的古曼將軍，他不會衰老，甚至在五十年之內不需要食物，依然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哥頓道：「這還能算是人嗎？」

喬特賽道：「若以你們地球人的觀點來說，他除了外貌如人之外，實在巳不能算是人，因爲他沒有心跳，也沒有呼吸，只有腦部機能依然十分靈捷！」

賀士維搖搖頭，道：「那眞是令人太難以置信了。」

洛雲道：「在核子潛艇裏的幾位海軍人員，他們是否也和古曼一樣？」

喬特賽道：「大致上是差不多的，但他們的結構比較簡單，而且也沒有裝上先進的電子感應裂體儀，所以他們絕對捱不起一顆子彈。」

哥頓嘆了口氣，道：「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會動的木乃伊！」

喬特賽道：「木乃伊勉强所能保存着的只是軀壳，但這些經過改造的人，他們還有生命、思想，而且還可以不斷學習新穎的科技。」

哥頓道：「一個沒有呼吸，也沒有心跳的人，又怎能算是有生命？」

喬特賽道：「他們是有生命的，最少，他們的腦仍然生存着，只不過身體上若干部份器官有所改變而巳。」

櫻津佑子道：「說得正確一些，應該是高級科學人！」

喬特賽道：「這名辭和科學怪人又有什麼分別？」

櫻津佑子道：「分別當然是有的，最少，高級科學人一定比科學怪人高級得多，而且模樣看來也沒有那麼怪異。」

哥頓倏地怒叫起來，道：「但古曼畢竟還是一個殺人如痲的血腥兇手！」

喬特賽長長的嘆息一聲，道：「這一點，我無法否認，他不但殺人，而且還具有極大的野心，木良直美加入我們這個圈子，就是古曼和潘桑的陰謀！」

洛雲道：「他們的陰謀是怎樣的？」

喬特賽道：「他們既要不斷培植勢力，就得首先在世界各國暗中進行顚覆活動，也只有在政治氣候不穩定的國家裏，木良直美才會有機可乘，但最後，木良直美和古曼却展開了明爭暗鬥，連潘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解決。」

洛雲道：「古曼是潘桑的高級科學人，難道連潘桑也對他沒有辦法嗎？」

喬特賽道：「辦法就是毀滅他。」

櫻津佑子道：「古曼是不會死的！」

喬特賽道：「若以地球人的武器，當然很難可以把他擊殺，但潘桑若要殺他，就一點也不困難！」

櫻津佑子道：「潘桑當然不會毀掉古曼，因爲那是他的傑作。」

喬特賽道：「所以，到最後的結果是——古曼殺了你的母親！」

櫻津佑子的眼睛早巳紅了，但她還是堅忍着。

她不願意在外星球人面前掉眼淚。

洛雲又道：「索域又怎樣？」

喬特賽道：「索域也是高級科學人，」他很快就引用了櫻津佑子想出來的名辭，「但他的性格和古曼是截然相反的，古曼貪婪、兇暴，但索域却一點也不像個納粹黨的軍官，倒像個仁慈的傳敎士！」

櫻津佑子大表贊同：「索域是個好人，就算用謙謙君子這句話來形容他也絕不過份！」說到最後幾個字，她的目光和索域接觸在一起。

索域望住她，眼神裏露出感激之意。

喬特賽忽然呵呵一笑，道：「佑子聰敏善良，和妳母親一點也不相似。」

櫻津佑子道：「是你親自把我的病醫好的？」

喬特賽說道：「不錯，雖然我對妳的母親一直都沒有什麼好感，但當她把妳帶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就決定要挽回妳的性命。」

櫻津佑子恭恭敬敬地向他鞠躬，用日本式的禮貌向他答謝。

喬特賽的聲音聽來十分高興：「不必多謝我，我能夠在地球上遇見妳那樣的女孩子，這比甚麼禮物都更令人難忘。」

洛雲道：「閣下宅心仁厚，也同樣令我們敬仰得很。」

喬特賽道：「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氣，在地球上，你這種人實在相當難得。」

洛雲道：「但我有點事情還是不明白，希望閣下指點。」

喬特賽道：「不必客氣，你想知道些甚麼？」

洛雲道：「曾經有兩位化學博士，在這基地的實驗室裏逗留了一段時間，他們的任務是怎樣的？」

喬特賽默然半晌，才道：「你所說的鄒博士和方博士，他們都是研究氣體燃料和固體燃料的權威。」

洛雲道：「他們曾經研究過一根金屬管子，你們稱之爲『A O R Z』，那到底是甚麼東西？」

喬特賽沉默着，他沉默了很久，最後才慢慢的說：「那是我們星球上的一種推進器，只要儲滿了一種燃料，就可以令一艘飛行船飛到一千光年以外的地方去。」

洛雲臉色一變，道：「那燃料是不是叫『F！F！』」

喬特賽道：「不是。」

洛雲一怔，喬特賽巳接着說：「在地球上，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那種燃料，所以，我們才希望用另一種代替品，而那種代替品，才是叫『F！F！』，意思就是飛！飛！我們要飛回到自己的星球去！」

洛雲吸口氣道：「但據方博士的形容，那根金屬管子的體積十分有限……」

「體積大小的觀念，在你們地球人來說一直都很重視，那是因爲你們的科學還十分原始之故，」喬特賽毫不客氣地說：「但在我們的星球上，一間發電廠只需幾百平方呎就夠了。」

洛雲一怔道：「佔地只有幾百平方呎的發電廠，它所能供應的電量是多少？」

喬特賽道：「不算多，大概足夠一千萬人的城市使用。」

哥頓叫了起來：「那是不可能的！」

喬特賽道：「你若能夠回到幾百年前對西部的牛仔們說，人類可以登陸月球，只怕那些牛仔們會笑得連耳根都赤了，但對我們來說，登陸月球只不過是小孩子的玩意。」

同是一件事，但在兩種人的眼中看來，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觀感。

幾百年前的牛仔們不可能相信人類可以登陸月球，但在別的星球高級生物眼中看來，從地球到月球的距離，也許就等於渡過英倫海峽那麼簡單而巳。

洛雲立刻巳完全接受喬特賽的見解。

哥頓却還在茫然之中，他望了望賀士維，賀士維却只能苦笑。

他這一笑充滿了酸苦自悲，但所悲的並不只是自己，而是整個自以爲萬物之靈的人類。

（以下轉入第62頁）

一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滄海客・文
可　飛・圖

刀劍緣

滔滔黃河憶恩仇

黃河之水天上來，夾着萬頃黃沙，自河套滔滔南下，到了潼關，怒濤澎湃，折而滾滾東流。

一雙少年男女，自濟寧而西，日夜奔馳三百里，沿黃河，這一日，來到了潼關之下。

兩人豈僅滿面風塵，黃沙混和了汗水，沾衣汚面，令那男的更見憔悴，女的倦容萎頓。

那潼關山川形勝，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武王伐紂，嬴秦一統中國，楚漢相爭，歷代皆成鏖兵之地，北有渭水黃河之險，南有華山之雄，眞個是一將當關之地，兩人來到關下，那姑娘偷偷地溜了少年一眼，把大地吸入的一口氣，緩緩地吐出來。

「你說的，」那姑娘道：「紅牡丹帶着小蕭瑤，必回華山魔宮一行，是麼？」

少年把臉掉過一邊，遙望那高入雲端，若隱還現的華山，點了點頭，他不急於回答，因爲他也把那口吸入的大氣，緩緩地吐出來，掩藏他的氣喘。才道：「是啊，也許，我是這麼想的，華山老怪把小妖女……我是說把小蕭瑤當作寶貝命根子，她偷下山來這麼多天了，一定急得了不得，紅牡丹怎會不把她先送回宮。」

那姑娘抿咀一笑，道：「當初和她相遇時，我也叫她小妖女的，何況她折磨了你那些日子，不過後來和她相處了一日，越發覺她的可愛來，你要是和小妖女相處久些，你也會……喲……其實……」

其實少年和小妖女相處了好些日子，沒十日也有七八日，這姑娘和小妖女不過相處才兩日吧了。

少年見姑娘沒生氣，放了心，忙道：「眞的，她不但天眞未鑿，而且眞的，她眞可愛，難怪你那麼喜歡她的。」

「她不但可愛，」姑娘說：「而且天眞未鑿，眞是一塊渾金璞玉，你不惱她，我很高興。」

「我沒有惱她。」少年忙說：「你知道，我眞沒有惱她，她的任性，只不過是從小在華山宮裏被寵壞了，只不過她對宮外的天地，外間的世界，懂得太少了。只不過是……鳳姑娘，你說得對了，她像一塊未鑿的渾金璞玉，只怪我蠢，我不但未發現出來，倒先存了成見，以爲華山宮裏出來的，就沒有好人。」

鳳姑娘姓甘，小名鳳兒，本名是甘露，只因從小也在叔伯和她爹爹的寵愛中長大起來，誰都叫慣了她的小名鳳兒，簡直忘了她還有個名兒。

眞是無獨有偶，少年姓林，小名玉郎，小小郎兒長大成了個玉樹臨風的少年了，聽慣了的小名兒竟也改不過口來，只因他爹娘死得太早了，甚至連本人也不知道他還有名兒沒有。

「你並不蠢，」姑娘說道：「誰敎她一遇上你，就對你兇霸霸的，換了別人，怕不已傷在她的飛刀下了，怎能怪你對她有成見？對了，今天，你又舊地重遊了，你就在這關裏遇到那個小淘氣。」她瞟了玉郎一眼，她的眼裏充滿了笑意，說道：「其實，你是知道她是甚麼人的，一見就知道。」

他以點頭來回答，沒有言語，他一定在回想當日初遇小妖女的情景，該說是當日的情景又回到他眼前。

她也沒言語，借機會把呼吸調勻。

因爲兩人都太累了，却又都不願對方發現氣也喘不過來。少年大病新癒，爲了她家的事，一日夜間要奔三百多里地，連續奔走了數日，如何不累，她又如何不心下感激，是以轉過身去，眺望那太陽已落在山後的隱隱華山。

原來他們所說的小妖女，是華山魔宮中長大，華山老怪和紅牡丹所生的獨生女，從小未出過華山，也從未與外人接觸過，是以對世事一些兒也不懂。

那華山老怪武功高絕，性情乖戾兇殘，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胆，是以以老怪相稱，把他在華山中宛若宮殿的居室，稱爲魔宮，其實非魔亦非怪。

這老怪打遍天下無敵手，也無人敢與之爲敵，人人敬而遠之，畏而避之，嘿！這倒好，老怪不孤僻也不成了，旣然老怪好色，要甚麼有甚麼，便在華山中，風景絕佳而又奇險之地，營造了一座魔宮以藏美女，別以一座下院收容投靠他的一些江湖敗類，供其驅使。他所居住的魔宮，服役的盡皆女子，皆是由各地擄刦而來，自也有些不能容身於武林的江湖女子投靠，但宮中美女雖多，老怪獨寵一個妖女紅牡丹。這紅牡丹更爲老怪生了一個女兒，就是小妖女，試想：在那樣環境中長大，從未下過華山，甚至除了她爹以外，不見男人，魔宮中那有甚麼禮教，是以只到十五六歲，對世事一些兒也不懂，甚至也不知男女有別。都以公主相稱，其實嬌縱任性，更過於帝王家的公主。

那老怪老了，溫柔鄉是英雄塚，一旦沉迷，便也絕跡江湖，旣然獨生一個小妖女，寵愛有加，不用說，也把一身功夫，七口飛刀，兩套刀法傳給了小妖女。

那七口飛刀兩長五短，在老怪手中，不但能傷人於百步之外，而且不見血，那刀就會飛回老怪手中，可連續使用，直到傷人而後止，眞個厲害無比，老怪縱橫江湖，飛刀一出手，簡直無人倖免的，尤其是兩口長而沉重的飛刀，傷人後亦能飛回，可作近身使用，其實老怪縱橫江湖，就從未使用過那兩口長而沉重的飛刀，因爲遠攻，就從來無人能逃過那五口長才五寸的飛刀。

近身呢？嘿！風雷快刀刀發風雷，旋風三遁劍以刀作劍，以劍遁形，雖說訣奧就在一個快字，但快到只見滾滾刀光，遁形藏身，誰能攖其鋒。

老怪雖寵愛紅牡丹，但也只傳了紅牡丹三口飛刀，和一套風雷快刀，却把兩套刀法與七口飛刀盡傳了小妖女，只不過小妖女年才十五，功力淺，飛刀只練到五口短刀，十數步內傷人還行，再遠一些就不能了，兩套刀法雖已盡得眞傳，威力自也不能完全發揮出來，雖然如此，雖然小妖女未出江湖，老怪却知，小妖女已罕有敵手了。

那老怪旣沉迷於溫柔之鄉，又寵愛紅牡丹，原本出身江湖的紅牡丹，順理成章，華山下院的事務，當然由她打理。魔宮下院，藏垢納汚，收容的盡是在江湖中不能存身的江湖敗類，有什麼事務，不過是打家刦舍。

錯了，以老怪和紅牡丹的武功，華山魔宮令人喪胆的威名，豈會打家刦舍，不過是一年中，做上三兩次不要本錢的買賣，擇肥而噬，眞個是予取予携，從未失過手。却不料六年前，在家門口，就在華陰道上，紅牡丹率衆械刦甘鳳兒的爹所押解的鏢銀，不但失手了，而且被鳳兒的爹，那甘中岳斷了左臂。

這就是驕兵易敗，多年來予取予携，不把江湖中人放在眼裏，只道人快刀快，一現身連殺三兩個鏢行夥計，就可威懾鏢行中人棄鏢而逃，那料甘中岳正是她的尅星，五子飛星光傷紅牡丹，不容紅牡丹的飛刀出手，十二連環快刀，連綿不絕，威力更在風雷快刀之上，亦是眨眼間斬斷了紅牡丹的左臂，更連殺賊衆數人，逃的倒是華山賊衆。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甘中岳自知樹了强敵，惹了大禍，回轉鏢行，即刻遣散夥計，摘下招牌，避匿在一個荒僻的小鎭上，那時甘鳳兒不過才一十二歲，旣知紅牡丹必不甘休，華山老怪初嘗敗績，有損華山魔宮威名，那會坐視，不用老怪出頭，只要把七口飛刀傳與紅牡丹，再練成旋風三遁劍，那時絕非其敵，是以甘中岳避匿也不敢把武功擱下，把一身功夫傳了鳳兒，鳳兒絕頂聰明，尤其在五子飛星上强爺勝祖，更把鐵彈改爲銀彈丸。

提起五子飛星，說威力自是不及飛刀

，但奇巧更過之，因爲五顆彈丸以不同手法打出，到了對方頭上，因互相撞擊而化爲一蓬鐵雨，廣及兩三丈，雖然殺人不死，却可令對方因傷而失去抵抗力，當年紅牡丹即是因此而斷臂。這五子飛星經鳳兒改用銀碎團成之後，在陽光甚至燈光下，炸裂開來更耀眼生輝，因是也倍增威力。

六年了，六年來，華山老怪與紅牡丹所生的小妖女長大了，也許老怪後悔當年對紅牡丹有所偏私，致招敗績因而斷臂，把七口飛刀與兩套刀法，盡傳了兩母女，另一方面，鳳兒也長得玉立亭亭，成了大姑娘了，把五子飛星，另十二連環快刀，練得出神入化。

那紅牡丹尋查甘中岳的踪跡，多年不獲，便親自出馬，天眞未鑿的小妖女也隨後偸下華山，來到這潼關，就是眼前這潼關，遇到了林玉郎。

甘鳳兒喘過那口氣，抿着咀兒，笑了，道：「我眞不明白，你爲何任她折磨了你那麼多日子。」

小妖女用根繩兒拴了林玉郎，迫他帶她去找她娘紅牡丹，受盡了小妖女的凌辱，其實，他是能逃走的，其實，玉郎不用逃走，小妖女雖盡得華山老怪的眞傳，到底年幼功淺，不一定能勝得林玉郎，但他却隱忍不露，裝成了個文弱的少年。

林玉郎肅容道：「鳳姑娘，當年甘老鏢頭路見不平，在邯鄲道上救了我那重傷的爹，半日一夜奔馳了兩百多里，把我爹送回家來，更周全了我母子，若非令尊仗義相助，我母子早已成餓殍了，我玉郎豈有今日，大恩大德，沒齒不敢忘，我在王屋山中蒙恩師收錄，學成了劍術，終於探出當年刦鏢重傷我爹的賊人逃匿在太白山中，殺父之仇無日不在念，令尊的大恩大德又豈敢或忘，這些年來也在尋訪令尊的下落，是以知道令尊與華山魔宮結仇的經過。」

甘鳳兒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對紅牡丹說我爹躲在太白山中，是借刀殺人，太白山中眞有一夥賊子，而且是你的殺父仇人。」

玉郎正容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雖不肖，尚不致借紅牡丹之刀爲我殺賊，只不過那日紅牡丹突然現身，一時情急，不如此說，不能令她遠離令尊藏匿之處，那紅牡丹雖斷了一臂，武功却倍增了，我們皆不是她的敵手，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

鳳兒道：「我……說錯了，其實，我是明白的，你想趕在紅牡丹前頭，殺賊報父仇，然後……」

「紅牡丹原不識你爹，當年華陰道上，雙方都人快刀快，不過在刀光劍影中倏忽一見，現又事隔多年了。」玉郎說：「你說是不是？我們只要稍加佈局，必能騙得紅牡丹相信是你爹，她以爲你爹已死了，天大的仇恨也就消解了。」

鳳兒道：「原來你早打定了主意，眞不知……怎麼多謝你，眞好計策。」

「不是早有成算，」玉郎道：「那日在潼關遇到小妖女，得知紅牡丹下山尋令尊報仇，心下大急，只得放下報我殺父大仇之念，先報令尊大恩，只不過想由小妖女，查訪出紅牡丹的行踪，知已知彼，再作計較。」

鳳兒好生感激，道：「於是，你就任由小蕭瑤用一根繩兒把你拴了，任由她凌辱？」

玉郎面上也露了笑容，道：「鳳姑娘，你和她相處先後不過才兩日，小妖女不也變成了可愛的小蕭瑤麼？那時她便不能說她是天眞可愛，也不過是任性頑劣，不懂世事而已，也不能說她是凌辱我，我既手中有劍能自保，要脫身又輕而容易，受點折磨，那算得甚麼，不瞞你說，鳳姑娘，當我發覺她不過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孩，她對我的折磨，也就成了刁蠻淘氣，也教人發現她的天眞可愛來，那折磨也就能忍受了。」

鳳兒啐了一口，掉過臉去，她笑了，臉兒也紅了。

因爲她想到小妖女睡覺時把玉郎拴在床脚不算，要玉郎像華山宮中的侍女一樣服侍她，替她洗脚也罷了，甚至迫玉郎陪她在溪流中沐浴，教她如何不臉紅。

一時間都沒言語，因爲這幾日來的經歷，又浮現目前。眞是無巧不成書，紅牡丹派出那麼多人來，更親身東來查訪，也查不出鳳兒父女的下落，林玉郎終於不能忍受小妖女的折磨，逃了出來，因病倒路邊，却被鳳兒父女救回家中，救活了玉郎的性命，却因此反而把小妖女引到鳳兒父女藏身的小鎭上來，只因小妖女酷肖其母，被甘中岳一眼就認了出來，眼看大禍臨頭，鳳兒一急，趁紅牡丹尚未被引來，忙不迭把小妖女哄離了小鎭，不想人結人緣，甘鳳兒和小妖女相處了不到一日，便越更發覺小妖女無知的天眞可愛來。小妖女酷肖紅牡丹，小美人兒惹人憐愛，在鳳兒身邊更成了依人的小鳥，怎不令鳳兒愛而生憐，何況她想結識小妖女，盼能化解老一輩的仇怨。那料兩日相處下來，小妖女變了小蕭瑤，鳳兒不但替她取名蕭瑤，愛她也如親妹子了。

玉郎臉上的笑意也更濃了，想到小妖女的可愛稚氣，無知的淘氣，不由他不笑。道：「竟有這般巧的事，鳳姑娘，我知你爲何替她取名蕭瑤，只不過蕭瑤音近小妖，那知她眞姓蕭名瑤，在華山魔宮中，宮中人眞稱她逍遙公主。」

鳳兒道：「我原想由蕭瑤身上，化解她娘和我爹的仇怨，可惜她被紅牡丹押送回魔宮去了，我眞想念小妹子，也許你還不知道，她有父有母，也被寵愛，其實除了傳授功夫，她難得一見華山老怪，和她娘有時三五月也難得見上一面。」

「正因如此，」玉郎道：「她才未習染上宮中的妖邪魔氣，仍然純潔得像張白紙，她被寵，却不是被愛。」

鳳兒回過頭來，凝視着他，說道：「是的，她在侍女們環繞中長大起來，雖在魔宮中，那些被擄刦自四方去的可憐的女侍，別父母，離家園，不見天日，心懷幽怨悲憤倒是有的，可不邪惡，可都是好人家的女兒，是以小蕭瑤在孤獨中長大起來，孤癖任性是難免的，却仍得有童稚純眞，眞純潔得像張白紙，何況小美人兒美得多可愛，也許這才是你甘願被折磨，忍受那麼多日子的原因吧。」

玉郎避開她的凝視，道：「這也是兩日相處下來，你愛她如親妹子的原因，任性得有些近於乖戾的小妖女，成了依人小鳥的小蕭瑤之故。我不瞞你，我一發現她仍然純潔得像張白紙，我就想：在她未被魔宮中的妖邪魔氣汚染之前，白紙上是可塗抹上絢麗色彩的，可惜她太淘氣，太胡鬧了，我眞怕……我是說，眞替她慶幸，慶幸她遇到鳳姑娘你這女菩薩，她長了十五六歲，從未遇到過像鳳姑娘你這樣關心她，愛她的人，之所以任性的小妖女，在你面前，立即成了柔順的小蕭瑤，成了依人的小鳥。」

那麼，他承認了，難道妬嫉眞是女人的天性？不，她笑了，小蕭瑤雖然美，雖然可愛，但仍是個幼稚無知的小女孩，雖然她對玉郎太感激，雖然玉郎眞是人如玉的少年郎。

她笑出聲來了，噗嗤一聲，笑道：「我們這是怎麼啦，日夜兼程，趕了這麼多天的路，爲何而來，却只顧把小妖女說個不休。」

「因爲潼關是她的家門。」玉郎說：「你又想念她。」

「不對，」鳳兒說：「因爲你又舊地重臨，潼關是你初遇小妖女之地，她用一根看得見的繩兒拴牢了你，另一根看不見的繩兒，却拴牢了你的心。因此你對她也念念不忘，嗳喲！瞧你臉兒也紅了……好了，咱們說正經，紅牡丹和小蕭瑤會飛不成，我們趕了幾日，竟也趕不上她們，我們是往下趕呢？還是……」

她瞟了玉郎一眼，雖然事在緊急，一定得趕在紅牡丹的前頭，先一步到太白山，但玉郎大病新癒，已日夜趕了這麼多天路，他便能支持，她也不忍心。

「當然往下趕。」玉郎說：「鳳姑娘，我們先一步到太白山也不行，因爲我們尚不知賊巢何在，還得尋訪，而且賊衆我寡，又不能……不能留活口的，否則就算騙信紅牡丹於一時，也會留下了禍根。」

「你說賊衆，賊人很多麼？」鳳兒心中昇起了一股涼意。

她心性善良，雖曾陪同小妖女，一日夜間連殺二十餘賊，但沒一個賊是死在她的刀下，現在，要她手刄賊衆，如何不心寒。

玉郎道：「那夥賊人殺了我爹後，傷在你爹刀下，遠走關外，那會有多人。」

鳳兒鬆了一口氣，道：「但傳說過，紅牡丹要把小蕭瑤送回魔宮，必有停留，而你大病新癒，爲了我家的事，怎忍心讓你……」

玉郎正容道：「鳳姑娘，你忘了太白山中的賊衆，是我的殺父仇人，令尊和姑娘，對我林玉郎恩重如山，便粉身碎骨亦難報大恩大德於萬一，小病已癒，何勞姑娘掛齒。事在緊急，實是刻不容緩。」

鳳兒皺了眉頭，見到林玉郎蒼白的臉兒，她怎不皺眉頭，目中流露出無限的感激，說：「但是……」

玉郎話說得急了些，呼吸又急促起來，說：「只要我們先到一步，即使早到半日，我就說：對不起，紅牡丹，你晚了一步啦，爲啥你才來啊？我那死去的爹娘保佑，我已手刄仇人了。不用說，那狡猾又毒狠的紅牡丹不會輕易相信的，把那血肉模糊的屍首瞧了又瞧，說：他眞是老賊甘中岳麼？」

「血肉模糊！」鳳兒的心下更涼了，說：「我們殺了那賊，還要把他斬得血肉模糊……」

「『當然，如何不是。』我就說了，當然，我要說得切齒咬牙，說：『他就是老賊甘中岳』，對不起，鳳姑娘，我對那大恩人如此稱呼，裝得像手刄仇人，餘恨仍未了，也哄不信那女魔，當然，若不把那賊子們斬得血肉模糊，被那女魔認出不是你爹，豈不全功盡廢，豈僅令尊永無寧日，我們也逃不出她的飛刀。」

他見鳳姑娘閉了眼睛，在皺眉，忙說道：「鳳姑娘你放心，你是個心地善良的女菩薩，你是狠不起心腸來的，我也不會讓你動手，不過你的刀得抹上賊子們流出來的鮮血。看來你也有份。」

「你不讓我動手……」鳳兒的眼睛睜開了，毫不掩飾她的懷疑道：「你說過賊子們衆多，而又不能留活口，我雖不知你的功夫宗派，淵源所自，但憑你一人之力，一時間盡殺那麼多賊子，你能够……」

「我能够，我也相信能够。」玉郎提起殺父之仇人，目中就立即噴出仇恨的火燄來，說：「我說衆多，也不過五七人而已，西涼地界，人烟稀些，那有大帮的賊寇，當然，你也要出手的，手上也得沾上血腥，不過出手的只是五子飛星，手上沾的，是我的鮮血！」

「你的？」鳳兒道：「你怎說？你要我用五子飛星來打傷你！」

「你當然要用五子飛星來打傷我，」玉郎道：「鳳姑娘，你忘啦，當年紅牡丹若不是先傷在你爹的五子飛星之下，如何會被令尊斬斷一臂，這五子飛星，乃是令尊的獨門暗器，那賊子們的屍體雖已血肉模糊，不能辨認了，但紅牡丹一見五子飛星，就再不會懷疑不是你爹了，姑娘，你不但要打傷我，而且要下手不留情。」

「不！」鳳兒叫道：「我……我是說……你也太小看紅牡丹了，紅牡丹雖然知道五子飛星是我爹的獨門暗器，但也知道我爹的十二連環快刀，在江湖上也罕有敵手，因爲她和我爹交過手，你既已傷在我爹的五子飛星之下，嘿！當年她不敵斷臂，而你傷了，仍能勝得十二連環快刀，教她如何能信？」

「她信的。」玉郎說：「因爲她知道我的來歷，當然，我雖傷在五子飛星下了，但都不是要害，尤其是右臂與腿上，都不帶傷，既不傷，當然就無損於我的劍上功夫。」

「你的……劍上功夫？」

鳳兒的眼睛睜大了，當然，雖然她已知道他姓林，山西人氏，知道爹對他一家有恩，這數日來，竟忘了問他的師承，當眞，那晚在曹縣城中，她和小蕭瑤熟睡之際，幾乎着了賊子的道兒，窗下的兩個賊子就是他殺的。鐵流星馬保是甚麼人物，可不是浪得虛名，連同近十個賊子，顯然都被他一出劍就殺死了，可知他劍上的功夫了得！

玉郎道：「姑娘休怪，非是我不告來歷師承，只因家師吩咐，不許告人，再說，說出來，只怕姑娘也不會曉得，但紅牡

丹分明已知我的師承了，她既從曹縣暗中跟隨我到了濟寧，一定見到了我出劍殺賊，再加那日她又親自試過我的手中劍。」

難道他小小年紀，就已劍術通神？他的師傅是誰呢？武林中，當今世上，竟有這樣的人物，怎麼沒聽她說過，難道連她爹也不知道？

「鳳姑娘，你放心。」玉郎說：「只要我們早到半日，我必能敎紅牡丹這個狡猾的女魔，相信你爹已死，永絕後患，但一定得早作安排，先到半日才行。再趕一日夜路，我們就能趕到太白山了，再說，若不給賊子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一旦被他們知道了風聲，藏匿起來，那就枉費心機了。」

鳳兒心下雖然驚疑，但又不容她遲疑，她瞟了玉郎一眼，脚下緊隨玉郎，過潼關，奔華陰道，心下却在想：了不得，聽他的口氣，他非但不把紅牡丹放在眼裏，而且連紅牡丹亦已知道他的劍術勝她一籌，而他竟然被小蕭瑤折磨了那麼多日子，仍能深藏不露，這才眞是了不得。

慚愧，小蕭瑤看不出這林玉郎有一身絕世武功也罷了，她和她爹，不也沒有看出來麼，雖然他在病中，滿面病容。

她雖然跟隨在玉郎身後，從側面亦能看出他面上的病容仍未盡褪，却也再不似病中的憔悴了，但竟看不出人家是一身功夫，若不是已然知道，簡直看不出他是一個練過功夫的人。

一路行來，她脚下不自覺地忽然加快一些，或左或右，不自覺地瞟他一眼，雖然玉郎在前，並未回頭，亦未發覺，她仍然感到臉兒上一陣陣發熱。

因爲她仍不能從他臉上，看得出他是一個練過功夫的人來，却越瞧，越覺得他這玉郎的名兒改得不錯，眞是個人如玉的玉郎。

她的臉兒一定紅了，雖然沒有鏡子照見，但她感到臉更熱了，因爲她在想……她怎會這樣想啊，這時候，她竟想到他面上若無病容，若是再豐滿些，一定宛若玉樹臨風了。

這可是她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感覺，臉兒熱，心兒也在跳，不爲了甚麼，只爲了面前的人兒如玉。

是的，她長大了，她是個大姑娘了，再見了女孩，她再也不是情竇未開的女孩了。

她感到自己眞長大了，這是否就是情的滋味？她不知道，但她至少已知道甚麼是情愛了。

雖然不是草木皆兵，但兩人都體會到甚麼是杯弓蛇影了，過了潼關，在華陰縣住了一宿，那華陰道上，可是華山魔宮中人出沒之地，道上多江湖中人，是以時刻都心生警惕。

會是魔宮中人嗎？紅牡丹若不狡猾厲害，也不成爲江湖中聞名喪胆的女魔，會不會已看出他們的行藏？

爲何有那麼多眼睛在注視他們？是魔宮中人嗎？可是紅牡丹派來的？

但他們隨即就明白，那不過是杯弓蛇影，鳳兒不多久，就不再因那些注視而心跳，扣在手中的銀蓮子，也放在懷中，却不時會啐一口。

因爲她明白了，那麼多的注視，不過因爲她是個小美人兒。

若不是林玉郎暗示她，其實她也不明白的。

「放回去，鳳姑娘，」玉郎說：「別忘了，鐵蓮子可是獨門暗器，雖然你已改爲銀蓮子，若被人見到，也難免會想到鐵蓮子，別忘了，華山魔宮中人，有幾個都曾吃過鐵蓮子的苦頭，沒吃過苦頭的，也知道厲害。」

「他們是魔宮人馬嗎？」

「不是。」

「但他們爲啥瞧咱們？到處都有人在瞧咱們？」

「那是因爲……你太美了。」轉過頭去的玉郎說：「甚麼也不是，只因爲你好看。」

他急忙轉過頭去，因爲鳳兒白了他一眼，也因爲鳳兒臉紅了。

他不是輕薄，那是眞的，她立即也明白了，明白他所說是眞的。

眞的，沒人瞧得出他們有一身功夫，她不是武林中人打扮，何況還是個美人兒，呂八刀呂大媽就這麼叫過她，叔叔們也這樣打趣她，她也知道自己美，如何不是眞的。

雖然臉紅，總算鬆了一口氣。

「眞討厭。」鳳兒臉紅紅地，說道：「紅牡丹這時已回到魔宮，也想不到我們來得這麼快，可憐的小妖女，又要被關在魔宮裏了。」

她不時仍把小蕭瑤叫成小妖女，小妖女也成了懷念的親熱的稱呼。

「我猜，」玉郎說：「你就快見到你的小妹子了，魔宮一定關不住她。我猜想，紅牡丹前脚離宮，你那小妹子隨後就會溜出來。鳳姑娘，不瞞你說，她眞是個小妖女，我眞怕她。」

鳳兒笑了，忍不住才沒笑出聲來，說：「放心啦，慢慢兒的，她就懂事了，絕不會再迫你替她洗脚了。」

她笑了，小蕭瑤眞是個小妖女，任性又絕頂聰明。想到那兩日來的相處，無不是一教就懂，一懂就會，任性加上聰明，那魔宮如何關得住她。」

她笑了，像是見到她偷偷溜出來，已等候在前途了，她想：「小妖女一見到我，一定會撲到我懷裏來的，我那可愛的小妹子。」

初時，一開始，鳳兒是存了利用小妖女的心，當然，善良的鳳兒是不會心生惡念的，雖說小妖女是要置她一家於死地的仇人的女兒，到底是她爹斬斷了紅牡丹的左臂，對紅牡丹，無論如何是心下存着些歉意的，何況小妖女是紅牡丹的女兒。她結識小妖女，再利用小妖女，不過是想化解這場寃仇而已，那知兩日相處下來，小妖女成了依人的小鳥，多天眞無邪，多奇異的武功，又美的多可愛，她又多想有個小妹子啊，如今，她有了，有了小妖女這個令她憐愛的小妹子。這幾日來，她忘不了小妖女離開她，被紅牡丹强行從她身邊帶走時的情景，她忘不了小妖女那雙含淚的眼睛，尤其是那楚楚可憐的回頭一望的那最後一瞥。

她的脚下加快了，眞像小妖女已等在

前途。

但她失望了，直到來到了太白山下，也不見小妖女。

可憐的小妖女，魔宮一入，到底深如海。

她失望了，但無暇去失望，因爲已到了太白山下。仇人已在眼前，林玉郎毫不費力就打聽出山中那夥强人來，地近西凉，人烟稀少，一到最近太白山的那個眉縣小城，立即就打聽出來，太白山上有一夥賊人出沒，兔兒是不吃窩邊草的，並沒有搔擾地方，但北邊的扶風，可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天山的玉，大漠的皮草，也都是獲厚利的買賣，每年都有三數夥客商遭殃，久而久之，都知道賊窩在太白山中，而且知道賊人來自中原，人雖不多，但個個武功高强。

原來那太白山中盛產藥材，而且都是中原最珍貴的藥材，採藥的人爲了厚利，明知山有虎，也偏向虎山行，何況賊人豈會刧藥的窮漢，初時只有胆大的人冒險入山，後來大家見平安無事，入山的就多了，連賊子們不到之處，也有了採藥人的脚跡，又豈會不知賊窩所在。

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那知兩人找到賊窩，都驚得呆了，只見七橫八豎，躺了一地死屍，全是斷喉而死，其中只有一個頭髮和鬍子都已花白了的，被斬得血肉模糊，面貌已無可辨認，其餘的人却死得安詳，顯然是突然被殺，既無抵抗的痕跡，死者面上簡直見不到有驚恐的表情。

鳳兒和玉郎都驚的呆了，對望了一眼，那是不瞬的一眼，呆望着對方。

還是鳳兒一跺脚，先開了口，道：「晚了，我們仍然晚了一步。」

玉郎的目光移向那七橫八豎的死屍，道：「這些死去的賊豈僅一刀喪命，只怕連敵人的面也未見到……」

「除非是死在紅牡丹的刀下。」鳳兒嘆了口氣，說道：「而且是死在飛刀之下，否則……唉，我們是白費心機啦。」

玉郎忽然一怔，低聲急道：「有人！快，躲起來，奇怪，是誰呢？會不會是漏網的賊！」

這不是秋天，樹上不落葉，但門外院中，却有落葉之聲，慚愧，鳳兒却聽不出來。

兩人才把身子藏好，來人已進了屋，脚步聲到門而止！

紅牡丹！來的竟是紅牡丹，左袖虛飄飄地在晃動，右手刀隱在肘時後，到了門口，怔住了！

那賊窩入山不深，不過是土人建的一個山神廟，只不過把小殿中的神像毀棄搬走了，在殿後建了一排住宿的小屋，前面也有一個院子，賊人全死在殿中，顯得被殺時全聚在殿裏，是以外面毫無迹象，不到門口，發現不到殿中七橫八豎的死屍。

紅牡丹咦了一聲，眼睛睜大了！

殿中的神像雖毀棄，神台仍在，留下作了桌案，鳳兒和玉郎就是躲在那神台之內，從木板縫裏看得明白，也怔住了，不敢出聲，只是對望了一眼。

殿中別無可藏身之處，山神小廟，神台能有多大，而人肩靠肩，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藏身，這一掉頭互望，自是呼吸可聞，適才一急之下，別無選擇，這時鳳兒才發出羞赧來，但又不敢動彈，急忙轉過頭去。

兩人的驚疑，而在那互望的一眼中，難道殺賊的不是紅牡丹？那麼，是甚麼人呢？

當然不是紅牡丹，那女魔一怔之下，在走動了，兩人忙看時，只見紅牡丹逐個兒在查看，到了那血肉模糊的屍體傍邊，脚步停下了，只見她脚頭一點一勾，死者手中脫落了一把短刀，刀如柳葉，薄刃生寒。

鳳兒幾乎驚呼出聲！分明就是她門中的柳葉快刀，與她爹使用的，當然也與她衣底藏的一般不二，若不是死者白髮較少，她眞會以爲是她的爹了！

紅牡丹一跺脚，切齒道：「算了，我仍然晚了一步，被那小子捷足先到了。」

鳳兒不自覺地，用手肘撞了玉郎一下，玉郎何嘗不明白，紅牡丹口中所說的小子，就是指他，這幾個賊子端的是甚麼人所殺，只怕他和鳳兒聯手，也不能如此殺得快捷俐落，紅牡丹能够，但又不是這女魔，那麼，會是誰呢？

就在那瞬間，殿中一暗，原來殿門口被兩個陡然現身的人堵住了，是兩個勁裝的漢子，老的一個五十來歲，年輕一個也在三十上下，兩人一現身，就呆住了，手中雖有兵刄，却都是垂在手中。

那年輕的一人道：「恭喜丹夫人，總算報了仇，雪了恨，嘖嘖！了不得，夫人武功蓋世，一會功夫，仇人盡皆授首，看來無一人曾出手招架。」

說着，那人提着一把刀，已跨進殿來，向地上的屍首查看。

紅牡丹乃是華山老怪的寵姬，老怪自稱華山君，宮中上下，對紅牡丹皆以丹夫人相稱，原來這兩人是華山下院的兩個頭兒，亦是當年華陰道上，險喪生在甘中岳的十二連環快刀下的賊子，得知紅牡丹已查出甘中岳的下落，請得紅牡丹的允許，跟隨而來。

紅牡丹對那年長的一個道：「你是咱們的智多星，你看這事如何？當年在淮海道、山東道、青州道，智爺你的名頭响噹噹，若不是傷在甘中岳那老賊的十二連環刀下，你仍在那三省稱霸，你也是對甘中岳知道得最多的人，你進來認一認。」

這智多星姓吳，單名一個智字，山東人氏，江湖中人提起他來，最易聯想到梁山泊的軍師吳用，是以人稱智多星，不但足智多謀，武功也了得，當年稱霸山東道，自從敗在甘中岳刀下，才投到華山老怪門下來。當年他縱橫東邊三省，何等威風，山東道一敗，江湖中存身不得，對甘中岳自是恨之入骨，這才請出紅牡丹，華陰道上刧鏢銀，不料仇未報，恨未雪，紅牡丹反而斷了一臂，兩人眞個同仇敵愾。

這智多星冷冷地哼了一聲，說：「不用說了，能一刀殺死的，就不會是老賊。何況丹夫人你刀上未發風雷，若眞是老賊，當年我也不曾在東邊三省存身不得，丹夫人你也不斷臂了。」

紅牡丹道：「不愧人稱你是智多星，其實我連刀也不會亮出來。」

那個俯身在查看的人把刀拾起來了，

道：「甚麼？不是姓甘的老賊？但這刀……分明是老賊用的柳葉刀。」

他把那被斬得血肉模糊的屍體踢了一脚，直起腰來，對兩人望。

紅牡丹道：「智多星，我也是教你認認這刀，你聽說過江湖中還有人使用這種兩面見刄的柳葉刀麼？」

吳智道：「除非是也會十二連環快刀，這刀不但短，且輕而薄，就我所知，老賊的師傅早死了，有一個師叔，丹夫人你也聽說過，乃是唯一能從華山君刀下逃得性命的人，早巳不在江湖中露面，即使仍存在世上，也是七老八十的人，這刀，看來倒眞像是老賊的獨門兵刄。」

「眞像是……」紅牡丹說：「你的意思是：像是，其實不是？」

「我可沒說不是。」吳智道：「夫人，一個打造兵刄的巧匠，不用一天功夫，就能打造得出來。是不是，都不重要，老實說，丹夫人你回山說老賊躲在太白山中，我就懷疑了，老賊狡猾，躲在華山近處不奇，只不過不信老賊會打家刼舍。因爲我早聽說過，太白山中，有中原來的一夥人安窰立寨。」

那提着柳葉刀的漢子冷冷地說道：「只有咱們一生下來就是賊了，他是保鏢的達官，永不會作賊的。」

紅牡丹道：「老賊怕我尋他報仇，結束了鏢局，率衆逃到關外來，又能帶着多少盤纏，少了使用，難道也不做兩趟沒本錢的買賣。」

吳智又說道：「我不是這意思，就我所知，這夥人不是偶然做一兩趟沒本錢的買賣，而是一來就做了，這些年來，來往玉門關外的綢商玉商，和做皮草生意的，每年都有三五起客商被刼。夫人請想想：若是老賊爲了避禍，躲到華山近處來不奇，豈有做案引人注意的，再說……你們看看……」

「看甚麼？」紅牡丹說。

看甚麼？神枱下的兩人心下越來越凉，這是打那兒說起，無端端鑽出個智多星來，費盡了心思，受盡了辛苦，眞是功敗垂成，前功盡棄了，眼看巳騙信了紅牡丹，不料被吳智跑來揭穿了。

不知何時，鳳兒把玉郎的一隻手握在掌中，而且握得那麼緊，當然，她也失望，也恨這智多星，但主意可是玉郎出的，尤其是大病新癒的玉郎，不過五日功夫，日夜兼程奔了兩千多里地，不料最後一刻却落了空，該有多失望，人家可是爲了她爹的事，她怎不心生感激，既不能出聲安慰，不自覺地，就握住了玉郎的手。

鳳兒不過是用那一握，表示她心中的感激和安慰，聞言都怔住了，看甚麼呢？只見那吳智走了進來，紅牡丹也走前了一步，走到那血肉模糊的屍體傍邊。

提着柳葉刀的那人不耐道：「到底要我們看甚麼？」

「我要你們看這屍體。」吳智說：「你們不覺得稀奇麼，殺了人不算，還把他斬得血肉模糊。」

提刀的人失聲笑了，道：「原來你是說這個，若不恨極了他，那個殺人的怎會老遠跑來，當然是老遠跑來，當然也像咱們一樣，不知查訪了多少年才查訪出來，既然恨極了，一刀不能洩恨，斬多幾刀有什麼奇怪的，若換是我，我會把他碎屍萬段。」

吳智道：「奇怪的不是碎屍萬段，眞要是碎屍萬段，倒不奇了，有這柳葉刀爲證，也許我也會以爲眞是甘中岳那老賊，可惜這人百密一疏，欲蓋而彌彰，丹夫人見識非凡，必巳看出這破綻來了。」

紅牡丹點了點頭，說道：「這死屍頸項以下毫無傷損，只是頭面血肉模糊。」

吳智笑道：「他連殺八人，皆是一刀喪命，這人武功端的驚人，可惜少了計較，留下了破綻，倒像深仇大恨，恨的只是一張面孔，嘿嘿，這不是欲蓋彌彰麼？」

「欲蓋彌彰，是了。」紅牡丹一跺脚，說道：「不是爲了甚麼深仇大恨，不過是教人認不出他的眞面目來。」

「教人以爲他眞是老賊甘中岳，」吳智冷笑連聲，說：「夫人，一眼見他頭面血肉模糊，原巳心中生疑，便疑上加疑了，再說，丹夫人，甘中岳這老賊的看家本領是甚麼？當年夫人若不是先傷在他的五子飛星下，他的十二連環刀再厲害，豈能傷得了你，便是我，當年亦是吃了他那五子飛星的苦頭，這一陣功夫，我巳看清了，你們找找看，他身上必無鐵蓮子，這四處的牆上，尤其是這近門之處，可見有碎鐵丸麼？那五子飛星炸裂開來，三兩丈之內皆罩在一蓬鐵雨之下，但你們可找得出一粒來？」

紅牡丹眼睛瞪大了，提着柳葉刀的那人用刀劃開死屍的衣衫，踢得那屍體在地上打了個滾翻，懷中的物件盡數掉了出來，却有五支燕尾鏢。

鳳兒覺得玉郎的手在震顫，只見他牙關咬緊了，便明白他巳認出了仇家，想必他爹早年是先傷在這燕尾鏢下，是以見鏢便激動起來。

那吳智又發話了，說道：「我說不是老賊，這就是明證，我倒想起一人，當年在太行山中安窰立寨王滔就是使用這燕尾鏢的能手，北五省中首屈一指，啊……」

「你說這人是王滔？」紅牡丹對屍身傍邊的漢子道：「你看他的左手，是否中指頭少了一截。」

「果然少了一小截。」那漢子說。

紅牡丹道：「那就是了，他是我刀下亡魂……哼！當年從我刀下逃得性命，不料仍難逃碎屍之戳，却是你想起了甚麼？這可越來越奇了！」

吳智道：「就我所知，這王滔當年在北五省存身不得，甚至在江湖上突然銷聲匿跡，便是被甘中岳連傷了他三個得力的手下，本人也帶了傷，他刼開封府一家鏢行的鏢銀不遂，却殺盡了護鏢的人，只有一個鏢師重傷逃得性命，他不怕甘中岳，却怕那鏢行中人尋仇，是以逃匿了，不料到太白山中來，夫人，你明白了麼，這屍首非但不是甘中岳，而且與甘中岳有仇的呢。」

紅牡丹皺起眉頭來，說：「那麼，是甚麼人如此故佈疑陣呢，這王滔不會少了仇家，倒像……」

「像是知道我們要來，我是說，知道夫人要來。」吳智道：「故此毀了王滔之容，在屍身傍邊放落甘中岳的柳葉刀，教

我們以爲死者就是甘中岳那老賊，嘿！夫人，你該明白是甚麼人了，當今天下，除了華山君與夫人你，誰有這麼大的能耐，眨眼連殺八個江湖中的能手，我雖沒會過，但既能在江湖上闖出萬兒來，可知也不是等閒之輩，那王滔從夫人刀下逃得性命，可知了得，夫人你想想，會是甚麼人，誰有這麼大的本領，令這八人一招不到，便巳喪命。」

「十二連環快刀！」紅牡丹說：「甘中岳的十二連環快刀的電閃，論威力不在風雷快刀之下，一招出手，便連環不絕，若是出敵不意，一招之下能連殺數人，你我都巳眼見過了，莫非是老賊！」

吳智道：「那也不奇，我是這樣猜想，夫人你這番親自出馬，查訪老賊的下落，這老賊若不是怕夫人報仇，也不結束了鏢行買賣藏匿起來了，既知夫人你不會甘休，他會不會，要不要提防，可能夫人未查訪出他來，倒先被他發現了夫人你的行踪。」

「但那少年說……」紅牡丹緊皺了眉頭。

「我聽夫人說過那少年。」吳智道：「若我猜得不錯，那少年連同這屍身傍邊的柳葉刀，都是老賊佈下的局，明知不是夫人的敵手，故爾用王滔來作他的替身，教夫人死了報仇之心，以爲他巳死了，不再找他的晦氣。」

紅牡丹氣得一跺脚，道：「今日幸是有你跟隨前來，否則我眞上了老賊的當，着了他的道兒，好個狡猾的老賊，若不是他，那來這柳葉刀。」

吳智道：「事不宜遲，這八人被殺血尚未乾，死去不到一個時辰，老賊去也不遠，若是在中原地，也許會被他脫逃，嘿嘿！夫人你一聲令下，他插翅也飛不出潼關。」

紅牡丹道：「說得是，快走。」

吳智道：「老賊必不在近處停留，我們若在近處搜尋，可又上他的當了，任他逃得再快，明天日落之前，也到不了潼關，我們只在前途佈下天羅地網。」

三人話未說完，巳快步出殿去了，鳳兒也不担心這三人會回頭，拖着玉郎，鑽出神枱。

原來她是把地上被棄的柳葉刀，搶在手中，刀入手，登時怔住了，臉上漸漸變了顏色。

玉郎說道：「這麼說……眞是……你爹？」

他不僅失望，而且羞愧，自以爲這事天衣無縫，瞞天過海，爲甘老鏢頭永除禍患，不料來了一個智多星吳智。

鳳兒不答，只是瞪大了眼睛出神，張大了咀兒也合不攏來。

玉郎說道：「鳳姑娘，是了，其實那日你離家，我一走，令尊也跟隨下來了，我們的計謀，全被他聽了去，是以趕在前頭……」

鳳兒爲何搖頭？他說不下去了，甚麼？難道說殺賊的不是她爹？

鳳兒轉身面對着他，把手中柳葉刀一揚，道：「你也以爲這刀是我爹放落的麼，你錯了。」

「不是？那麼，會是誰？」

「刀是兩把，是我的。」

鳳兒從衣底取出刀鞘來，可不是只賸下一把了麼，刀藏在衣底，因爲刀是獨門兵刃，鳳兒怕暴露了形藏，自從離家，一直未曾亮出過刀來，便玉郎也沒見過，那刀長才尺許，不過比匕首長些少，最易掩藏。

「你的？」玉郎也驚呆了。出潼關，甚至這幾日一路行來，他和鳳兒直是寸步不離，這八個賊子當然不是她殺的。

他明白鳳兒爲何面上變色了，刀是她的，何時被人取去了也不知，那人若是要殺她，豈不是易如反掌，她早沒命了。

「怎麼會？」玉郎說：「何時被人取去一把，你也不知道？那麼……這人又是誰？」

鳳兒的臉龐白了又紅，泛出了一片紅霞。

「是我！」

殿門口的光影微暗，走進一個小人兒來，低着頭，弄着衣角，怯生生的，像是個自知做了錯事的孩兒。雖然如此，玉郎和鳳兒都跳了起來，那地上七橫八豎都是屍體，要避開地上的屍體，而跳到殿壁也不行，兩人霍地一分，都把背脊靠着殿壁上。

是從鳳兒衣底取去柳葉刀的人，也是連殺八賊，八個賊子皆一刀喪命的人，兩人如何不驚嚇，甚至巳看出進殿來的人了，仍然驚疑！也都呆住了。

「是你！」兩人不約而同，齊聲說。眞是個小妖女！神出鬼沒的妖女。

「我壞了你們的事啦。」可憐兮兮的小蕭瑤說道：「鳳姊姊，你不……你不怪我麼？」

「小蕭瑤，我的小妹子。」

鳳兒跳過去，一把摟住她，一手仍握着只騰下一把刀的刀鞘，一手仍握着柳葉刀，就把蕭瑤摟在懷裏了，又是驚奇，又是歡喜。

「我怎會怪你呢？你眞是一個嚇煞人，也愛煞人的小妖女。」

小蕭瑤仰着臉，說：「鳳姊姊，若不是那該死的智多星趕了來，就不會壞事了，你明白麼，我知道那該死的吳智趕了來，這才搶先一步！」

鳳兒把她推開了些，直望着小妖女的眼睛，說：「那麼！眞是你，你偷了我的刀，跑來殺了這八個賊子？」

「你眞不怪我麼？」小妖女說：「那吳智人人都叫他智多星，眞是足智多謀，我聽他對人說，不信太白山的賊子是鳳姊姊你的爹，這事必有蹺蹊，我見他派了十多人，吩咐他們搶先趕來，娘尚未下山，他們倒先上了路……」

「且慢，」鳳兒說：「我們打的甚麼主意，我爹是誰，你這個小妖女早知道了嗎？」

「不，是後來知道了，」小妖女說：「後來才知道我娘尋訪的仇人，就是鳳姊姊你的爹。」

鳳兒退一步，又退一步，說：「你……不恨我？」

「我爲何恨你？」小蕭瑤眞可愛，她不是小妖女，非但看不出她半點恨意，流露出來的，只是純眞的，可愛的眞稚，說：「是娘不好，我知道，是娘率衆刦你爹的鏢，而且殺了你們鏢行三個人。」

鳳兒再又撲上前去，把她摟在懷裏，當眞，小蕭瑤不過不懂世事而已，雖與外間世界隔絕，但她純潔天眞又聰明，故能辨得邪正是非的。

「多謝你，小妹子。」鳳兒說：「眞慚愧，我却一直瞞着你，却是你說後來知道，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小蕭瑤說：「我聽娘說的，娘帶着我到了開封，開封府有華山下院的人，其中也有當年在華陰道上刦鏢的，娘不過是吩咐他們傳下令去，說已知道鳳姊姊你爹的下落了，不用再查訪。你知道，鳳姊姊，中原各地皆有華山下院的人，娘下華山之前，已傳令知會各地的人衆。」

鳳兒和玉郎對望了一眼，驚愕得張大了咀，說不出話來。

眞驚奇：不過數日之別，小妖女怎麼就判若兩人，這那裏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孩？

「我暗地裏聽到娘和那些人的言語，再想到那日在曹縣城外賊巢中見過的姊姊的獨門兵刄，我就猜到姊姊是誰了。」

「你見到我的獨門功刄？」鳳兒向手中望了一眼，柳葉刀仍在她手中，仍未還鞘，當眞，那日小妖女掃穴犂庭，賊子那麼多，小妖女是她引去的，雖說原意就是要借刀殺人，她又怎能袖手，不錯，雖然她刀不血刄，但刀是出了鞘的。

「姊姊，」小妖女說道：「你忘了，我也是用刀的，別一種兵刄我也許知道不多，但是我娘的左臂可是被柳葉刀斬斷的，怎會不知道，那日在開封府，以及娘下華山前，娘就是教他們如何辨刀認人，因爲認得你爹的人不多，這柳葉刀乃是你家的獨門暗器，再說，你爹只有姊姊你一個女兒。」

「小妹子，你……眞不恨我嗎？」鳳兒說。

「我爲什麼要恨你？」小妖女說：「姊姊你對我那麼好，連娘也沒待我那麼好過，雖然我娘被你爹斷了一臂，但娘出手就殺了你們鏢行三個人，我聽娘說，娘當然恨你爹，說：若不是先傷在你爹的五子飛星之下，斷了一臂，娘和吳智已經殺盡鏢行中人，不會留一個活口，姊姊，我眞慶幸娘先斷了一臂，否則我就遇不到姊姊你了！」

她慶幸，不恨反而慶幸，是否有些不合常情？但小妖女本就異於常人，說慶幸，是眞誠的。

「我知姊姊是誰了，」小妖女說：「也知姊姊你們隨後就會跟來，你們那知我們在開封府留呢，就有那麼巧，我溜出來，恰見到你們落店。」

「那日我們趕了一天路。」鳳兒望着玉郎說：「趕到起更天了，才到開封，我記得。」

「原來你遇見了我們。」玉郎轉頭對鳳兒說道：「我們急於落店，也不用戒備甚麼，誰也沒有回頭望一眼，那知道被她撞見了。」

「我不是要躲着你們，」小妖女說：「我一見姊姊，高興極了，但華山下院的人到得多了，娘若發現我溜出來了，也必出來找我，我是怕被他們見到，忽然也想：姊姊的爹，眞是我娘要找的仇人嗎？反正只能和姊姊暗中相見，爲何不暗中探聽一下你們說些甚麼？」

鳳兒說：「小妹子，原來你也狡猾得很，是了，那晚只道夜深已無人會聽到，我們又把到了太白山後的行事，商量了一遍。是了，敢情被你聽了去。」

小妖女說：「正是，也才知道，原來太白山中的賊，確是玉郎的仇人，但不是姊姊的爹，同時，我也才知道，原來你們這番苦心，非但不是與我娘爲敵，倒一心一意在化解先一代的仇怨。姊姊，你說，我爲什麼要恨你，何況當年原是我娘的不是。」

鳳兒說：「小妹子，眞想不到，你這樣通情達理。」她又把小妖女摟在懷裏，說：「於是，你就決定暗中幫助我們。」

小妖女點了點頭，說：「潼關外，隴西地，你們怎及得我們人多熟路，我娘便要把我送回華山宮，我不信你們能快得過我娘，娘若一聲令下，一日之間，下院派駐在長安的人，就會齊集太白山中。若不是我娘要親自動手，這幾個賊子武功平常得很，早已被擒了，姊姊，那一來，你們想化解怨仇，豈不落空？」

「我明白了，」鳳兒說：「於是你乖乖地隨你娘回宮，暗中注意你娘如何遣兵調將。於是，你娘前脚下山，你隨後也跟下來。」

小妖女笑了，說道：「雖是隨後，但我娘在長安躭擱了一晚，我却連夜趕到前頭了。」

「於是，了不得，」鳳兒說：「你把我的刀偷了一把去。」

「你的刀白天雖然藏在衣底，但那知道，你睡覺時可是放在枕下的，我守候你一出房，就溜去取了一把來，因爲你們雖然先了一步，趕在我娘前頭了，但你們在這一帶可是面生的人，我知道娘已先遣派了下院的人到了山下，若是你們被暗中監視了，豈不前功盡棄。姊姊，本來我是依照你們商量好的計劃，把這個爲首的賊子斬得不得辨認，那知……」

「那知弄巧反拙，只毀這賊的面容，留下了破綻。」玉郎嘆口氣說。

鳳兒說道：「小妹子，這事不能怨你，你原是一番好意，怨只怨那個智多星，即使眼下無破綻，你們不是聽他說了麼，他早已疑心不是我爹了，看來我們都少了磨練，薑還是老的辣。但我仍然要多謝你們。」

鳳兒把刀還鞘，藏入衣底，道：「總算討了一個乖，今後我這刀再不敢亮出來了。現在我才明白，爲何我爹自從隱居後，從不帶刀在身邊了，我這兩把刀也從沒携出過大門。」

小妖女說道：「姊姊，你們眞的不怪我？」

鳳兒携了她的手，重重地握了握，對那玉郎道：「喂！你轉來轉去做甚麼，我這小妹子替你報了仇，你也不謝一聲。」

林玉郎兀自轉來轉去，一直緊皺了眉頭。並非因爲他未能手刄仇人而不悅，他爹雖然在這般人手下傷重而死，說甚麼也是死在家中，何況仇人皆已盡誅了。

他停下步來了，但只是望着兩個姑娘，仍不言語。

鳳兒道：「小妹子，說眞的，那日在曹縣雖已見你的功夫，但這幾個賊子可都不是平庸之輩，今天若不是眼見，眞教人難以相信，只怕你的功夫還在你娘之上，是麼？」

小妖女點頭道：「我爹也這麼說，娘也恨我爹偏心，不但僅傳了我娘一套風雷快刀，並沒把旋風三遁劍傳給我娘。甚至娘也不知道我連旋風三遁劍也練成了。爹吩咐我，不准對娘說。姊姊，我眞不明白，爹爲何如此。」

玉郎說道：「我知道，因爲你爹老了，除了你娘之外，還有好多個姬妾。而你娘……」

那紅牡丹雖然斷了一臂，仍然美艷如少婦，未入華山宮前，名聲可不好，那是江湖中人盡知的，之所以甘作老怪之妾，不過就是爲了華山老怪的七口飛刀，和兩套刀法，何況老怪老了，姬妾又多，老怪心中雪亮，豈會把兩套刀法盡傳給紅牡丹，直今飛刀也傳了她五口。

鳳兒生怕玉郎說出不好聽的話來，紅牡丹說甚麼也是小妖女的娘。忙道：「小妹子，你現在年幼，等到你大些，懂事了，你就明白了。你爹是華山宮中之主，自是不容許有人的武功勝過他的。」

小妖女仍然迷惑不解，道：「爹又傳給了我？」

鳳兒道：「因爲你是他的女兒，你爹再年老，你也不會背叛他的，而且正因他年老了，他的功夫也要有個傳人。」

玉郎道：「咱們也該走了，只是，她可不能和我們一道下山，而且……蕭瑤姑娘得趁她娘未回宮，趕快回去，還不能被人見到。」

「當眞，」鳳兒說：「若被她娘知道這些賊子是她殺的，追查起柳葉刀的來歷，可就糟了。」

「不！」小妖女叫道：「我再不回宮了，而且，娘也不會回宮的，姊姊，我再不離開你。」

抓住鳳兒的手，仰着臉兒，可憐兮兮的像要哭。別說她連殺八個賊子了，鳳兒曾親眼見她連殺二十餘人，也若無其事，雖說被殺的都是該死，而且死有餘辜的賊子，但能不令人心寒，她小小年紀竟已有這麼高絕的功夫，又豈不令人可怕可敬，眞是令人怕的小妖女，但小妖女變成了可愛的小蕭瑤了，尤其這時候，倚偎在鳳兒身邊，眞令人憐愛。

鳳兒摟住她，柔聲說：「小妹子，我也捨不得你，自那日你離開我後，我那日不想念你。」

小蕭瑤說道：「那麼，姊姊，你答應帶我走了，我要永遠跟着你。永遠不離開你。」

「我答應你……」鳳兒說。

「不！不能。」玉郎急道。

鳳兒不理他，繼續說道：「但小妹子，你聽我說，我也不願離開你，只是，得等我們出了潼關，你剛才已說過了，關外到處都有華山下院的人，這兩日，絕不能讓人見到咱們在一起，尤其是不能讓人見到你上太白山來，知道這八個賊子是你殺的。」

「姊姊，你是說，出了潼關後，咱們就可永遠在一起了？」

「永遠，」鳳兒說：「只要出了潼關，咱們只是暫別兩日。」

小蕭瑤放開手了，似明白，又似不明白，依依不捨的說：「出了潼關，就不怕被人見到了？」

「即使被你娘見到，咱們也不怕。」鳳兒說：「你娘知道咱們要好，知道我喜歡你，我只是怕人知道你曾上過太白山來，知道這八個賊子是你殺的。小妹子，你明白麼，你最好回華山宮去轉一轉，然後去潼關等我們，你脚下快，一定能先到潼關，今日之事，你要答應我，絕不向人說起，尤其是不能讓你娘知道。」

小蕭瑤這才又喜歡了，說：「我一定不對人說，對娘也不說。」

「你即刻就走，去潼關等我，別讓人見到你。」

「即使是被人見到，我就說出來找我娘。」

「你眞聰明。走吧，小妹子，兩日後見。」

小蕭瑤究竟明白多少？但聽話，歡歡喜喜地即忙走了。

望着她消失在門口的背影，兩人都不言語，脚邊滿地死屍，那山風的呼嘯，入耳也倍覺凄厲。

玉郎不言語，因爲他未能手刄仇人，

也慚愧，他自以爲萬全之計，其實愚蠢得很，即使能瞞得紅牡丹於一時，也瞞不過那智多星。眞慚愧，連這吳智也不相信甘老鏢頭曾作賊，若眞騙得人信了，豈不也壞了老鏢頭的聲名，令仁義滿天下的老鏢頭蒙羞受辱。報恩未能，差一點他倒作了不義之人了，如何不心中有愧？

鳳兒不言語，可不是因爲失望了，因爲數千里奔波，白白地辛苦了一趟，而且是此計不成，現今唯有從小蕭瑤身上打主意，也是她一開始就打定的主意，後一代的情誼，眞能化解前一代的寃仇嗎？

「慚愧，我眞蠢，」玉郎說：「鳳姑娘，你不怨我麼？」

玉郎心生慚愧，以爲鳳兒也像他一樣作如是想，先開了口。

「爲什麼怨你？」鳳兒說：「咱們雖然沒騙得紅牡丹相信，你却總算報了仇，你爹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你說，有人見到小蕭瑤上山沒有？但願她回山也不會被人見到。却是我們也該走了。」

她一心在小蕭瑤身上，對玉郎，她只有感激，當然他不蠢，他有甚麼該慚愧的呢？這條瞞天過海之計沒騙得紅牡丹相信，主意雖是玉郎出的，她可也有份商量。

他們放起一把火來，尋路出山。既然紅牡丹知道他們隨也會上山來，便也不怕被華山下院的人見到。何况紅牡丹已率衆追查殺賊的人，山下已無華山人馬。

兩人不走舊路，沿渭河東走。路上，不時搖頭的鳳兒，與正搖着頭的玉郎目光碰上了，兩人都會心的笑了。

「我在想小蕭瑤！」鳳兒說：「你也搖頭，八成兒你想到小妖女。」

「眞奇怪，幾天不見罷了。」玉郎說：「小妖女竟變成了個聰明伶俐的姑娘了。任誰也不會相信，半月前，還是個任性胡鬧，對世事一些兒也不懂的寵壞了的小女孩，竟變成了個懂事的大姑娘了。」

「你說錯了，」鳳兒道：「她本來就聰明伶俐，我了解她。她不懂的只是外間世界的事務，不懂世俗的禮儀，在除了她爹以外，從無男子進去過的華山深宮中長起來，從無人告訴過她男女有別而已。但不是沒有人性，而且恰好相反，她聰明，又純潔得像張白紙，一旦有人敎她辨邪正，明是非，她就有了不移的準則。」

「是的，是的。」玉郎連連點頭，連聲說：「我眞蠢，眞慚愧，我和她相處的日子比你多，却一點也不了解她，倒先存成見。和你相處不到兩日，你却把她變成另一個人了。鳳姑娘，你令我佩服。」

鳳兒笑道：「你又說錯了，你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其實你敎會了她不少，敎她認識了外間世界，知道人與人是如何相處。」

「不，」玉郎說：「從頭到尾，她都是一個無法容忍的任性胡鬧的小妖女。」

「她是任性的，也被寵壞了。」鳳兒說：「因爲她雖有爹娘，却缺少親情，身邊雖有大羣侍女，却只有奉承，她高高在上，缺乏溫暖，若是當初你不是對她先存成見，對她溫柔些而不是抗拒，她也會像對我一樣，聽你的話了。其實你已敎會她，人與人該如何相處了，你丢下她，離開她，雖然令她惱怒，但也懂得後悔了。」

「也許你說得是。」玉郎道：「她再見我時，看來眞不恨我。」

「你敎會了她。」鳳兒說：「之所以我順着她的性兒，也許她有生以來，連她爹娘在內，也沒人像我一樣，待她那麼親切，那麼好，於是，任性的小妖女，就成了隻溫馴的小羔羊，乖乖地聽我的話了。她需要的是溫情，需要人家愛她，當初你遇到她時，你若是不存着成見，而是愛她的話……」

鳳兒話出口，才覺得說錯了，她當然不是說的情愛，但玉郎是少年郎，小蕭瑤已不是小姑娘了，怎能說愛她？

鳳兒的臉紅了紅，步下快了些。

玉郎當然知道她爲何臉紅，忙道：「看來還是你好主意，紅牡丹和令尊的仇怨，必能從蕭瑤女身上得到化解。」

鳳兒笑道：「小妖女在你心目中，若是早些成爲蕭瑤女，也許當初你就不離開她了。其實，我們當初都看錯了她，她不是對世事無所知的，老怪傳她旋風三遁劍，敎她別告訴紅牡丹，她就不說。可知她心中其實並非不辨邪正的。」

玉郎說道：「我們眞看錯她了，敢情她的功夫還在她娘之上，而她才多大點年紀。」

鳳兒的脚步並沒緩下來，因爲已是夕陽無限好的黃昏時候了，前面已現出一個城鎭。

「那是什麼地方啊？」

「我們已趕了半日路，照脚程計算，該是終南鎭了，若是不停留，午間就可到長安。」

「前面已是潼關，鳳姑娘，前途珍重，就此別過了。」玉郎黯然地說。

鳳兒一怔，說：「你……要走？」

玉郎點了點頭，道：「我雖未能手刃仇人，但已無仇可報，報令尊的大恩不遂，愧已無能相助，若隨姑娘入潼關，倒是有碍姑娘化解仇怨之事，我也該走了。」

鳳兒雖然有些不捨，却也想過了，有這樣玉郎在一起，眞倒諸多不便，要在蕭瑤身上，化解她們老一輩的仇恨，林玉郎非但無能爲力，倒有碍了。但乍然言別，也眞有些不捨，却又說不出口來，只是怔怔地望他。

玉郎忽然嘆了口氣，道：「鳳姑娘，你心地淳厚善良，任他是誰，你也以誠相待，小妖女在你身邊不過兩日，就成了可愛的小蕭瑤，由愚昧無知，而變得靈智達理，你我相處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若不是我自動說明身世來歷，相信你也絕不會問一句的。」

鳳兒道：「因爲我一開始，打算從見你那最初的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好人，而且，既然帮助你治病，你當然不會仇恨我們，何况你忘啦，我爹和叔叔們藏匿在那小鎭上，不敢把來歷告人，倒會去查究家人的來歷嗎？至今我還不敢把眞實姓名告訴小蕭瑤，眞慚愧，你讚我，倒令我愧上添愧了。」

玉郎肅容道：「紅牡丹下華山要尋你爹報仇，若被她尋到，那會是甚麼後果，

會有多少人死傷，鳳姑娘，若是那紅牡丹知道你是仇人之女，她會放過你麼？而你，却仍心存善念，從未仇恨那女魔，却只想化解，要知當年她不過斷一臂而已，鏢行却有三個若活着你會叫他們叔叔的人，死在她手中，若說仇恨，你若記仇，可比她大得多了，但你太善良了，你不是記仇，只想去如何化解，你不把眞實姓名告訴小蕭瑤，乃是存心善念，有何慚愧的。」

「他到底要說什麼，爲何忽然如此言語？他平日已太過拘禮了，無時無刻，在她面前總是莊重不苟言笑，此刻的面容更嚴肅了，他到底要說甚麼？」

鳳兒怔怔地望着他，知他必有下文。

玉郎又道：「這些日來，我一直在等待，我想：你就會查問我的師承，功夫是跟甚麼人練的了，但你沒有，紅牡丹曾當着你的面讚我，事實上，我爲要保護你，或明或暗，也無法掩藏我的功夫，但你一句也不問。」

「爲什麼要問你？」鳳兒說：「若是你想說，你會說的，不問你也早說了，若是有難言之隱，問了，豈不令你尷尬？」

玉郎嘆了口氣，說：「鳳姑娘，你太好了，當年令尊義助我爹，日夜奔馳三百多里地，把我重傷的爹送回家來，明知我爹傷重垂危，已是不治的了，只爲令我母子見他最後一面，不但助我爹把鏢銀送到地頭，更爲我爹留下喪葬費用，爲我母子留下活命之費，而令尊與我爹豈僅素昧生平，初時甚至連姓名亦不知道。」

鳳兒說：「濟困扶危，濟者困，扶者危，又何必要昧生平，何必問名姓。」

玉郎道：「令尊的義舉仁行，却傳遍了遐邇，感動了王屋山中一位隱士，原來只是俠隱，不過無人知其劍術通神而已，其實並非與世隔絕，他查訪得實，好生讚嘆。」

鳳兒道：「正是，家師查訪令尊的義舉仁行，得知傳聞不虛，可惜令尊那時已樹了紅牡丹這個大敵，把鏢局結束了，查訪不出踪跡來無從結交，一日找上門來，問我可也想報令尊的大恩大德後，於是把我帶入王屋山下，他那蓬萊仙居。」

「蓬萊仙居？」

「雖是人間，却無異天上。」玉郎道：「那王屋山一帶，豈僅山下了，便山中亦不少人烟，但造化神奇，偏那仙居虛無縹緲，若無人帶領，豈僅不能進入，甚至不知眼前便是仙境蓬萊。」

「當眞有那樣一處地方嗎？」鳳兒大奇。

玉郎道：「若不找地頭，身入仙境，任誰也不相信的。鳳姑娘，你記住了，山下有個王屋小鎭，鎭上有個賣酒的老人，小鎭上賣酒的，只此一家，你只問日常來沽酒的玉郎，再出示那把短劍，我在一日之內，必能聽到信息，立即前來與姑娘相聚。」

說着，玉郎已把那短劍解下，遞給鳳兒。

鳳兒怔怔地接過劍去，道：「這是你日常佩帶的，你把它……給我？」

玉郎道：「這劍非雖平常兵刃，亦非甚麼奇珍，但那賣酒的老人一見，便能認出，姑娘留下了，不但可作信物，主要的是此劍與姑娘的柳葉刀長短相彷，使用起來，也與姑娘的柳葉刀無異，難道姑娘忘了，那柳葉刀乃是甘家的獨門兵刃，就我所知，令尊的師門有一條列代謹守的門規，每一代只單傳一個弟子，收徒極是嚴謹，是以柳葉刀已是甘家的獨門兵刃了。紅牡丹派出人去查訪你爹的下落，故爾指示下去，認出刀，便能認出人來，姑娘你有刀不能使用，行走在江湖上，身邊又不能少了兵刃，敢請姑娘以刀易劍。」

「甚麼？你要我把刀給你，換你的寶劍？」鳳兒說：「你不怕人誤認是甘家的人？」

玉郎道：「姑娘，我和你別過，便要回山了，最少也要一年後才能重出江湖，刀也跟我入山了。」

「你說……最少一年？」

玉郎道：「這原是家師吩咐，太白事了，即刻回山，豈敢有違。而且……」玉郎忽然嘆了口氣，說道：「現在我才知道，當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昨日之前，我甚至連紅牡丹亦不放在眼裏，以往從不把小妖女放在心上，現在才知道，我的功夫，其實連小妖女也不如。」

「因此，」鳳兒道：「你要回山再苦練功夫？」

玉郎肅容地說道：「家師在兩月前命我下山之時，說道：我的功夫報仇足夠，報恩却還不行，太白事了，到時候你自然明白。原來這番太白之行，已早在師傳算中。」

鳳兒奇道：「早在你師傳的算中？難道你那師傳能知過去未來？豈不是神仙了！且慢，你剛才說，你師傅的居處，是人間天上，仙境蓬萊，莫非眞……」

玉郎搖頭說道：「世上那來神仙，姑娘有所不知，我這番奉命下山，是因師傳得知紅牡丹下華山，尋訪你爹報斷臂之仇，家師說道：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雖然你的武功劍術，皆未到火候，但若錯過了這一機緣，你將遺憾終身了。以你現下的功夫，便不能勝過紅牡丹，亦可助你那恩公一臂之力，化險爲夷，並說我那殺父仇人現在關外太白山中，報仇則足夠了，說我那仇家之所以逃到太白山中，原有托庇於紅牡丹的用心，說雖不知令尊隱居何處，但紅牡丹的行踪可不難尋，尋訪紅牡丹的踪跡，必先出關，就便報仇，爲世人除害，不但一舉兩得，亦可考驗我的功夫。」

鳳兒道：「原來如此，却不料你一入潼關，未查訪出紅牡丹的踪跡，倒遇上了小妖女。」

玉郎道：「我因要從小妖女身上，查訪出紅牡丹的行踪，這才甘受那小妖女的凌辱，受盡她的折磨。」

鳳兒笑了，道：「我那小妹子不過淘氣些，那倒是眞的，雖然你受了些兒委屈，却因此倒先紅牡丹遇到了我父女。」

鳳兒笑了，想到小蕭瑤豈僅是小淘氣，簡直就眞是一個小妖女，夜晚睡覺也把林玉郎拴在床柱上，白天熱了，把他扔在水裏，陪她沐浴，如何能不笑，雖然人家之所以甘受折磨，乃是爲了要報她爹的恩，鳳兒仍然忍不住要笑，這是怨不得玉郎一聲聲叫她小妖女的。

玉郎被笑得臉紅了，道：「鳳姑娘，你明白了麼，這不是家師知道過去未來，只不過知道我那仇人托庇於紅牡丹，紅牡丹即要下華山，找你爹報仇而已。只是我不解，不見師傅與武林中人往來，他如何得知紅牡丹要下山而已。」

鳳兒感到非常羞愧，也多幾分悵惘，人家爲了她父女之事受委屈，受折磨，她倒好笑，如何不愧，別離就在眼前，又如何不悵惘。

她道：「你…那麼，你眞要回山？」

玉郎道：「不僅師命難違，何況學劍未成，且鳳姑娘眼下也不用我相助了，請姑娘記住了，家師對令尊極是敬佩，姑娘和妳爹若有危難，我們那山中居處雖然無外人到過，但賢父女若然光臨，家師必欣然命我掃榻歡迎，時辰已不早了，我不便陪同姑娘入關，請解下刀來。」

鳳兒明娘白他所說的不便，妄稱她爹藏匿在太白山中的，就是他，一旦遇到紅牡丹，那紅牡丹如何不追究，當即解下刀來，換過了玉郎的劍。

當眞，那劍不但長短相彷，而且輕重也極相近，映着西斜的落日，砭膚生寒，劍柄古樸，雖不是上古奇珍，亦非近代之物，顯是一把吹毛得過的利器。

鳳兒接過劍來，不由遲疑了，她自己的雙刀却是平常兵刄，多出幾兩銀子，任何一個巧匠都能打造的。

玉郎道：「鳳姑娘，棄雙刀而用單劍，十二連環快刀的威力雖減，却有一宗好處，非但那紅牡丹不能從刀上查知你的來歷，即使你施展家傳武學，亦不怕被她認出，而對你生疑，我要回山覆命，小妖女必已在關上等候了，你我就此別過，一年後再行相訪，姑娘請。」

鳳兒兀自捧着劍在遲疑，練武功的人，誰不珍視自己的兵刄，何況眞是寶劍，玉郎却以相換，爲她設想得這麼週全，這是何等情義，那心中不僅是感激而已，一時竟說不出話。

鳳兒從小沒有娘，在爹和叔叔們的痛愛下長大起來，身邊的一個呂大媽，也是拳頭上立的人，胳膊上跑得馬的女中豪傑，從不拈針綫，雙刀却不離手，是以雖非如小妖女一般不別男女，却也少了些女孩兒家的情懷。

但此刻，她却感到心盪漾，默默無言，却道出了她心上的脈脈情意。

玉郎顯然也在避免和她的目光接觸，道：「姑娘記住了，王屋鎮上的賣酒老人一見此劍，日落前我必來相會，賢父女若在那小鎮上不能存身，紅牡丹那女魔若苦纏不休，便請早來相會。」

鳳兒道：「我不言謝了，只怕我與小蕭瑤會合，年內不能回去家父身邊，但一年後，我必在河洛一帶相候，有小蕭瑤與我同行，你不難找到我們。」

玉郎說道：「好，我走了，華山近在咫尺，華山宮下院的人馬，說不定已傾巢而出了，我不敢久留，年後再見，姑娘請了。」

他頭也不回，他……他……爲何頭也不回？

那不是愁滋味，只是惆悵而已，但即使是目送，也極短暫，有人來了，她和玉郎一路奔馳，初時下太白山，明知紅牡丹不會停留，是以也不避大道，但一過長安，可就不能不小心了，兩人道別，原已不在道上，而是山邊的林中，怎會有人來？

鳳兒一回頭，只見斜陽下，一人飛奔而來，未看清人，先已聞聲，聲聲呼喚姊姊。

是小蕭瑤！啊！

小蕭瑤喜孜孜說道：「可被我等着了，我算計你們也該來了。」

「你算計？」鳳兒說，心想：了不得，豈僅數日之間，小蕭瑤判若兩人，且會算計了，道：「你不用望了，你那玉郎怕了你，早走啦。」

小蕭瑤那裏肯信，不僅望，而是找了，那林子雖然樹木疏落，但也能藏身的。

鳳兒任她去找。玉郎是小蕭瑤下華山後，遇到的第一個人，她刁蠻、胡鬧，雖說對玉郎是難堪的折磨，但多日相處，厮得熟了。她年幼無知，看待玉郎，不過像她身邊的侍女而已，初時既不別男女，相處既久，自然也不再存男女之別。

望着小蕭瑤在林中飛繞穿閃，鳳兒笑了，玉郎忽忽走了，可是因爲已發現了小蕭瑤，忽忙躲開了？

「我在那山頭上見到你們的，老遠就望見了。」小蕭瑤說：「見到你們避開大道，站在這林邊，他怎麼走啦？」

從她睜大的一雙眼兒裏，鳳兒只見到天眞的稚氣，當然了，她不過還是個剛才懂得男女有別的，十四五歲的女孩。

「他怕你把她再拴在床柱上，」鳳兒說：「怕你再把他扔在溪裏，要他陪你洗澡。」

「不是陪我洗澡。」小蕭瑤說：「我怕他留在岸上跑了。」

鳳兒仔細的瞧她，眞的，她不但說得坦然，臉兒也不曳紅些，任她從小在華山中，像匹無韁的小野馬，經過這一陣飛奔，臉兒怎會不紅。

那紅牡丹若不是美艷非常，怎會被華山老怪寵愛不衰，小蕭瑤活脫就是紅牡丹的化身，加上她的天眞稚氣，尤其是對鳳兒的信任依戀，又怎不令鳳兒對她倍加憐愛。

鳳兒道：「小妹子，我是和你說笑兒，眞的，他回去了，你知道的，他是爲報父仇，而今仇人已被你替他殺了，不回去等甚麼。」

小蕭瑤楞了一會，道：「他回那裏去啊！打從開封府起，你和他說不上幾句，總會說到報仇，他念念不忘報恩，姊姊，我也才知道，原來娘說我的仇人，是姊姊你的爹，也就是他要報恩的人，但說來說去，總是說這些，却沒說過他打那兒來，他又爲何回去，回去那裏啊？」

鳳兒道：「小妹子，你既已知道我爹是斬斷你娘左臂的人，你娘恨我爹入骨，你眞不恨我？」

「爲啥恨你？」小蕭瑤睜大了眼睛，說道：「又不是你斬斷了我娘的左臂。」

「但是我爹。」鳳兒說。

嘿！小蕭瑤也會露出一臉肅容，道：「姊姊，我再不是不懂事的小丫頭了，我好幾番溜出來，偷聽你的談話，多少也分得出邪正來了！我多想現身和你們相見啊

，但我已懂得，我若一現身，你們就不會說下去了，尤其是我娘那麼恨你爹，聲言連鏢行中人，絕不放過一人，但你，姊姊，你却只是一心一意想化解這怨仇，而你明知我娘是誰，你却待我那麼好，從來也沒有人像姊姊一樣待我這麼好。」

鳳兒又喜歡，又感動，不自覺又把蕭瑤拉入懷中，緊緊的摟住她，說：「小妹子，你說得是，我爹當年是迫不得已，爲了自保，才斬斷你娘一臂，而且那是你娘太驕狂自大，非是我爹的武功勝過你娘，再說，無論誰是誰非，那是先一輩的事，小妹子，多謝你不恨我。」

小蕭瑤倚偎在鳳兒懷裏，溫馴得像隻小羔羊，嘿！誰會相信她就是小妖女，打從鳳兒和她相識之日起，還不到十日，想一想，算一算看，小妖女已殺了多少人？雖說都是死有餘辜的賊子，但連殺三十餘人，她連眉毛也沒皺一下。抹去刀上的血，也像抹去了記憶，立即忘得乾淨，鳳兒一想起來，就不由心寒，就像又聞到了那血腥，又一陣陣噁心。

但小蕭瑤又是多可愛，多柔馴，尤其是在她懷裏的時候。

「姊姊，」小蕭瑤從她懷裏仰起臉來，說：「從今以後，你再不離開我，是不是？」

這正是鳳兒正在想的，小妖女的武功，天啊！她才多少點年紀，竟已如此驚人，眞是若非眼見，說出來誰也不會信的，連殺三十餘人，豈僅皆是一刀喪命，無一人還過手，只怕被殺的那些賊子，多半連她的人影也沒瞄見，是的，她得到了華山老怪的眞傳，但才多少點年紀啊！」

鳳兒的臂緊了緊，把小蕭瑤摟得更緊些，作爲回答。

「是的，我不能再讓她離開我。」她在心裏對自己說。

若是讓小妖女仍留在華山魔宮，留下在老怪身邊，留下她在紅牡丹那女魔身邊長大起來，那就不會是另一個紅牡丹了，而是另一個華山老怪，說是江湖中將無噍類，那自是太誇大了，但千萬人頭落地，那却是一定會的，因爲就像那華山下院一樣，邪惡暴徒，必然也會如蠅附羶，武林中，江湖上，必然也成了邪惡的天下。

「我永不離開你。」鳳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我也永不許你離開我。」

眞要謝天謝地，在她還有如一張白紙，魔宮中的邪魔妖氛，習染尚不深的時候，絕不能讓她離開她，小蕭瑤的名字是她取的，她一定要把小妖女成爲最可愛的小蕭瑤。

「謝天謝地。」鳳兒說：「我知道你在潼關，我正要入關去尋你，不料未入關，已找到你了。」

只有鳳兒才知道，她不僅是爲了這緣故才謝天謝地，但小蕭瑤眞高興，喜歡極了，對她來說，就是鳳姊姊永不離開她。

她把鳳兒抱得緊了些。

「你猜，我一直在担心甚麼？」一手撫着蕭瑤肩頭的鳳兒說：「你娘也追下來了，她不是只趕路，而是一路在尋找，在查訪太白山中的殺賊人，因此，她腳下再快，也快不過你，我眞怕你在關上等不到我，却等到你娘，即使她不再把你送回宮去，也會把你留在身邊。小妹子，我担心，會再見不到你了。」

小蕭瑤揚眉道：「姊姊，你担心的一點也不差，娘眞來到關上，正在分派人馬，緊守着關上的要道。」

鳳兒心頭一震，道：「她見到了你沒有？」

「這就是我跑到關外來找你的緣故。」小蕭瑤說：「娘沒有見到我，而是我先見到了她。」

當眞，紅牡丹要是見到了她，小蕭瑤豈能溜得出關來。雖然她不怕紅牡丹，功夫還在她娘之上，但紅牡丹無論如何也是她的娘，娘的話，她敢不聽從。

鳳兒道：「這可糟了，小妹子，咱們如何出得潼關？」

小蕭瑤說：「娘不但在追查太白山中的殺賊人，而且在查玉郎的踪跡，娘知道他要出潼關，而她上了玉郎的當，只不過娘認定殺賊的是你爹，吩咐下去追查的人，也只是這兩人。」

鳳兒道：「你是說，你娘不知道我也出關來了？」

小蕭瑤搖了搖頭，說：「在娘未上太白山，不知上當之前，既然明知玉郎要來，姊姊你却和玉郎一道，當然知道你出關來了，只不過你不出關，與她無關，她不聞不問而已，但姊姊你放心，娘以爲你們初相識，却不知玉郎和你早相識，更不知玉郎騙她，乃是報你爹的恩。她不理會你

出關，當然也不理你入關。」

「她兒到我……」鳳兒說：「你是說，也不理會我。」

「她有要忙的事…」小蕭瑤眉開眼兒笑，了不得，總共才幾日時光，從她眼中，竟見了狡猾的笑，說：「娘才沒功夫去理會哩。姊姊，你不但不用怕她，而且要大搖大擺地進關去。」

「也人搖大擺地出關，」鳳兒說：「而且要讓她見到。嘿！小妹子，原來你……了不得……原來你也是……」

「狡獪的小妖女。」小蕭瑤說：「玉郎叫我小妖女，我知道，姊姊，我可一點兒也不惱，你也叫我小妖女，我知道，你喜歡我，當你叫我小妖女的時候，也是最疼我，最喜歡我的時候。」

只喜得鳳兒又把她摟到懷裏來，說：「你眞是個小妖女，又聰明，又狡獪。」

小蕭瑤說：「只不過這小妖女在她懂得世事，分得清善惡，辨得邪正之前，遇到了姊姊你。」

「你娘見到了我。」鳳兒說：「好主意，我要讓她見到，她就不懷疑我和玉郎同謀了。」

「而且就不懷疑我又下了山，」小蕭瑤說：「因爲自那日分手後，我吵着要姊姊，不要回山，誰也不要，只要姊姊你，最初那兩天，我偸跑了三次，都被娘揪回去了，直到那晚無意間偸聽了你們的談話，我對我自己說：好啊，我要讓你和玉郎知道，我再不是不懂事的小妖女了，我要留在娘身邊，我要帮助你們。」

「只怕是要玉郎知道，你也會，也能夠暗中相助。」鳳兒說：「就像那晚在曹縣，他暗中保護我們一樣。」

小蕭瑤坦然點頭，坦然笑了，而且揚了眉兒。說：「可是，娘對你們絲毫不疑，沒有甚麼要知會你們的。」

「於是，」鳳兒說：「你就搶先上太白山，殺了那幾個賊子。幾乎壞了我們的大事。」

「我沒有。」小蕭瑤說：「只是沒騙得那智多星相信，而他早就生了疑。」

鳳兒摟了她一下，說：「我沒怪你，我是說笑兒。還是說正經，我入潼關，你呢，小妹子，難道你不怕被你娘見到，把你揪回山去。」

「娘見不到我，」小蕭瑤說：「你在明裏，我暗中跟隨，她見你大搖大擺，既不疑你和玉郎同謀，也不疑心我已下山了，而她正忙着哩，華山下院的人守住各要道，她要等候回報。」

鳳兒却不免懷疑，華山下院的人既然守住了各要道的出口，小蕭瑤又如何能遁形呢？但想到她不但偸聽了她和玉郎的談話，甚至連枕下的刀也被她偸去而不覺，雖說是偸走，她能在對她巳加防範之下，仍能偸出魔宮，看來小蕭瑤眞像個眞正的小妖女，會妖法兒的小妖女。

小妖女望望天，說：「是時候了，趁城門尚未關閉，這時進關，正是時候。」

可不是天邊只剩下一抹晚霞，暮靄巳四合，潼關雖巳在望，可還有兩三里地。

鳳兒道：「我明入，你暗入，我明白了，但我們在那兒會合？」

小蕭瑤道：「潼關只有一條大街，大街上只有一家最大的客棧，那也是我娘落脚的地方。」

鳳兒道：「了不得，小妹子，好主意，我既敢落在同一座棧房，你娘便是原有些心疑，那疑心也盡去了。小妹子，但你來會，進出可要加倍小心。」

小蕭瑤道：「潼關城裏，再沒有比娘住的地方更安全的了，姊姊，你說得不錯，當年我娘斷臂，非是武功不及你爹，而是太狂傲自大了，當年我娘不過練成三口飛刀，風雷快刀不能發風雷，而今却巳刀能發風雷，五口飛刀能傷人於三十步外，自是更不把江湖中人放在心上了，更不信有人敢在她面前出蠱惑，華山宮下院的人更不信，是以反倒更不加防範了。」

鳳兒瞪大了眼睛望着她，這還是不到半月前，那個無知的，只會淘氣的小妖女嗎？還是她眞是一個小妖女！

不，這是不公平的，妖女怎能分邪正，有理沒有娘。

鳳兒點頭道：「小妹子，我相信，別說天黑了，便是白天，你在稠人廣衆之中，來去也會如入無人之地。」

小蕭瑤說：「我不担心娘，却担心那個智多星，姊姊，我不會離開你身邊的，沒有人能傷害你，但對那吳智，可要多加小心。」

鳳兒道：「好，我走了，小妹子，你隨後來。」

直到鳳兒巳進了關，兀自在想：看來華山老怪的功夫，雖巳打遍天下無敵手，仍未盡露，比世人所知的更高不可測，小蕭瑤雖得到了老怪的眞傳，他才多大點年紀啊，可巳令她莫測了。

她暗自慶幸，不僅爲她爹和叔叔們，更爲江湖武林，人之初，性本善，眞有道理。

那潼關乃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倚山面河，更是黃河與渭水交滙之地。太平年間，亦商賈雲集，如何不繁榮，其實繁華的大街何祇一條。

她知道，這不能怪小蕭瑤的，她雖初來乍到，小蕭瑤也和她一樣陌生，但潼關最大的一家客棧，可不難打聽，到得那店門口一看，燈火通明，反而是最冷落的一家。

是了，紅牡丹下華山，這裏是必經之地，以這女魔的惡名，便不是婦孺皆知，凡是認識的，誰不退避三舍，敬而遠之，她落的棧房，遠遠避開尚且來不及，倒會住進來麼？

這倒不錯，不愁沒客房，有人敢來落店，店家又怎會不加倍慇懃。

鳳兒巳知是紅牡丹落脚之處了，當然不敢問，也不用問。

鳳兒道：「店家，這三間廂房，我全要了，我喜歡清靜，客多人雜，傍邊這兩間，就讓它空着。」

慇懃的店家緊皺的眉頭開展了，照鳳兒的吩咐，精美的菜餚只管送來，自是賣不出去的菜餚，那還會去問，去疑心這位姑娘只得一人，怎生要這許多，要知鳳兒離家之時，雖然穿的平常的粗衣布裳，但玉郎從曹縣鐵流星馬保的賊巢中，取了一包金銀，連夜替鳳兒和小妖女縫製的衣衫，小妖女乃是公主，既然本來的衣衫就華麗，替鳳兒縫製的，當然也就不再是粗衣布裳了。加上鳳兒本就美，小鎭生活淡泊樸實，又多貧苦，鳳兒心性仁厚，敬老憐貧，既在鎭上人心目中成了女菩薩，到處受人尊敬，那高貴嫻雅的氣質，自然而然地培養了出來，店家那會不當她是富貴人家的千金，自是加倍慇懃，加倍的小心侍候。

鳳兒道：「吩咐下去，不許騷擾，不得呼喚，不許進來，喂！看你欲言又止，可是有話說？」

店家道：「姑娘若不呼喚，自是不敢前來，却是……姑娘若是沒事，少出房門，再好不過，尤其是後院，請姑娘千萬別去。」

「尤其是後院？」鳳兒心中雪亮。

「沒甚麼。」店家生怕嚇着了人客，道：「就是姑娘適才說的，客多人雜，那裏人客雜亂些。但姑娘你請放心，這院裏小店再不引進客人了，姑娘是貴人，小店不敢怠慢。」

「最好。」鳳兒說：「我就是喜歡清靜，既然你們如此慇懃，我也不會虧待你，這錠銀子就賞給你們，拿去吧。」

店家接過一瞧，登時眉開眼笑，一大錠銀子，怕不有十多兩重，即使全店住滿了人客，三兩日也賣不出這麼多銀子來，只道接了一個女魔，趕走了人客，不料反倒接進了個財神爺，如何不心花怒放。

要知鳳兒也從賊窩中取得了一包金銀，銀子可不輕，累贅了好些日子，去了倒輕鬆。

鳳兒這裏把門虛掩了，小蕭瑤眞好主意，敢情紅牡丹就住在後院，那女魔目中無人，必也知道她落脚的店，就沒人客敢進來，自是更不防範了，店家得了銀子，把她當作財神爺，自然也不會讓人來騷擾，只不知小蕭瑤何時前來。

那料她轉過身來，登時呆住了，只見一人坐在桌邊，大吃大喝。

「你！眞是個小妖女。」

可不是小蕭瑤，竟不知她何時溜了進來，門只有一道，而她却未離門口。

小蕭瑤衝着她嘻嘻一笑，道：「我餓啦，筷子又只得一雙。姊姊，不用瞧了，我跟在送飯菜的夥計身後進來的，誰教你只顧瞧夥計手中的托盤，我只矮着身子一溜，就轉到床後了，只不過我人小些，不眞是甚麼小妖女。」

「小妹子，你瞞得我好。」鳳兒道：「你說吧，究竟還有多少本事沒有露出來的？」

小蕭瑤說：「再沒有啦，姊姊，我眞不想瞞你的，我是怕娘知道，爹把一身功夫都傳了我，不許我告訴娘，也不能讓她曉得。」

「因此，你娘一直不曉得，不知你巳盡得了你爹的眞傳。」鳳兒心中一動。

「只是不讓娘知道我巳練成了旋風三遁劍。」小蕭瑤說道：「姊姊，你明白了麼？」

鳳兒搖搖頭，只望着她出神。

小蕭瑤道：「面對着敵人，也能以劍遁形，何況我在暗裏溜進來，你明白了麼，我不是甚麼妖女。」

「我還是不明白。」在對面坐下來的鳳兒說：「不明白爲何不讓你娘知道，爲何要騙她？」

「因爲……」小蕭瑤道：「姊姊，你一定要我說麼？爹說，他一生殺了不少人，雖然都不是甚麼好人，但得罪的人太多了，而任誰也不敢說永遠天下無敵的。」

「所以，」鳳兒道：「你爹不許下院的人走近華山宮一步，違者必死。」

小蕭瑤道：「不但下院的人來路不正，人多，也能盡知來歷，便是娘，爹也存了戒心，因爲爹對娘的來歷，仍不十分清楚。」

鳳兒奇道：「那怎麼可能？你是你爹的獨生女兒，可是你娘生的。」

「但我生下來，娘就不理我。」小蕭瑤說：「打從我懂事時起，一年也難得見上三兩次，越大，越覺得她非但不疼我，而且嫌惡我，爹爹說，她不像是我娘，也怨娘殺人太不分好歹，娘掌管下院，爹說，也不是他的本意，說娘野心太大了。」

鳳兒越聽越驚奇，原來華山魔宮，不但夫妻互相猜疑，連母女也互不信任。

鳳兒道：「小妹子，不要說了，而且記住了，今後休要對人提起，但我却總算明白了。」

她明白了，明白小蕭瑤爲何帮理不帮親，原來小蕭瑤雖然對外間世界無所知，却對她娘早有了成見。是的，江湖中人提起華山老怪，眞是聞名喪胆，但武林中的名門正派，倒眞沒痛恨老怪的人，鳳兒就不曾聽她爹和叔叔們說過老怪如何邪惡，不用說：小蕭瑤得到老怪的寵愛，多少也分得出是非來。

她明白了，小蕭瑤先前的無知無識，只不過是不聞不見，並非愚蠢，亦不是幼稚，她是辨得邪正，分得清是非的，是否老怪太老了，老之將死，其心也善，老來的魔宮寂寞歲月，令他懺悔一生所行所爲，也唯有這個小女兒才是他唯一親近，唯一可以信任人，也是他唯一可傾吐，可向她懺悔的人。

現在，她終於明白了，小蕭瑤豈僅不是小妖女，在她心目中，更加倍可愛了。

「記住了麼？」鳳兒說：「今晚你對我說的這些，休要對人提起，甚至也不要再對我提起。」

小蕭瑤說：「爹也這麼說，但姊姊你是我的姊姊，姊姊，你眞好。」

鳳兒道：「小妹子，雖說你娘目中無人，但我們仍得防隔牆有耳，何況你們那華山下院的人來去不絕，我眞怕燈光會把他們引來，快快吃了，咱們睡吧。」

但一切皆如小蕭瑤所料，只不過一牆之隔，近在咫尺的紅牡丹，並不知她要追查的人，就在身邊。

× × ×

鳳兒大搖大擺地，一大早就出了關，不過是關門才開的時候，她不知小蕭瑤打那兒溜出來，但鳳兒並未令人生疑，小蕭瑤也未被人發覺。

鳳兒才站在滔滔的黃河岸邊，只見那滾滾黃流，似萬馬奔騰，眞個宛若天上來，驀然一凝眸，眞似萬頃黃湯，當頭傾瀉而下一般，聲威好不嚇人。

她不是第一次見過黃河，但黃河之水迎面奔騰而來，這可是第一遭見到，而且

以往所見的黃河水，也不遠不似今日所見的黃。

她那裏知道，黃河自河套折而南流，流經黃土高原，冲刷下大量黃沙，清清的河水也變成了黃湯，尤其是在春夏之間更甚。

黃河在怒吼，在咆哮，那巨大的聲響震耳欲聾。

「姊姊，姊姊！鳳姊姊。」

小蕭瑤大吼一聲，她這才聽到了，才知小蕭瑤已經來了，這原是她們約定的地方。

「啊！你來了。」

「我叫了你好多聲，你也聽不到，你在想甚麼啊？」

她在想麼？見到那滔滔河水，遼闊的河面，不由她不想到玉郎，林玉郎要避開紅牡丹的耳目，不入潼關，可是已渡過黃河麼？他如何能飛渡這遼闊的河面？

「姊姊，我知你在想甚麼，上游多的是渡口，還怕他渡不了河麼？」

「你是說林玉郎？」鳳兒坦然說。

小蕭瑤笑了，說：「那麼，我猜對了，姊姊，你不再以爲我眞是小妖女吧。」

「眞是個小妖女，」鳳兒嘖嘖稱奇：「了不得，你怎麼連我心裏想甚麼也猜到了，一朝靈智大開，登時就判如兩人，小妹子，我眞疑心你是個小妖女，疑心你初時……初下華山時……你是否假癡呆。」

嘿！小妖女不會臉紅的，但小蕭瑤臉紅了，說：「姊姊，你敢再提起……我那知道世間人有那麼多禁忌，我至今仍不明白，爲何男女之間，要分得那麼清楚。」

鳳兒知道她以往不是假痴呆，也不是小妖女，一個武林女兒，行走在江湖之上，那似三步不出閨門的閨閣女子，何況小蕭瑤在侍女堆中長大起來，年紀也還太小了，還是個不知情愛爲何物的女孩。

鳳兒向她身後再望了一眼。

「不用望了。」小蕭瑤說：「華山下院的人沒一人認得你，我娘也沒交待，識得我的人其實也不多，何况我越牆而出，神不知鬼不覺。姊姊，你怎麼又望着我不轉眼？」

鳳兒可不是怔怔的望着她，小蕭瑤竟然會臉紅了，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她曾不祇一次把小蕭瑤折磨玉郎的往事，作爲笑話兒來提起，也用以教導小蕭瑤，但從不見臉紅，而今天，她只不過略提一句，甚至尚未說出口來，倒臉兒紅了，這不是怪事麼？

鳳兒說：「小妹子，我問你一句，當初你遇到玉郎，爲什麼要折磨他？」

「因爲他氣惱我，他總想偷跑。」

「但他眞正偷跑了，你找了他幾口，反倒不十分惱了，是不是？」

「我惱的。」小蕭瑤奇怪鳳兒問得那麼認眞，說：「如何不惱，越是找不着他，我越惱，我想啊，我要是揪住他，必要狠狠地打他一頓鞭子。」

「但你見到他了，你並沒有打他一頓鞭子。」鳳兒說：「甚至你喜歡得連氣惱也忘了，你知道爲甚麼嗎？」

現在小蕭瑤怔怔地望着鳳兒，那是眞的，連她自己也眞奇怪，奇怪忘了氣惱？

「其實，現在我才明白了，他偷跑了，你雖然氣惱，但那是由於想念。」

鳳兒不知她明白了多少，但是，小蕭瑤的臉兒又紅了。

鳳兒眞是恍然大悟，是玉郎離開了她，那思念也才開了她的情竇，就在那幾日中，她也成長了，一日如一年般的成長起來，懵懂的靈智之門，也隨之而開啓。

「當眞，」鳳兒在心下想：「他們倒眞是一對兒，論年齡，論武功，眞是一對兒，眞是一雙璧人。」

那林玉郎眞比她還要年輕嗎？不是的，但鳳兒是把他從病倒的路傍救回家的，而她，在那小鎭上，受慣了人家的愛敬，敬重令她老成於她的年齡，於是，接受她仁慈恩惠的玉郎，自然也幼小了，何况那林玉郎全不像個練武功的人，文秀而又儒雅。於是，不但對小蕭瑤，對林玉郎，她也以大姊姊自居了。

忽然她心中起了一個念頭：「爲何我不成全他們？」她想：「再過幾年，小蕭瑤就長大了，一定比她娘更美。」

「你笑甚麼啊？姊姊，瞧着我眼兒也不轉一下。」

是的，長大了，她一定是比紅牡丹更美的美人兒，但現在她還沒長大，到底年紀還小，情竇已開，也還不過是初開，雖然臉紅，只怕還不十分懂得爲何她要臉紅。是的，她到底年少，且等她大些再說。

「小妹子，」鳳兒說：「因爲你好看，別說這些了，我們還是快走吧，我眞怕你娘會追了來。」

「娘不會追來的。」小蕭瑤說：「娘不信她要追查的人會快過她，人沒追查到，她會一直守下去。」

鳳兒道：「她若知道你又溜下山來呢？難道也不追來，把你揪回去。」

小蕭瑤的眉兒揚了，道：「娘不回宮，她豈會曉得我又下了山，因爲下院的人沒一個知道的。」

「但你爹疼你。」鳳兒說：「找你不到，難道不知會下院的人，派人來知會你娘。小妹子，若你爹眞疼你，不怕他也下山來找你麼？」

小蕭瑤道：「才不會哩，爹不但知道我下了山，而且知道我來和姊姊相會，我爹高興極了，說：去吧，那我就放心了，好好。姊姊，爹眞是連聲說好。」

鳳兒大吃一驚，說：「你告訴了你爹，你來找我，而且你爹已知道我是誰？」

小蕭瑤奇怪鳳兒爲何會驚訝，道：「我告訴了爹，一五一十，一句也沒隱瞞，因爲我知道，娘恨你爹，我爹却不恨，還說你爹是好人。」

「天啊！你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你爹？」鳳兒渾身都凉透了。

小蕭瑤的嘴兒噘了起來，道：「姊姊，我眞不明白，爲啥你們都怕我爹，其實我爹是好人。」

「你爹是好人？」當然沒人告訴過她，她多人稱華山老怪，江湖中沒人提起來不胆寒。

「爹是好人，」小蕭瑤一本正經地說：「而且說你爹也是好人。我說：爹，你猜我遇到了誰？就是娘要找他報仇的人，娘找不到，我却遇到了，啊不，我是說姊姊，那人的女兒。姊姊待我眞好。於是，

我就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地告訴了爹。」

「不用說，你也告訴了他，在甚麼地方遇到了我。你爹也知道我爹在那裏？天啦！」

「我說了，」小蕭瑤道：「在那小鎭上，姊姊，爹從來沒那麼望過我，就像你這幾日，不時那麼望我一樣，瞪大了眼睛，目不轉睛，倒像不認識我一樣，我說：爹呀！原來外間山下的世界，那麼新奇，也眞怪異，你看啊，爹，我可是懂得不少了。於是，爹的眼睛就睜大了，就連聲說好，我說：這些都是姊姊教我的，見一樣，教我一樣，姊姊待我眞好，從來沒人待我那麼好。我要去找姊姊，我要跟她在一起，也要她再教我。爹就又連聲說好，就沒說其他了，直到我說完了，爹才說：好好，你去吧，可別讓你娘曉得，也別對她說你那姊姊是誰，我也吩咐下去，不許宮中人告訴你娘，說你已下了山。」

鳳兒道：「你爹眞這麼說？」

「爹眞這麼說。姊姊，你奇怪麼？其實當時我也奇怪，不信爹答應得那麼快。」小蕭瑤喜孜孜說道：「但我立即就明白了，也明白爲何爹像不認識我了，於是，爹說了，他說，他一直想找這麼樣一個人給我作伴兒，我不該留在宮裏，該出去見見外間世界，但苦於找不出這樣一個人來，却不料我自己倒找到了，而且是再好也不過的人，爹說：我知道那甘中岳，既是甘中岳的女兒，就錯不了，一月還不到，就這麼懂事了，眞教我喜歡。姊姊，是眞的，爹喜歡極了。」

「哦？你爹知道了我是甚麼人的女兒，也要我和你作伴兒？而且還帮你瞞過你娘？」

「要我跟着你。」小蕭瑤說：「跟着你，爹就放心了，爹說：難得你聽她的話，難得她也喜歡你，但願你所說的，全是眞的。我就說：如何不眞，我就把姊姊你如何救玉郎，把玉郎如何報你爹的大恩，也對爹說了。爹就說：他知道，武林中，再沒有比你爹更好的人了，江湖中人人尊敬，可不是浪得虛名，他知道，也相信姊姊你是他的女兒，也就錯不了。」

鳳兒閉了眼睛，舒了一口大氣，道：「你爲何不早告訴我？」

「你又沒問我，」小蕭瑤說：「我以爲不緊要，姊姊，你從沒問起過我爹。」

鳳兒從來也沒提起過她爹，因爲她爹是名聲不好得很的華山老怪，看來這華山老怪眞不是大邪大惡的人，傳聞是不眞確的，鳳兒心下感到些歉意。

小蕭瑤又道：「爹說：你去吧，找你姊姊，雖然早晚你娘會曉得，會找上你們，但願你娘眞相信她的仇人已死了，永不知道你那姊姊就是仇人的女兒。」

「你把我和玉郎的計謀也告訴了你爹？」鳳兒說：「眞一五一十，一句也不遺漏？」

小蕭瑤道：「只是，爹却不知道，你們的計謀瞞不過那智多星，娘已知道太白山上的賊，不是你爹，好啦，姊姊，現在你再也不担心了吧。」

「我不担心了，」鳳兒好不歡喜，而且再不担心紅牡丹找她爹報仇了，這麼說：華山老怪也站在她們一邊了，有了小蕭

瑤在身邊，也會阻止，也能阻止紅牡丹向她爹報仇。

「姊姊，你爲何又閉上眼睛？」

「沒甚麼，因爲我放心了。」

眞是好心有好報，她明知小妖女是紅牡丹的女兒，當初若因此心存敵意，豈僅她不是小妖女的敵手，更不用妄想華山老怪也站到她們一邊來，尤其是那華山老怪老了，小蕭瑤若在紅牡丹身邊長大起來，耳濡目染，小妖女怕不又是一個女魔，而且還比紅牡丹更厲害的女魔，只怕那時天下武林無噍類了。

「我們該走了，趁這時還早，潼關左近，說甚麼也是你們那華山下院人馬出入之地，休被他們見到你。走吧。」

她們走了，鳳兒已有些明白，華山老怪不但對紅牡丹從一開始就猜忌，且感到華山魔宮之中，必已在醞釀一場大風暴，老怪說紅牡丹野心太大，是已知紅牡丹漸漸控制了華山下院，要取代他的至尊之位嗎？老怪老了，而紅牡丹却有那吳智等人爲輔，樹黨已成勢。

看來是的，華山老怪不把他的絕世武功傳給紅牡丹，却暗中傳了她的女兒，多少年來，身邊雖有姬妾侍女圍繞，但一個江湖中人却與江湖隔絕，十數年來足不出魔宮，其內心之孤獨是可想而知的，而今却把他寵愛的獨生女兒也遣走了，反而因女兒離開魔宮而高興，這是何故？是否老怪已受制於野心太大的紅牡丹？

小蕭瑤靈智初開，當然不會懂得這些，鳳兒是感覺到，但不想去知道，想要知道的是，老怪因有她與小蕭瑤作伴而高興，是否也有要她父女教導小蕭瑤成人的用心？

她眞想快快趕回家去，對江湖中詭譎的奪利爭權，勾心鬥角，要想明白，她仍然太年輕了。而且，趁着紅牡丹未離開潼關，她爹又在家中懸念，不此趁時趕快回去，還等甚麼？何況，她又有何處可以去呢？

「小妹子，先回我家去。」鳳兒說：「你若不喜歡，陪我再出來行走。」

「爹要我跟着你，」小蕭瑤說：「姊姊，你去那裏，我也跟你去那裏，爹要我聽你的話。」

鳳兒又摟了她一下，她眞喜愛看小蕭瑤在她懷裏時流露的眼神，多天眞，又多柔順啊。摟在她懷裏，小蕭瑤就絕不會是個小妖女。

還不到中午時候，已來到陽平，跑得鳳兒直氣喘，那小蕭瑤却不時要停下來等她。

「小妹子，你的功夫是怎麼練成的，眞教我佩服。」鳳兒且不入街口，喘着氣說。

「眞沒有甚麼特別的法兒。」小蕭瑤說：「只是從小沒甚麼好玩的，只有在山中追逐野兔，要想捉一隻狐狸，脚下慢些兒也不行，後來這玩意玩厭了，就上樹捉飛鳥。」

小蕭瑤像是忽有所悟，道：「姊姊，我想起來了，我爹身邊有兩個阿姨，爹要她們輪流陪我玩耍，玩的若不是追逐野兔狸狐，就是捉飛鳥，而且不許用飛刀，你說，這是不是練功夫？」

「原來如此，」鳳兒說：「她一定教你如何奔逐，如何飛掠，那當然就是練功夫，你從小就練起，不怪來去如風，快得白天也難見你的影踪。」

「那就是了。」小蕭瑤說：「不怪後來爹說我已練成了旋風三道劍，我也不知道，娘自從斷臂後，這幾年總不離宮，竟也不知我也練成了，娘曾要爹傳她這套刀法，爹總說：談何容易，若不從小練起，不練上十年八年的基本功夫，只教你刀法，有害無益，因爲功夫在脚上，而不在手中。」

鳳兒口中不言，心下却想：原來華山老怪身邊的姬妾，皆有了得的功夫，照小蕭瑤說來，必以練成了旋風三遁劍，只怕連紅牡丹亦不知道，一旦背叛，以爲老怪老了，紅牡丹必然討不了好去。

不知怎的，可是因爲華山老怪是小蕭瑤的爹麼？還是老怪敬她父女，她也還敬老怪了，登時把以往聽得到的有關光怪的傳言，全巳不放在心上，何況老怪既以愛女相託，可知他也是能分善惡，辨得邪正的。

鳳兒緩過那口氣來，道：「小妹子，你便能再跑，我可非歇一下不可，你說，你娘眞不會前來？」

小蕭瑤道：「我可不知這是甚麼地方，但雖然離潼關不遠，必有下院的人，但我巳告訴過你了，下院的人雖然多，但認識我的，却只得幾個爲首的。餘外的人我不識，他們也不識我，担心怎的。」

「好，」鳳兒說：「我們大大方方，用了午飯再走，還有，你身上的衣衫也得換過了，在華山，你是公主，走在江湖上，人人矚目，不嫌招搖，也令人不自在，而且也亦易被你娘發現踪跡。」

那小蕭瑤全無主意，鳳兒怎麼說，就怎麼好。當下用過午飯，換過了衣衫，但鳳兒仍然皺眉頭，所經之地，仍然人人矚目，那可沒法兒了，衣衫可更換，可不能把美變醜，那小蕭瑤換過衣衫，不過由艷麗變得更清麗了，也眞教人愛。其實只不過因爲身邊有小蕭瑤，以爲人人是在瞧小蕭瑤，却不自知她分去了一半的目光。

不行，任小蕭瑤怎麼說，鳳兒仍不放心，何況紅牡丹一旦得知小蕭瑤又偷下了華山，只要一查問，到處有她的人馬，不用一天半日，就能查出她們的行踪。

鳳兒帶着她，捨了大道，沿黃河岸東行，連路也不用問，這日來到了孟津，巳是日落時候，行了兩日，都太平無事，鳳兒也不用急急趕路了。

孟津可是黃河岸的一座古城，十天前她和玉郎也曾路過，不自覺站在坡上，停步北望，是的，就是這土坡，那日林玉郎就是站這土坡遙向北指，說道：「天際遙山隱隱，便是王屋了。」

小蕭瑤說：「姊姊，你望甚麼啊？」

鳳兒也遙向北指，道：「你見那天際的隱隱遙山麼？你那玉郎即便練劍山中，此刻必已回山了，東面山下，即是他父母埋骨之所。」

（本段完．全文未完）

（要知道紅牡丹與甘中岳的恩怨？兩小能否爲上一代解決，請留意本故事之二爲要。）

隔代戰爭

（本文承自第42頁）

只聽見喬特賽又緩緩地接着說：「潘桑雖然能夠製造出許多奇怪的武器和工具，但對於如何能夠讓『A OR Z』恢復正常的推動力，却一直不得要領，其間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燃料的缺乏，所以，他希望能夠用『F！F！』來代替原來的燃料，可是，鄒博士和方博士的研究還沒有成功，實驗室裏就巳發生了一次可怕的意外。」

洛雲點點頭，道：「方博士巳對我們說得很詳細，爲了那件事，他直到現在還是處於頹喪狀態之中。」

喬特賽道：「那眞是太遺憾了，所以我極力主張讓方博士離開這裏。」

洛雲道：「潘桑不反對嗎？」

喬特賽道：「他反對也不行，因爲我巳決定讓方博士離去。」

洛雲道：「我在這裏代表方博士向你致謝。」說着，也像櫻津佑子般向喬特賽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喬特賽道：「別客氣，其實我對你們來說永遠是功不補過的，若不是我來到了地球，貝力奇、利教授、薩拿、木良眞美以至鄒博士等人，都不會遭遇到不幸。」

櫻津佑子立刻叫道：「這些不幸的事，都是潘桑和古曼所造成的，他們才是眞正的兇手！」

喬特賽的聲音聽來十分難過：「不要再指責他們了，因爲……」

哥頓雙眉一蹙，急道：「爲甚麼不繼續說下去？他們到底在甚麼地方？」

喬特賽還是沒有說下去，只是又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但索域却突然開口，說道：「潘桑和古曼都巳被毀滅了！」

「毀滅了？」哥頓一呆，但接着却用力地搖頭，道：「不會的！古曼是殺不死的，誰能毀滅這個高級科學人的性命？」

喬特賽道：「地球人當然不能。」

哥頓忙問：「是你毀滅了古曼？」

喬特賽道：「不但古曼巳被毀滅，潘桑也巳死了。」

哥頓道：「潘桑是你的好朋友，你爲甚麼要毀滅了他？」

喬特賽說：「我沒有殺潘桑，是他自己毀滅了自己。」

洛雲的眼睛忽然瞪大：「潘桑是不是死在實驗室裏的？」

喬特賽道：「你很聰明，一猜就中，但不妨再猜下去看看。」

洛雲嘆了口氣，道：「潘桑既是死於實驗室裏，那麼不問而知，多半，是爲了『A OR Z』了。」

喬特賽道：「不錯，他是爲了『A OR Z』而死的。」

洛雲道：「那工作眞那麼危險嗎？」

喬特賽道：「不錯，這一次令他死亡的並不是毒氣，而是輻射。」

洛雲道：「那麼他完成工作沒有？」

喬特賽道：「完成了，我們的太空船現在隨時都可以飛回我們的星球去，可是……」說到這裏，喬特賽聲音有點咽哽：「可是潘桑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回去了。」

洛雲道：「不要難過，這段經歷對你們來說，巳值得永遠留爲紀念。」

喬特賽道：「潘桑和古曼曾經殺害過不少人，也許這就是罪有應得罷。」

洛雲道：「潘桑死後，你就毀滅了古曼？」

喬特賽道：「不錯，因爲這是潘桑的遺言。我不能不這樣做，除了古曼之外，基地裏還有十幾個比較次級一點的科學人，也將會在幾個月之內相繼死亡。」

洛雲道：「這也是潘桑的主意？」

喬特賽道：「不！潘桑沒有這麼說，但他們都是由潘桑改造的，而且他們的能源期限巳屆，除了潘桑之外，誰都沒有辦法令他們繼續生存下去。」

洛雲道：「也許，他們根本就沒有生存着，他們是上一代人，只是憑藉着一種奇特的科技才可以繼續活動下去。」

索域點點頭，道：「你這種解釋一點也沒有錯，我也是上一代人，你和我之間，大概是相隔了一代，古曼亦然。」

洛雲道：「你們是隔一代的人，但我們和古曼却曾經有過直接的鬥爭。」

索域道：「他若不死也許野心會越來越大，甚至會演變成人類的隔代戰爭。」

洛雲道：「但他死了。」

索域嘆了口氣：「其實在幾十年之前，他早巳死去，我也是一樣。」

洛雲道：「你將會何去何從？」

索域道：「離開這個世界。」

櫻津佑子吃了一驚，忙道：「不！你不要死！」

索域微笑道：「誰說我要死了？」

櫻津佑子道：「你不是說要離開這個世界嗎？」

索域道：「說得清楚一點，我只是離開地球，並不是眞正的『再死一次』。」

櫻津佑子一怔，接着便直着嗓子在叫：「我明白了，喬特賽先生要帶你到他們的星球去！」

索域點點頭，道：「妳說對了，只有在那遙遠的星球裏，我才可以生存下去，因爲我早巳不屬於這地球，你明白嗎？」

櫻津佑子用力地點頭，但眼神裏却又露出了依依不捨之意。最後，她又問喬特賽：「你的樣子到底是怎樣的？爲甚麼用這個箱子來罩着自己？」

喬特賽哈哈一笑，道：「在我們的星球裏，我肯定是個十分英俊瀟洒的人，但地球人的審美眼光不同，所以，哈哈！」

櫻津佑子也笑了，自從貝力奇遇害後，她巳沒有這樣開心過。

× × ×

喬特賽終於帶着索域離開了海底，離開了地球。洛雲等也乘坐着核子潛艇離開了基地，而當潛艇離去後，這神秘的海底基地就發生了一次毀滅性的爆炸。

這當然是喬特賽的安排。

他走了，索域也走了，誰都不再用得着這地方。

那一天，在太平洋公海上的美、蘇艦隊都發現了一件不明物體，從海面之上急速升起，然後在轉眼之間就巳穿過了大氣層，消失得無影無踪。他們當然永遠也想不到，在這件不明物體之內，居然會有兩個如此奇特的「人」！ （全文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偷大俠和弟子小子二人將皇甫兄弟捉弄一番，將他們趕走，保護了陸丹安然離去……在安樂侯府上，崑崙派掌門人鍾大先生來探訪弟子安樂侯爺徐廷封，並送來一雙小銀鼠爲憶蘭做生日，憶蘭的小朋友王孫公子也應邀來府趁熱鬧，徐廷封正在高興，爲恩師洗塵，爲女兒慶生日，劉瑾却派人來邀請去萬花林賞花，並送金鐲寶石作賀禮，徐廷封知道他心懷不軌，另有用意，目的想收爲己用，只好帶憶蘭赴會，並帶那些王孫公子小朋友一齊去，劉瑾試出他的心聲，知道他不爲己用，正想發作，徐廷封隨即利用小朋友作掩護，向他告辭……

憂江湖勢力　偷記事手册

對江湖人劉瑾多少都有些顧慮，只因爲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處事方式，甚至可以說目無王法，所以知道陸丹是武當派的弟子，毒殺陸遷之後劉瑾隨即吩咐皇甫兄弟追殺陸丹，甚至還用上北盜，那知道中途殺出南偷與小子，無功而還。

南偷與小子此來京城目的何在？爲什麼要救陸丹，派去調查的人到現在仍無所得，劉瑾却始終不免有一種目的是在與他作對的感覺，想到這兩個人，難免就有如作對的感覺，想到這兩個人，難免就有如芒刺在背，不去不快。

×　×　×

南偷與小子當然不知道他們在劉瑾心目中巳變得這麼重要，也沒有因爲救過陸丹，暴露了身份，開罪了劉瑾便躲起來，每天仍然在什刹海表演討賞，以他們的身手根本用不着這樣討飯吃，知道他們的身份的又怎不會懷疑他們這樣做是掩飾什麼，另有目的？

他們身手好，花樣層出不窮，連說話也是，所以雖然每天都在表演，每一次都仍然能够吸引很多人圍觀，目的若是眞的只在兩餐，這兩餐也實在豐富的了。

×　×　×

南偷大紅葫蘆不離手，醉態可掬，小子總是生龍活虎的混身是勁，今天也不例外。銅鑼在小子手裏，翻觔斗的竟然是南偷，一陣鑼聲引來了大羣觀衆，南偷隨着鑼聲猛翻觔斗，到鑼聲停下，巳累得氣喘喘的，一屁股坐倒地上，連喝三口酒，看見小子又要將銅鑼敲响，忙大嚷：「伙記慢打鑼——」

這句是地道的廣東話，他用走腔變調的京片子嚷出來，立時惹來了一陣笑聲。

小子一呆，道：「這種話現在沒用的了。」

南偷環顧一眼：「你以爲他們聽不懂。」

「我是說這個年頭最要緊是眞材實料，用不着來這種廢話。」

「到底你是師父還是我是？」南偷忽然問。

「當然是我——」小子一頓才接下去：「不是師父。」

「那種話應該由師父來說的。」

「廢話？」小子詫異地問。

衆人又是一陣哄笑，南偷瞪了小子一眼。「這種那種你也分不開？」

「哦——是那種。」

「閒話少說，小子——」南偷大聲問：「我們今天要什麼？」

「花槍——」

「你當這裏是家裏，跟小媳婦一塊兒？」

「師父——」小子忙截住。「這種話兒童不宜。」

南偷一言驚醒的，打了一個「哈哈」。「那還不要來看看？」

小子一支花槍巳在手，應聲揮動，都是向南偷身上招呼，南偷慌忙閃避，繞着場子急走，顯得非常狼狽，一面大叫：「你這是個人表演，不是對拆。」

「是麼？」小子好像這才知道，大喝一聲，只以右手抓着槍桿末端掄動起來，雪亮尖銳的槍尖環迫衆人眼目，衆人不由自主讓開。

南偷蹲在地上，正好避開槍勢，連忙搖手。「你這樣不是將觀衆全都趕走了？」

「那怎麼是好？」小子槍勢展開便好像收不回，花槍繼續掄動，一個身子也彷彿急得團團亂轉。

「還不到竹竿上去？」南偷伸手拿起了一條竹竿。

小子隨即躍到那條竹竿上，一面舞動花槍一面踏着碎步往竹竿頂走去。

南偷看樣子非常吃力，一歇一歇的緩緩地斜斜將那條竹竿挑起來，偶然來一個擦汗的動作，手一鬆，竹竿便往下掉，小子的身形當然亦往下沉。

圍觀衆人不由發出一陣驚呼聲，南偷却及時將竹竿扶住，小子也居然沒有從竹竿上摔下來。

衆人雖然明知南偷故意要他們驚嚇一下，却也不能不佩服，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

到南偷將竹竿豎立在地上，小子亦巳來到了竹竿頂端，先來一個金鷄獨立，槍勢隨即在竹竿頂上展開，姿勢美妙，引來掌聲不絕。

兩頂轎子也就在這時候抬進了什刹海，只看隨行的家丁丫環便知道轎子裏的人非富則貴。

這個什刹海在城內鼓樓西南方，是京城中四海之一，原是一個狹長的湖泊，環湖空地一向是賣解與各種攤販聚集的地方，一般平民百姓不在話下，即使王親國戚有暇亦喜歡到這裏來逛逛，所以這兩頂轎子出現，也沒有引起多大驚奇。

前面那頂轎子尤其華麗，行走間，一個丫環捧着一盤蜜餞從後追上，來到那頂轎子的旁邊。「郡主，你要吃的蜜餞買來了。」

轎子內沒有反應，抬轎的轎夫這時候亦好像有所發現，忙將轎子停下來。

丫環到底按捺不住將簾子掀開，探頭一看，不由尖呼一聲。

後面那頂轎子的簾子應聲掀開，一個身材瘦削，顴骨高聳，風骨稜稜的中年人探身出來，輕喝一聲：「什麼事？」

一個僕人急奔到中年人面前。「三公子，郡主不知那兒去了。」

中年人劍眉一揚，手中摺扇「刷」地打開，扇面上只有兩個字——蕭三！

這個人京城中認識的也許不多，江湖上的朋友却大都認識，黑道中的一提起華山蕭三，更就是大皺眉頭。

據說他原是一個棄嬰，有姓無名，大年初三爲華山派掌門人路經發現救起，取名三，收在華山門下，由於天資聰敏，又肯苦學，盡得華山派劍術眞傳，二十三歲便已經名動天下。

他爲人正直，嫉惡如仇，縱橫江湖十二年，不知何故突然消聲匿跡，不再見出現。

江湖上最後的消息是有人看見他在南昌寧王朱宸濠的府邸出入。

這應該就是事實，現在在他前面那頂華麗的轎子也正就是寧王的女兒長樂郡主朱菁照的轎子。

他摺扇打開突然又闔上，目光轉向那邊人叢，一陣嬌笑聲正從那邊人叢傳來。

那些家丁丫環一聽面上都露出喜色，蕭三面無表情，冷冷的搖搖頭，走下轎子，向那邊走去。

× × ×

人叢中小子仍然在竹竿上，却已停止了舞動花槍，呆望着那突然闖進來的長樂郡主朱菁照。

南偷手扶着竹竿團團亂轉，看樣子要阻止朱菁照，却又騰不出手來。

朱菁照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只是在玩着他們帶來表演用的竹枝碟子，似模似樣，玩得却比他們驚險得多了。

她手執五支竹枝，每一支之上都有一隻碟子在轉動，有快有慢，只是每一隻碟子都好像隨時都會掉下來。

南偷索性伸手掩着眼睛，不忍卒看，他這邊才將眼睛掩上，那邊五隻碟子便已先後掉下來，摔碎在地上。

朱菁照也已盡所能搶救，只是功力所限，她反而笑得更開心，花枝亂顫。

她的樣子絕不難看，笑起來更嬌俏，再加上一身華麗衣服，當眞是繽紛耀目，任何人都難免多看幾眼，爲之着迷。

十七八歲的少女好像她這樣任性的却也只怕不多。

她隨即去拿其他碟子，小子看着連忙一個翻身躍下來阻止。「大姑娘，這可是我們的生財器具。」

「我只是拿來玩玩。」

「全都給你摔破了，我們拿什麼來表演？」

「難得我高興。」朱菁照伸手又要拿碟子。

小子手急眼快，忙將碟子搬到身後，朱菁照忽然問：「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這有什麼關係？」

「我叫朱菁照，受封長樂郡主，我爹爹就是寧王。」

朱菁照話還未說完，圍觀的人已散去一半，小子看着歎了一口氣。「來頭果然大。」

「你害怕了？」

「算我怕了你。」小子回頭大呼：「師父，我們走——」

南偷將竹竿放下，苦笑。「觀衆都給嚇跑了，不走也不成。」

小子正要收拾東西，朱菁照竹枝却一伸截下。「走不得！」

「走不得？」小子有些奇怪的。

「我要看你們表演。」朱菁照一本正經。

「少爺現在沒興趣。」小子看也不看朱菁照，轉過身子。

「我有興趣便成了。」朱菁照亦一轉，又到了小子面前。

「大姑娘，你聽我說——」南偷走過來。「他這個是天生的牛脾氣，他不想表演，就是我這個師父也拿他沒辦法。」

朱菁照目光一轉。「你這個老匹夫，誰要你來多管閒事。」

南偷怔在那裏，小子冷笑。「沒上沒下的，天下間竟然有一個你這樣口不擇言的女孩子。」

「你說我口不擇言？」朱菁照瞪着小子。

「而且蠻不講理。」小子還說上這一句。

「好啊，我就讓你看看我的蠻不講理。」朱菁照手中竹枝隨即揮向那些碟子。

小子急忙將碟子捧開，朱菁照窮追不捨，一心要將那些碟子全都擊碎，可是小子手急眼快，身手又敏捷，朱菁照五支竹枝分交左右手，連環追打，還是打不到碟子上，一氣一急，右手三支竹枝便向小子當頭打下。

正當此際，風聲急响，蕭三公子從天而降，反手一伸，正好托住了那三支竹枝，一聲：「菁兒不得胡鬧。」

「師父，他——」

「我知道是什麼回事。」蕭三公子抱拳向小子與南偷。「兩位，劣徒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之處，切莫見怪。」

南偷當作沒有聽見，小子則一聲冷笑。「你這個徒弟可眞劣得很。」

「師父——」朱菁照嚷起來。

「跟我回去！」蕭三公子語聲一沉。

對這個師父朱菁照顯然有些畏懼，抛下竹枝，一跺脚，身形拔起，向那邊轎子掠去，蕭三公子流水行雲般跟在後面，將朱菁照送入轎子才回去自己的轎子。

小子看在眼內，一面拾起竹枝一面嘟喃道：「王親國戚，一個個都是恃勢凌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你這個師父總算來得及時，否則有你好看的！」

「你方才眞的想教訓她一頓？」南偷插口問，很意外似的。

「當然眞的了。」

「幸好她那個師父來得及時。」南偷伸手好像在擦冷汗，說道：「否則也不知道——」

話口未完，轎子已經過，簾子掀處，朱菁照探頭出來，一聲：「臭小子——」

小子向她做了一個鬼臉，她反而「噗哧」笑了，纖纖素手陡揚，一錠銀子脫手飛出。「這個是賠償你們的損失。」

小子探手接住，怔住。

簾子隨即放下，轎子逐漸遠去，小子目光這才落在銀子上，南偷即時問：「這個女娃子笑得很好看是不是。」

小子不由點頭，南偷接探手將銀子拿去，隨手一秤，露出一個驚愕的表情。「足十兩，我們師徒兩個下半個月大可以用不着抛頭露面，只管睡覺喝酒了。」

「不成——」小子搖頭。「蘭蘭到這兒來，不見我們，不是很失望。」

這說來也奇怪，他跟憶蘭一見投緣，憶蘭每一次到來，總要讓她歡笑一番他心裏才舒服。

× × ×

憶蘭這時候也想找鍾大先生帶她到什麼什刹海看小子表演，但看見鍾大先生與她的父親在內室好像在談着正事，不敢騷擾，忙自退出去。

她有時頗爲懂事。

鍾大先生徐廷封事實在分析劉瑾座下殷天虎等人的實力，雖然沒有在場，到底經驗豐富，只聽徐廷封的描述鍾大先生便已心中有數。

「他們目的在耀武揚威，劉瑾面前當然不會有所保留，以你所說來推測，單打獨鬥，沒有一個是你的對手，但一齊來襲擊，你未必應付得來。」鍾大先生的判斷與徐廷封不謀而合。

「弟子會小心的了。」徐廷封微喟：「弟子担心的只是以劉瑾的城府深沉，一定會有所保留，殷天虎常勝以外，只怕還有更厲害的高手。」

「這方面的消息你沒有？」

徐廷封點頭，鍾大先生沉吟着接道：「江湖上有頭有面的高手那怕是黑白兩道，都不會輕易向人俯首，你倒不用太担心，只是劉瑾找來殷天虎這些人，必定有所圖謀。」

「不錯，日內我總要找機會進宮見皇上，好好的談一談。」徐廷封憂形於色。「天下表面太平，實則積弊已深，人心不少怨憤，一旦有事發生，不難大亂。」

「朝廷中的事如何處置，你自己作主決定好了。」鍾大先生突然省起了什麼。「白蓮教徒經已在蠢蠢欲動你可知道？」

徐廷封頷首。「這個教派早已演變成民間結社，民間百姓不少都相信這個教派，若是出現，必然亂臣賊子當道，不得不揭竿而起。」

「最可怕就是這種錯誤見解。」

「他們當然不知道白蓮教今非昔比。」徐廷封苦笑。

「不老神仙應該知道的，這個人聰明絕頂，繼任教主以來，也頗多建樹。」

「可惜他非獨偏激好勝自負，而且護短，二十年閉關，一心只想着擊敗少林心禪上人，出關後雖然知道弟子爲非作歹，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到敗在雲飛揚手下，考慮弟子可能爲禍江湖，已經來不及，也無力控制的了。」徐廷封一聲歎息。「嵩山一戰，白蓮教徒消聲匿跡，弟子一直在找尋三尊五使的下落，到現在仍無消息，師父方面……」

「也沒有，我所知只是白蓮教徒已開始在民間設壇，但不太積極，有說是代表教主與最高權威的碧玉令牌不知所踪，蛇無頭不行。」

徐廷封「哦」一聲站起來。「師父，你等等，弟子有些東西給你看。」也不等鍾大先生答話，匆匆走進去。

鍾大先生當然奇怪，也做夢都想不到徐廷封給他看的竟然就是白蓮教最重要的信物「碧玉令」。

× × ×

「碧玉令」放在一個紫檀盒子內，鍾大先生並不認識，目光一轉，疑惑的望着徐廷封。

「這就是白蓮教的碧玉令，一向由教主執掌，見令如見人！」徐廷封態度非常認眞。

鍾大先生雖然明白這個徒弟的性格，一時間仍然難以接受這個事實。

「不老神仙臨終時這塊碧玉令交給弟子，是要弟子替他物色一個適合的傳人，以免白蓮教數百年基業毀在他手上。」

「原來如此——」鍾大先生笑笑。「廷封，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你既然答應了不老神仙，便要做到。」

「弟子明白，」徐廷封拿出那塊碧玉令。「以弟子所知，這塊碧玉令乃本朝太祖的師父彭和尚傳下來，當日不老神仙似乎還有話說，可惜還未出口便已氣絕。」

鍾大先生沉吟道：「我看這塊碧玉令也不會只是象徵教主的權威這麼簡單，白蓮教徒爲此而蟄伏至今，其中可能還有些什麼秘密，廷封，你受人所託，這塊碧玉令非要萬二分小心不可。」

徐廷封小心翼翼將碧玉令放回紫檀盒子內。「弟子也明白消息若是洩漏，不難掀起一場武林浩刧，白蓮教的三尊五使現在說不定亦是在追尋這塊碧玉令的下落。」一頓又道：「也許他們以爲仍然在少林寺內。」

鍾大先生拈鬚微笑。「諒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胆向少林寺索取。」

「武林中其實也並不怎樣平靜。」

「平靜就不是武林了。」

「最近京城中也來了不少武林高手，今日接到的消息南宮世家也有人來了。」

「哦？」鍾大先生一怔。

「不知道木蘭師妹會不會同來？」

他說的木蘭也就是鍾大先生的獨生女兒，鍾大先生一聽有些感觸的歎了一口氣。「南宮世家對她實在不錯，可惜學兒早死，她這麼年輕便守寡……」

「這也許是天意……」徐廷封好像想起了什麼，看一看鍾大先生，沒有再說下

去。

憶蘭的尖叫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鍾大先生徐廷封齊皆色變，不約而同，身形開展，穿窗撲出。

窗戶迎着他們的身形就像是紙紮的四分五裂，兩人的身形簡直離弦箭矢一樣。

× × ×

憶蘭實在很害怕，一面尖叫一面狂奔，在她的後面，追着一個擁着大紅披風，頭戴鬼面具的人。

那個鬼面具青面獠牙，猙獰而恐怖，那個人一面追着憶蘭一面還發出陣陣陰森恐怖的笑聲，即使是大人，突然看見一個這樣子的怪物也難免嚇一大跳，何況是小孩子。

憶蘭跑到那兒那個人便追到那兒，身形移動亦有如鬼魅般，輕飄飄的，着地無聲。

憶蘭一口氣由花園奔到迴廊，回頭一望，青面獠牙的鬼面具赫然就在眼前，不由一聲尖叫，急奔向前，一頭正撞入一個人懷中。

「蘭蘭別怕——」那個人正是徐廷封，隨即將憶蘭抱起來。

「爹——」憶蘭放聲哭出來。

追着她的那個人亦停下，嬌笑着將鬼面具拿下，竟就是長樂郡主朱菁照。

徐廷封一些也不奇怪，他早已看出那是什麼人，也很清楚朱菁照的性格，類似這種惡作劇也不是第一次的了。

「表哥——是我。」朱菁照居然還來一個鬼臉。

「除了你還有那一個。」徐廷封搖頭，將憶蘭放下。

朱菁照伸手抓向憶蘭。「看你啊，胆子這樣小。」

憶蘭不等她的手抓到已躲到徐廷封身後，鍾大先生亦已來到了，急問：「到底出了什麼事。」

「我這個表妹惡作劇，兩年不見，人也這麼大了，還是這樣淘氣。」

鍾大先生「哦」一聲。「原來是長樂郡主」

朱菁照看了他一眼，問徐廷封：「表哥，這個老頭兒又是什麼人。」

「胡鬧——」徐廷封輕喝：「這是我的師父，還不叫老前輩？」

「鍾大先生啊？」朱菁照一伸舌頭。「老前輩——」一頓又笑了。「你可眞老得很。」

鍾大先生大概多少也知道這個長樂郡主的性格，淡然一笑，沒有作聲，徐廷封上下打量了朱菁照一眼，突然問：「你是偷偷跑到這兒來的。」

朱菁照有些心虛，眼珠子一陣轉動。「我要到那兒都可以，誰敢阻止，一會才跟你說，蘭蘭，我們到那邊去盪鞦韆。」

憶蘭從徐廷封身後看了她一眼，噘着小嘴搖頭。

「還在生氣。」朱菁照展開笑臉。「算我不是，向你賠罪，以後不再用這個面具來嚇唬你好不好？」她隨即將那個鬼面具丟在地上踩爛。「喏，現在你不用害怕了。」

憶蘭這才從徐廷封身後走進來，朱菁照接着從囊中拿出一塊糕餅。「特別從南昌帶來給你吃的。」

憶蘭看着，猶疑着，朱菁照又道：「你不吃也就是表示你不愛吃糕餅，我叫你爹爹以後也不再買給你的了。」

憶蘭連忙接下，才咬一口，突然吐在地上。「爹，是苦的！」

徐廷封歎了一口氣。「菁照，你年紀也不少的了，還這樣尋小孩子開心。」

「誰叫你這個大人總是不上當？」朱菁照振振有詞的。

徐廷封只有苦笑，鍾大先生看着不禁亦歎了一口氣。「幸好你不是我的徒弟，否則——」

「否則早已給我氣死了是不是？」朱菁照當眞的不知地高地厚。

家人徐福即時進來禀告：「侯爺，門外有一位蕭三公子求見。」

鍾大先生第一個一怔，徐廷封有些奇怪。「難道是華山派的蕭三公子。」

「可不是。」朱菁照接口。「我這個師父可眞難應付，跑到那裏他總能够找到來。」

徐廷封一聲「快請」，叫走徐福，才問朱菁照：「你什麼時候拜蕭三公子做師父的。」

「什麼時候還不是一樣：」朱菁照突然「啊」一聲。「你懷疑？來，試試華山派的武功？」左手接捏劍訣，右手拼成劍指，就是一招「仙人指路」。

每一個門派幾乎都有一招「仙人指路」也當然各有特徵，朱菁照這一招絕無疑問是華山派獨有。

「够了——」徐廷封大搖其頭。

鍾大先生也當然看得出，却沒有什麼表示，顯得心事重重，徐廷封沒有在意，一直到蕭三公子出現。

× × ×

蕭三公子看見鍾大先生顯得很意外，目光停留在鍾大先生面上，兩人却並不招呼也無話說，徐廷封看着奇怪還是先來一句：「在下徐廷封，久仰蕭前輩大名。」

「侯爺言重。」蕭三公子虛應一聲，目光又回到鍾大先生面上。「鍾老前輩，別來無恙。」

「你們認識的？」朱菁照第一個嚷起來。

「崑崙名門正派，鍾大先生又是名滿天下的前輩高手。怎可能不認識？」蕭三公子冷然一笑。「只是我們這種無名小卒，鍾大先生未必放在眼內。」

「話不是這樣說。」鍾大先生有些感慨。

「鍾大先生德高望重，往來又盡是名門望族，自然不會與我這種卑下之輩同樣見識。」蕭三公子的語聲神態更冷淡。

「我沒有這個意思。」

「有沒有鍾大先生心中有數，我這種卑下之輩焉敢胡亂忖度。」

鍾大先生搖頭。「陳年舊事，想不到閣下仍然擺在心上。」

「大人物自然有大量，我們這種小人物，又怎能相提並論？」蕭三公子突然問道：「令千金可好。」

「還不錯。」

「是眞的？」蕭三公子冷笑。

「木蘭是南宮世家的人，我這個做父

親的担心不來，有勞閣下牽掛了。」

蕭三公子面色一沉，欲言又止，徐廷封聽到現在，多少也有些明白，連忙插口道：「難得蕭兄大駕光臨，請到堂內用些酒菜……」

「侯爺的好意蕭三心領了，我這種小人物怎配與鍾大先生坐在一起？」

徐廷封實在想不到蕭三公子竟還來這種話，正不知該說什麼，朱菁照已嚷道：「師父，好好的你怎麼又生氣了。」

「沒有你的事！」蕭三公子向徐廷封一揖，道：「打擾了，日後有機會再來拜候。」

徐廷封連忙回禮，朱菁照又嚷：「師父，我——」

「你立即跟我回去！」蕭三公子冷截，再向徐廷封一揖，轉身便走。

「我送蕭兄一程。」徐廷封追上前一步。

「不敢勞煩侯爺。」蕭公子半身一轉又舉步，頭也不回。

朱菁照大概也看出勢子不對，無可奈何的跟着蕭三公子離開，鍾大先生目送去遠，只是搖頭。

「師父——」徐廷封很想問清楚。

鍾大先生揮手截住，歎息：「這個人武功很不錯，而且俠義爲懷，就是心胸狹隘了一些。」

語聲一落，半負雙手，踱了回去，挺直的腰身已變得有些佝僂。

× × ×

——老太君

南宮世家一家之主，武功深不可測，膝下五子俱已娶妻，不知何故先後橫死，只剩四子南宮博在生。

——謝素秋

南宮世家大媳婦，威武鏢局總鏢頭謝長風長女，有女南宮明珠，最得老太君寵愛。

——姜紅杏

南宮世家二媳婦，出身青樓，武功高强。

——唐月娥

南宮世家三媳婦，蜀中唐門唐豹獨生女，家傳暗器手法據說出神入化。

——梅傲霜

南宮世家四媳婦，本朝御史梅方次女，自幼習武，用一雙柳葉刀。

——鍾木蘭

南宮世家五媳婦，崑崙派掌門人鍾大先生獨生女，鐵琵琶據稱一絕。

× × ×

六卷畫軸上分別寫着南宮世家老太君與五個媳婦的有關資料，雖然不詳細，北盜勝老二却已盡了所能。

劉瑾也很滿意，不是因爲這六卷畫軸，乃是勝老二的善解人意，在他召見之前便已準備好一切，他喜歡有這種有頭腦，處事有計劃的手下。

「有關南宮世家主要成員屬下所知道的只是這許多。」勝老二顯得有些自豪。「江湖上的朋友所能够知道的却也相信不會比屬下多到那兒去。」

「有誰不知道北盜勝老二乃是江湖上的萬事通。」劉瑾打了一個「哈哈」。「很奇怪，南宮世家男丁這麼少。」

「江湖上還有人知過的只有一個南宮博了。」

「老太君其他四個兒子是怎樣死的你也不知道原因啊？」

「江湖上有很多傳說，只是胡亂推測，不盡不實，不說也罷。」

「你知道我召你到來，問及有關南宮世家的一切目的何在？」

「因爲南宮世家大舉出動，除了南宮博，老太君與五個媳婦都已來了京師。」勝老二口若懸河。「不錯老太君每年都會入京少住數天，紫竹院禮佛靜修，但一向只帶一兩個媳婦，這一次幾乎傾巢而出，實在令人不能不懷疑另有目的。」

「勝老二不愧是勝老二，看來江湖上的事情的確很少能够逃得過你的耳目。」劉瑾大笑接問：「以你看，目的何在？」

「看不出，但要知也不是件難事。」

「哦？」劉瑾等勝老二說下去。

「以屬下所知，南宮世家做事一向有規有矩，一絲不苟，每日所做的都由大媳婦記下來交給老太君過目，只要將這日記偸到手，她們此行的目的更瞭如指掌。」

「這件事交給你了。」

「九千歲放心。」勝老二一頓。「屬下還得到一個消息，華山派斷腸劍蕭三也來了。」

「他是寧王府中的劍師，這一次是陪同長樂郡主來的，日間還走了一趟安樂侯府。」劉瑾笑了笑。「這件事，你不必操心。」

「是——」勝老二心裏苦笑，劉瑾消息的靈通，實在他意料之外。

× × ×

夜已深，朱菁照仍然在燈下綉着鞋面，這雙鞋子她已綉了不少時候，只差少許便完工的了。

好像一個她這樣的少女竟然有這種興緻，若非目睹，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敲門聲响，朱菁照頭也不抬。「是師父嗎？」

推門進來的果然是蕭三公子。「耳朵這樣靈敏啊。」

「這個時候除了師父你有那一個斗胆來驚擾我？」朱菁照仍然低頭綉鞋面。

「我是在奇怪這個時候你仍未睡覺。」蕭三公子目光落在鞋子上。「你在幹什麼？」

朱菁照這才驚覺，目光一轉，從蕭三公子面上回到鞋子上，居然露出了羞態，低聲道：「是準備送給表哥的，師父，你猜他會不會喜歡？」

蕭三公子一怔，沒有作聲，朱菁照也沒有理會，自言自語的接道：「我想他一定會喜歡的，然後穿着這雙鞋子陪我到處遊玩。」

蕭三公子淡然道：「我們這次進京，目的不是在遊玩。」

「我知道，爹叫我送一襲蘇綉龍袍還有一個百寶盒進京給皇上。」

「你總算沒有忘記正事。」

「要不是進京可以見到表哥我才不來。」朱菁照目光又回到鞋子上。

「辦完了正事你喜歡怎樣也可以。」

「眞的？」朱菁照雀躍。

蕭三公子點點頭，轉身走出房間，朱

善照沒有理會他，自顧抱着那雙鞋子發呆，也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蕭三公子反手將門掩上，歎了一口氣，緩步離開，彷彿也有很多心事，淒冷的月光下他看來是那麼孤獨。

× × ×

劍掛在牆壁上，燈光照耀下更顯得古拙，看到這柄劍，蕭三公子的目光便變得迷濛，彷彿籠上了一層烟霧。

好一會，他終於緩緩站起來，走過去將劍取下，拔劍出鞘。

劍光有如一泓秋水，絕無疑問這是一柄好劍，却並不完美，劍尖三寸已斷去。

蕭三公子彈劍作龍吟，突然一聲長歎，回劍入鞘，一個身子隨即一縷輕烟也似穿窗飄出。

× × ×

南宮世家富甲一方，而且在每一個大地方都置有產業，京城的紫竹院是其中之一。

紫竹院佔地甚廣，遍植竹樹，風吹過，竹濤聲陣陣，置身其中，難免有一種陰森神秘的感覺。

北盜勝老二沒有例外。

這些年來他從來沒有這次這樣小心，身形在竹樹上飄越，配合竹濤聲，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在他的肩膀上蹲着一頭大黑貓，一任他身形怎樣移動都沒有給拋下來，也事實是他悉心訓練出來的伴侶，他甚少與這頭大黑貓一起行動，甚少有這種需要。

今夜他將這頭黑貓帶來，可見他雖然藝高人胆大，還不敢少覷南宮世家。

夜風中傳來太君蒼老的聲音：「南宮世家歷代子孫繁昌，想不到到了我這一代只剩下五個男子，更想不到現在只剩下博兒一個，這次進來，事關重大，爲了保存南宮世家一點血脈，不能讓博兒來，只求列祖列宗保佑，南宮世家重振昔日的威風──」

聲音入耳，勝老二雙手便急動，迅速拉開了一條長長的銅管子。

那條銅管子一截套一截，拿出來只是兒臂尺許長的一截，拉開來竟然長逾數丈，末端正好落在大堂簷下，太君的聲音也就經由這一條銅管清清楚楚傳進勝老二耳裏。

話却只有這許多，勝老二不禁大歎遲來一步，再聽到脚步聲往堂外移動，忙將銅管收回。

眼看着，南宮世家衆媳婦隨着太君從香烟裊裊的大堂走出來，勝老二更不敢妄動。

他認着謝素秋的去向，等衆人走遠了才移動身形，向那邊掠去。

× × ×

謝素秋直入書房，隨即從暗格裏取出一册絹册，將要記下的在絹册上記下來，一手蠅頭小楷，秀麗端正，一如其人。

放下筆，她再細看一遍才將絹册合上，放回暗格內，有意無意往窗外看一眼才舉步走出書房。

在她將絹册放回暗格內的時候，北盜勝老二已經在窗外將銅管收回，那是一條更細小的銅管，末端尖銳，輕而易舉的穿破了一格窗紙，銅管中空，謝素秋的動作都在勝老二眼內。

他也知道謝素秋耳目敏銳，所以不等謝素秋推門出來便收回銅管，目送謝素秋回到隔壁房間，將門關上了，才翻身從竹樹上落下，隨即掠到暗影中，手一揮，那頭黑貓便離開他的肩膀，躍到走廊的欄杆上。

他隨即移步到窗戶旁邊，輕而易舉的將關閉的窗戶打開，翻身躍入，不動聲息，隨即將窗戶關回，竄到收藏絹册的所在，然後聚精滙神去打開那個暗格。

只要有生人接近，那頭黑貓便會發出警告，所以他非常放心去偷取那册絹册，却怎也想不到窗戶才關上，一條黑影便在那頭黑貓後出現。

那頭黑貓驚覺要叫的時候，一隻手已扣住了牠的嘴巴，一個身子也同時變得軟弱無力。

黑影隨即將黑貓捧走。

房間內勝老二一無所覺，一雙巧手很快便將暗格弄開，心頭方自一喜，謝素秋的聲音便從隔壁傳來：「這絹册你偷來也沒用，枉費心機。」

雖然隔着牆壁，聲音却清清楚楚，勝老二入耳驚心，正不知如何是好，話又來了：「就算偷到手，你也沒命拿出去，爲了一本這樣的絹册丟掉性命，你以爲值得麼？」

勝老二是聰明人，怎會不知道說話針對自己，面色一變再變，當機立斷，性命要緊，顧不得取絹册，身形一動，竄向窗戶，中途突然一變，到了門前，雙手拉開房門，一掠而出！

兩柄柳葉刀立時當頭砍下，勝老二眼快，半身一倒，刀下閃出。

梅傲霜刀勢未絕，柳葉雙刀翻飛，緊追在勝老二身後，着着搶攻，勝老二身形展開，急急閃避，梅傲霜雙刀左十七、右十八，連環三十五刀都落空，看見鍾木蘭呆在那邊，急呼叫道：「五妹，你還不動手？」

鍾木蘭欲上未上，梅傲霜又呼道：「快上──」

北盜勝老二也正向鍾木蘭這邊竄來，她輕歎一聲，鐵琵琶終於出手，這是獨門兵器，招式另創一格，威力也甚大，可是她菩薩心腸，不攻要害，勝老二輕易便從旁越過，正要躍上那邊牆頭，破空聲响，一把暗器便射到！

唐月娥也來了，唐門暗器果然不同凡响，三種手法，十二枚暗器，分打勝老二上中下三路。

好一個勝老二，半空中身形倒翻，風車般從暗器上翻過，手一搭，身子一縮，還是上了牆頭。「呵呵」一笑：「就憑你們幾個小寡婦就想留住我……」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便已被太君的聲音截斷：「我這個老太婆又如何？」一條龍頭杖緊接襲到。

勝老二大驚，身形三變，龍頭杖還是撞在小腹上，一聲悶哼，倒飛三丈，摔在地上。

唐月娥一柄軟劍立即架在他的頸子之上。

太君也隨即從天而降，左右有姜紅杏謝素秋南宮明珠，後面還有兩個手掌燈籠

的侍婢。

燈光下太君白髮如銀，相貌雖然慈祥，却不怒而威，一聲：「不要難爲他──」唐月娥便將軟劍收回。

太君龍頭杖接指勝老二，笑了笑，勝老二竟然不由自主身子一縮，方才那一杖撞在他小腹上雖然完全沒有痛苦的感覺，已經將他的鬥志撞碎。

那不錯突然，但他出道以來，類似這種突然已不知先後遇上多少次，却還是第一次這樣狼狽，也是第一次閃不開，這一杖而且竟還是點到即止，眼前這個太君的內功絕無疑問已到了收發自如，出神入化的境界。

勝老二自問絕不是對手。

太君龍頭杖一指接一頓，搖頭。「人說北盜勝老二取物易如探囊，想不到亦只是徒負虛名之輩。」

勝老二只有歎氣，太君笑接道：「你放心，南宮世家的人非獨不會傷害你，而且會讓你安全離開。」

唐月娥立即說道：「這不是太便宜了他？」

太君又笑笑道：「當然不會就這樣簡單。」

勝老二一顆心方自放下，聽說又懸起來，太君隨又道：「他能够跑到這裏來，本領實在不少，若是讓他空手回去，他那個主子固然失望，知道這件事的人也會說我們南宮世家太小器。」

衆人不由一怔，太君接問謝素秋。「他到底要偷什麼東西？」

謝素秋恭恭敬敬的回答：「相信就是那册日記了。」

「他既然有此需要，你就帶他進書房拿好了，否則他很難回去覆命的。」

謝素秋應聲向勝老二，說道：「跟我來──」

勝老二疑惑的看着太君，以他的江湖經驗豐富，一時間也不由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還不去？」太君龍頭杖輕擺。

勝老二心念一轉，一咬牙，硬着頭皮舉步跟着謝素秋走進書房。

× × ×

暗格內還有暗格，謝素秋從容將之打開，淡然道：「都在這裏了。」

「我──」勝老二的口才本來不錯，現在却顯得有些笨拙，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你要拿隨便拿去。」謝素秋一旁讓開。

勝老二猶疑着終於探手進去，取出一册絹册，隨手翻了翻，又看看謝素秋。

「你可以走了。」謝素秋語聲冷淡。

北盜一聲歎息，身形倒翻，穿窗而出，謝素秋看在眼內，搖搖頭。「畢竟賊性難改。」隨即關上暗格，舉步走向房門。

看見謝素秋出來，唐月娥便上前問：「那個勝老二呢？」

「穿窗開溜了。」謝素秋抬手指向那邊。

勝老二正從那邊瓦面上急急飛掠而去，唐月娥目光一轉。「太君，怎麼不問他是那一個指使的。」

「我自有分數。」太君胸有成竹的，轉問梅傲霜。「四娘，可知你柳葉刀雖快，對勝老二竟然全無威脅？」

「請太君指教。」

「勝老二輕功見長，已到了隨影移形的地步，你只知搶攻，他自然能够輕易避開，應該以守爲攻，以退爲進，虛虛實實，誘敵深入。」

「媳婦明白了。」梅傲霜柳葉雙刀一翻入鞘。

太君轉向鍾木蘭，歎了一口氣。「武功的最高境界在於心劍合一，劍即心心即劍，心無殺氣，攻勢必弱，臨陣對敵，絕不能有半點惻隱之心。」

鍾木蘭垂下頭。「多謝太君指點。」

「幸好勝老二也並無惡意，否則方才你已傷在他手下。」太君轉向唐月娥。「你的暗器勁道十足，出手也够快，但也就因爲太快，未及看清楚敵人的身形變化，位置判斷難免有偏差，徒勞無功。」

唐月娥點頭道：「媳婦應該在他身形將近着實，舊力快盡，新力未生的時候出手。」

「不錯──」太君嘉許的頷首。

「下次再給我遇上他，一定要他知道唐門的暗器厲害！」

「他不會再來的了。」太君說得很肯定。

「哦？」唐月娥有些懷疑。

「他偷了一樣沒用的東西回去，你以爲劉瑾還會再派他到來？」

「他是劉瑾派來的？」唐月娥顯然有些驚訝。

「我們進京第一天劉瑾便派人來打探，的確是老奸巨滑，深謀遠慮。」太君面色凝重，叮囑：「以後大家要小心行動，沒有事不要離開紫竹院。」

只聽這說話便知道南宮世家這一次進京事實有圖謀。太君也沒有再說什麼，吩咐各人回房休息，自己也在兩個侍婢侍候下，策杖走向居住的靜院。

× × ×

姜紅杏鍾木蘭走在一起，一路走來，姜紅杏不住埋怨被勝老二驚擾好夢，鍾木蘭却只是默默地走着，並不表示意見，兩人的性格原就恰好相反，一個拘謹，一個放恣，而且口不擇言。

姜紅杏也知道鍾木蘭是什麼性格，見她一聲不發，還是問：「你怎樣了？」

「沒什麼。」鍾木蘭淡應一聲。

「反正睡不着，我到你房間看看你新作的書畫。」

「太晚了。」

「不歡迎我啊，難道你房間裏頭藏着男子？」姜紅杏這個口不擇言的壞習慣又來了。

「那有這種事？你千萬不要這樣說話，讓太君聽到……」

「我不過跟你說笑，看你啊，這樣子緊張。」姜紅杏笑得花枝亂顫。

鍾木蘭只有苦笑。

說話間，已經來到了鍾木蘭的房間前面，夜風吹過，送來了一陣淡淡的香氣，鍾木蘭香氣入鼻，面色便變了。

姜紅杏沒有發覺鍾木蘭神色有異，却也嗅到了那股香氣，輕嗯一聲。「你房間內燒着檀香？」

（未完・六）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玉仙和朱盈盈談了一陣，便轉向蕭寒月，提出和他合作，說出自己的心事，蕭寒月也感覺到以前總有一股勇氣，一旦見到這個神秘組合的首腦，就要和他一搏的心理，但見過之後，正如白玉仙所說：見到他之後，就存有畏懼之心，沒有反抗或逃離的意念。現在自己還甘願接受他驗身之求，答應出任萬毒堂主，二人正在思量脫身之計。此時文雀進來，傳下二爺令諭，發現蕭寒月是假扮郭天威，正想出去通知「轎伕」，蕭寒月先將她制服；白玉仙跟住出去先將一個轎伕點了穴，另一個轎伕反抗想逃，却被蕭寒月將他攔住，不讓他逃脫……

荷花樓部署戰機　苦肉計擊傷朱雀

白玉仙人如海燕掠波，飛身而起，撞向那大漢身後。

蕭寒月一閃之後，已然覺出不對，白玉仙出言招呼時，蕭寒月已揚手擊出。

人如標杆，掌如流矢，那大漢第二步還未跨出，蕭寒月右掌已印上背心。

這一掌不見威勢，去的是那麼無聲無息，但掌勢擊中了那大漢後，內勁才盡吐而出，那麼魁梧的一個身子，竟然被掌勢震得飛身而起，摔落到七八尺之外去，竟然七竅流血而死。

蕭寒月對一掌斃敵，大感意外，似是自己也未料到這一掌竟會有如此威勢。

其實，他自從趙百年金針壽通全身主穴之後，內功精進，蓄力千鈞，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白玉仙一沉眞氣，想停下向前疾衝的嬌軀，但人還是衝到了蕭寒月的懷中。

不知她是有意，還是無心，那麼巧的臉對臉撞上了蕭寒月的前胸。

蕭寒月疾奔兩步，白玉仙却發出了一聲嚶嚀的低呼。

「對不起……」蕭寒月臉上有些尷尬的說：「我忘了扶妳一把。」

大約是撞的地方不對，白玉仙臉上泛起了一片艷紅，垂下頭，低聲道：「不能怪你，是我收勢不及……」

事實上，搏殺動手，撞一下算不得什麼大事，但如多花言語解說，那就越描越黑了。

蕭寒月急急扭轉話題，道：「現在，咱們該如何行動？」

白玉仙望了那大漢一眼，却是答非所問的，道：「蕭兄好雄渾的掌力，這兩人是二爺的轎伕，也是他的近身保鏢，他們一身橫練的外門功夫，別說拳掌傷他不易，就是一般的兵刃

，他們也能承受得住。」

蕭寒月道：「在下情急，全力施爲……」

白玉仙四下瞧瞧，接道：「咱們恐怕走不了啦？」

「怎麼？妳是說二先生到了。」

白玉仙道：「咱們已經被二先生的手下包圍了，走！先退回我住的荷花樓再作計較。」

蕭寒月雖然還未見敵人出現，但感覺中，四週隱伏殺氣敵踪，白玉仙久居於此，地形、敵情，自然是知之較深，點點頭，轉身行去。

白玉仙人如其名，艷麗如仙女下凡，但久年在江湖上行走，對利害感受極爲敏感，行經那被點倒的大漢身側時，突然飛起一脚，踢中了對方死穴。

人却回頭一笑，道：「蕭兄，是不是覺着我有些心狠手辣？」

蕭寒月歎口氣，說道：「江湖上的搏殺充滿兇險，多一份仁慈，就替自己多製造一分危機。」

白玉仙道：「你能瞭解就好，這個人兇悍絕倫，以蕭兄的武功，也許還好對付，換一個人，就會覺着他可怕的天賦神力，據我所知，二先生有一隊訓練有素的神力隊，個個都是具有天生蠻力的人物，再加上數年來的苦心訓練，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實力隊伍。」

談話之間，人已行近了荷花樓。

陳抱山、朱盈盈，都已站在了門口等候，但最使蕭寒月感到驚異的是，常九竟然也來到了荷花樓，這人的隱身潛踪之能，實已神乎其技。

不待蕭寒月問話，常九已搶先開口，道：「我來看看你們，想不到來時有路，去時無門，兩百丈外，已經佈滿了他們的人手，連一隻飛鳥，只怕也不易越渡，我瞧出了情勢不對，只好退了回來……」

蕭寒月接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這玄武湖乃是遊人雲集的風景地區，他們眞的敢集中大批人手，嘯聚殺人麼？」

常九笑一笑，道：「好像他們有了準備，正在想辦法封鎖道路，禁止遊客。」

「想不到啊！就在金陵附近，竟然有這麼一股龐大的力量，唉！難道……」

他本想說官府和七王爺，竟然如此的無能，但想到盈盈就在身側，急急住口不言。白玉仙接道：「蕭兄，對他們瞭解不多，以他們現在掌握下的力量，就算調動金陵附近的軍馬，也無法奈何他們，這是他的重地之一，二先生絕不會放過咱們……」

常九接道：「圍佈在你們四週的人手至少有兩百人以上，這一戰必將是激烈絕倫，白姑娘最好能未雨綢繆，先想好一個應敵辦法？」

白玉仙說道：「常前輩見多識廣，何以教我？」

常九略一沉吟道：「白姑娘有幾個心腹的屬下？」

白玉仙搖了搖頭，道：「沒有！」

常九怔了一怔，道：「你是說，算上我趕來赴難的常某人，咱們只有四個？」

白玉仙道：「是的，還有一個文雀姑娘，是二先生的心腹，連派在這裏照顧我的兩個老媽子，也是他們的人……」

常九神情肅然的說道：「不可信任的人，先行清除，咱們這一點實力，絕對不能再有內應敵人來搗亂……」

「你是說殺了他們？……」白玉仙目光轉注蕭寒月的臉上，道：「蕭兄之意呢？」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殺了他們，倒是不必了，不如點了他們的穴道，放置在一室，給他們一個生存的機會。」

常九沉吟了一陣，道：「白姑娘，有何拒

敵的打算？」

白玉仙說道：「現在已被包圍，突破不易，不如暫守在荷花樓，拒擋敵勢，這座樓以青石砌成，十分堅牢，又不畏火攻，咱們至少可以減少四面受敵之危，亦可在搏殺中，調息體力。」

常九道：「那以後呢？」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以後的事，老實說，不大樂觀，只有碰碰運氣了？」

「姑娘的打算是……」常九緊盯不捨的追問道。

白玉仙道：「入夜之後，咱們再設法脫出圍困，那也只是九死一生的希望。」

常九四下打量了一下荷花樓的環境，說道：「看此樓形勢，敵人可以由三面進攻，咱們四個人不敷分配，而且實力不均，也不易分開來……」

蕭寒月接道：「常兄有何高見呢？」

常九道：「如能把閑雲大師和墨非子兩位集中到此，借石樓隱蔽，或可和他們在此地決一勝負。」

陳抱山道：「常兄見過他們了？」

常九點點頭，道：「見了一面，他們就在左近，只是要想出一個召集他們來此的辦法才行。」



白玉仙心情頓時一振，道：「好！如果能夠把他們兩人招來此地，我相信是可以全力一拚的，二先生統治的手段雖然冷厲，但屬下們對他，大都是畏多於敬，咱們的抗力愈强大，他們的壓力反會減少，只要能中斷他的號令系統，他們就會不戰自亂。」

蕭寒月道：「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才能把消息傳出去？」

常九略一沉思，道：「死馬當作活馬醫，你願不願試試我的辦法？」

蕭寒月道：「什麼辦法？」

常九道：「法不傳六耳……」緩緩行近蕭寒月，低言數語。

蕭寒月皺皺眉頭，道：「成麼？」

常九笑一笑，道：「試試看吧！你身份已洩，也不用在留着這副假面孔了，乾脆洗去易容藥物，還你本來面目，去和她談談吧！」

朱盈盈急急說道：「我呢？」

常九微微一笑，說道：「妳也恢復女兒身吧！」

朱盈盈喜道：「好極了，面上塗着厚厚的一層藥物，實在難過的很，這些時日中，我一直在思索那『銀月飛霜』的手法，體會不出妙用，一旦動手時，我就施出來給你瞧瞧。」





口中說笑，人已轉身而去。

少年不識愁滋味，此時何時？但不解世情險惡的盈盈，仍然是歡笑自如，不受影響。

常九示意陳抱山，也去洗下易容藥物，才低聲對白玉仙道：「這裏，眞能够體會出江湖險惡的，只有妳我兩人……」

白玉仙接道：「你的意思是……」

「兩件事情，如若妳覺着那些照顧妳的老媽子，不可信任，那就下手處死她們，因爲他們如是監視妳的人，一定會在這座小樓中有了些佈置，咱們現在沒有時間查明它，只好先作處置，第二，再想想看，這裏有沒有能帮助妳的人，咱們力量太單薄，可以派上用場的人，只有蕭寒月和妳白姑娘兩個人。」

白玉仙沉吟一陣，欲言又止，轉身步入小樓。常九一個人守在大門口處，流目四顧，陽光下，湖色如畫，樹上嫩芽初綠，好一片初春的早晨景色。

只可惜這等美麗景色裏，即將展開了一場兇厲的殺伐，而且，是一場慘酷的搏殺，不知有多少條人影將在這場兇厲的搏殺中毀滅。

× × ×

蕭寒月恢復了英俊形貌，也解開了文雀被點的穴道，歎息一聲，道：「妳想過沒有？」

文雀神情冷峻，盯注蕭寒月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她是誰？」

「她？妳是說……」

「那個又黑又瘦的女孩子……」文雀的聲音，仍是那麼冰冷。

「朱姑娘……」

「郡主，七王爺的千金小姐……」文雀神色驟變，變的一臉詫異，說：「她怎會有那樣的奇怪想法？」

「是她……」蕭寒月說：「她有什麼樣的想法？」

瞭解了對方的身份之後，文雀忍不住啞然一笑，一切的煩惱，不滿，都在一笑中付諸東流，道：「她好大方，千金之軀，有此胸襟，好叫文雀慚愧。」

蕭寒月皺起眉頭，道：「文雀，我不懂，妳在說些什麼？」

「說那位小郡主，好胸襟，好涵養，人說宰相肚裏能撑船，果然不錯。」

蕭寒月有點明白了，笑一笑，道：「文雀，想出了結果沒有？」

文雀苦笑一下，道：「我知道你沒有錯，但從我的角度來看，那又不同了，二爺對我們恩重如山，我不能背叛了他。」

蕭寒月道：「文雀，我沒有要妳背叛二先生，我只是感覺到是非之間，應該有一個分野，至於妳如何決定，我無意勉强妳。」

文雀歎息一聲，道：「蕭公子，留在這裏太危險，你爲什麼不走呢？」

「走不了啦！我們已經被大批的高手包圍了。」

文雀傾耳聽了一陣，道：「怎麼我沒有聽到殺喊之聲？」

蕭寒月道：「還沒有開始，大概他正在調

動人手吧！」

文雀沉吟了一陣，道：「憑你的武功，一個人走，希望很大。」

「妳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文雀接道：「我知道，說了也是白說，但我還是忍不住說了出來。」

蕭寒月說道：「文雀，妳能不能帮我一個忙？」

文雀道：「什麼忙？」

蕭寒月道：「代我傳一個消息。」

「是不是請救兵？」

「是！我們的人手太少……」

文雀接道：「怎麼？你們是準備在這裏展開一場決戰。」

蕭寒月道：「情勢迫人，我們不願束手待斃，只有奮力一戰了。」

文雀沉吟一陣，抬頭看了蕭寒月一眼，微微頷首。

「要妳帶一封信，實在太危險……」蕭寒月說：「妳只要傳一句話就行。」

低聲說明了地方、暗語。

文雀道：「好！我現在就走，不過，要白玉仙追着我出去。」

蕭寒月道：「我明白……」提高了聲音，接道：「白姑娘……」

白玉仙應聲而至，看看文雀和蕭寒月，道：「怎麼？蕭兄弟準備放走文雀姑娘？」

蕭寒月道：「她對我們的威脅不大，殺之何益，不如放了她。」

文雀道：「白姑娘，追我出去，最好能把我打出一點傷來。」

白玉仙道：「那容易。」右手一抬，劈出一掌。

文雀嬌身一閃，避開了一擊，轉身向外奔去。

白玉仙啣尾疾追。

文雀出了荷花樓，奔出去十幾丈遠，突然停了下來。

白玉仙雙手齊出，拍出二掌。

文雀不再逃避，竟然和白玉仙打了起來，雙方掌來足往，打的十分激烈。

這是很認眞的一場搏殺，文雀施出了全身的解數，和白玉仙展開一陣搶攻。

白玉仙連攻出七掌之後，冷笑一聲，道：「妳要眞打？」

文雀道：「姑娘最好認眞的施爲，最好能打傷我。」

白玉仙道：「我不想使蕭寒月覺着我這個人太冷酷，他既然決定放了妳，我也不願傷害妳。」

文雀道：「那妳就手下留情，別把我傷的太重。」

白玉仙本是冰雪聰明的人物，聽完話，心中頓有所悟，拳掌加速，攻勢頓然凌厲。

文雀掌封指點，竟然是毫不相讓。原來，文雀想借機會測驗一下自己的武功，所以，一直纏鬬不休，不肯留出空門。

白玉仙逐漸的冒起了怒火，道：「妳眞要找死不成？」攻勢陡然一變，頓然間幻起了漫天的掌影，力道也突然加强。

文雀閃避不及，硬接了兩掌。

力拚兩掌之後，强弱立判，白玉仙功力精深，文雀被震退三步，嘴角流出血來。

白玉仙心有所疑，這兩掌並未用盡全力，極有分寸。

文雀雖然受傷，但傷勢並非太重，不過，也不算輕。

所以，文雀轉身逃走時，仍然步履踉蹌。

白玉仙吁一口氣，轉身行回荷花樓。

蕭寒月、朱盈盈、陳抱山都已恢復本來面目，在門前等候。

常九低聲道：「那丫頭傷勢如何？」



「不太重，但也不輕，足够她向二先生交代了。」

蕭寒月道：「白姑娘，如何應敵，還要姑娘統籌全局，發號施令了。」

白玉仙道：「蕭兄不用客氣，玉仙願爲馬前小卒……」

「不……」蕭寒月說：「姑娘熟悉形勢，洞察敵變，還是由姑娘發號施令的好。」

白玉仙道：「常前輩經驗豐富，由他統籌全局……」

「不不不……」常九急急說道：「我是天生的帮襯人才，要我坐鎮中樞，指揮全局，那可是選錯了人。」

白玉仙道：「這個、賤妾……」

常九略一思量，亦覺着此情此景，由白玉仙統籌全局，比蕭寒月適當一些，當下說道：「白姑娘，我看妳也不用推辭了，妳熟悉此地形勢，識人也多，只此兩點，就比蕭公子適合了。」

白玉仙吁一口氣，道：「大家商量着吧！敵勢强大，尤其那一批神力鐵甲武士，專以攻堅之用……」

「神力鐵甲武士……」常九微微一怔之後，接道：「常某在江湖上走了半生歲月，從未聽過這個……」

「是一些穿着特殊精製的鐵甲的大力士……」白玉仙解釋着說道：「刀槍不入，除了天生的神力之外還有很精深的武功，訓練這一批人不易，選擇這樣的一批人更難，我沒有見過他們，但二先生却以此引以自豪，定然非同小可了。」

常九苦笑一下，道：「只聽神力鐵甲武士這幾個字，就叫人有些頭疼了。」

（未完・四十一）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老鼠手持着內裝玉山羊的匣子，萬絕頭陀動手搶奪，鐵老鼠見到岳小玉和金德寶，忙將匣子交給兩人，命他們快跑，並相約在太保峽相見，岳小玉、金德寶向北急奔，萬絕頭陀想去追趕，却被鐵老鼠堵住，雙方展開激鬥……岳小玉，金德寶奔至半途，忽然遇上祁紫天，祁紫天長劍架在金德寶頸上，威脅他把匣子交出來，岳小玉精靈狡猾，說金德寶是太乙眞人的弟子，看在太乙眞人的面上，叫他不要趟這渾水，但祁紫天態度決絕，非要匣子不可，忽然，祁紫天背後有一條青蛇在爬，嚇得他回頭急抓，原來是個青衫人來替岳小玉解危。

送玉羊遇刦　贈百勝武功

青衫人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子，總是喜歡瞎猜一通，居然把一個視錢財如糞土的江湖異人當作是市儈之徒，眞是既可笑！復可恨！」

岳小玉「啊」一聲，道：「你說自己是個視錢財如糞土的江湖異人?」

青衫人搖搖頭，道：「這句話並不是我說的，我只是把這句話覆述而已。」

岳小玉問道：「這樣子稱讚你的人是誰?」

青衫人道：「正是太乙眞人，長白山最威風凜凜的老牛鼻子！」

岳小玉怔住了半天，才道：「你認識太乙眞人嗎?」

青衫人哈哈地一笑，說道：「我也是從長白山來的，又怎會不認識這個老牛鼻子?」

岳小玉又是一呆，道：「閣下怎麼稱呼?」

青衫人道：「長白山有一觀二洞三堡，雖然其中以淸壑觀名氣最响亮，但出雲洞和天雪洞中高手，也不是易與之輩，尚有百勝堡、熊人堡和獅吼堡，近年來也是高手輩出，實力絕不可以等閑視之。」

岳小玉道：「你還沒有說出自己高姓大名，莫非有甚難言之隱?」

青衫人道：「我姓郭，叫郭冷魂，江湖上的朋友送了一個綽號給我，叫我做『流水客』。」

岳小玉大是奇怪，道：「這外號倒也特別，却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郭冷魂道：「這『流水』二字，其實是語涉雙關的，它第一個意思，是說我對付敵人的手段十分霸道，往往把對方殺個天昏地暗，落花流水。」

岳小玉點點頭，隨即道：「第二個意思我也明白了。」

郭冷魂盯着他，道：「你說出來聽一聽。」

岳小玉道：「你是個揮金如土的人，所以花錢的時候，也如流水一般！」

郭冷魂哈哈一笑，道：「果然聰明，一點即透。」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就只怕聰明反受聰明害，還望前輩多加指導。」

郭冷魂瞧着他，驚訝地說：「好小子，怎麼一下子又變得這樣謙遜了?」

岳小玉說道：「滿招損，謙受益，小子剛才不識好歹，冒犯了郭大俠，眞是該死！」

郭冷魂很是高興，連蒼白的臉龐上也似乎出現了一絲血色：「好！畢竟還是個又聰明又懂事的孩子，唉，可惜……」

岳小玉道：「不必爲我這種小潑皮可惜了。」

郭冷魂嘆了口氣，道：「我不但是可惜你，也在可惜我自己。」

岳小玉奇道：「你可惜自己甚麼?」

郭冷魂沉默了良久，才嘆息着道：「可惜我命不久矣，否則一定收你爲徒，親自傳授你百勝堡的武功！」

岳小玉一怔，說道：「你是百勝堡中的人?」

郭冷魂道：「不錯，而且還是該堡的堡主。」

岳小玉更是奇怪，道：「你爲甚麼從長白山老遠跑到這裏來?又爲甚麼快要死了?」

郭冷魂道：「人總是要死的，與其死在堡裏，倒不如四海爲家，也許有一天剛好睡在皇帝老子的龍床上才兩腿一伸，那就變成『駕崩』啦。」

岳小玉道：「死在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但看你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個垂死之人。」他嘴裏這樣說，但心裏却大不以爲然：「瞧你這副尊容，眼大無神，面無血色，不要說是兩腿一伸，就算只是睡着了覺，也有九分九像個死屍！」

只聽見郭冷魂又嘆了口氣，道：「小兄弟，不要問這種掃興的事了，雖然我不配做你的師父，但你我今日總算是有點緣份，這本破書子，你就拿去收藏着罷。」說完，掏出了一本色澤暗黃的小書，交給了岳小玉。

岳小玉總算唸過幾年書，小書書面上寫着的幾個字他全都認得，他看了一眼，便照讀可也，道：「可勝則勝譜。」

這五個字讀之不難，但岳小玉却看得莫名其妙，不明所以。

郭冷魂道：「這本破書子，是我身上唯一最值錢的家當了，你若不想學破書上的本領，可以把它賣給太乙眞人或者是金銀二老，但要記着，價錢便宜切莫賣，最少也要賣個三萬兩！」

「甚麼?三萬兩?」岳小玉嚇了一跳，連聲音也顫抖起來。「這……這本書子可以值得上三萬兩銀子?」

郭冷魂冷冷一笑：「三萬兩算得上甚麼，二十年前我賣了一把劍，得銀八十五萬兩！」

岳小玉更加呆住了，心中却想：「乖乖的祖宗，這次小吹牛王遇上大吹牛王了。」但他這念頭却是一閃即逝，接着又忖道：「這位郭老兄只像殭屍，可不像個口若懸河的吹牛大王，老子近來窮得鱉上加鱉，自然是連一文錢都瞧得比月亮還大，但在江湖上嘛，奇人奇事層出不窮，就算一隻臭襪值上一萬八千兩金子，也未必是甚麼稀奇之事，只要這襪子是武林中第一位大美人穿過那就行了。」

他不斷地在胡思亂想，只聽見郭冷魂接着又說道：「胖娃娃給我揍了一拳，算他倒霉，你能夠得到這本破書子，則算你走運，至於郭某，嘿嘿，也該走了，也該走了……」說到這裏，人已神情漠然地離去。他看似走的不快，但却瞬即消失了踪影。

岳小玉一手捧着錦匣子，另一隻手拿着那本「可勝則勝譜」，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剛剛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怪夢。

× × ×

曙色甫現，太保峽下出現了兩條細小的人影。

這兩人年紀輕輕，但其中一個的身形已絕不算細小，正是鼻有血漬，兩眼猶自昏花不已的金德寶。

太保峽位於沱溪之南，石縫大山之北，峽東則有蕩寇台，鐵江寺，又有一青牛廟，相傳青牛有大神力，力能開山移石，連太保峽也是這位牛神爺爺所裂云云。

岳小玉和金德寶雖然以前曾經多次到此遊玩，對於附近環境十分熟悉，但這時候却只覺得四面松竹蔽天，頗有氣勢蕭森之慨。

兩人躲匿在一叠怪石後，兩張臉龐都顯得有點緊張，又有點說不出興奮之意。

「小岳子，你瞧那鐵老鼠會不會來?」金德寶等得有些不耐煩。

岳小玉道：「東西在我手裏，他怎會不來?」

金德寶說：「但他若有了甚麼意外，就不會再來了。」

岳小玉說道：「你担心他會給人殺害麼？」

金德寶道：「江湖中人行事手段毒辣，甚麼事情都可能會發生。」

岳小玉說道：「怎麼啦，想臨陣退縮嗎？」

金德寶連忙搖頭，道：「只要有你在一塊兒，小金子甚麼都不怕。」

岳小玉瞪了他一眼，接着嘆道：「你這句話就像我的名字，充滿了娘娘腔和女人味。」

金德寶也嘆了口氣，道：「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我也沒有力氣來跟你爭論了。」

岳小玉「嘿」的一聲冷笑起來，道：「只不過半天沒吃東西，就像個快要餓死的人，眞是——」

「眞是好香！」金德寶忽然精神煥發地叫了起來，「你的鼻子若沒有給鼻涕封掉，總該聞到罷？」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是不是有人在燒垃圾？」

金德寶的聲音聽來已有點像是呻吟：「甚麼燒垃圾，依我看，準是有人在附近烤鷄吃！」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管他烤鷄還是烤大笨象，我不餓，你也不准餓。」

金德寶叫苦起來，道：「我的老祖宗，餓就是餓，又有甚麼准不准的？」

岳小玉冷笑道：「獵人捕捉野獸，用的往往也是這個法子。」

金德寶道：「我可不是野獸。」

岳小玉道：「你當然不是野獸，野獸最少比你還聰明一點。」

金德寶漲紅了臉，道：「你欺人太甚了！」

岳小玉道：「但你也有很多本領比野獸高明，連那個姓祁的王八，也相信了你在雁蕩山與太乙眞人相識，繼而成爲師徒的故事。」

金德寶聽見岳小玉在嘲笑自己之餘，忽然又把自己稱讚一番，這才怒氣漸平，道：「那時候，我只不過是勉力而爲而已，其實這個故事，還是由你一手編造出來的。」

岳小玉道：「你以爲我這一着做得對嗎？」

金德寶說道：「這一招是不是狐假虎威？」

岳小玉想了想，才說道：「這句成語在這裏似乎不大貼切，但意思也是差不多了。」

金德寶道：「無論怎樣，你能夠借用太乙眞人的威名來鎭嚇着祁……祁王八，的確是相當高明的。」

「高明個屁！」岳小玉冷哼着說：「這只是自作聰明，也可以說是他媽的江湖經驗大大的不足，就算我們能夠令祁王八相信你是皇帝老子的獨生子，那又怎樣？他還不是可以一劍先把你的喉嚨割斷，然後再把老子的人頭割了下來？」

金德寶尋思了一會，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道：「好險！若不是從中殺出一個程咬金，那祁王八就算宰了咱們哥兒倆，只怕也沒有人會知道，更何況胖寶寶根本就不是太乙眞人的甚麼弟子。」

岳小玉道：「所以嘛，有時候再聰明的人，也會作繭自斃的。」

金德寶說道：「尙幸小岳子你洪福齊天，列祖列宗大顯靈聖，這才渡過此番刦數。」

岳小玉却臉色一沉，道：「好哇，你竟然敢罵我是個猢猻。」

金德寶一怔，莫名其妙地說道：「我幾時說你是猢猻了？」

岳小玉板着臉孔，道：「你若以爲老子聽不出你剛才那兩句話的意思，那可太小覷老子的智慧了，你說：『小岳子洪福齊天，列祖列宗大顯靈聖。』分明就是說我是個齊天大聖，而齊天大聖就是美猴王孫悟空，這豈不是皮裏陽秋的罵人的說話嗎？」

金德寶這才恍然大悟，但隨即却大叫「寃哉枉也」起來：「我的祖師爺，胖寶寶是甚麼材料？又怎樣懂得這些繞着圈子來罵人的說話？」

岳小玉冷冷道：「人心隔肚皮，誰曉得你肚子裏的心腸是黑是白？」

金德寶胖胖的臉又漲紅了起來，道：「你若不相信，把我的肚子破開來瞧瞧好了。」

岳小玉道：「破開就破開，但却要稍等些少時候。」

金德寶道：「要等到幾時？」

岳小玉道：「八十年後再破不遲，好讓你永遠都欠下老子這筆勾腸債！」說完，捧腹大笑不已。

金德寶這才知道岳小玉又在作弄自己，但他也不生氣，只是愁眉苦臉地說：「我知道你是故意胡說八道，好讓我不覺得怎麼餓，但大半天沒吃東西，胖寶寶只怕最少已餓瘦了七八斤啦。」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其實老子也餓得七葷八素九曲十三彎，但這時候咱們身負重任，若爲了貪吃而墮入敵人的圈套，那才是眞眞正正的對不住齊天大聖。」

但他這句話才說完，一隻烤得僅僅熟了的嫩母鷄忽然從天而降。

岳小玉接住，然後就儍住了。

× × ×

從天而降的東西，可說是包羅萬有。

岳小玉在兩歲的時候，就曾經在龍神廟門外迎接過一堆從天而降的燕子糞便。

到了五歲那年，他跑到別人建造新房子的地方，仰着頭看一個木匠在釘砌橫樑，結果一柄槌子從天而降，尙幸只是落在他的右肩上，並未一槌就把他的小腦袋撞爆。

去年，岳小玉跟兩個小無賴賭錢，輸得乾乾淨淨，一心以爲這回窮死了，誰知路過一間客棧的時候，居然有一張銀票從天而降，原來是一個商旅忽然發了神經，把數十張銀票到處亂拋，岳小玉運氣不差，拾獲了一張一百兩的銀票，而那個瘋子接着却一頭撞死在石牆上。

原來那人根本不是甚麼商旅，而是一個賭桌上的騙子，他身上的銀票全是作弊騙回來的，後來給人識破了，就用蠱毒來對付他，所以他才會神經失常，把銀票到處亂拋亂擲。

岳小玉曾經有過天降鳥糞，天降鐵槌，也有天降橫財的遭遇，但天降烤鷄這種

事，他却連想都沒有想過。

他接住了烤鷄，兩手很燙，但却實在捨不得放手。

金德寶更是看得連眼都直了，在那片刻之間，他最少已吞了三次唾沫。

「你們是不是很餓了？」一個老叫化突然也從天而降，笑嘻嘻地站在兩人的中央。

金德寶望着他，岳小玉也望着他，兩人的神色都很驚奇。

岳小玉吸了口氣，對老叫化道：「這烤鷄是你拋過來的？」

老叫化道：「是呀，我雖然是個叫化子，但烤鷄的本領遠比討飯的功夫高明，也許這就是入錯行了。」

岳小玉又望了老叫化一眼，才道：「我的鼻子沒有毛病，就算你不說，我也嗅得出來，唔，這烤鷄果然烤得香極了。」

老叫化呵呵一笑，道：「吃呀，趁熱吃才够滋味。」

岳小玉却搖搖頭，說道：「我們不能吃。」

老叫化一怔，道：「爲甚麼不能吃？是不是嫌叫化子的手骯髒。」

岳小玉又搖搖頭，道：「不，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無功不受祿，我們又怎好意思吃掉這一隻烤鷄？」

老叫化「嗐嗐」連聲，兩道灰白的眉毛皺了起來，道：「小小年紀，怎麼說話這樣老於世故？你喜歡吃就吃，不喜歡吃就拿回來，我又不是賣鷄鴨的販子。」

岳小玉也不再多說甚麼，立刻就把烤鷄奉還給老叫化。

老叫化接過烤鷄，面露不悅之色，冷冷地說道：「這年頭，心腸越好的人就越快給雷神劈死，還是去做江湖大盜好得多了。」

說着，忽然地撕下了一條烤鷄腿，然後就大嚼起來。

老叫化咬了兩口，目光忽然停在岳小玉手裏的錦匣上：「小傢伙，那是甚麼東西？」

岳小玉道：「無價之寶。」

老叫化哈哈一笑，道：「是不是和氏璧？還是魚腸寶劍？」

岳小玉搖搖頭，道：「都不是，是一枚鷄蛋。」

老叫化差點沒有把嘴裏的鷄肉全都吐了出來：「甚麼，你的無價之寶，就只是一枚鷄蛋？它是不是用黃金鑄成的？」

岳小玉道：「用黃金鑄成的蛋，那是金蛋，而不是鷄蛋，因爲這世間上還沒有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鷄。」

老叫化大感奇怪，問道：「既然只是一枚平平無奇的鷄蛋，爲甚麼又會是無價之寶？」

岳小玉道：「因爲它曾經看過相，批過命。」

老叫化兩眼暴睜：「甚麼？連鷄蛋也要給相士來批命嗎？」

岳小玉點點頭，道：「不錯，人有人相，牛馬羊貓豬狗也有牛馬羊貓豬狗的相，人相可以相之，畜牲之相也同樣可以相之，就比方古文有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所以伯樂就是馬之相士，既然馬可以相之，鷄蛋爲何不可以相它一相呢？」

老叫化聽得兩耳直豎，抓頭摸腮，金德寶心中却在暗暗失笑：「小岳子又在大放厥辭了。」但在暗暗失笑之際，却又直瞧着老叫化手裏的烤鷄暗呼可惜之至。

老叫化却好像沒有看見金德寶這副饞嘴相，又咬了一口鷄腿才道：「這匣子裏的鷄蛋，前途如何？」

岳小玉道：「自然是上上大吉，多子多孫。」

老叫化一怔：「是誰說的？」

岳小玉道：「江湖第一奇相士『仙上仙』歐如神。」

老叫化聞言，不禁發出了「啊」的一聲，道：「原來號稱『相盡天下英雄』的『仙上仙』歐五先生，這人倒不簡單，他對匣內之蛋有何高論？」

金德寶有點意外，他以爲「仙上仙」歐如神這個人，必然是岳小玉杜撰出來的，誰知這次岳小玉並非杜撰，而是順手拈來，把這位江湖相士也拉進了「故事」的漩渦中。

原來岳小玉經常在茶館，賭坊等地出沒，偶然也會聽見一些武林人物談論着當今各門各派，以至形形式式的武林高手，而那歐如神，又叫歐五先生，他的名字經常都掛在一般武林人物的嘴邊，是以岳小玉能够「聽以致用」，把歐如神這位「仙上仙」也捧了出來。

岳小玉見老叫化對歐如神甚是敬仰，不禁神氣起來，道：「歐五先生說：『此蛋屬雌，乃蛋中之后，故孵後即變母鷄，其後鷄又生蛋，蛋又孵鷄，不出十年，乃可育鷄逾百萬……」

老叫化皺了皺眉，道：「就是這麼簡單了？」

岳小玉道：「怎能說是簡單？須知如此福澤綿長之蛋，實屬世間罕見，別的雌蛋，就算蛋可變鷄，又可生蛋，但由於蛋相欠佳，必然成效不大，絕難與此『蛋后』相提並論！」

老叫化大爲嘆服，道：「果然神機妙算，不愧是『神仙界上的神仙』，可惜我這個老叫化不懂得孵蛋，也不懂得養鷄，否則必定央求閣下割愛則個。」

岳小玉哈哈一笑：「晚輩正是看出了這一點，所以才會坦然相告，但實在的說一句，此『蛋后』雖然日後子孫衆多，但要飼養百萬鷄隻，其艱苦之處也是不足爲外人道的。」

老叫化連忙搖頭不迭，道：「不要再說了，這等痳煩之又痳煩的事，老叫化子聽見了就多添幾條皺紋，這蛋后雖然是無價之寶，但若交到我的手裏，必然只有一個結果，就是碎其殼而吞其蛋黃與蛋白可也！」

岳小玉吃驚地說：「如此萬萬不可，你要吃蛋，那是極之容易之事，千萬不可把這蛋后吞了！」

老叫化笑道：「我對蛋的興趣不大，小小鷄蛋，又怎比得上肥鷄嫩滑可口？可惜兩位不吃，那就只好勉爲其難，再吃一隻了。」

他正要咬下去，金德寶已忍不住道：「你剛才已吃了一隻烤鷄？」

老叫化回過頭望着他，笑嘻嘻的道：

「是呀，你怕老叫化子會吃不下嗎？」

金德寶訕訕一笑，道：「前輩牙粗嘴闊，脖子壯大，就算再多兩三隻也吃得下，但……但……」

「但……但……但，但……個甚麼？為甚麼忽然吞吞吐吐起來？」老叫化怫然不悅地說。

金德寶給他一催，才接着說道：「我是恐怕前輩的腸胃會吃不消，會鬧出胃病來。」

老叫化哈哈一笑，道：「這個你少担憂，我的腸胃很好，一年才胃痛一次，但……但……」說到這裏，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還面露愁容似的。

金德寶奇道：「怎麼這次輪到你但不出來啦？」

老叫化又嘆了一聲，才道：「我的腸胃本來很好，一年才只是胃痛一次，但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至於近來……唉！」

金德寶忙道：「近來又怎樣了？是不是天天都胃痛？」

老叫化白眼一翻，道：「胡說，倘若天天都胃痛，豈不是連冷飯菜汁也嚥不下了？」

金德寶道：「那麼你近來每隔多久才胃病發作？」

老叫化道：「初時每隔半年，後來是四個月、三個月、一個月，到了這十幾天，他媽的越鬧越不像話，居然每隔三天就要胃痛一次了。」

金德寶皺着眉，道：「這已經是越鬧越兇了，前輩對於飲食，以後可得小心小心。」

老叫化苦着臉，道：「但食色性也，倘若連吃東西也要處處避忌，做人又還有甚麼意思？」

金德寶道：「不是叫你完全不吃，只是少吃一點而已，常言有道：少吃多滋味，多吃壞肚皮；為了前輩的身子健康着想，少吃一點總比多吃一點有益。」

老叫化捧着烤鷄，道：「那麼這個怎辦？」

金德寶道：「就讓晚輩代替你老人家効勞，把這大半隻烤鷄消化掉罷。」

老叫化連忙點頭，道：「這好極了，不吃白不吃，吃了聰明伶俐，活潑可愛，不吃的是豬公王八蛋！」

岳小玉心中冷笑，忖道：「老子偏偏就不吃！」

金德寶也不再理會岳小玉，才接過烤鷄，就已大口大口的咬個不停。

老叫化却在這時候來到岳小玉身邊，一雙怪裏怪氣的眼睛直瞪着他。

「你是不是害怕烤鷄裏有毒？」老叫化忽然冷冷一笑：「你以為我會搶去你的匣子？」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前輩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而且這匣子裏的東西實在並不值錢，前輩若喜歡，儘管拿去。」他面上神態悠閒，其實心裏已在暗暗叫苦。

在叫苦之餘，却又不免埋怨着鐵老鼠：「這耗子小偷怎麼還不趕來，莫不是給貓兒啣走了？」

只聽見老叫化咳嗽兩聲，才道：「你叫甚麼名字？這一次可不准再騙人，否則頭上有賞一掌！」說完，一掌拍在一塊石頭上，那石頭登時被拍得寸寸碎裂。

岳小玉看得吐舌不下，只得說：「晚輩姓岳，叫岳小玉。」

老叫化「唔」的一聲，道：「你匣子裏的東西，老叫化若要拿走，那是易如反掌之事，但君子不奪人之所好，而且我只是個討飯吃的叫化，並不是個強盜，所以，就算這匣子裏裝着的是蛋后也好，黃金萬兩也好，老叫化都絕不稀罕。」

岳小玉見識過老叫化的掌上功夫，只道這番說話倒是不假，不禁心中有愧，忙道：「是小子言出無狀，故弄玄虛，眞是該打，該打！」他一面說，一面掌摑自己，而且還居然用力不輕。

老叫化哈哈一笑，伸手抓住了他的手，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岳小玉雖然把自己的臉龐打得又紅又腫，但心裏却在想：「這是不是太笨了一點？」一時之間，連自己也弄不清楚這一打是否寃哉枉也。

那老叫化又凝視着岳小玉半天，才道：「你餓不餓？」

岳小玉道：「餓是有點餓的，但總不會餓死。」

老叫化目露讚賞之色，點點頭道：「有骨氣，男子漢大丈夫，要吃得苦，挨得餓，才能成為男子中的好男子，丈夫中的大丈夫！」

金德寶早已把烤鷄吃完，差點沒有連鷄骨頭也一併吞進肚子裏。

「老前輩，你烤鷄的本領着實高明，連錦簇閣的大師傅也比不上。」

老叫化臉色一寒，冷笑道：「錦簇閣的王九子，他掌杓的功夫只能算是第五六流脚色，自然不能跟我這個叫化子相提並論。」

金德寶用衫袖一抹嘴唇上的膩油，然後才抱拳一笑，道：「晚輩金德寶還沒請問前輩怎樣稱呼？」

老叫化說道：「我姓諸葛，叫諸葛酒尊。」

「諸葛酒尊？是不是喝酒的酒，至尊的尊？」岳小玉道。

老叫化捋鬚笑道：「對啦，這名字好不好？」

岳小玉道：「很好，很好，很好，眞的是很好很好！前輩一定是酒量驚人的武林高手了？」

諸葛酒尊却不斷地搖頭，道：「這却又大謬不然。」

岳小玉奇道：「前輩既以酒尊為名，又怎會沒有驚人酒量？」

諸葛酒尊道：「江湖中人的外號，多半不會有錯，但名字是由父母命之，那就很難說了，先父的確希望我這個不肖子能够成為武林酒王，好讓他吐氣揚眉，光宗耀祖，誰知名字取得好也沒有用，當我長大之後，吃飯的本領十分了得，但喝酒的功夫却連先父也比不上，簡直把他老人家氣得半死。」

岳小玉大感奇怪，道：「晚輩只聽過『望子成龍』這句話，怎麼你父親却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够成為『酒中至尊』？」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天下間諸

式人等，可謂無奇不有，先父就是一個奇人中的奇人，在老叫化子還沒有出生之前，他是武林中著名的『酒王』，可是，就在我快出娘胎之際，先父跟武林中一個叫『酒霸』的傢伙拚酒，兩人一拚之下，三日三夜不分勝負，但到了第四天中午，先父終於支持不住，醉倒在酒家之內。」

岳小玉「哦」的一聲，道：「這是苦戰到底，力拚而敗，可說是雖敗猶榮。」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可惜先父並不是這麼想，他一直以『酒王』美譽引以自豪，但經過那一仗慘敗之後，他覺得自己再也沒有面目在江湖上立足了，所以就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岳小玉呆了一呆，半晌才道：「拚酒而敗，小事而已，去年我跟胖寶寶喝酒，還沒到兩更就醉得不省人事，到了第二天又不是神龍活現嗎？」

諸葛酒尊道：「像你們這等市井小無賴，就算天天吃敗仗都可以當作等閑之事，但在武林中，尤其是那些極具身份的高手，往往都是經不起失敗打擊的。」

岳小玉說道：「只怕那是因人而異而已。」

「對！對，對！一千一萬個對！」諸葛酒尊道：「有種人一爬到高處，就經受不起打擊，不是意志消沉，就是索性連命也不要，但也有種人，屢戰屢敗，但屢敗仍然屢戰，可惜先父是前者，以致晚年鬱鬱不樂，含恨而終。」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往事俱往矣，諸葛前輩休再為此而傷感。」

諸葛酒尊微微一笑，道：「難得你年紀輕輕，就已這樣懂事，但老叫化要勸誡一聲，做人切戒過份輕浮，說話還是老實一些比較好。」

岳小玉心中一懍，忖道：「這個『酒王之子』相當厲害，想要騙倒他也還是不易。」

諸葛酒尊仰望天色一會，又道：「老叫化只是途經此地，如今也該走了，他日有緣，你我自然會再相會，再見啦！」

岳小玉揮了揮手，道：「諸葛前輩，再見。」心裏其實却在說：「此人麻煩兼厲害，不見也罷。」

金德寶也向諸葛酒尊告別，但他却很想再次重遇這個老叫化，因為那一隻烤鷄實在令他念念不忘，所以只盼他日相逢，再有機緣可以大快朵頤。

諸葛酒尊離去後，岳小玉有點不妙的感覺，金德寶見他眉頭緊皺，便道：「是不是餓得很厲害啦？」

岳小玉說道：「我不餓，但却有點担心。」

金德寶道：「你担心老鼠和那個展……展大俠不會來？」

岳小玉道：「東西在咱們手裏，他們一定不會不來，但他們有對頭人，而且功夫都很厲害，萬一給他們敵人殺了……」

金德寶嘆息一聲，道：「那也無話可說嘍，誰叫他們武功不濟事？」

岳小玉臉色一寒，說道：「他們的武功不濟事，你呢？你是不是可以天下無敵了？」

金德寶舌頭一伸，訕訕笑道：「我連你都打不過，自然是第九流的大草包。」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你知道自己是第九流的大草包就好了，以後說話可得謹慎一點，這種話若給別人聽見，可沒趣得很。」

金德寶點頭如搗蒜，忙道：「你罵得對，你罵得……」說到這裏，忽然張大了嘴巴瞪着前面，臉色變得一片蒼白。

岳小玉知道不妙，猛然回頭，他這一看之下，一張臉孔也是立時灰白起來。

原來在他背後，赫然站着了一個人，而這人居然竟是趙王爺！

× × ×

趙王爺手裏有刀，兩道目光却似比刀鋒還更鋒利千萬倍。

岳小玉倒抽了一口涼氣，脚步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開去。

趙王爺臉色陰森，嘿嘿笑說道：「小鬼頭，你很狡猾，害得我走了不少寃枉的路。」

岳小玉心頭噗噗亂跳，但却還是大聲叫道：「你是不是想殺了我們？」

他大聲說話，是希望諸葛酒尊或者是展獨飛等武林高手可以聽見，從而趕來營救。

但諸葛酒尊早已走得不知所踪，而展獨飛和鐵老鼠二人，更是踪跡杳然。

趙王爺冷冷一笑，道：「你就算叫破了喉嚨，也沒有人會來救你。」

岳小玉只好挺起胸膛，道：「你要怎樣？」

趙王爺道：「把匣子交給我，饒你不死！」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行，這匣子不能給你！」

趙王爺怒道：「廢話，你眞是不想活了？」

岳小玉道：「我若是把匣子給了你，那才是眞的活不下去。」

趙王爺道：「你害怕甚麼？」

岳小玉道：「若丟了匣子，鐵老鼠和展大俠決不會放過我！」

趙王爺哈哈一笑，道：「這個你不必担心了。」

岳小玉道：「為甚麼？」

趙王爺道：「展獨飛好事多為，已然伏誅！」

岳小玉臉色一變，接着立刻搖頭，道：「我不相信，他武功這樣高，誰能殺得了他？」

「小小孩童又懂得甚麼！」趙王爺冷哼一聲，道：「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九節槍王雖然武功不弱，但又怎敵得過趙某的三刦神刀？」

岳小玉道：「你不必花言巧語來哄騙我，總之，這匣子我決不會交給你！」

趙王爺哈哈一笑，道：「但憑你的本領，可以保得住這匣子嗎？」

岳小玉道：「你敢強奪，我就把匣子摔在地上！」

趙王爺臉色一沉，冷笑道：「摔呀！你若敢把匣子掉在地上，我就首先把小胖子的皮活剝了，然後才慢慢切割他身上的肉！」他工於心計，看得出岳小玉對朋友很講義氣，便用這種法子來威逼。

趙王爺武功極高，岳小玉和金德寶無論如何都逃不出他的刀下，形勢顯然極之

不妙。

但最令岳小玉洩氣的，就是鐵老鼠和展獨飛仍然沒有出現，反而這個要命的趙王爺却殺出來了。

到了這地步，岳小玉已沒有甚麼話好說了，只得把匣子交給趙王爺。

趙王爺接過匣子，立刻將之打開，只見匣內果然放着一隻晶瑩瑰麗，雕藝巧奪天工的玉山羊。

趙王爺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道：「兩位小兄弟幹得很好，應該有賞！」

金德寶忙道：「該賞甚麼東西？」

趙王爺桀桀地一笑，道：「每人賞一刀！」

金德寶猶自呆在那裏，岳小玉却已看出了危險，立刻叫道：「快走！」

他這麼一叫，金德寶也知道性命危在旦夕了，連忙連滾帶跌的走了出去。

趙王爺冷哼一聲，三刲刀已揮出，同時喝道：「跑往哪裏？」

金德寶給他這麼一喝，更加爲之心慌意亂，但他跑得再快，也快不過趙王爺的刀，眼見這一刀立時就要在金德寶背後剖開兩截，但金德寶在心慌意亂之下，一脚踩在一塊鬆石之上，登時身子向下俯衝，一直滾落碎石丘之下。

金德寶這一滾跌，固然是跌得遍體鱗傷，但若不是這一跌，趙王爺的三刲刀已取了他的性命。

岳小玉見金德寶滾跌下去，心中不禁驚怒交集，但在這驚怒之中，却又以驚惶多於憤怒，眼見趙王爺又再揮刀疾掠而來，知道自己已陷入九死一生險境之中，急忙也奮不顧身，向石丘下急衝下去。

他這一衝可說是慌不擇路，但趙王爺早已施展輕功從天而降，岳小玉雖然衝得又快又蹌踉，但三刲刀仍然在那一瞬間罩在他的頭頂上。

岳小玉心知這一次凶多吉少，索性開口大罵：「死烏龜王八，你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但也就在他開口大罵趙王爺之際，突然一道金光從左方飛來，只聽見「叮」的一聲，三刲刀已給這道金光擋住，再也砍不到岳小玉的頭上。

岳小玉抬頭一看，只見一個人揮舞着一根黃金巨杵，正和趙王爺展開了惡鬥。

這人身穿一襲青衫，臉色灰白得可怕，赫然竟是「流水客」郭冷魂又再來了。

岳小玉一看見郭冷魂崔護重來，不禁大是振奮，連忙叫道：「郭大哥，不要放過這趙王八！」

郭冷魂冷哼了一下，道：「這趙王八武功厲害得緊，若不是看見他要加害於你，我才不願意管這樁閒事。」

岳小玉道：「閒事自然少管，但小弟給這惡人追殺，却是一點也不等閒。」心裏却在暗自慶幸，暗忖道：「尚幸蒼天有眼，兩番差遣這個專管閒事的郭大哥來救我。」

只見郭冷魂手舞黃金巨杵，雖然面色灰白難看，但神情却顯得極是威猛，岳小玉不禁又是大奇，尋思道：「昨天晚上，他手裏還沒有這一根粗大東西的，怎麼不見了幾個時辰，就帶着一根這樣的傢伙來呢？」

趙王爺乍遇郭冷魂，心中也是吃驚不已，再看清楚他手裏的黃金巨杵，更是驚怒交集，忍不住喝道：「這不是大殺金杵嗎？」

郭冷魂道：「正是大殺金杵！你倒是識貨！」

趙王爺道：「你把他殺了？」

郭冷魂道：「不殺了他，這根獅子杵又怎會落在郭某手中！」

趙王爺臉色鐵青，厲聲喝道：「你好大的胆子！」

郭冷魂呵呵一笑，道：「胆子若不大，也不敢來捋虎鬚！」

趙王爺怒道：「狂妄匹夫，今天要你知道趙某的厲害！」雖然他聲色俱厲，似乎非殺郭冷魂不甘心，但手中三刲刀却是守多攻少，一點也沒有急急冒進之意。

郭冷魂也是老江湖了，早已知道他想趁機逃脫，手中巨杵攻勢更是凌厲。

岳小玉担心着金德寶的傷勢，早已過去把他扶起，只見金德寶兩眼半開半瞌，苦笑着說：「我的屁股好疼。」

岳小玉道：「你够肥大，跌一跌最多只傷皮肉，不損筋骨。」

金德寶道：「那玉山羊呢？」

岳小玉道：「到這時候還記掛着那玉山羊，眞是財迷心竅，咱們今天只要能保得住小命，已經算是天大的福氣。」

金德寶點點頭，道：「你罵得對，但你爲甚麼還不快走？」

「走？」岳小玉瞧着他，說道：「你摔得遍體鱗傷，連站都站不起來，我怎能走？」

金德寶道：「你先走，我過一會兒就會沒事，很快就可以追趕上來。」

「這話等於放屁！」岳小玉冷冷一笑，說道：「你平時已經跑不過我，如今更是三魂去二，七魄去五，又怎能够趕得上來？」

金德寶苦着臉，說道：「但你陪着我又有甚麼用？豈不是大夥兒都要死在這裏嗎？」

岳小玉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咱們哥兒倆既然一塊兒來，就得一塊兒走！」

金德寶呆呆的望着他，眼角裏忽然掉下了眼淚來：「小岳子，我早就知道你爲人挺够義氣，却想不到你還是個這樣蠢鈍的人。」

岳小玉道：「够義氣也好，够蠢鈍也好，總之老子決不會獨自離開這裏。」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個瘦小的影子急掠而來，岳小玉喝了一聲：「甚麼人！」但他喝聲未已，一個身材矮小的黑衣人已把金德寶揹起。

岳小玉定睛一看，不禁罵道：「鐵老鼠，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那匣子已給趙王爺搶走啦！」

鐵老鼠臉色如霜，叱道：「少管那匣子，咱們快走！」

岳小玉一怔，道：「你不是很重視那玉山羊嗎？」

鐵老鼠怒道：「你懂個屁，再不走，大夥兒都要腦瓜子落地！」

岳小玉道：「但郭大哥還在上面跟趙王爺拚命，我怎能獨自離去？」

鐵老鼠冷冷道：「江湖中人爭殺之事，無日無之，而且就算你猷在這裏，也帮不了他的忙，反而會使他有所牽累。」

岳小玉一想，覺得這句說話不無道理，而郭冷魂也在叫道：「小兄弟，你快跟着鐵神偷走，這個王八蛋，我一定應付得了！」

岳小玉道：「王八蛋搶走了鐵老鼠的匣子。」

鐵老鼠却道：「那匣子我不要啦，郭兄就用獅子杵把它砸爛罷！」

趙王爺心中驚疑莫測，一不留神，給郭冷魂在左臂上砸了一杵，登時血氣翻騰，連臉色也爲之漲紅起來。

郭冷魂雖然稍佔上風，手下却絲毫不懈，又再揮杵搶上，提氣使勁劈出，但趙王爺內力精鈍，刀法厲害，瞬息之間已穩住了陣脚，急舞三刲刀守住了門戶。

岳小玉本來還不想就此離去，但這時鐵老鼠已揹着金德寶奔出甚遠，也就只好叫了一聲：「郭大哥保重。」然後匆匆向前追趕出去。

鐵老鼠雖然身材矮小，腿上又曾經受過傷，但這時候他揹着金德寶，奔走仍然快速異常，眞不愧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偷。

岳小玉跟在鐵老鼠背後窮追，追得甚是吃力，尚幸只是追出半里左右，鐵老鼠就已停了下來。

岳小玉喘着氣，望着鐵老鼠道：「這裏安全嗎？」

鐵老鼠道：「處處都不安全。」

岳小玉道：「那麼咱們怎辦？」

鐵老鼠道：「在這裏等。」

岳小玉道：「等些甚麼？」

鐵老鼠道：「等一等你就知道了。」

岳小玉心中暗自納罕，過了不久，忽然有輛黑套馬車從南方駛了過來。

只見車轅上一人，蓬頭垢面，鶉衣百結，背上負着一個布袋，岳小玉心中驚疑，便問鐵老鼠：「來者何人？」

鐵老鼠却面露喜色，道：「是丐帮的六袋弟子『惡乞』百里怒！」

「惡乞百里怒？」岳小玉心中一寒，道：「這名號可不怎麼有趣？」

鐵老鼠橫了他一眼，面露慍色：「小孩子不懂事就少開口。」

岳小玉碰了一個釘子，自是感到老大的沒趣，但他生性豁達開朗，很快又露齒一笑，說道：「哦！我明白啦，是援兵到了。」

這時馬車已停下，只聽見百里怒沉聲喝道：「你們還在這裏呆甚麼鳥，快快上車！」

岳小玉心中一懍，暗道：「果然名符其實，是個又惡又容易發怒的惡乞丐。」

鐵老鼠早已拉開車廂木門，揹着金德寶跳上了車，岳小玉正待上去，背後突然有人伸手一抓，就把他像是小鷄一般抓了過去！

鐵老鼠臉色驟變，立刻喝道：「快把他放下！」

岳小玉給人抓住，還沒有機會去瞧瞧那是甚麼人，就已聽見百里怒咆哮一聲，道：「萬絕頭陀，你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居然欺負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岳小玉心中一沉，暗呼不妙：「啊呀，估道是誰，原來是野頭陀終於也追上來了！」

只聽見萬絕頭陀獰笑兩聲，道：「想不到丐帮也插足攪這淌渾水裏。」

百里怒冷笑道：「甚麼渾水不渾水的，俺只知道你連豬狗也不如！」

萬絕頭陀給他這麼一罵，登時氣得哇哇大叫：「臭叫化，有種就跟洒家比一比高低！」

百里怒道：「比就比，難道你以爲丐帮的六袋弟子一定鬥你不過？」

萬絕頭陀「呸」的一聲，駢指點了岳小玉身上七八處穴道，然後才把他擲在地上。

「臭小子，那匣子你藏在甚麼地方？」萬絕頭陀仍然念念不忘着那匣子裏一隻玉山羊。

岳小玉道：「已給趙王爺搶走了。」

萬絕頭陀臉色一沉，怒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百里怒不等岳小玉回答，早已揮掌向萬絕頭陀劈了出去。

萬絕頭陀嘿嘿怪笑，月牙鏟急速一蕩，便把百里怒逼退開去。

岳小玉睹狀，心中大感失望，忖道：「這惡乞只怕虛有其表而已。」誰知心念未已，百里怒已退而復返，連發十五六掌，把萬絕頭陀反逼得節節後退。

萬絕頭陀雖然手持月牙鏟，但只覺得陣陣沉勁的掌力源源逼至，居然連兩臂都有點不肯聽使喚的感覺！

萬絕頭陀先前輕敵太甚，以爲憑自己的功力，大可以輕而易舉就把這丐帮第六袋弟子斃於月牙鏟下，不料百里怒掌法十分神奇，居然三兩下巧妙異常的招數就把他尅制住，萬絕頭陀雖然醒覺，但百里怒那時候佔了先機，繼續又是十三四掌連環不絕的攻了過來。

萬絕頭陀總算臨陣對敵經驗豐富，在節節敗退之後，急忙撤招自保，但百里怒得勢不饒人，終於還是一掌掃在他的右腕之上。萬絕頭陀右腕中掌，只覺得火辣辣的一陣疼痛，總算他功力深厚，勉强還可以熬得過去，若是換了旁人，只怕一隻右掌早已折斷。

萬絕頭陀在武林中聲威赫赫，不料這個丐帮六袋弟子一出手便把他挫折得臉如土色，不禁心頭大怒，再度揮鏟猛撲。

此際萬絕頭陀抖擻精神，再也不敢掉以輕心，只見月牙鏟有如一條巨蟒般，一翻一捲，已逼向百里怒面龐之上。

他這一招名爲「迴蟒歸洞」，只見鏟如電射，險着連施，來勢狠疾異常。

百里怒忽然一聲厲叫，道：「鐵老鼠，還不抱起小傢伙扯呼，是不是想一夥兒去見閻王了。」

鐵老鼠見百里怒拚死纏住萬絕頭陀，不禁大爲感動，依言匆匆把岳小玉抱入車中，但他沒有就此策動馬車離去，却蹲在路旁拾起十幾顆小石子，不斷向萬絕頭陀的穴道勁射過去。

萬絕頭陀破口大罵：「你這龜兒子，就只懂得暗箭傷人，算什麼英雄好漢？」

（未完）

鷹飛江南

「鷹飛江南」故事續篇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裴小蝶將令狐玉龍、葛城打走，救了郭子羽，但無法將他穴道衝開，便去找魯椰娘的師兄婁仁奎，他見她不好惹，便說魯椰娘的點穴方法是獨傳自她的娘親，自己不懂解穴，她又再回旅店，發現不見了郭子羽，想起婁仁奎接見她時，在旁還有一磚堂的可慈大師，便逕去少林寺問婁仁奎的下落……原來郭子羽在旅店失踪，是被師兄湯圓將他揹去呂祖閣，找師傅泥丸道人為他治療……再說方玫當日因郭子羽跌落山下，跟踪去找却遇上猴王黃舍用毒粉洒傷她的眼睛，幸遇終南三俠打救，傷癒後，老三裴三耳托她打聽愛女小蝶的下落……

遲到少林寺　聖地遭浩劫

湯圓道：「怎麽辦？師父，咱們總得想法子救他。」

泥丸道人道：「一般袪毒藥物救不了他，看來為師只好走一趟少林了。」

湯圓道：「少林寺能救得了師弟？」

泥丸道人道：「少林寺的萬寶菩提子可袪百毒，是天下療毒聖寶之一，只是咱們並不認識那些大師，要取得只怕頗為不易。」

湯圓道：「不管是偷是搶還是花銀子，咱們必須得到解藥。」

泥丸道人道：「好，咱們走。」

他們找一輛馬車，披星戴月向偃師奔去，出洛陽地境不過十里，十餘騎怒馬由身後急馳而來，他們趕過馬車，忽然圈轉馬頭攔住去路。

趕車的湯圓勒住馬韁，道：「朋友，你們這是做甚麽？」

對方十餘人一律身着黃衣，懷抱長刀，為首的是一名年約四旬的短髭大漢，他皮笑肉不笑的嘿了一聲道：「知道咱們是誰麽？」

此時泥丸道人已經來到車轅之旁，面色冷肅的哼了一聲道：「施主必然是一位高人了，咱們出家人與世無爭，不知道施主為甚麽攔住咱們？」

短髭大漢一陣豪笑道：「好一個出家人與世無爭，那你就留下姓郭的，咱們也不為已甚。」

湯圓大喝一聲道：「為甚麽？我師弟跟你們有仇？」

短髭大漢道：「沒有，不過他是本盟的犯人，咱們奉命緝捕，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泥丸道人問道：「你們是武林盟的人麽？」

短髭大漢道：「不錯，咱們是武林盟主屬下的聖刀隊，你們應該有過耳聞。」

夜雨山莊的「神火」、「聖刀」、「青紗」、「鐵牌」四隊，名馳遐邇，威懾武林，雖然他們很少行走江湖，但天下武林各派，沒有一個不聞名喪胆，夜雨山莊的莊主成了武林盟主，這四隊自然順理成章的變作武林盟的部屬了。

泥丸道人知道今天之事必然無法善了，暗中傳音對湯圓道：「揹着你師弟向右側樹林中逃走，這般人由為師對付。」

湯圓應聲縮進車廂，他剛剛揹起郭子羽，車外已是風聲虎虎，响起一片喊殺之聲。

他不敢怠慢，點足彈身，飛身急竄，以全力向右側的樹林急馳。

他感覺到身後最少有四五人追來，這說明泥丸道人彈不虛發的泥丸，並不能封住全部的敵人。

所幸湯圓的功力頗為深厚，輕功尤其高明，不待敵人追近，他已經竄進樹林之中了。

樹林由稀而密，這原來是一個逃避追緝者最佳的環境，但不幸的是他却遇到一片高不可仰的峭壁。

他停下脚步，雙眉一皺，道：「這下糟了，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這該如何是好？」

湯圓是聰明人，聰明人有時也會遇到不易解決的難題，最後無可奈何之中，他想出了一個冒險的法子。

他找到一棵枝葉濃密的老槐樹，將郭子羽藏於濃葉之內，悄聲道：「師弟暫時藏身此處，待我將敵人引開再來接你。」

郭子羽道：「好的，師兄可要小心一點。」

湯圓道：「我知道。」幌身一躍向來路急馳而去。

湯圓剛剛離去，一條人影便竄了上來，道：「公子，你怎麽啦？」

郭子羽舉目一瞧，來人原來是一身紅衣的嬌嬌，不由大喜道：「嬌嬌，原來是妳……」

嬌嬌道：「我在樹林之中歇息，聽到外面有人搏殺，待出林去瞧看，却發現那小道士揹着你逃進林中來了。」

郭子羽道：「他是我的師兄，嬌嬌，妳去帮帮他好麽？」

嬌嬌道：「公子不必替他担心，那小道士功力不弱，而且刁滑得很，你到底是怎麽啦？是生病還是受了傷？」

郭子羽道：「我是中了一種特殊的慢性毒藥，除了苗疆的獨門解藥很難救治，家師與師兄原想帶我到少林去求藥，想不到却被武林盟的人盯上了。」

嬌嬌道：「這不要緊，我研習毒經已有小成，苗疆慢性毒藥還難不倒咱們，來，我揹你。」

郭子羽道：「咱們去那兒？」

嬌嬌道：「這兒附近有一個山神廟，我臨時在那裏落脚。」

郭子羽道：「嬌嬌，我師兄引開敵人之後會回到這兒來找我的，你替我留下一件衣衫，再在樹幹上刻下咱們的去處，這樣他們就會找到我了。」

嬌嬌道：「好吧。」

她按照郭子羽的話做了，然後揹着他沿峭壁奔去，出林約莫兩里，果然見到一座破廟。

這的確是一座荒蕪頹敗的破廟，樹木叢雜，衰草遍地，一片斷垣殘壁，淹沒在荒烟蔓草之間，除了野獸蛇虫，絕對不會有人類住在這兒。

嬌嬌將郭子羽帶到廟內殿宇的一角，那是僅有的聊堪遮避風雨之處，牆角柔草之上，鋪着一床被褥，這就是她的臨時閨房了。

她將郭子羽安置妥當，然後嫣然一笑道：「公子，你看我這閨房還不錯吧？」

郭子羽道：「嬌嬌，我不懂，莫非妳付不出住店的錢？」

嬌嬌道：「誰說我付不出店錢了，只因我要繼續研習毒經，住在荒野比較方便一點。哦，公子，讓我瞧瞧你的毒傷。」

她先把脈，再檢查雙眼，最後用郭子羽的口水化驗，忙了將近半個時辰，總算有了結果。

她給郭子羽同時服用幾種藥物，並以內力助他運功，第一天稍有起色，第三天便霍然而癒。

現在郭子羽紅光滿面，功力盡復，遂一躍而起道：「這當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謝謝妳，嬌嬌。」

嬌嬌欣然一笑道：「謝甚麽，莫非你還將我當作外人？其實我的毒功尚淺，如非為了不放心你，我還要在那山溝之內研習下去。」

郭子羽道：「毒功太過歹毒，如非力不如人，希望妳不要隨便使用。」

嬌嬌道：「我會聽你的，只是我的武功太差，不用毒功就寸步難行了。」

郭子羽道：「這樣吧，我傳妳兩項武功，只要勤加練習，天下都可去得。」

嬌嬌大喜，道：「好哇，是那兩項武功。」

郭子羽道：「本門的天都九歸劍法，

師門的洞玄指，現在，仔細聽我傳妳的口訣。」

從這天開始，嬌嬌幾乎是日夜苦練，郭子羽則在空閒時易容出去尋找裴小蝶及泥丸道人師徒。

十天之後，嬌嬌的武功大有進境，郭子羽找人的事却交了白卷。

這些還不算甚麽，最使他惶然不安的有三點，一是他十天前藏身大樹所留的衣衫不見了，連樹幹上留的字也被人用刀削去。他弄不明白這是誰做的，他這麽做究竟是什麽用意？

其次泥丸道人師徒那兒去了，難道是遭了武林盟聖刀隊的毒手？

最後一點是一項傳聞，聽說有一個藍衣姑娘找上少林寺，要他們交出郭子羽，雙方一言不合而兵戎相見，結果少林寺的和尚傷亡頗重，連馳名天下的羅漢陣都困她不住，於是她給了少林寺一個期限，十天之內如是交不不出郭子羽，她要少林和尚鷄犬不剩。

這天傍晚郭子羽回到破廟，嬌嬌一眼就已瞧出他內心的焦急。

「公子，是出了事？」

「是的。」

「什麽事？你說。」

郭子羽說出所聽的傳聞，也說出他的憂慮，嬌嬌略作沉吟道：「那位藍衣姑娘莫非就是你所說的裴小蝶？」

郭子羽道：「我想是她，只是不明白她爲什麽要找上少林寺。」

嬌嬌道：「這只怕是一樁誤會。」

郭子羽道：「不管是不是誤會，咱們都不能袖手不管，一方面少林寺是名門正派，也是武林中一股安定的力量，毀了少林寺將是武林中一大損失……」

嬌嬌道：「這倒不見得，少林寺絕藝動天下，寺僧高手之多，天下門派沒有一個能出其右，裴姑娘縱然絕藝無雙，她畢竟只有兩隻手，少林如若面臨存亡絕續，寺僧必然個個拚命，裴姑娘能否安然無恙那就很難說了。」

郭子羽道：「妳說的對，走，咱們去少林。」

嬌嬌道：「如今距離裴姑娘指定的限期還有幾天？」

郭子羽道：「今天不算還有四天。」

嬌嬌說道：「時間還很從容，咱們明天一早上道，不會誤事的，你吃過了飯沒有？」

郭子羽道：「吃過了。」

嬌嬌道：「那就睡吧，養足了精神明早好趕路。」

她要郭子羽養足精神，却雙臂一張，一頭擠到他懷裏來了，這荒山破廟，立即揚溢着一片春色。

翌晨他們扮着一對年老的夫妻，聯袂向少林寺奔去，在第二天的傍晚，他們趕到了嵩山脚下。

此地有一些路邊野店，是專供來不及上山的香客投宿的。郭子羽與嬌嬌自然也會在這裏投宿。

但三家野店，家家客滿，他們無法找到容身之地，但此時並非香期，那來的這麽多的香客？

其實這般住店的絕對不是香客，這不只是從他們橫眉豎眼，一臉戾氣的外表看得出來，而且他們全部帶着兵刄，分明是武林中人。

郭子羽瞧到此等情形，第一個反應是「這般人多半來對付裴小蝶的」，如果當眞是這樣，裴小蝶就更加危險了。

嬌嬌也是這般想法，他們交換了一下眼色，就併肩向櫃台走去。

掌櫃的是一個年約三旬的精壯漢子，他見郭子羽等二人走來，立即笑道：「兩位老人家是要住店？對不起，敝店巳經沒有空餘的房間了，兩位請到別家去吧。」

郭子羽還沒有開口，就被掌櫃的兜頭一瓢冷水，按說他們是該知難而退的。

嬌嬌喲了一聲道：「怎麽啦？掌櫃的，是怕咱們付不出錢？」

掌櫃的道：「客官不要誤會，敝店的客房的確巳經客滿了。」

嬌嬌道：「掌櫃的，咱們可是風燭殘年的老人，難道你要咱們露宿荒郊？」

掌櫃的道：「實在對不起，客官，你們可以到別家問問。」

嬌嬌道：「別家如果還有房間，咱們就不會來求你了，我就是弄不懂，這般人既不朝山，也不禮佛，爲甚麽霸佔客棧不走？」

掌櫃的面色一變，要想阻止嬌嬌說話巳經來不及了。

此時食堂之中同時立起三名大漢，其中一名手持板斧的短裝漢子哼了一聲道：「老婆子，妳適才說甚麽？」

嬌嬌道：「怎麽，大塊頭，我說甚麽要你管！」

持斧大漢嘿嘿一陣狂笑道：「不錯，我要管，有種的妳就再說一遍！」

嬌嬌道：「小子，你是在威脅我老婆子？如果你知道咱們夫婦是誰，你必然會大爲後悔。」

持斧大漢道：「哦，兩位必然是名滿武林的絕世高人了，說出來讓咱們長點見識。」

嬌嬌道：「河漢雙星，知道麽？識相的就趕快讓出一間上房，否則，嘿嘿，你們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持斧大漢聞言一怔，回頭瞧着他兩名同伴，都是搖頭表示不知。

嬌嬌撇撇嘴道：「原來是幾個土包子，連咱們兩位老人家的名號都不知道，你們還混什麽江湖！」

持斧大漢怒叱道：「老婆子，別在這兒混充字號，妳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嬌嬌不屑的一哼道：「幾個毛頭小伙子罷了，你們還能是誰？」

持斧大漢道：「妳敢瞧不起咱們兄弟？告訴妳，武夷三傑就是咱們兄弟。」

嬌嬌唔了一聲道：「好像聽說有這麽幾個渾小子，你們不在武夷納福，跑到這兒來作甚麽？」

持斧大漢道：「這個妳就不必管了，妳走吧，看在妳一大把年紀，咱們兄弟不予計較，再要不識好歹，那是你們嫌活得命長。」

郭子羽道：「你的胆量不小，居然敢撞河漢雙星，老夫要不給你一點懲戒，你當眞不知道什麽叫做天高地厚了！」說話之間，右掌巳然拂了出去。

既未提氣運功，只是隨意揮洒，但那一拂之下，却湧出一股強勁無比的罡風，持斧大漢雖然全力擊出兩掌，他的兩位同伴也同時相助，但這武夷三傑仍然人仰馬翻，一起摔出五尺以外。

嬌嬌道：「這只是薄懲，怎麽樣，讓不讓出一個房間？」

河漢雙星的字號沒人知道，但郭子羽這隨意揮洒的輕輕一拂，却具有震懾人心的作用。

一名青衣老者此時站了起來，衝着郭子羽及嬌嬌抱拳一禮道：「在下羅泊，是武林盟主屬下的青紗隊長，兩位是前輩高人，何必跟後生晚輩一般見識？」

郭子羽聽說此人是青紗隊長羅泊，不由心頭一懍，因爲他是毒王卜海濤的弟子，一身毒功巳盡獲毒王的眞傳。

青紗隊成員爲七十二名，全是羅泊一手調教出來的，這般人個個都會使毒，幷練有一種奇門百毒大陣，如果用它與少林寺的羅漢陣相比，後者就不值一提了。

爲了對付一個裴小蝶，武林盟竟不惜派出青紗隊，如若裴小蝶按期前來，她只怕很難踏入嵩山一步。

嬌嬌自然也知道青紗隊的厲害，她若無其事的淡淡道：「原來是羅大俠，幸會，咱們只想求得一個安身之處，並不想跟誰過不去，如果羅大俠願意分給咱們一個客房，愚夫婦將感激不盡。」

羅泊不願在這般時辰樹立兩名強敵，郭子羽嬌嬌總算得到棲身之地，當他們進入房間之後，嬌嬌取出兩粒紅色藥丸道：「這是兩粒袪毒靈丹你留在身上備用。」

郭子羽道：「如果是爲了青紗隊就不必了。」

嬌嬌道：「爲甚麽？」

郭子羽道：「青紗隊攻敵是用毒沙，他們人人一把毒沙，被攻擊者如同陷入青紗帳內，吃一兩顆袪毒丹有什麽作用？」

嬌嬌道：「公子，你別小看這兩顆丸藥，只要吃下一顆，就可以七日之內百毒不侵，縱使泡在毒裏都不要緊，青紗隊豈能傷得了咱們？」

郭子羽道：「當眞麽？嬌嬌。」

嬌嬌道：「這是何等大事，我怎會拿咱們的生命開玩笑。」

郭子羽伸手將她攬到懷中，道：「別發急，我相信妳就是。」

嬌嬌笑道：「那……咱們明天……」

郭子羽道：「守在這裏等待裴姑娘，化解一場無謂的紛爭。」

嬌嬌道：「好吧。」

郭子羽的計劃沒有錯，可惜他們百密一疏，沒有想到裴小蝶由另外一條山道闖進少林寺去了，如非發現武林盟的人往山上衝，他們只怕還要在這兒等下去。

首先發現情況有異的是嬌嬌，她出房之後又匆匆奔回，道：「公子，情形有了變化，武林盟的青紗隊全部衝上山去。」

郭子羽一驚道：「不好，裴姑娘巳經上了山，快，別讓青紗隊傷了她。」

他們交了房錢，聯袂向山上急馳，前進不足五里，就巳聽到喊殺之聲。

嬌嬌道：「公子，你先服下一粒袪毒靈丹再走，不必管我，我的武功雖是不濟，自保還不成問題。」

郭子羽心急裴小蝶的安危，恨不得脇插雙翼飛上山去，嬌嬌旣這麽說，他也就不再顧慮什麽了。

他先服下一粒袪毒靈丹，再囑咐嬌嬌多加小心，然後提足功力，像箭一般的向山上射去。

首先接觸的是武林盟的青紗隊，這般人也是剛剛上山，現在被郭子羽追上了。

他並不想跟青紗隊交手，是怕躭誤了援助裴小蝶的時間，但別人偏偏不放過他，竟然回過頭來攔住他的去路。

領頭的仍是青紗隊長羅泊，緊靠他身後的是武夷三傑，這幾人在他的手裏栽過觔斗，此時正躍躍欲試。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借個光，羅大俠，小老兒想到少林寺去參拜佛祖。」

羅泊淡淡道：「少林寺正跟人了斷過節，事不關己，前輩何必去趟混水？」

郭子羽啊了一聲：「好極了，小老兒別的嗜好沒有，最喜歡的是湊熱鬧……」

武夷三傑的老大冷哼一聲道：「你分明是跟姓裴的丫頭一夥的，哼，想去助拳先要通過我兄弟這一關。」

郭子羽道：「賢昆仲這一關只怕難過得很，但小老兒爲了滿足嗜好，不得不捨命奉陪，賢昆仲命題吧。」

羅泊面色一沉道：「本盟統一天下，威加四海，前輩當眞要跟本盟爲敵？」

郭子羽道：「小老兒決無此意，羅大俠不要誤會，不過少林寺是十方叢林，貴盟又不是少林寺的和尚，各位似乎不應該攔阻小老兒。」

羅泊道：「少林是武林一派，他們有了困難，本盟義不容辭的應予援手，前輩如果不是存心跟本盟作對，請待少林寺了斷過節之後再行上山。」

郭子羽道：「如若小老兒現在就要上山呢？」

羅泊道：「不聽武林盟命令者，當塲格殺！」

郭子羽道：「很好，請賜招。」

他拔出長劍，暗凝功力，護身罡氣立即沿體而生，還沒有出招攻敵，掌中長劍巳經湧起一片絲絲劍氣。

羅泊是識貨的，他瞧到郭子羽像天神一般的威猛，不由心頭狂震，於是伸手一揮，立見人影翻飛，數十名青衣大漢圍着他遊走起來。

正當劍拔弩張，惡鬥一觸即發之際，丈外之處忽然傳來一聲嬌叱，一條人影跟着由天而降，並與郭子羽併肩而立。

郭子羽原以爲來人是嬌嬌，及耳旁响起了一聲大哥，他才知道是失散巳久的方玫。

郭子羽喜道：「啊，妹子，妳好像曾經獲得奇遇？」

「是的，待此間事了我再告訴你。」

「好，妳先將這粒袪毒靈丹吞下去。」

郭子羽將一顆丹丸遞給方玫。

方玫接過靈丹就放進口中，她相信她的郭大哥是對的，所以毫不猶疑的服了下去。

此時青衣大漢遊走的速度快了，只見青衣飄飄，勁風四動，遊走的速度之快，幾乎連人影都無法分辨。

這是青衣隊慣用的一記殺着，當遊走

達到某一速度之際，他們會八面攢聚，以兵刃攻向中心的一點，力道之強，有如泰山壓頂一般。

其實這還不是最後的殺着，如若敵人功力過高，在兵刃上無法獲得滿意的效果，那麽接踵而來的就是撒出毒沙。

這一記毒着，可以說萬無一失，因爲被攻者在全力抵禦兵刃，自然難以防範猝然而來、無孔不入的毒沙。

今天他們還是故技重施，當領隊發出一記嘯聲之後，數十件兵刃便由四面八方向中心扎來。

令他們想不到的是，所有的兵刃似乎扎在一片鋼牆之上，不只是兵刃折斷，而且還遇到一股無可拒抗的反彈之力，一部份被折斷的兵刃所傷，一部份被反彈之力震飛丈外，這座名噪武林的青紗陣就這麽一敗塗地，而死傷狼藉了。

羅泊是青紗隊長，但也未能免禍，他在地上喘氣，口中的鮮血在不斷的湧出，顯然，沉重的傷勢，使他瀕臨瀰留的邊沿了。

他睜着一對呆滯的眸子，喘出一口大氣，說道：「前輩，你身旁的這位姑娘姓方？」

郭子羽道：「不錯，她是方玫。」

羅泊嘆口氣道：「好威猛的陰陽道，在下……咳……總算長了……一點……見識……」

他的確長了一點見識，不過却以他的生命，以及數十名青紗隊員作爲代價，這是一樁划不來的買賣。

郭子羽向遍地屍體瞥了一眼，道：「妹子，咱們出手似乎太狠了一點。」

方玫幽幽的道：「大哥說的是，不過武林盟主夫人發出桃花追魂令要咱們死，這……咳，不狠又能如何？」

郭子羽牽着她的手道：「這話也對，妹子，妳的眼好像會迎風流淚？」

方玫幽幽的道：「是武林盟害的，那天……」

郭子羽道：「別急，妹子，以後再告訴我，現在咱們要去找裴姑娘。」

方玫道：「是裴小蝶？」

郭子羽道：「正是她，少林寺可能正傾全力跟她搏殺，她人單勢孤，叫人放心不下。」

方玫道：「我也是聽到江湖傳說才找到這兒來的，她到少林是爲了救你，你怎麽倒跑到山下來了？」

郭子羽道：「這是一樁誤會，以後再告訴妳，咱們快些，希望不要出太大的亂子。」

他希望不要出太大的亂子，以至難以收拾，及奔到寺外一瞧，不禁心頭一震。

敢情少林寺果然是全力在對付裴小蝶，他們以一百零八名精銳僧侶，擺出一個空前驚人的羅漢大陣。

羅漢堂、初祖堂、一磚堂、戒堂、藏經閣，五大住持親自領導羅漢陣，使一百多人結爲一個整體，不只是攻防之際如臂使指，每次攻出一招，必然像江河倒瀉，那股強大無比的力道，不是任何血肉之軀能够承受的，何況裴小蝶只是一個少女，而且勢單力孤。

形勢對裴小蝶十分不利，一上來她就陷入苦戰之中，不過她畢竟不是常人，羅漢大陣氣勢如山，要傷她却也不易。

她像清風，像幽靈，在大陣中往返飄蕩，左右衝突，只要她攻出一招，羅漢大陣的運轉必然會爲之一窒。

看來他們像是勢均力敵，銖兩悉稱，誰也無法取得勝利。

不過人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少林僧侶可以輪番調息，她却要不斷的奮戰下去，只要稍有疏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正在此時，一條紅色的人影悄悄的接近了羅漢大陣，少林僧侶雖然還有不少觀戰的，但他們的心神已被這百年未見的惡鬥所吸引，沒有人注意那接近之人。

雙臂急揚，連續打出兩把烟霧，那紅色人影才由一塊大石之後飄了出來，待觀戰的少林僧侶發現有人暗中侵入，羅漢大陣已然發生了劇變。

那兩把烟霧使羅漢大陣的部份僧侶失去戰鬥之力，他們紛紛摔倒下去，造成一片駭人的混亂。

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羅漢大陣瓦解了，裴小蝶乘勢劍掌兼施，眞箇是威風八面，只不過刹那之間，少林僧侶已經蒙受到很大的傷亡。

此時掌門可眞禪師及少林三老都已投入戰鬥，寺前腥風血雨，悽慘之狀令人不忍卒覩。

這是少林寺數百年來前所未有的浩刦，一個歷史悠久的佛門聖地，想不到竟落得這般慘狀。

最後，郭子羽方玫趕到了，他們瞧到此等情景，不由神色一呆。

「住手……」

這是郭子羽發出的呼叫，語音鏗鏘，如擊金石，場中雖是惡鬥方酣，雙方仍然停下手來。

郭子羽首先向少林掌門可眞禪師抱拳一禮道：「晚輩郭子羽參見禪師……」

可眞禪師向郭子羽打量一陣，道：「施主當眞是郭子羽？」

郭子羽當即取下僞裝，恢復本來面目，站在遠處的裴小蝶微微怔了一下，迅速飛身撲了過來，道：「郭……你不是被少林寺的和尚害了？」

郭子羽一楞，道：「誰說我被他們害了？」

裴小蝶指着一磚堂住持道：「是他說的。」

可慈大師喧聲佛號，道：「那日女施主獨闖敝寺，動手傷人，並向老衲逼問，要敝寺交出施主，當時老衲只說了一句氣話……」

郭子羽吁了一口長氣道：「佛門弟子不打誑語，大師却對一位天眞無邪的姑娘說出此等嚴重的氣話，今天造成如此慘痛的局面，在下眞不知道這善後應該如何收拾。」

可慈大師嘆息一聲，轉身向可眞掌門雙膝一屈道：「可慈愧對本門，願一死以贖罪愆。」

語音一落，忽然揮掌擊向腦門，噗的一聲脆响，頓時紅白齊飛，這一代高僧，就此湼槃歸西了。

少林掌門喧聲佛號道：「可慈師弟一

言之失，竟爲本門帶來如此巨大的災害，這雖是敝寺咎由自取，但女施主十日前來到敝寺，一言不合動輒傷人，難免有失上天好生之德，老衲耿直之言，希望施主不要見怪。」

裴小蝶嬌靨一紅道：「當時我情急嘛，今後我不再傷人就是。」

少林三老之一的元平長老大喝一聲道：「妳一時情急，本寺就屍橫遍地，老衲如果叫你活着走下嵩山，今後武林就不會再有少林一席之地，出招吧，施主。」

裴小蝶哼了一聲道：「出招就出招，本姑娘還能怕你不成！」

少林掌門可眞禪師道：「師叔不可，請回來。」

元平長老不敢違抗掌門的令諭，他雖是退回來了，心中却大爲不服。

可眞掌門不再理會他這位性情暴躁的師叔，扭頭對郭子羽道：「敝寺不便接待，各位可以走了。」

郭子羽雙拳一拱道：「多謝掌門，咱們告退。」

離開嵩山他們就直奔彈鋏谷，嬌嬌問道：「公子，還有你的師兄呢？你不找他了？」

郭子羽道：「我師父及師兄適才也到了少林寺，他們並未現身，只是用蟻語傳音告訴我，他們回道觀去了。」

嬌嬌道：「原來如此。」

這一路之上他們互相敍述別後的遭遇，大家的心情非常愉快，嬌嬌與裴小蝶原是素不相識的，由於適才在少林寺嬌嬌帮了她，她們自然也成爲朋友了。

尤以對方玫，當裴小蝶知道她是二伯的義女之後，頓時歡喜得跳了起來，道：「我一直羨慕別人有兄弟姊妹，以後就該有人羨慕我了。」

嬌嬌道：「如果方姑娘嫁了人呢？」

裴小蝶道：「我多了一個姊夫，豈不更好。」

方玫笑一笑說道：「蝶妹，咱們去那兒？」

裴小蝶道：「妳問郭大哥嘛，我怎麽知道？」

郭子羽道：「我很想念爹娘……」

方玫道：「好，咱們去烈山。」

於是他們沿官道東行，逕向安徽省境奔去。

× × ×

六朝都會的開封，是我國著名的古都之一，因而人文薈萃，交通發達，成爲兵家必爭的要衝，武林盟也選中了此地，在南大街靠近相國寺之處，設立了一個指揮中樞，盟主公孫冠，夫人柳桃兒都住在這兒。

柳桃兒是一個性格偏激，妒心奇重的女人，她原是深愛着郭子羽的，只因瞧到他跟方玫神態親密，竟然一怒之下而走極端。

她憑藉美色與狐媚的手段，獵獲了北聖傳人公孫冠，使這位胸無城府的夜雨莊主，臣服於她的石榴裙下，她控制了夜雨山莊，更不斷苦練，習會了北聖絕藝，然後慫慂公孫冠奪取武林盟主寶座，使天下武林懾伏在她的桃花令下。

其實她這一切作爲，全都種因在一個「恨」字上，她恨郭子羽移情別戀，更恨方玫橫刀奪愛，因而發下了桃花追魂令，並一再派遣殺手，必欲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快。

但隨着時間的移轉，她想念郭子羽的心情也與日俱增，最後幾乎是魂牽夢繞，廢寢忘食。

武林盟主公孫冠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內情，他却對桃花仙子的鬱鬱寡歡而感到困擾。

懼內，是一般老夫少妻的通病，一樹梨花壓海棠，憐愛之心自然會油然而生，但憐愛的最後是畏懼，公孫冠那能不夫人至上，老夫匍匐妝台。

這天晚餐之際，雖是佳餚滿桌，桃花仙子却食難下咽，公孫冠勸慰道：「多少總得吃一點，夫人，不吃東西會損害健康的。」

桃花仙子冷冷道：「我就是希望早點死，活着又有什麽意思？」

公孫冠道：「別這樣，夫人，如果我有什麽不對，妳盡管說，千萬不要蹧蹋自己。」

桃花仙子道：「其實也沒有甚麽，我只是有點煩悶。」

公孫冠道：「原來爲了這個，那好辦，妳可以到江湖上走走，我叫聖刀隊保護妳。」

桃花仙子道：「我出去玩玩何必勞師動衆，有小雯跟着我就夠了。」

公孫冠道：「夫人的武功我相信得過，不過妳是武林盟主的夫人，絕不能有任何過失，還是多帶幾個人我才放心。」

桃花仙子道：「丐帮的四嬌正在開封，我就帶着她們吧，咱們都是女人，行動上會方便一點，哦，有一件事我要預作聲明，我出去玩，你不得派人偵察或干涉我的行動。」

公孫冠忙說道：「我怎敢干涉夫人的行動，就算瞭解妳的行踪，也只是關心而已。」

桃花仙子道：「不行，如果有需要，我會叫丐帮通知妳的，要是有人暗中跟踪我，休怪我翻臉無情！」

公孫冠道：「好好，全聽妳的，這總該行了吧？」

桃花仙子嫣然一笑，這一頓飯吃得香甜無比。

當晚她就將四嬌找來，翌晨天剛破曉，她們六人六騎，一逕向鄭州馳去。

距離開封不遠有一個鎭集名叫韓莊，韓莊的西南約莫十里，有一幢雄偉的莊院，桃花仙子一行一逕來到這幢莊院之內。

莊主于勝雄是一個鬢髮斑白的老者，他將桃花仙子迎進莊內，立刻盛宴招待，執禮甚恭。

席間桃花仙子道：「莊主，有郭子羽的消息麽？」

于勝雄道：「稟夫人，有。」

桃花仙子道：「說說看。」

于勝雄道：「郭子羽與方玫、裴小蝶，及嬌嬌等四人，大鬧少林寺，少林羅漢大陣被他們所破，寺中僧侶死傷狼藉，如今他們已聯騎東行，不日就可以到達開封了。」

（未完・六）

傳奇故事

鐘聲魅影

齊雲飛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齊雲飛終於將玉蓮送回蒙城朱家，心裏總算辦妥此事，可惜玉蓮的父母雙亡，弟弟離鄉外去不回，心裏仍然放不下，晚上就暫住在朱大收的家裏，發覺屋頂有人，便跟踪出去察看，見兩條人影互相追逐，一個穿灰衣的是相國寺還俗僧人弘枯，一個穿白衣的赫然是「雙龍入雲」謝游天，他因摒棄弘枯的女兒紅衣大俠鍾天愛，弘枯要和他算帳，因此二人追逐鬥毆，却被謝游天走脫，齊飛雲由柳擷紅帶去夜訪弘枯，打聽自己受寃和易筋經失去的疑團，知道一點梗概，便和柳擷紅回朱家，由她收留玉蓮，三人便繼續策馬向前路而去……

夜探相國寺　和尚弄玄虛

齊雲飛把馬韁拉緊，將馬速減慢，說道：「擷紅，這件事非同小可，請你說清楚！」

「你不是要去汴梁麼？」柳擷紅斜乜了他一眼，問道：「帶她去汴梁是最妥當的了！」

齊雲飛抓抓頭皮，道：「爲什麼？在下實是想不通？」

「所以我才會罵你笨蛋！還不快鬆馬韁！」

齊雲飛乖乖鬆了馬韁，馬車飛快地向前滾動，玉蓮輕聲道：「姐姐若有好地方安置小妹，請明言以安小妹之心！」

柳擷紅道：「齊公子有位朋友姓鄭的，他家在汴梁有產業，家大業大，還有一位堂妹，姐姐暫時到那裏安身，最是適合不過！」

齊雲飛叫了起來道：「妙！我怎想不到！」

玉蓮看了他一眼，道：「不知人家肯不肯收容小妹……」

齊雲飛道：「應該沒問題，大不了你拜鄭兄叔叔爲乾爹，問題便解決了，他家錢多得很，才不怕多一個人吃飯，而且鄭叔叔爲人平易樂善！」

柳擷紅問道：「蓮姐姐覺得如何？」

不知什麼原因，自從柳擷紅出現之後，朱玉蓮便哭不出來，而且心情也較前平復，也許她在柳擷紅面前，有點自慚形穢吧！其實兩人各有千秋，不過出身不同，加上心上人武功高強，而對方也有一身武藝，使她容易產生自卑。

當下玉蓮略一沉吟道：「小妹如水中浮萍，又無主意，一切憑姐姐安排！」

柳擷紅笑了笑道：「小妹只是提議，而且是暫時的，要如何安排是你齊大哥的事！」

玉蓮粉臉通紅，不知自己剛才的羞態有否落在人家的眼中，當下下意識地縮回車廂內。齊雲飛輕咳一聲，問道：「你怎知道我要去汴梁？」

「我聽了你講的故事！」

齊雲飛目光一亮，道：「你躲在屋頂上？」

柳擷紅道：「小妹是不是很卑鄙？」

「我早想告訴你，如今倒好，省得我再費一番唇舌！」

「你真要告訴我，我也沒空來聽！」

「那我只好自聽了，幸好事情並沒這般糟！後來呢？」

「後來怕你的蓮妹妹有危險，所以我去爲你把風！」

齊雲飛忙道：「多謝！」一頓又問：「你跟我去汴梁是爲你還是爲我？」

「我與爹爹對司空業都很感興趣，希望能在汴梁找到他！」

齊雲飛一拍膝頭，道：「對啦，你爹呢？他不是跟你在一起的麼？」

柳擷紅粉臉發熱，道：「咱們早分開去找了！」

齊雲飛見她面色巳猜到幾分，便道：「原來你偷偷跟我去怡香院！」

柳擷紅「刷」地把臉染紅，啐道：「死要臉，誰跟你去？我又不是風流的大俠，一個姑娘家去那裏作甚？」

齊雲飛不敢再揭她的底，改口道：「也許是我眼花，罰我趕車，請把馬鞭及韁給我，並請三小姐到車廂裏休息！」

柳擷紅嫣然一笑，果然依言入內……

× × ×

齊雲飛、柳擷紅和玉蓮到達汴梁時，已是五月下旬，蟬鳴的時節，齊雲飛想起兩個月前的事來，自有一番感慨。他把馬車停在鄭府前，早有家丁走來詢問，却認得是齊雲飛，忙諂媚道：「什麼風把齊公子送來，怪不得小的這兩天，耳朵老是發癢呢！」

齊雲飛道：「那你該去採耳了！你公子在不在？」

「在，在！」那家丁道：「請公子跟小的進去！」

齊雲飛一笑，轉頭道：「聽見沒有？還不下車？」

俄頃，車簾掀起，走下兩位國色天香的少女來，看得那家丁一張嘴闔不攏來，齊雲飛笑罵道：「還不快帶路！」

「是是！」家丁瞿然而醒，在前引路，一路上那一對麗人都引得鄭家的人眼睛發直，早有人進內宅通知鄭學禮了！

那鄭學禮在內廳倏地見到兩位佳人，也是眼前一亮，指着柳擷紅，望着齊雲飛道：「這位，這位是……」

齊雲飛笑道：「這位是眞的！」

鄭學禮長揖道：「江南四大美人之名，果然不虛，柳三小姐在上，小生這廂有禮！」

柳擷紅連忙回禮。「鄭公子之名，小妹亦久聞矣！只是蒲柳之姿，不配江南四大美人之稱！」

「配稱有餘之至！」鄭學禮轉頭再問：「這位小姐料亦是……咦，原來是玉蓮姑娘！」

玉蓮見到他心頭亦大定，因爲去年劉頌德帶齊雲飛去怡香院時，鄭學禮亦在座，不過她不明其底蘊，所以不知道此鄭公子即是彼鄭公子！

齊雲飛哈哈笑道：「我倒忘記你們是相識的！」

鄭學禮興奮地連搓雙手，道：「是什麼風把你們吹來的？麗春，快奉茶來！」

齊雲飛問道：「令妹不在麼？」

鄭學禮怔一怔，說道：「在家，齊兄你……」

齊雲飛連忙把他拉到一旁去，道：「小弟有話與你商量……」

鄭學禮緊張地道：「小弟也正有話問你，你如何把玉蓮贖了出來，而且還和柳三在一起？」

齊雲飛嘆息道：「眞是一言難盡，現在不方便對你說，鄭兄，小弟有個請求，希望你收留玉蓮，給令妹找個閨中密友作伴！」

「喂，你這是什麼意思？」

「若果令叔肯收她爲乾女兒，那就最好了！」

「她是不是巳經和你……」

齊雲飛這才意識到，不解釋一下，實在不行，當下道：「不，鴇母要迫她嫁，她不肯，求我救她出來，咱們去蒙城找她父母，不料她父母早亡，舉目無親，而小弟又要來汴梁辦事，所以帶她來投靠你，鄭兄，你如果够細心，可能會得到她的芳心的……」

鄭學禮苦笑一聲，道：「有心久矣，只是家父怎肯讓她進門？」

「改名換姓！等下小弟與你合編一個故事，騙騙令叔，再求他收她做乾女兒，將來便有成事的希望了！」

鄭學禮大叫一聲妙呀，話出了口才省起佳人就在不遠之處，甚是尷尬，幸而齊雲飛無心取笑，把兩位佳人叫來，四人合議一個故事，各人對好口供，鄭慧珠便打

扮整齊出廳了。

一出廳，迎面坐着一對國色天香的麗人，微微一怔，垂下頭默默行了一禮，衆人連忙回禮，鄭學禮爲她們互作介紹，坐談了一陣，丫頭來請吃飯，於是移玉到飯廳歡敍。

飯後，鄭學禮吩咐鄭慧珠邀玉蓮到後花園去遊玩，留下齊雲飛與柳擷紅。齊雲飛問道：「三小姐不用去找司空業？」

「誰說不去找他？只是人海茫茫，不知從何下手！」

齊雲飛笑道：「司空業也許會自己闖進來！」

柳擷紅一怔，脫口問道：「他會來汴梁？」

齊雲飛說道：「他很可能會來大相國寺！」

「哦？」柳擷紅恍然大悟。「他與你那個故事有關？嗯，對啦，你準備再去相國寺？」

齊雲飛抓抓頭皮，道：「在下的確有此打算，奈何上次離開時，在下跟他們主持有個協議！我不能再去相國寺！」言畢便把當日與弘達協議的經過說了一遍。

柳擷紅道：「這也不難，他只是怕你再被他們抓住，要求殺你，他左右難以討好而已！」

「但我已答應他！」

「你忘記你說過一句話：『除非有必需，否則不來』，只要你有此必需，而又不被他們抓住的，便完全無需顧慮！」

齊雲飛嘆息道：「可惜要調查清楚這件案子並不容易，就怕還未調查清楚，已爲人家發現！」

柳擷紅忽道：「也許人家現在已經清楚了偷經的人也未定！」

齊雲飛笑道：「不錯，明日請鄭兄去問問！」

柳擷紅道：「小妹跟他去，順便看看相國寺！」

齊雲飛目光一亮，喜道：「擷紅，你肯留下來帮助我？」

柳擷紅粉臉一紅，羞澀地道：「誰是爲了你？小妹只是爲了找司空業！你不是說他跟這件事有關麼？」

齊雲飛心中笑了，不料被柳擷紅從他眼中看了出來，嗔道：「笑什麼？你再笑我立即離開汴梁！」

齊雲飛忙說道：「小生豈敢，小生豈敢！」

×　×　×

鄭英不想收乾女兒，但却讓鄭慧珠跟玉蓮結義爲金蘭姐妹，齊雲飛見達到目的，自然不堅持原來的構想，次日，鄭學禮帶了幾個家丁，陪柳擷紅去相國寺遊玩，直至午飯前才回來。

齊雲飛緊張地詢問結果，柳擷紅道：「恭喜你齊大俠，心想事成！」

齊雲飛淡淡地道：「兇手是誰？」

「還未找到兇手，所以小妹才恭喜你！」柳擷紅笑道：「你不是想親自查清楚來龍去脈，再把兇手交給弘達處置？」

齊雲飛嘆道：「天下雖大，然知我者唯你矣！」

柳擷紅粉臉又是一紅，道：「你還是想辦法混進大相國寺去調查吧！」

齊雲飛道：「除了易容之外，還有什麼辦法避過他們的耳目，須知寺內的和尚都見過我！」

柳擷紅笑道：「你爲何不求面前的菩薩？」

齊雲飛目光一亮，脫口問道：「你懂得易容術？」

「家父是此道高手，幸而小妹的手藝兒還不太差！」

齊雲飛道：「令尊有此絕技，爲何江湖上沒人傳說？」

柳擷紅嫣然一笑。「這種功夫是用來辦非常之事，或者用來逃命的，怎能四處傳說！也順便請你守秘，知道此事的人，武林中不超過十個人！」

齊雲飛面色一端，道：「多謝三小姐錯愛，雲飛必守口如瓶！」

柳擷紅粉臉又是一紅，道：「你準備幾時去調查？」

「明日，咱們假扮遊學學子，到相國寺借宿，然後伺機暗中查訪！」

柳擷紅附掌讚道：「妙！待小妹去買些應用之物！」

「請順便替我買兩套文士服！」

×　×　×

次日一早，柳擷紅便先爲自己易容好，左看右看她都如一個丰姿俊雅的男子漢，只略嫌身材矮小，齊雲飛讚不絕口。

柳擷紅很快便替齊雲飛易好了容，兩人向鄭學禮告辭，爲恐家丁吵起來，鄭學禮親自送他倆出去。

齊雲飛提着一袋書籍，柳擷紅則提着包袱，兩人藝高胆大，也不携帶兵刃，便向相國寺走去。

到相國寺還早，兩人假意遊玩觀覽了一番，然後去求借宿讀書，不想到又見到弘海了。齊雲飛怕被他從聲音上認出來，便故意揑腔說話。

弘海道：「不是本寺不肯方便兩位，而是恐怕人多吵雜，反而影响兩位施主讀書！」

柳擷紅道：「在下兩位家境不太好，是以來貴寺借宿，至於人多吵雜之事，倒不會對咱們有多大的影响！」

弘海點點頭，說道：「既然如此，老衲亦十分歡迎！無咎，帶這兩位小施主進去！」

柳擷紅與齊雲飛謝了一聲，跟一個小沙彌走了進去。相國寺有一個地方專給掛單的和尚、遊僧、行脚僧、頭陀以及一般俗人借宿的，那裏的廂房有百多間，有大有小，齊雲飛塞了一塊碎銀與無咎，道：「這個給小師父添置香油……嗯，請替咱們安排一間兩人的房子，咱們讀書要清靜，人多不太好！」

那小和尚看在那塊碎銀的份上，滿口應允，道：「正好剩下一間雙人房，就給你們吧！」他一折，轉過一座假山，那裏也有一棟平房，但環境清靜許多，無咎推開一扇門，道：「就是這裏！」

齊雲飛道：「謝謝你了。」

柳擷紅見房中有兩張床才稍稍放心，女子天生愛潔，她先挑了一張乾淨的，把包袱放下，表示是自己的。無咎道：「兩位施主口渴不？等下小僧把茶壺茶杯等物拿進來！」

柳擷紅忙道：「還有，請你拿個痰盂來！」

無咎道：「小僧替你找找看……」

柳擷紅笑道：「找到有賞！」

無咎大喜而去，順手把門關上，齊雲飛問道：「你要痰盂作甚？」

柳擷紅臉上一紅，道：「你懂得什麼，還是把書倒出來，弄個樣子讓人家看看，免得露出馬脚！」

無咎雖是出家人，但定性未夠，很快便找來了一隻大痰盂，柳擷紅果然給他賞錢，齊雲飛問道：「小師父你在這裏多久了？」

「五歲便出家來此！」

「你們主持是不是一直在寺裏？」

「這個自然，否則有事時，何人主持大局？施主問這個幹甚？」

「沒有，在下只隨口問問而已！小師父，你常過去那邊麼？」齊雲飛指一指內殿。

「晚上便到那邊去！」

柳擷紅問道：「這棟廂房住的多是些什麼人？」

無咎道：「多是別地方小寺來掛單的和尚，還有些頭陀！」

「他們一直都住在這裏？」齊雲飛連忙插腔問道：「一共有多少人？」

「這一棟廂房全是雙人房，但有的只住一個。他們有的長期住在此處，有的則來來去去，都是本寺的熟客，凡俗人甚少能到這裏住！」

柳擷紅奇怪地道：「爲什麼他們會長期住在這裏？」

「病啦，老啦，沒處收留他們，本寺却有皇上賜的糧食，可以供奉他們！」無咎道：「施主若沒事小僧便要走了，免得師父們罵！還有，等下吃飯時，施主要過去那邊吃！」

柳擷紅問道：「這些掛單的和尚呢？他們不用吃？」

「他們都在房裏吃！」

齊雲飛笑道：「因爲大家都是出家人，所以格外優待？」

無咎搖搖頭。「小僧也不知道……不過，他們吃的跟你們吃的也沒什麼不同呀！」

齊雲飛料他地位低微，寺內的事他亦未必知道，因此便讓他離開，柳擷紅把書放在桌上，道：「過來讀書吧！」她把兩張椅子擺在一起，齊雲飛大喜，連忙坐了下去。

柳擷紅輕輕揭着書，嘴上却問道：「你認爲你的故事中，有什麼是值得告訴我的？」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度虛的屍體旁邊有兩條曲綫重叠，我跟弘達想來想去都猜不出其中含意！」他用手指醮茶在桌上畫了兩道曲綫。「就是這樣！」

柳擷紅秀眉一皺，喃喃地道：「度虛臨死前必定不會做些無意義的事！這兩道曲綫必定關係重大，他才會用最後一分力量畫了出來！」

齊雲飛懊惱地道：「問題就是猜不出他的含意！」

柳擷紅道：「假如你是度虛，臨死前你會怎做？」

齊雲飛略一沉吟即道：「告訴別人誰是兇手，或誰是偷易筋經的人！」

「咱們假定這兩件事，殺人和偷經，由頭至終都是同一個人幹的，那麼這兩條曲綫便是代表一個人了！」

「這一點在下與弘達也已推敲過，認爲這兩道曲綫，甚至就是一個人名！」

柳擷紅雙眼一亮，輕聲道：「相國寺的大和尚，你認得些什麼人，快說來聽聽，讓我推敲一下！」

齊雲飛道：「你肯定兇手是相國寺的和尚？」

柳擷紅道：「有七成把握，因爲外人就算知道相國寺有一本易筋經的手抄本，也不知道會放在北三房！而且假如殺死度虛的兇手是外人，他也不一定認識，那麼那兩道曲綫便沒有意義了！」

齊雲飛拍掌讚道：「柳三小姐果然名不虛傳，齊雲飛佩服之至！」

柳擷紅羞喜地白了他一眼，嗔道：「你何不大聲叫起來，讓全寺的人都聽見，快把你知道的法號唸出來！」

齊雲飛由弘字輩的唸到度字輩的，他只知道十來個而已，但柳擷紅用心記下，閉起雙眼推敲！

齊雲飛見她雖是男兒打扮，但身上的幽香陣陣襲至，心頭不由一蕩，暗自忖道：「就算查不到兇手，能與她於斗室之中相處幾天，也不枉此行矣！唉，料天上之嫦娥仙子容貌也不過如此……嗯，她爲什麼去怡香院偷窺我與玉蓮？」

齊雲飛瞥了她一眼，見她依然閉着星眼，嘴裏輕輕地呢喃着，又想着自己的心事：「是了，她爹碰到田中郎，必是田中郎無意中說我也來了揚州，甚自告訴他，說我要去青樓尋歡，柳舞風又把消息透露給她，所以她……」

想到此，齊雲飛一顆心怦怦亂跳：「假如事情眞如他所想，則柳擷紅分明暗中鍾情自己，否則怎會去偷窺？啊……她沿途一直跟在馬車左右，是否基於同一理由？她以前對自己似無情又若有情，有情之時又似無情，這次態度大不相同，這又是什麼原因？」

齊雲飛也輕輕閉上雙眼；以手支頤，繼續沉迷在甜蜜中。「啊，莫非她見我跟玉蓮清清白白，雖有說笑，却無一句淫褻言詞，雖然同車，但一布之隔涇渭分明！一定是這樣，必是如此！」

最後那四個字他忍不住叫出了口，柳擷紅妙目急睜，喜道：「你想到它的含義麼？」

齊雲飛臉上一紅，雙手亂搖，柳擷紅嗔道：「那你這『必是如此』，指的是什麼？」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這件事與度虛完全無關！」

「這時候你想到那裏去了？」柳擷紅道：「你快從實招來，否則我也不帮你調查！」

「還是不說吧！請三小姐原諒！」

「你別跟我嘻皮笑臉的，我的性子你也多少知道一點：說得出做得到！」

齊雲飛苦笑道：「我實不該叫出口來，一說就完了……三小姐你要聽眞話，還是聽假話？」

「當然要聽眞話！」

齊雲飛道：「但我說了眞話之後，怕你會怪我！」

柳擷紅一怔，道：「是什麼事？我不怪你就是！」

「你眞不怪我，我才肯說！」

柳擷紅更加焦急欲知眞相，忙道：「無論如何，我都不怪你！」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才道：「你爹在揚州遇到田中郎，他告訴你爹說我去青樓尋歡，你爹又告訴你，所以你才去『監視』我……」

他話還未說畢，柳擷紅已啐了他一口。「誰去監視你？你……你才不配！」

「若不是如此，那你一個姑娘家去作甚？而且還偷偷跟踪我……」

柳擷紅忙道：「不要你再說，早知你不會說些好事情！」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你錯了，這正是好事情，而且在下很樂意讓你跟踪！」

柳擷紅一張臉登時紅了，嗔道：「你再說一句，我就出去！」

齊雲飛忙說道：「好好，我不說就是……我也來推敲那兩條曲綫的含義！」

柳擷紅想了一下，忽又睜開雙眼，道：「你好可惡，人家想得好好的，讓你打岔了！」

齊雲飛道：「在下知錯了，請小姐原諒！」

柳擷紅忍不住搥了他一下，但隨即發覺自己欠收斂，急忙轉身過去，用背向着齊雲飛，齊雲飛輕輕的問道：「你在生氣麼？」

柳擷紅不知如何答他，忽然外面傳來噹噹的鐘聲，齊雲飛乘機轉舵。「吃飯了，咱們吃了飯後再想吧！」

柳擷紅默默地把書收了上來，低着頭走出去，齊雲飛不知她心情，有點忐忑不安。到了東厢，只見僧俗齊向一個方向走去，料是去飯堂，兩人便跟在後面。

那飯堂十分寬敞，可容數百人同時吃飯，飯桶附近堆滿了等待盛飯的人，柳擷紅見牆上有壁畫，便一聲不吭走過去看畫。齊雲飛道：「柳兄，小弟替你盛飯！」

柳擷紅不應，隨便觀看壁畫打發時間，寺廟裏的壁畫，大多畫些羅漢的事跡，但正中那一幅畫的是佛祖一葦渡江，由金陵北上嵩山的事跡，畫來十分精細，柳擷紅很自然便停在那裏。

她看了一陣，嬌軀猛地一震，轉頭去找齊雲飛，但見人頭湧湧，却無齊雲飛的踪影，她生氣地跺跺脚，等了好一陣，才見齊雲飛自人羣中鑽了出來，手上提着兩碗白米飯，給了一碗柳擷紅，道：「你等等，我去拿菜！」

菜有兩等，一等是免費的，另一等是要用錢買的，要錢的自然比不要錢好，所以齊雲飛便買了兩碟，跟柳擷紅佔了座位吃將起來。

柳擷紅雖然走過江湖，但到底是大家閨秀出身，跟那些粗魯的臭男人混在一起吃飯，只覺渾身不自然，匆匆扒了半碗飯便不吃了，把碗筷放下，便又去看壁畫！

忽然同桌一個老漢叫道：「喂，小哥，你是新來的麼？」

柳擷紅點點頭，那老漢道：「這裏的規矩是飯任你吃，但盛了飯一定要把它吃光！」

柳擷紅道：「假如忽然不舒服吃不下，那怎麼辦？」

「你不是生病吧？」

齊雲飛怕驚動了寺內的和尚，忙道：「不打緊，他是俺表弟，他吃不下，俺替他吃！」

柳擷紅心頭一跳，脫口道：「你……」

齊雲飛若無其事地道：「表弟你若不舒服，先回戶休息吧！」

柳擷紅要坐回來吃，道：「我犯了病，吃了一半讓你吃，可不好意思！」

偏生那老漢道：「是的，你臉上氣色很差，老漢粗通醫理，過來讓我替你把把脈。」

柳擷紅心中罵道：「見你的大頭鬼，我臉上塗了易容藥，還有什麼好氣色！」她當下道：「多謝了，你老慢慢吃吧！」又對齊雲飛道。「表哥，那幅一葦渡江圖，畫得眞好，你一定要仔細瞧瞧！」

那老漢道：「想不到你也識貨，你可知這是誰畫的麼？」

柳擷紅不理他，轉身走了，齊雲飛問道：「老丈，你來多久了？」

「來來去去的，常客！」

齊雲飛問道：「爲什麼？你家在汴梁麼？」

那老漢雙眼一翻，冷冷地道：「死剩老漢一個，還有什麼家！在這裏住厭了，出去走走，賺幾文錢，買碗酒喝，解解饞，順便開開葷！」

「原來如此！」

「你呢？」

「俺是江南人氏，出來遊學，準備一邊讀書，一邊觀賞各處名勝！」

「有志氣！」老漢斜乜了他一眼，道：「路上不安靖，你不害怕？」

齊雲飛用力拍一拍胸膛，道：「老丈莫以爲小可是手無縛鷄之力，我伯父是個拳師，小可幼時跟他學過幾年拳脚，打熬過氣力，等閒之輩小可不怕他！」

老漢雙眼露出笑意，齊雲飛看出目光之中有嘲弄之意，暗自忖道：「莫非他也身懷絕技？」當下便暗中留意他，見他相貌雖然平平無奇，但神閒氣定，更加肯定自己的看法。

老漢道：「小哥，這裏藏虎臥龍，這種話你還是少說兩句！」

齊雲飛見他對自己的印象不壞，便繼續問道：「老丈貴姓大名？您因何知道這裏藏虎臥龍？」

老漢道：「人家都叫我卜老頭，你也不妨叫之！你呢？」

「小可姓章名文彥，字遠播！」

老漢把碗放下，道：「老漢累了，要回去午睡，有緣再見！」說着弓着背，邊走邊用手擂自己的後腰，一副龍鍾老態的樣子。

齊雲飛心中十分詫異，覺得此人脾氣甚是古怪，再揣摸一下卜老頭的話，便暗中留意飯堂內的人，果然讓他發現兩個中年漢子，亦似身懷絕技，他暗忖道：「莫非他們是聽到易筋經的消息，來混水摸魚的？」

他匆匆把飯扒光，依言到一葦渡江圖前仔細觀賞起來，看了一陣看不出什麼來，不由暗暗奇怪：「擷紅爲何要我看這幅壁畫？這有何奇怪之處？和尚廟不畫如來佛祖，難道畫太上老君乎！咦，莫非是擷紅故意作弄我？」

想到此他無心再看，快步返回寢室，只見擷紅坐在桌前讀書。「啊，表弟，你爲何這般勤苦？剛吃飽飯，理該先散步休息一下才對！」

柳擷紅喃喃地道：「聽你說話的口氣，那幅畫你料沒看過！」

「看了！」齊雲飛道：「正想問你因何要我看！」

柳擷紅嘆了一口氣，道：「聽你這樣說，又知道你看了，其實等于未看！」

齊雲飛心急如焚，忙長揖輕聲道：「好姐姐你快說吧，小弟快急死了！」

柳擷紅「噗嗤」一笑，問道：「你有否留意佛祖足下的碧波？」

「有甚麼奇怪？」

「跟虔虛臨死前畫下的那兩道曲綫甚是相像！」

齊雲飛跳了起來，道：「他暗示兇手與佛有關……是和尚？」

柳擷紅搖搖頭，道：「不知碧波來至何處？」

「水！」

柳擷紅嗔道：「你怎這般笨，爲何沒想到海！」

「海？」齊雲飛雙眼圓睜，心頭怦怦亂跳，半晌才輕聲道：「弘海？」

柳擷紅道：「是或不是，你會比我容易下判斷！」

齊雲飛點點頭，想了一陣，道：「可能性很大，他一直對我有成見，而且與弘德力主殺我！這分明是做賊心虛和欲蓋彌彰！」

「小妹想的不是這些！」柳擷紅頓了一頓才道：「弘海的職位使他有機會跟外人接觸，而且他也有資格知道相國寺的秘密，最重要的一點：司空業寫了一封信給他！」

齊雲飛咬牙切齒道：「司空業是他同謀！弘海潛入藏經閣殺人偷經，司空業接贜！」

柳擷紅續道：「司空業要你送信的原因便是要你替他揹上這個罪名，而且他也洩了恨！」

「弘海這老禿驢好生可惡！」齊雲飛怒道：「待我過去跟弘達說明一切！」

柳擷紅道：「且慢，小妹不贊成你去見弘達，而由鄭公子去，如此萬一有什麼事也有迴旋之地！」

齊雲飛點了點頭，含笑道：「擷紅，想不到你比我冷靜！好，我現在便去找鄭兄！」

「不，你仍留在這裏，我去找他！」柳擷紅道：「我是個西貝貨，不宜在此逗留太久！」

齊雲飛點點頭，道：「也好，我在此等妳！」

柳擷紅去後，齊雲飛抓起一卷書，裝作讀書的樣子，到東廂那邊打量，房外的人不多，也許都在午睡吧，齊雲飛好奇心很重，對卜老頭甚感興趣，是以他走過房門時，都探頭望一望，可惜很多房子的門都關着，找不到卜老頭。

這下午十分難以打發，加上內心患得患失，眞似過了三年一般，好不容易等到黃昏，柳擷紅才回來，齊雲飛立即問道：「如何？」

「小妹教鄭公子去找弘達，一定要親自告訴他，說你送了一個口信給他，說那兩道曲綫是代表海波浪，若果相國寺沒有一個叫弘波或度波的和尚，那麼兇手便是弘海了……」

齊雲飛急不及待地續問：「老和尚如何說？」

「鄭公子去找他，聽說等了很久那老和尚才見他，但當他聽了這話之後搖搖頭說沒有這個可能，鄭公子說除此之外，不可能還有別的含義，主持想了好久才問鄭公子有關你的行踪……」

齊雲飛說道：「他當然不會說我已來此！」

「他說你在汴梁地區，一兩日之內會到他家，主持便吩咐鄭公子通知你，叫你來了之後，悄悄去內殿找他，他有話要跟你商量！」

齊雲飛眼珠子一轉，道：「還商量什麼？」

柳擷紅却興奮地道：「也許要借助你的力抓弘海！」

齊雲飛覺得可能性不大，柳擷紅又道：「他是一寺之主持，辦事自然得謹慎一點，免得出錯影响大！」

齊雲飛道：「那麼咱們什麼時候去見他？」

「鄭公子說最好在明日下午來，他比較好說話！」

齊雲飛點點頭，道：「兩個月都熬過去了，多等一天亦無所謂！」

柳擷紅道：「咱們回去吧！」

齊雲飛道：「擷紅，在下很多謝你替我解開這個謎，但我還想在這裏呆一晚，你能留下來陪我麼？」

柳擷紅羞澀地道：「你留下來有何目的？」

齊雲飛笑道：「在下對那位卜老頭感興趣！此人深藏不露，是位高手！還有，在下尚發現兩位身懷絕技的中年漢子，他們住在這裏有何目的？」

柳擷紅道：「想不到你好奇心如此重，你準備今晚去監視他們？」

齊雲飛點點頭，柳擷紅便道：「好吧，小妹便替你把風，不過我今日帮了你這一個忙，你日後如何回報？」

齊雲飛很想告訴她，希望能替她畫眉，但到底不敢說出口，便道：「你準備要我如何回報？」

「陪我去找司空業！」

齊雲飛大喜，道：「這種差事，在下願意做一百年，只希望司空業莫在這時候出現！」

柳擷紅又啐了他一口，道：「我不是玉蓮，你對我說話最好尊重一點！」其詞若有憾憂，其心實則喜之的神色溢于言表，齊雲飛大聲答應，却暗自竊喜不已……

×　×　×

星月明朗，齊雲飛與柳擷紅在二更時分悄悄出房，走廊上不見一人，房門全都

關着。齊雲飛向柳擷紅打了個手勢，首先向東廂走去。

東廂共有四棟並排的長屋，以一、二、三、四分別名之。四棟長屋的四周都有不少的曠地，種有松、梅、竹樹，尚有兩三座大假山點綴。齊雲飛匿在假山後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後向柳擷紅招手。

柳擷紅來到他身旁，她湊首自假山石洞望出去，就在此刻，夜空中傳來一陣衣袂的獵獵聲，齊雲飛與柳擷紅立即向四周張望，可惜不見一人！

過了一陣，齊雲飛輕聲道：「擷紅你在這裏等我，我過去看看！」

柳擷紅道：「小心！」

齊雲飛心頭甜絲絲的，問道：「你也小心！」言畢身子已射了出去，他幾個起落便來至東四廂房前，微微作勢，拔空而起！

齊雲飛十分聰明，他並非直接躍上屋頂，而是伸手抓住簷椽，慢慢引體向上，見上面沒人翻身上去。齊雲飛在屋脊之後前進，走了幾步便聽見聲音，連忙伏下。

過了幾盞茶工夫，又不見動靜，齊雲飛才慢慢至屋脊後探出頭來。只見對面那幾棟長屋的屋頂都有和尚站立戒備！

齊雲飛甚是奇怪，忖道：「這是他們相國寺例行的巡邏還是另有內情？」一忽，又一個想念泛上心頭：「爲什麼只有三個和尚？這一棟爲何沒有人？」

一想至此，齊雲飛立即向後看了一眼，見沒人便輕跳了下去，快步跑至一棵松樹後面靜觀。這棵樹在東四廂房外，看不到東一、東二和東三等廂房的情況，但此處却最接近相國寺的內殿——和尚居所！

只過了兩盞茶工夫，齊雲飛便見到東四廂房屋亦有人在巡邏，他忖道：「此人是剛來的，還是一早便到？若是後者，他剛才又在那裏？」

心念未了，只見那和尚轉身在屋脊上飛奔，緊接着便見到四道人影飛起，隨即不見！齊雲飛又暗道：「現在還未三更，他們這般早便回去休息？哦，也許是換班！」於是他奔入假山後找柳擷紅。

不料來至假山後面，却找不到柳擷紅！齊雲飛大吃一驚，轉頭張望，見黑暗中有人向他招手，原來柳擷紅已換了一個地點！齊雲飛又飛了過去，輕輕問道：「你看到什麼？」

柳擷紅道：「有幾個和尚自屋頂飛過那邊的圍牆！」

「我也看見！」齊雲飛道：「我看見四個，但這一棟的和尚却是突然間冒出來的！」

「他從茅廁出來，然後跳上屋頂！」

齊雲飛聽她這樣說才發現廂房與廂房之間，有一座長而矮小的建築物，原來是茅廁。「擷紅，你看他們是不是換班？」

「換班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人來？」

「假如他們根本不用來巡邏，那麼剛才那四個和尚過來作甚？總不會都是來上茅廁吧！」

柳擷紅忍住笑，道：「這時候還開玩笑！」

「咦，茅廁有人出來！」

柳擷紅一抬頭，便見一道人影橫掠，射進東四廂房！她與齊雲飛同時泛上一個疑問：「此人去茅廁絕不尋常！假如不是心虛，或另有原因，何須如此鬼祟？」

齊雲飛看了她一眼。「這人可能是去茅廁見那和尚！」

柳擷紅忙問道：「這與易筋經一案有否關連？」

齊雲飛道：「待我過去瞧瞧！」言畢只見東四廂房又有人走了出來，慢吞吞走進茅廁。過了一陣，又見他慢吞吞地走出來，却不進房，一直向齊雲飛與柳擷紅藏身之處走來。

齊雲飛與柳擷紅都吃了一驚，緊貼在樹後，不敢稍動。幸而那人並非發現他倆，來至樹前丈餘便轉身向東三廂房方向走去。

齊雲飛再探頭出去，發現此人竟是卜老頭！他心頭一跳：「卜老頭三更半夜出來幹甚？」

心念未了，只見卜老頭身子如狸貓一般向前飛去，也是藏在一棵樹後，不久便見前頭有一個中年漢子走來，這人齊雲飛也曾在飯堂中見過，正是懷疑他身懷絕技的人之一！

卜老頭走了出去，跟那中年漢子打了個招呼，也不知中年漢子跟卜老頭說些什麼話，兩人便分開了，卜老頭返回東四廂房，那中年漢子則進入東三廂房。

齊雲飛回頭望一望柳擷紅，柳擷紅在他耳邊輕聲道：「再等一陣才回去！」

她呵氣如蘭，呵在齊雲飛的臉上，使他心旌搖曳，只覺一點點的幽香不斷沁入心肺，接着下來，他根本忘記來此的任務，直勾勾地瞪着廂房，却什麼也看不到！

俄頃，柳擷紅推一推他，齊雲飛才瞿然而醒。「什麼事？」

「回去吧！」柳擷紅轉身先行，齊雲飛悄悄跟在後面一路蛇行鼠伏返回寢室。

「相國寺的和尚在弄什麼玄虛？」

柳擷紅道：「寺內的和尚跟這裏的一些人勾結起來，一定有什麼陰謀！我看很可能與易筋經一案有關！」

齊雲飛雙眼一亮，道：「只要裏面的和尚向這裏的人透露一點有關易筋經的事，學武之人，那一個不會心動，這就有人肯冒險去偷！」

柳擷紅問道：「這些咱們要不要告訴弘達老和尚？」

「屆時看情況再說吧！」

柳擷紅道：「今次眞是不枉此行！」

「那是託你之福！」

柳擷紅臉色一沉。「齊雲飛，我就是不喜歡你老是用玩世不恭的態度對人！」

齊雲飛收起笑容，道：「下次不敢，這次請原諒！」

柳擷紅又氣又覺好笑，索性轉過身去，盤起雙膝練功，齊雲飛坐在自己的榻上爲她護法，對他來說此行不但對查明偷易筋經一案的眞相大有帮助，而且能與柳擷紅接觸，甚至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更令他高興！

次日臨午，齊雲飛與柳擷紅便離去了，却只告訴無咎去鐵塔觀覽，而不言明回不回來。

中午在鄭家吃飯，鄭學禮道：「三天之後是吉日，舍妹與玉蓮姑娘結義，齊兄一定要參加！」

「不用鋪張……這一天我一定參加，但怕沒空，所以日子不要太早確定！」

「這根本沒問題，都準備好了，隨時可以擧行，日子由齊兄訂吧！」

「現在連我也不知道！」

鄭學禮問道：「齊兄趕着去何處？」

「要去相國寺！」

「這還不容易？」

「只怕會有些躭擱！」

「幾時去，下午就去？」

柳擷紅道：「小妹也去。」

朱玉蓮道：「小妹從未去過，也想去親眼看看！」

齊雲飛道：「咱們去辦事不是去遊玩，說不定要動刀動槍的！下次才去吧。」

玉蓮點點頭，柳擷紅道：「咱們屆時叫他陪姐姐去就是！」一句話倒把玉蓮的臉羞紅了。

交申牌，鄭學禮才帶着兩個家丁，備了一份禮，陪齊雲飛與柳擷紅去相國寺，不料一出門口便碰到一個熟人，韓鐵衣！

他一見齊雲飛便大喜，高聲道：「齊兄，小弟正要來找你！」一抬頭見到柳擷紅，神情即不自然起來，結結巴巴地道：「柳三姑娘？您……您好！」

柳擷紅向他行了一禮，道：「韓大俠也好！」

齊雲飛道：「韓兄找小弟有何事？」

「小弟在河北見到司空業！」

柳擷紅問道：「請問韓大俠在河北何處見到司空業？」

「在新鄉見到他，當時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沒有發現我在注意他！」

齊雲飛問道：「韓兄沒看錯人，以他的爲人，該不會喝得這般狼狽！」

韓鐵衣道：「小弟深信不會認錯人！但他喝了酒之後，便進去睡了，我後來再去找他，已不見了他！齊兄這一向去何處？爲何沒一點消息？」

「小弟去了一趟揚州……」齊雲飛怕他誤會，咳了一聲續道：「是跟田中郎去的，後來返回汴梁，路上與柳三姑娘相遇，她正要找司空業算帳！」

韓鐵衣一怔，道：「柳三小姐跟司空業有仇？」

柳擷紅笑笑，道：「多承關心，談不上什麼仇，有些怨隙罷了！」

韓鐵衣道：「如用得着韓某的，但請姑娘吩咐！」

柳擷紅含笑道：「屆時若有需要，必請韓大俠襄助！」

韓鐵衣見她態度冷淡，略有失望之色，齊雲飛則暗暗高興：「原來她對別人說話是如此呆板嚴肅的。」

「齊兄要去何處？」

「咱們正要去相國寺辦一件事，韓兄不如到小弟家等一等！」鄭學禮道：「上次韓兄去得太匆匆，今次無論如何要在寒舍盤桓幾天。」

韓鐵衣道：「在下與你們一道去。」

鄭學禮望向齊雲飛，齊雲飛道：「也好！都去吧！」

走了一陣，相國寺已在望，齊雲飛忽然叫了起來：「哎呀，小弟忘記內殿不許女客進去的，剛才該叫你不要把臉上的易容藥洗掉。」

柳擷紅淡淡地道：「那麼小妹便在外面等你們吧！人家既然有些規矩，即使易容後不被人發現，也不大好！」

到了相國寺，柳擷紅在大雄寶殿外等候，齊雲飛等則內進，鄭學禮與家丁帶頭行走，寺內和尚大多數認得這個鄭公子，所以見面都點首爲禮，鄭學禮截住一個和尚問道：「請問大師一句，你們主持醒了沒有？」

那和尚道：「施主要找主持？」

「是的，請大師代通知一下！」

那和尚帶他們走進內殿，停在西閣外，道：「施主們請在此稍候！」

和尚去了一陣，便回來了，道：「主持已醒來了，他吩咐先請鄭施主進去，其他的在此稍候！」

齊雲飛不知弘達爲何要這樣辦，但依言與韓鐵衣留在原地。又再過一陣，鄭學禮回來了，道：「老和尚叫齊兄進去！」

齊雲飛到弘達的禪房，只見他精神健旺，只是眉宇間似有憂患之色。「大師別來無恙乎？」

弘達道：「齊施主臉色甚好，看來近況必佳，請坐，無塵，斟茶！」

無塵過來爲他們斟了一杯茶，然後退了出去，弘達喝了茶道：「施主是如何猜出那兩道曲綫的含義來？」

「無意中看到一葦渡江圖，見那曲綫如江波，是以猛地省起！」

「江波與海不相同！」

「都是水有何不同？鹹與淡耳！除非貴寺有人以弘江弘波或度江度波爲號！」

弘達臉色微微一變，說道：「這倒沒有！」

「如此弘海的嫌疑便最大了！不知大師在這兩個月間，有否找到什麼綫索？」

弘達笑而不答，齊雲飛不悅地道：「大師今日請晚輩來，是爲了何事？」

「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不過此事一定要保密！不許讓別人知道！」

齊雲飛問道：「是什麼事？」

「你答應老衲後，老衲才告訴你！」

齊飛雲因上次被他演了一齣「捉放曹」的好戲後，至今仍心有餘憤，見他求自己，便道：「大師不透露，晚輩又怎能隨便答應！」

「當然是與易筋經有關，而且與弘海有關！」弘達道：「不知施主滿意否？」

「好吧，晚輩不洩露出去就是！」

「包括韓鐵衣韓施主？」

齊雲飛心頭一跳，弘達道：「老衲不是不相信韓大俠的爲人，但此事與本寺榮譽有關，越少人知道越好，希望齊施主玉成！」

「大師要晚輩怎辦？」

「替老衲擒下弘海，私自審問，待有了結果再把他交給本寺，如此老衲不怕會因捉錯人而促使師兄弟間不和了！」

「大師還怕他不會是兇手？」

弘達笑道：「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之前，一切都只屬懷疑！」

「如何誘捕他？」

「今夜請施主再來，老衲自有奉告！如今請施主先回去，以免打草驚蛇！」

齊雲飛長身立起道：「晚輩聽人說貴寺有人跟住在東廂的一些人有所勾結！」

弘達臉色大變，急問：「誰說的？眞有此事？」

「對不起，晚輩答應過他，不許透露他的身份！」

弘達臉色一變：「他還說了些什麼？他們有什麼陰謀？」

「大師也有所覺查？那就要小心一點了！」齊雲飛道：「晚輩本來還想跟大師研究一下易筋經的，既然大師有此理由，咱們以後再研究吧！」

「慢！施主可否把話說明白一點？」

「首先晚輩想知道一件事，這本易筋經百多年來都找不到，爲何突然說被人偷竊了？是不是該經在最近被發現了？」

弘達臉色再一變，道：「施主的耳目眞靈啊，老衲還以爲你已忘記了這件事，但現在看來這兩個月只怕施主忙得很！」

齊雲飛一笑解嘲。「改天再研究！」

弘達道：「施主逮住了弘海之後，大可以迫問之，他若是本寺的敗類，把實情告訴你，本寺奈何不得，但有些話老衲卻不方便說！」

「記着，今夜二更來！」

齊雲飛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晚輩來時如何與你聯絡？假如我偷偷闖進來，給人發現，不知要治以什麼罪名？」

弘達臉色有尷尬之色，道：「施主勿疑，咱們二更時分，在寺外的那棵老槐樹上見面！」

齊雲飛笑道：「大師顧慮周詳，晚輩佩服之至！」言畢出去。鄭學禮與韓鐵衣均在外面等候，「鄭兄，那老和尚跟你說些什麼？」

「老和尚神神秘秘的，問帶了什麼人來，小弟據實相告，他叮嚀了一番，說不要將寺內最近發生的事洩露出去！」

齊雲飛暗道：「這老和尚眞死要臉，儘管他打腫臉，也比不上少林！」

韓鐵衣問道：「齊兄來此到底是爲了何事？」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小弟已答應那老和尚，要守口如瓶！」

韓鐵衣笑道：「大丈夫一諾千金，理該如此！」

齊雲飛道：「只聽韓兄此言，已値得浮一大白！」他們找到柳擷紅之後便返回鄭家。晚飯時，少不免有一番熱鬧，一直吃至起更才盡興，席後柳擷紅悄悄把齊雲飛拉到一旁，嗔道：「你好可惡，叫我帮你，卻又不把情況告訴我！」

齊雲飛道：「我正爲此煩惱哩，老和尚不許我洩露……不過他已相信咱們的看法，今夜他約我二更見面，等下我就去，能說的，我都已說了，請諒！」

柳擷紅道：「很好，現在功德圓滿了吧？你不用我協助了，明天我便去河北找司空業！」

「咱早已有協議，我帮你去找司空業，等此間事了才一齊去如何？」

「但是人家對我不放心！」

齊雲飛抓抓頭皮，道：「回來後才告訴你如何？」

柳擷紅這才轉嗔爲喜，齊雲飛又道：「我現在就更衣去赴約，韓兄那裏請你替我遮擋一下！」

「好，人情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 × ×

齊雲飛在二更之前便到了寺外那棵老槐樹下，樹上沒人，他躍了上去靜候。

等了兩盞茶工夫，遠處傳來二更的鼓聲，弘達仍未出現，齊雲飛一顆心登時緊張起來，生怕有什麼危機伏在四周，立即自樹上躍下，斜掠過去，匿在一棟屋後！

他等了頓飯工夫，都不見弘達的影子，心中把他罵了個半死，俄頃忽見一條小小的人影閃閃縮縮地奔至老槐樹下，四處張望一下，見不到人便輕聲叫道：「齊施主，齊施主！」

齊雲飛認出是無塵的聲音，便掠了過去，問道：「誰叫你來的？」

「主持叫你跟小僧去見他！」

「他在那裏？」

「在寺裏！」

「爲什麼不來？」

「有一件事纏住，還有，他說情況有變！」

齊雲飛道：「這是什麼意思？」

「小僧一點都不明白！施主請進，你若不相信的，請看此紙！」無塵取出一張白紙來，齊雲飛接過，解開閱之，是弘達的信，囑他跟無塵入寺！

齊雲飛把信交給他，兩人越過鐵欄栅，飛進寺裏，齊雲飛見他年紀雖小，輕功卻頗有造詣，忍不住讚了一聲。

兩人一直向內竄去，夜風吹來，似有人聲，齊雲飛心頭猛地閃上一個念頭：「我根本未見過弘達寫的字，這封信若是別人假冒的，可就——！」心念未了，便伸手向無塵抓去，卻抓了個空！（未完‧八）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連串打擊　傷亡慘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卡卡斯相約在一個平坦的草原上會面，卡卡斯駕了一架直升機來到，司馬洛上機了，卡卡斯願意無條件的和司馬洛合作，因爲卡卡斯連最後的一隻遊艇也炸掉了，已是無路可逃……司馬洛和卡卡斯開始實行掃蕩計劃，他們與林鈴、李敏一起行動，來到一個秘密的兇手訓練營，一個兇手全副武裝從屋裏走出來，正對着一個可憐的農夫進行瞄準，司馬洛等人看得氣憤塡膺，一槍打中兇手，兇手立即爆炸，另有幾個兇手急奔出來，也一一給解掉了……關莉利用劇毒施計毒死了一批人，她的殺人技術更進一步……

「這個司馬洛，眞令我頭痛。」里昂說：「他已毀了我的查朗山訓練營，前天又把盧夫殺掉了。而且簡直是不擇手段，妳知道盧夫是怎麼死的嗎？」

「別問我，」藍夫人說：「你告訴我好了！」

「摸了一種古怪的毒藥，」里昂說：「連同手下都中毒死去了！」

「哦？這又與關莉有什麼關係呢？」藍夫人問。

里昂說：「這個司馬洛他們，我實在不能夠再容忍下去了——」

藍夫人格格地冷笑起來：「哦，原來你是在容忍他的，暫時還不要碰他，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嗎？這一點，我倒還不知道呢。」

「他們是在使用殺傷政策！」里昂說道：「假如讓他們這樣繼續下去，我也快要完蛋了，人都死光了，還有誰來替我工作？」

「那倒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藍夫人說：「你完蛋了，你就要退休，那時你就可以回到我的身邊來，與我一起過清清淡淡的日子了！」

「別講這種令人洩氣的話！」里昂暴躁地吼道。

「好吧，好吧，」藍夫人說：「但是，這件事情，與關莉有什麼關係呢？」

「我要她去把這個司馬洛殺掉！」里昂說。

「怎麼？」藍夫人說：「你又要求她了？以你的神通廣大，你已解決不了這件事情？」

「司馬洛是她招回來的，」里昂說：「她對付他應該有些辦法！」

「這倒是眞妙，」藍夫人說：「你以爲殺死司馬洛就可以解決問題？司馬洛的背後有那樣大的組織，即使把司馬洛殺掉了，這個組織還是一樣會與你對抗的！」

「把卡卡斯也一起殺掉就會好些了，」里昂說：「沒有了卡卡斯，他們做起事來就也沒有那麼方便！」

「好吧，」藍夫人說：「我跟她講講好了。你告訴我司馬洛現在是在什麼地方，我叫她去辦妥。」

「別跟我開玩笑吧，」里昂說：「假如我知道杜雷現在是在什麼地方的話，我已經自己解決了！」

「好吧！」藍夫人說：「我叫她想辦法好了。好了，現在，要不要我給你弄一杯茶？」

「不必了，」里昂看看腕錶說：「我有事，要趕着去做。」

「我倒希望你有一次祇是爲了來見我而見我！」藍夫人說。

「妳還想怎樣？」里昂說：「我又不是拋棄妳，我的大部份財產，都是由妳保管的！」

說完，里昂便轉身走掉了。

藍夫人看着直升飛機飛走，遠去了。直升飛機不見了之後，關莉從裏面走出來了。關莉說：「我聽到了你們所講的

話！」

「假如我不打算讓妳聽到。」藍夫人說：「我就不會出聲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關莉說：「我去殺的盧夫，原來是他的手下！」

「妳不是知道了嗎？」藍夫人說。

「我的意思是——」關莉說：「我還以爲盧夫是叛徒。」

「不是，」藍夫人說：「我不是說，我們應該利用情形嗎？里昂也是我扶起來的，我年老色衰，他就拋棄我了。現在，我就要剪除他的羽翼，使他一無所有，那時，看看他會去求誰！」

「但，也不是把財產都交由妳保管嗎？」關莉說。

「那祇是因爲他找不到別的人可以信任，」藍夫人說：「在他自己名下，他要常常出現，他就很容易被人找到，我告訴妳，關莉，天下的男人，全部都是靠不住的。」

關莉瞥了她一眼，藍夫人又連忙補充：「除了妳爸爸之外，但是妳的爸爸早早就死了，好人總是死得早的！」

「但是，」關莉說：「我們這樣下去，豈不是等於幫司馬洛他們嗎？」

「不是，」藍夫人說：「是司馬洛他們正在幫我們！」

× × ×

顯然，卡卡斯提供這個方法是正在生效的，而他與司馬洛他們仍然繼續下去。

這一天，他們又開始了一項行動。也是一項很特別的行動，在一片平原的田野上，有一所大農場。這座農場風景非常之好。

而在風和日麗之下，天空還添了一種美麗的風景，就是出現了一隻巨大的彩色氣球，是那種載人的巨大氣球。

這氣球正無聲地隨風向農場飄過來。因爲是無聲的，所以在氣球相當接近的時候，屋中人才發現了。有兩個拿着槍的人跑出來，指着叫喊起來。

這是二個拿着槍的兇徒，這裏雖然是風景美麗的，但是有他們這樣的人一出現，就變得一點也不美麗了。

這個地方，有武裝的兇徒在守衞着，閒人要接近，顯然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許，這就是爲什麼要用一隻氣球來行事吧。

事實上，這正是司馬洛他們做的事情。他們捉到了上次那個教官，盤問過了之後，再配合卡卡斯的情報來源，就知道這個地方乃是一個值得他們攻擊的地方，於是他們就來了。

那是說，他們的氣球來了。

這座農場表面上看來是安詳而平靜，但是實在却有着很强的防守力。這屋子裏甚至擁有可以把飛機擊落的炮。

因此，即使派一架飛機來轟炸，也未必就是安全的。而且，轟炸會把人都殺掉，不能夠捉到活的。

於是，他們就派來了這氣球。

樓上也有一個人從露台上出來了，這是一個上唇蓄着濃鬍子的大漢，這個人顯然是一個領袖的人物。

他吼叫道：「把它射下來！」

樓下那些打手拿出輕機槍，向那隻氣球掃射，但是毫無用處，因爲這氣球的距離還是相當遠的，還未進入輕機關槍的射程。

距離是很難判斷的，由於他們不知道這氣球實在有多大，大的東西，望過去以爲是很近，實則距離還是相當遠的。

「放炮！放炮！」那個有鬍子的人又喝道。

屋頂上一度門打開了，一座小型的炮升了起來。

「蓬！蓬！」兩炮向氣球發射。

假如那是飛機，未必會那麼容易可以射中，是氣球，就相當容易了。兩炮都射中了氣球，但是，氣球却也有一個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被炮射中了，也不會立即墮下，而只是穿了一個洞。

內裏的不是可以燃燒的氣體，而氣球本身亦是用不會燃燒的特殊塑膠製成的。氣球中了兩炮，只是穿了兩個洞，其內的空氣漏出，氣球便降低了一些。

但是，隨即，氣球下面那隻籃子跌下了兩袋鉛，這便把下墜的重量減少，而彌補了逃出去的空氣，於是，氣球又再升高了。

「媽的！射那籃子，神槍手來！」

那炮繼續向氣球射擊，神槍手則出現，用裝有長距離望遠瞄準鏡的步槍向氣球下面吊着的那隻籃子瞄準。

「看不見有人呀！」神槍手報告。

「亂槍射好了！」那有鬍子的人說：「人一定是蹲下了，一樣可以射中了！」

不錯，槍彈穿透籃子，就可以射中躲在籃子裏的人了，那是說，假如能把籃子射穿的話。然而槍手放了一排槍彈之後就發覺沒有那麼容易，那籃子是用金屬條織成的，槍彈射在上面，只是彈開了。

炮彈也繼續向氣球射擊，但是每射穿一個洞，氣球就放棄一些鉛，於是這氣球便仍然保持着它的路綫，一面下降着，隨風飄來，亦不會降得太快。

這氣球下面的籃子裏其實並沒有人在，只是有一些儀器，其中包括一副電視攝影機。

這攝影機等於是眼睛，把所看到的傳送到遠處，一個從屋子裏看不到的地方的電視機中，在螢幕上顯現出來。

司馬洛等人對着這電視機，也就是等於乘坐着這隻氣球了。

氣球被射穿一個洞，降下去，司馬洛便按動按鈕，使氣球再升起來。

這氣球一時是無法完全毀滅的，卡卡斯看着，哈哈笑起來，他說：「了不起！只有你們的組織才能夠製造出這樣巧妙的東西來！」

那個有鬍子的人眼看情形不妙，已經在作着逃亡的準備了。他叫道：「繼續放槍，不要停！」

他一面則已匆匆跑到樓下，衝進車房，從車房中拿了一部車子，開出去，離開屋子，疾馳而去。

屋中他的手下仍繼續射擊，而漸漸，氣球也接近到輕機槍可以射中了，氣球的身上給輕機槍的子彈射得像蜂巢一樣，出現了許多洞，但是沒有用的，這些洞雖然可以使氣球之內的氣體逃出得更快，却還是未能一下子就完全沒有了氣。

而且此時，氣球已經降得很低，底下的籃子已拖着地面了。

那些人仍然繼續向氣球射擊，主要則是射下面那隻籃子，因爲射氣球已沒有什麼用處，即使不射，氣球也已經是降了下來了，他們是要對付籃子內的人。

就在此時，用不着他們射擊，那籃子已自動爆炸了。

那是司馬洛發動的爆炸，用的是無綫電遠距離引爆，因爲，計劃之中就是要使無綫電降到這個地方，而現在無綫電既然已經降到了這個地方，就行了。

那隻籃子一爆炸，就什麼也不剩了，而氣球沒有了籃子墜着，便有如斷了綫的風箏，被風吹得更快，直向屋子撲過來。

這是槍炮都沒有辦法止得住的，除非是風向忽然轉變，才可以將之吹走。

但是今天的風很勁而且平穩。

於是，這降傘便飛到了屋子的前面來，那些人只覺得整個天空都給那彩色的氣球遮住了，事實上的確是如此。

造成氣球的那一大片塑膠大到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竟把整間屋子，包括屋外站着的人都罩住了。

本來他們只要把這一大片東西割破，是可以逃出去的，這東西不能夠把他們困住。

但是，氣球是充滿了氣體的，而這氣球之內所充的，原來不單是熱空氣而已，而且還是一種有麻醉性的氣體。

這氣球罩到屋子上之後，就不再隨風飛走了，其內那些麻醉性的氣體則是不斷地洩出來。

那些人一吸入了這些麻醉性的氣體，便紛紛失去其知覺，不能夠再把那東西割破而逃出去了。

由於這座房子有非常頑强的抵抗力，司馬洛他們幾經思量及設計之後，就決定用這個方法來對付，果然收到了奇效。

唯一能夠逃脫的就是那個有鬍子的人，這個人已經開着車子逃到了很遠。

不過，這裏是很寬大的平原，就是逃得遠亦是沒有用處的，他還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而汽車的速度是賽不過直升機的，尤其是他並不知道那直升機是來自何處。

忽然，天邊出現一個小點，就是一架直升飛機，這飛機兜了一個圈，就迎面飛來，這個人要掉頭回去，又似乎不是一個好主意，只有把車駛離路面，向橫逃走。

但是這樣做仍是不大有用處的，直升飛機改爲斜綫飛行，便又是向他的前頭攔截了。

很快，直升飛機已經跟在他的車子的後面的上空。

這個人連忙伸手拿起他在後座上準備好了的一挺手提輕機槍（他們這裏似乎特別喜歡使用這種武器的），停車，轉身向空中射擊！

但飛機上的人居高臨下，是看得很清楚的。飛機立即升高，脫離了輕機槍的射程。

空中擴音機的聲音大響起來，卡卡斯的聲音叫道：「史勿夫，老友！你還是放棄抵抗，乖乖地投降吧！」

「卡卡斯！」這個史勿夫痛恨地大聲叫起來：「你別得意！我要殺死你！」

輕機關槍又一陣掃射，但槍彈還是都浪費掉了。

跟着，直升飛機的機身略爲一側，機腹下面「蓬」的一聲響，白光一閃，一條火龍射到距離史勿夫不遠的泥地上，「隆」的一聲，發生爆炸，泥地上出現了一個大洞，足以把史勿夫的車子埋葬掉的。

史初夫呆在那裏了。是火箭炮！

「怎麼樣，史勿夫？」卡卡斯的聲音道。

史勿夫連忙把兩手高舉起來：「好了，好了！我投降！」

沒有辦法，再來一枚火箭炮，是可以把他連人帶車都轟成粉碎的。

× × ×

在很遠的地方，夜間，關莉正在與那個日本忍者田中先生在郊外跑步練習。

田中的本領果然是另有一套的，在那崎嶇的山路上他也是如履平地，移動得很快，關莉要跟上他，就感到非常吃力。

「唏！」關莉叫道：「等我一等。」

田中在一堆大石的頂上吃吃笑：「要等，你就是不及格了！」

剛剛這樣說着時，田中就忽然一失足，跌了下來。

關莉吃了一驚，連忙趕到他的身邊。她看見田中的頸子以一個不尋常的角度拗曲着，看來頸骨已經跌斷了。

關莉深吸了一口氣，說：「哎呀，我的天！」

照她的經驗所知，當一個人的頸骨這樣曲着的時候，這個人的性命，就也是凶多吉少的了。

她輕輕摸一下田中，田中的呼吸已幾乎沒有了，脈搏也很微弱，看來情況果然不大好。

關莉四面望望，一時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這樣一跌的人，是要送進醫院去救治的，她也無能爲力，而且，也還要及時送到才行，在這樣的荒山野嶺地方，怎樣可以把他送到醫院呢？

即使她旁邊有電話，馬上就可以召救傷車，亦是沒有用的，救傷車亦是駛不到這樣一個地方來，除非是用直升飛機吧。

而且，還有田中的身份問題，如何解釋呢？

這樣想着的時候，田中已經斷了氣。

關莉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一個忍者高手，也會就這樣死於非命，可以說是陰溝裏翻船。

現在，沒有辦法，也只好就把他埋葬了。

關莉轉過身，去找尋一塊可以掘的地方。

而她這樣一轉身的時候，田中的一隻手突然就忽然緊執住她的腳踝。關莉大吃一驚，「呱」的一聲叫了起來。

田中格格地笑着說：「你以爲我已死了嗎？」

恐懼使關莉猛的一扭身子，向旁邊翻了開去。田中仍不放手，還是執着她的腳踝，亦是跟隨着她翻過一個觔斗。關莉給他纏着，落地時，也幾乎站不穩而倒下來了。

關莉反感地嬌叱道：「你！你快放開我！」

田中放了她，一翻身就跳了起來，關莉細細看看他，卻還是好人一個。關莉詫異地說：「我還以為你是已經死掉了！」

「這也是本領之一，」田中說道：「假如敵人以為你死了，就會放過你了，除非敵人是恨你，恨到還要在妳的身上加兩槍。」

「但是我剛才明明見到，你是連頸骨也已經斷掉了的。」關莉說。

「這也是我們的秘技之一種，」田中說：「我們的骨頭可以移動，以這樣的角度扭着，別人看來，怎會不以為我是已經死掉了呢？除此之外，這辦法在被人用繩子縛着的時候也很有用，骨頭能夠移位，就很容易可以從綑縛之中脫出來了！」

「很可惜。」關莉說：「這本領恐怕我是學不會了，你一定是自幼就已經練就的，而我，現在我的骨頭都已經硬了。」

「這倒不一定就是沒有辦法的。」田中說道：「這亦有捷徑可以走，我會教妳的。」

「唔，」關莉不能不點着頭表示佩服：「你的古怪真多，你果然是一位值得跟隨的好老師！」

田中的確教了她很多事情，譬如：田中就教了她如何在逃走之中跳進池塘或者河中的水底躲起來，而只用一支中空的蘆葦管伸出來作呼吸之用。

這樣，人就可以在水底逗留很久，直至追兵遠去了才出來，此外，田中又教會了她應用許多種奇怪的毒藥。

田中說：「好了，現在，我們再訓練一下爬高的本領吧，明天晚上，我們就可以去進行一件任務了！」

× × ×

他們的下一件任務就是爬在一家玻璃大廈的外面。

他們在深夜裏從天台沿着繩子垂下來，垂到那座四十層大廈的第三十層左右。

這大廈的正面牆壁全部都是用大玻璃嵌成的，可以看得透，卻不能夠打開，只是牆壁而並不是窗子，通空氣並不是靠這裏，而是靠中央空氣調節系統。自然，大廈的後面是有窗子的，但是假如從大廈後面的窗子進去，則是要過好幾關，才能夠到達前面的。

譬如，他們就要經過一條有好幾個武裝的保鑣把守着的走廊，才能夠到達這玻璃牆裏的寫字間，這就太麻煩了。

他們現在就是直接垂到玻璃的外面。

望進玻璃牆內，他們可以看到一個肥胖的中年人正在裏面的一張辦公桌子上辦公，背是朝着他們的。

田中對關莉做了一個手勢，關莉便從身上摘下一件好像手槍似的形狀的工具，這原來是一隻電鑽，鑽嘴是特殊的金屬，黏上金剛砂的。

關莉用鑽嘴抵住玻璃牆，一扳掣，那鑽嘴便轉動起來，而把玻璃鑽穿了。

雖然他們幹下來時是沒有聲音的，但是一使用這鑽嘴的時候，以硬碰硬，便發出聲音來了。

而且聲音響得很，在大廈的樓下也許會聽不見，然而在這玻璃牆內的人是絕對聽得到的，而且還聽得很清楚。

這個人嚇得一跳起身來，轉身看看，看見外面吊着這兩個人，一時驚呆在那裏了，跟着他迅速打開抽屜，從裏面取出一把手槍。

這個人提起手槍一連串地發射。

他是射中了的，但是玻璃擋住了他的槍彈。

這玻璃太厚了，因為需要靠它把狂風大雨擋住的，太薄不行，而手槍的子彈的威力有限，尤其是開槍處與玻璃又是有一段距離的，因此槍彈就未能把玻璃射破而射中外面的人，玻璃只是給射崩了一點。

這個人的一連串槍聲驚動了他守在外面的保鑣，這些保鑣連忙衝進來，一見玻璃外面吊着兩個人，也是吃了一驚，連忙提起槍來射擊。

但是他們的子彈亦是同樣地未能發揮作用，只是把玻璃射崩，又彈開了。

跟着，關莉與田中便扳着繩子升上去了。

那些保鑣們衝到玻璃牆前面，但是沒有用，這玻璃牆是推不開的，他們不能伸頭出去看，亦不能伸出窗去射擊。

其中一人說：「他們在玻璃上鑽了一個洞。」

電鑽的硬嘴，再加上快速的鑽動，就可以在這玻璃上開一個洞。

「但是為什麼這樣做呢？」另一個人問。

他們想不出來。

那個中年人，他們的老板吼道：「快到天台上去截住他們！」

不錯，是應該這樣做的，他們可以乘升降機到天台上去，那兩個神秘人物要逃脫並不容易。

但是，其中一人才踏出了一步，便腿子一軟而倒了下來了，跟着，各人亦軟軟地倒了下來，抽搐着，用手抓着喉嚨，他們是因為喉嚨痲痹了，吸不到空氣而非常痛苦。

這就是關莉用電鑽在玻璃上鑽一個洞的目的。

鑽了這個洞之後，田中就立即盪過去，把一支小管子插入洞內，用嘴巴一吹。

這動作做得很快，裏面的人都沒有看清楚，就已經完成了，而田中一吹，就是把一些小丸子吹進了裏面，這些小丸子會發出毒氣，裏面的人吸入，就不能趕到天台上去了。

而且這是致命的毒氣，那些人就是這樣死掉了。

關莉與田中回到天台上，沿着一根繩子扳到旁邊的另一座大廈——他們是從那座大廈搭繩子爬過來的。

他們悄然離去，又一件任務完成了。

× × ×

那座大廈中的人又是一些里昂的手下，他們之死，對里昂顯然又是另一個重大的打擊，是第三個打擊。

但是還有第四個打擊又出現了。

這一次則是司馬洛他們動手。

司馬洛，林鈴，李敏與卡卡斯。

他們進攻的又是另一個兇手訓練營，這個地方也是在一條僻靜而荒廢了的小村子裏！在這一堆殘破的石屋之中，這個地

方亦是用完了一次之後就不會再用的。

這一次，司馬洛他們就不能用偷襲的方法得手了。

那屋子裏的殺手們正在用輕機槍向外瘋狂地掃射着。

司馬洛他們的偷襲被發覺了，由於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各處可能受到襲擊的地方都提高了警惕，而派守衛提防着。

司馬洛他們逼近時，制服了一個守衛，然而這個守衛的身上原來是帶着一副無綫電通話器，與屋子那邊保持着聯絡的。

這個守衛被制服了，屋子那邊的人與他聯絡，得不到回答，就知道事情不妙，便開槍向這邊掃射，看不見人也是亂射一通。

在這種情形之外，司馬洛他們就很難接近。

「好了，」卡卡斯叫道：「我們硬衝吧！」

他們轉身跑回山下去。

原來他們是開了車子來的，那是三部巨大的貨櫃貨車，這附近有一條公路，經常有這樣大的貨車往來，而他們就是乘這樣的車子來，使對方不易生疑的。

現在，他們就回到車子上去，四個人駕着三部車子，開動了。

林鈴與李敏兩個人一部。

三部巨大的貨車忽然出現在那些破爛小石屋中的人眼前，刺眼的車頭燈光直射過來。

「射擊，不要停，」屋中的其中一個顯然是負責領導的人叫喊着說。

輕機槍一直不停地向這三部大貨車掃射。

本來，貨車雖然巨大而結實，這樣被用輕機槍掃射，也是會大有影響的，但是他們這三部都是有了特殊的裝備的，首先就是有一片鋼板從車頂上移了下來，擋在車頭的前面，亦護住了駕車的人，如此，射過來的槍彈就不能夠射破車頭的擋風玻璃而傷及開車的人。

開車的人如何可以望到前路呢？

那又另有竅妙，原來是有一隻潛望鏡而望到前路。

伸出去的部份是很小的，流彈要射中它固然不容易，而且即使射中了，亦是未能造成破壞，因為它的開口處，有鏡的地方已經用一種堅韌金屬製造的網罩住了，假如槍彈迎面射個正着，也是會給這金屬網彈開，而不會把其內的鏡子射破。

至於下面的一截則是大得多的，車中的人等於是對着一面鏡子開車，而大鏡子中可以顯現前頭的景物。

就是這樣，三部巨大的貨車就以雷霆萬鈞之勢向那小村子衝過去，槍彈射中，都給彈開了。

「射車輪！」屋中一人又叫道。

在亂槍之中，車輪亦可能有中彈的，現在，他們是既集中射車輪，便有更多的槍彈射中車輪了，本來射車輪亦是一個好主意，因為車輪洩了氣，車就開不動了。

但是這方法用以對付這車子卻是不行，這些車輪不會洩氣，因為其內根本就沒有氣。

這些車輪是用實心的特殊化學橡膠製成的，有充氣車輪的彈性，但是沒有氣，槍彈射中了，就只是嵌入了橡膠之內，並無影響。

這種車輪當然是貴得多的，普通的車子不會應用，但是現在，應付這個特殊場合，就用得着了，莫先生的組織出得起錢，採用這樣一批車輪，當然也是不成問題的。

除非有一座大炮，才可以制止這部大貨車，然而他們並沒有大炮，他們這裏也沒有炸藥。

轉眼之間，大貨車已經到達了，那些人仍然在亡命地射擊着，不過有些聰明的心知不妙，就已轉身逃走了。

逃生的人有三個，其中一個就是這裏的教官，一個金髮的歐洲人，他自己可以逃走，但是不准別人逃走，他對那另外二個逃走的人喝道：「回去，繼續抵抗！」

兩個人遲疑着，這個人就拔出槍來放了一響，就把其中之一的人槍殺了，餘下的一個沒有辦法，只好再跑回頭去，繼續作戰。

教官則跳上了一部汽車開走了。

此時，三部巨大的貨車都已到達，它們毫不停頓，就這樣直撞。那些小屋子本都是用紅磚建成的而已，並不堅固，一撞之下，就紛紛塌下來了。

堅固的貨車好像是闖入了一批玩具屋的範圍之內似的，不斷地撞來撞去，很快就把這些屋子都全部撞塌了。

留在屋內的人用不着打，就已經給壓得完全失去了作戰的能力，雖然沒有死，要逃也是不容易。

那個教官的車子此時已開得相當遠，卻還是逃不脫。忽然之間，一顆槍彈擊中了他的車輛。他這車輪擊中卻是會洩氣的，一洩氣就失去了平衡，車子一側，便翻轉了。

他們在車中感到天旋地轉，車子停定時，已經無法繼續前進，因為變成了四輪朝天。

這人很困難才能從車窗中鑽了出來，因為一翻車車門就軋住了，不能退開。

他發覺已有一部大貨車停在很接近的地方。卡卡斯的聲音叫道：「彼得遜！舉起手來！」

彼得遜向聲音的來源一連串地放槍，但沒有用處，看不見對方，對方只是還了一槍，彼得遜手中的手槍，就給射得飛走了。

彼得遜連忙舉起雙手。卡卡斯哈哈笑着出現了：「呀，彼得遜，上次給你逃掉了，這一次，你可逃不了！」

原來彼得遜就是上次墮河的那個教官。他沒有死，又到這裏來工作，又給捉到了。

彼得遜恨恨地說：「卡卡斯，怎樣你做了走狗？」

「你的老搭檔更糟，」卡卡斯說道：「他落在我們手中，就什麼都招供出來了，否則我們也找不到這裏。好了，彼得遜，拔出刀子來，我給你一個公平決鬥的機會！」

彼得遜立刻從身上拔出了一把刀子。

假如卡卡斯是想試試他的身上有沒有刀子的話，倒是騙了出來了，不過卡卡斯不是這個目的。

卡卡斯把槍一丟丟給司馬洛，說：「這一個，讓我來把他宰掉！」

「把他帶走算了吧！」李敏說。

「這一個不行！」卡卡斯搖着頭說：「是他設計在我的遊艇上裝炸藥的，這帳不能不算清楚！」

「你別聽我那搭檔亂講吧！」彼得遜說。

「有種的你就不要否認，」卡卡斯說：「你就是賴得掉這一件，也賴不掉其他的。」

「好，」彼得遜說：「是我設計裝炸藥的，那又如何？你是有本領的，也不會弄到今日做走狗這田地了！」

「你用卑鄙詭計不算英雄好漢，」卡卡斯說：「現在一個對一個，以刀對刀，你證明你的本事好了。」他對司馬洛及林鈴與李敏揮揮手，「你們走開吧，一會兒再回來，好讓他沒有得賴！」

「別傻吧，」李敏說：「你不值得爲了這樣的人而冒險呀！」

「妳不明白了，」卡卡斯說：「有些事情，一個男人是非做不可的！」

司馬洛則是明白的，事實上，他自己也是常常都這樣做。他說道：「我們先走吧！」

他們三個人各登上一部大貨車，開走了，但又不是離開，只是在遠遠停下來等着。即使彼得遜打贏了，也是逃不掉的。

卡卡斯這樣做，似乎是不值得的冒險，但是有些時候，有些男人，有些事情，他認爲是必須做的。而彼得遜雖然明知逃不掉，但能夠讓他有機會殺死卡卡斯，他也認爲是一件樂事，他與卡卡斯本來就是深仇大恨的。

於是，彼得遜亦傾全力與卡卡斯搏鬥起來。

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三個人在遠處是看得很不清楚的，他們只是看到兩個影子在不斷互撲，卡卡斯的影子較爲粗大，而彼得遜的影子則是較爲幼小。

李敏埋怨着說：「假如卡卡斯死掉了，那對我們就是一種損失了！」

「沒有卡卡斯，我們又另有方法做事，」司馬洛說：「假如卡卡斯心裏不舒服，使他不能把事情做好。假如不肯讓他做這件事情，他的心裏就不會舒服！」

「哎呀！」李敏忽然叫起來，因爲她看見那個粗大的黑影倒下來了，顯然是給絆倒了。

跟着，彼得遜那個較爲幼細的黑影就舉刀撲了下去。

人一倒在地上，就與地面混成一片黑，看不見了，他們三個人都緊張地等着。

再過了一陣，一個影子慢慢地站起來，這卻是彼得遜那個較爲幼細的影子。

「噢！」李敏失望而焦急地說。

彼得遜的影子踉蹌着向旁邊走了幾步，跟着在地上，仆仆倒了。

然後，他們就看見卡卡斯的影子站起來。

結果還是卡卡斯打贏了。

卡卡斯舉起手向他們揮動了，他們的車子開過去。

車頭燈光照見彼得遜倒在地上，胸部插着刀子，已經死去了，卡卡斯則是手臂上流着血。

「你還好嗎？」李敏問。

「我沒事，」卡卡斯說：「這只是皮外傷罷了，我的身子像牛一樣强壯，這一點點傷是難不到我的！」

× × ×

另一方面，關莉與那個忍者田中，在未曾有任務的時候，又正在加緊練習。

他們這一夜在郊外中奔跑着，關莉拿着一把槍，在追逐着田中。

「放心開槍呀！」田中叫着。

關莉「砰砰」地放了二槍，沒有射中，因爲田中動得很快，一個移動着的目標，是不易射中的，而且在黑夜中，以關莉的槍法，亦是不容易射中。

田中急速地奔跑地跳躍着，又叫道：「來呀！射我呀！」

關莉放完了槍中的子彈，仍然射不中，田中叫關莉放心地射他，而關莉也是眞的要射中他的，卻就是射不中。

田中這人眞了不起，竟有胆量用自己作活靶。

關莉在槍中再納好了子彈之後，田中已經不見了。

看來，田中是正在與她玩着捉迷藏的遊戲。

關莉也小心地在樹林及山野中移動着，兩個影子，都是看不清楚的，這就是要考驗彼此之間的功夫了。

關莉的心裏有點發毛，因爲，田中對她說，這一次等於甄別她是否及格的考試，他叫關莉不妨放心殺死他，然而，假如殺不到他的話，他就會殺死她了。

關莉小心而謹慎地在林中移動了好一段時間，還是看不到田中。

她因爲要用一些時間在槍中裝上子彈，便落後了，於是田中就與她改爲練習捉迷藏的戰略，田中是隨時會出現而殺死她的。

他眞會動手？

很難講，因爲忍者的訓練是冷酷無情的，依他們的規矩，不及格者會在訓練之中被殺掉，也只有此，才能夠把弱者淘汰，而磨練出最强的。

但是，田中是受聘而來的，假如他把關莉殺了，叫他如何向藍夫人交代呢？很可能，他只是會把關莉制服，教訓一下罷了。

但是，對關莉來說，這仍然是一種侮辱。

關莉忽然在一棵大樹下的下面一蹲，幾乎是屏住了呼吸，以最慢最輕的速度讓空氣從她的口鼻流進流出，這樣，就既看不見她，而且連她呼吸的聲音亦是不容易聽見了，她久久仍然不動，只留在原處，她好像變成了一棵植物似的。

她這個戰略，是終於奏效了。

田中的影子無聲地移過來，到了她的前面。

關莉說：「好了，舉手，不然我就開槍了！」

田中的身子一僵，慢慢地把雙手舉了起來，他說道：「我輸了，爲什麼你不殺我？」

「把你生擒，不是一件難度更高的事情嗎？」關莉說。

田中嘆了一口氣：「你果然了不起，關莉，你進步得眞快！」

我本來就有這樣的根底，」關莉說：「所以我用不着像別人那樣，學那麼久。現在，我可以休息一下了吧？」

「很好。」田中說。

他們走到前頭的崖邊，坐了下來，就在那裏望着遠處的城市。那裏，燈光點點，好像一塊天鵝絨上的各種顏色的寶石。

關莉把弄着手上的槍，說：「眞奇怪，你就是不用槍的！」

「槍不是我們忍者的武器，」田中說：「因爲槍有聲音，而我們是不喜歡發出聲音的。」他頓了一頓，凝望着遠處，又說：「關莉，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妳，我要走了。」

「爲什麼？」關莉問。

「因爲我已經沒有有什麼可以教妳的，」田中說：「妳可以說是一位高材生，我會的妳大部份都會，我只是教妳不會的，現在都教完了。」

「這眞可怕。」關莉說。

「妳甚至可以把我捉住，」田中說：「我還有什麼面目幹下去呢？請告訴藍夫人我多謝她？」

「你已經打定了主意了嗎？」關莉問道。

「是的，」田中說：「我已經下了決心的事情，沒有人能夠改變的！」

「那眞可惜！」聲莉說着，忽然一連串地放槍。

田中抽搐着站了起來。

關莉冷笑：「你也不是一個太聰明的人，你也應該知道，爲我們工作，是不能夠離開的，一離開就是死，你知道太多秘密了！」

「妳——妳——」田中吶吶着，再說不出話來，軟軟地一倒，便滾下崖下。

關莉冷笑着，起身離開。

× × ×

一星期之後的晚間，關莉又出動了，她這一次是一個人，沒有田中之助，亦不需要田中之助。

她正騎着一匹馬，在郊野中疾馳着。而前頭，有一個男人也騎着另一匹馬，在慌張地逃走。

關莉就是追殺這個人。

這個人是一個歐洲人，全副英國紳士的模樣，不過他雖然外表相當尊嚴，而且又是一個被追殺的人，但他也不是一個善類，因爲，他也是里昂手下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在這附近經營一座牧場，作爲掩護，手下亦有一批殺手，能隨時受命出去做骯髒的工作。

關莉藝高人胆大，單人匹馬到這個地方來行事。

她黃昏時開了一部車子來，在附近壞了車（自然是她自己故意弄壞的），便步行到屋子來求助。

這裏的人是也正在戒備着，但是關莉的來，則反而使他們不提防，因爲他們只知道是司馬洛及卡卡斯與林鈴及李敏四個人在行事，他們要提防的是四個人，而不是單身的女人。

關莉步行着走過來，他們已經用望遠鏡觀察過了，肯定她只是獨自一人來的，並沒有其他人一起，就覺得可以放心了，假如她有什麼不軌企圖的話，她來也只是自投羅網而已。

於是他們帮着她出去把車子拖回來，替她修理好了。

車子修理好了之後，關莉立刻要走，可是那裏的都是男人，見色就難免起心，一定要請關莉留下來吃晚飯。

這樣做，卻是他們自投羅網了。

她堅持不肯，他們就越要留她，後來，差不多是等於把她捉住似的留下來。

關莉與他們一起吃飯，他們還不斷勸她喝酒，男人就是希望一個女人酒喝得多了之後，心情放鬆一些，就會比較容易入手。

他們就沒想到，他們有六個男人之多，應該哪一個先做入幕之賓呢？

總不能把她灌醉了之後，輪着用强的吧？

不過，又未必是不能的，這種事情，他們也一樣是可以做得出的。

但總之，關莉沒有喝得多，他們則是喝得太多了。

關莉顯出看到形勢不妙的樣子，更堅持要走，他們便把她送出門口，卻拖到隣近的稻草倉裏面去，關上了門。

這個紳士模樣的領袖人物是知道他們要幹什麼的，但是沒有干涉，就讓他們玩玩好了，有一個女人調劑一下，這些人的心情會好得多，至於關莉的死活，他則是不管了。

那些人在稻草倉裏把關莉圈住，就露出了猙獰的面目，眞的要向她使暴力了。

但是這時候，關莉亦是露出了她的猙獰面目了。

她伸手到腰間，把那條寬寬的腰帶解下來。

他們都以爲她是要自己動手把衣服脫下來，都大喜過望地看着，卻不料，關莉這條寬闊的腰帶，原來竟是用幼金屬纖維織成的袋子套住的一把鋒利的軟劍，一解下來，軟劍就彈直了，隨即她就把劍抽了出來。

寒光一閃，他們才吃一驚，已經太遲了。

即使他們帶了槍進來，也是太遲了，更何況他們是沒有帶着槍進來的。

關莉以極快的身法揮動那劍，用的就是田中敎她的那種日本劍法，就像從電視的日本片集中看到的那樣，她在這些男人的中間急轉了幾個圈，劍光閃閃，這些人連叫都沒有機會叫一聲，便一個一個倒了下來，死去了。

關莉轉完了這幾個圈就到了門口，身上還沒有機會濺到一滴血。

她不慌不忙地開門出去。

那紳士型的人物，卻是從屋子的樓上看着的，他一看見關莉拿着劍出來，就知道情形不妙，連忙拔槍向關莉發射。

關莉從田中那裏學到的本領，此時是可以發揮得淋漓盡緻了，她幾個觔斗就翻倒了屋子的門口，也躲過了那些槍彈，那人巳把槍彈射完了，連忙緊閉房門。

關莉好像猴子一樣攀登二樓，翻上了屋頂，打算來一個觔斗穿窗而入，然而那

人却並沒有死守在房中，而是從另一個窗口爬了出去，那窗口的下面就是馬廐的屋頂，那人跳下馬廐的屋頂，進入了馬廐中，騎了一匹馬，就落荒而逃。

他所逃的方向，並不是適合汽車行駛的地方，可惜他那馬廐中又不止有一匹馬。他騎了一匹馬逃走，關莉亦騎了一匹馬追在後面。

就是這樣，他們在荒野中馳馬追逐着，那人既沒有槍彈，而因爲年紀的關係，氣力不繼，對那匹馬的催策也不夠氣力，於是，關莉就漸漸追近了。

跟着，關莉的手一揚，那人的頸上就被一件東西擊中，跌下馬，他所中的乃是一隻那種忍者所用的星形的飛鏢，鏢的刺上有毒藥，一被擊中，很快就中毒而死去了。

關莉在他的旁邊把馬勒住了，從馬上下來，走到他的身邊看看，就滿足地微笑。這個人果然是已經死掉了。

但是就在此時，關莉却發覺另有一匹馬馳來。

這個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卡卡斯。

這也是寃家路窄，她與司馬洛他們都是在動手殲滅里昂的手下，遲早都是會碰頭的，而這一次，他們就是碰頭了。

大家都剛好是要向同一帮人下手，而關莉是先來的。

司馬洛他們則是來得比較遲，他們來到時，已看不見關莉了。

他們是首先通過望遠鏡向這座農場觀察，望進那仍然亮着燈的稻草倉裏，看見屍體橫七豎八地倒着，吃了一驚，奇怪是怎樣一回事，不過，既然死了這許多人，屋中顯然是出了禍事，於是他們便開車趕到屋子來看看。

他們看見已經沒有活着的人剩下來，不過，却找不到這個重要人物的屍體，相信這個人是已經逃掉了。

雖然里昂以爲這些事情都是司馬洛他們所幹的，但是司馬洛他們自己則知道不是，他們知道是有一個或者一帮不明來歷的人也是正在這樣做，似乎是爲了一個相同的目標而努力，起碼對像是相同的。

他們奇怪那是什麼人，但是當然他們亦是不會把這件事公開的，就算在他們的帳上也沒有所謂，這會使他們更加顯得神通廣大的。

自然，他們做夢也沒想到，這竟是關莉。

今夜，到了這裏，他們就相信，他們與那「志同道合」的殺手是相當接近了。

但是，有沒有把這裏最重要的人物殺掉了呢？這個人是不是逃生了？抑或他是正在逃走而被追趕着，抑或他是正在追趕着那個殺手。

卡卡斯在馬廐外面找到了馬蹄印，他看出是有兩匹馬跑進了荒野之中，然而他們要找的人應該是只有一個的。

因此，這個人可能是正在被兇手追趕，亦可能是正在追那兇手，於是，他們四個人，也每人騎一匹馬，分頭出去找尋。

循着馬蹄印去找是不容易的，有些地方太硬，馬蹄印留得不深，在黑暗之中看不清楚，因此他們就要分散去找了，他們未必一定要找到關莉，但是却需要找到這牧場的主人的屍體，證實這個人早已經死了。

機緣巧合，偏偏就是卡卡斯撞到了關莉這邊來。

關莉與這個紳士型的人物在荒野中追來追去，兜了不少圈子，而卡卡斯則是大致走直綫而來的，因此關莉他們雖然比卡卡斯早出發，卡卡斯却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到達這裏的，卡卡斯遠遠看到這邊林中似乎有些動靜，就向這邊馳過來。

他進入林中，就找到了那個牧場主人的屍體。

頸間那隻飛鏢仍然在着。

「眞奇怪！」卡卡斯自言自語地說道：「是忍者的飛鏢，都是用忍者的手法做的。」

他也不敢用手去碰那飛鏢，這飛鏢極可能是有毒的。

當卡卡斯這樣自言自語着時，他就忽然聽到附近有些細碎的移動聲音。

他舉槍來喝道：「誰在那裏？」

沒有人回答他，而聲音也沒有了。

卡卡斯說：「出來吧，我們可能是朋友，假如可能的話，爲什麼我們不見面談談呢？」

「我們不是朋友！」關莉低聲說。

「妳是，女——」卡卡斯這樣說着時，就「哇」的一聲叫起來，因爲他的頸子上也中了一隻飛鏢。

他翻了一個身，跌倒在地上，伸手要去把那隻鏢拔出來，但是做不到，而且他沒有保護的手指摸在飛鏢的刺上，也把皮膚刺破了，使手上亦沾了毒藥。

「好——狠毒——妳——就是——沒有胆量——跟我面對面一鬥——」卡卡斯痛苦地說，還沒有說完，就已經死了。

司馬洛、林鈴及李敏三個人差不多在半小時之後才發現卡卡斯的屍體。

「這人眞魯莽！」李敏說：「爲什麼他不用無綫電通話器與我們聯絡？」

「也許他沒有機會！」林鈴說。

不過這一次李敏講對了。卡卡斯身上有無綫電聯絡器可以與他們三人聯絡，其實他在一發現屍體時就應該用這聯絡器的，但是他却沒有這樣做而後來想這樣做也不能夠，已經太遲了。

李敏說：「這個兇手雖然也有着與我們共同的敵人，却不是我們的朋友，你看，殺了牧場主人，亦殺了卡卡斯！」

這一點，林鈴及司馬洛亦知道，他們都已在採取着戒備的態度了。

司馬洛開了電筒向周圍的樹林中照射，林鈴則在暗處，以防再有這種飛鏢來向他們施暗襲。但是已經沒有了，因爲關莉已經走了很久。

他們用電筒照出了有兩匹馬棄在林中，其中一匹乃是那牧場的主人騎來的，另一匹則顯然是那個兇手騎着追來的，爲什麼兇手却沒有把馬騎走呢？

這兩匹馬因爲沒有了人駕御，正悠閒地走來走去，在吃着草。

「殺卡卡斯的人，應該是還在不遠的，」司馬洛說：「步行走了不多遠，要小心！」

「太遠了！」林鈴伸手一指。

他們看見牧場的那邊有一雙車頭燈光亮了起來。

他們連忙舉起望遠鏡，就看見有一部汽車正在駛離牧場。

開車的人就是關莉，她開來的那部車子還是放在牧場那邊的，她殺死了卡卡斯之後，本來可以騎馬回到農場去，但是她認爲騎馬雖然快一些，但目標太大，馬蹄的聲音也太響，容易給人察覺，因此她便寧可步行回去。

由於林鈴他們到來發現卡卡斯的屍體已經是相當久了，所以關莉有機會步行回到牧場裏，她的車子已經放在那裏，隨時可用了，因此她只要開車走就行。

林鈴他們來的時候並不能分出哪一部車子是屬於誰的，亦沒有作過禁止車子開走的措施，因而關莉就可以回去開車逃走了。

「豈有此理！」李敏說：「我們來不及追了。」

他們需要騎馬趕回去拿車子才能追，而回到牧場時，關莉就會去得很遠了，而槍亦射不到那麼遠。

他們只用望遠鏡望過去，希望盡可以看到這個逃走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但是可惜實在太黑暗了，他們看不清楚，因此就仍然不知道逃走的乃是一個女人。

車子遠去了，他們頹然放下望遠鏡。

司馬洛說：「卡卡斯的屍體，我們搬走吧！」

他們又用電筒射着，回到卡卡斯的身邊。

這時，司馬洛忽然又有一個新發現，他用電筒照着卡卡斯身邊的泥地，說道：

「看！」

那泥地上原來是畫了一個簡單的圖形的，只是一隻簡單的圈子，由於卡卡斯的手和手指上還撥着泥土，因此可知道，這個圈子乃是卡卡斯臨死用了最後一點力氣在泥地上劃出來的了。

他已經沒有力氣在泥地上寫字，就只用手在泥地上畫，畫出一個最簡單的圖形，表示他的意思，這個圈子，乃是性別的符號，世界通用，代表男性的圈子則是多了一個箭嘴在外，現在，卡卡斯所畫的這個圈子則是代表女性的。

「一個女人，」司馬洛說：「他這樣做只可能有一個意思，那就是告訴我們，殺他的乃是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林鈴說：「女人？」

「我有種奇怪的感覺，」司馬洛說：「早已感覺得出這個人是一個女人，而現在，卡卡斯既然已經見過，那就更加證實了，而且我又相信，這個女人極可能就是關莉！」

「關莉？」李敏說道：「她會帮助我們？」

「她在做着與我們差不多的工作，未必爲了帮我們，而是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的。不然，她就不會殺死卡卡斯了！」

「我奇怪她又是爲了甚麼理由？」李敏說：「她很明顯地乃是爲里昂工作的，但是現在，她却是又在殺死里昂的手下，這不是很矛盾嗎？」

「這個人的作風神秘莫測，」司馬洛說：「我相信她的心理亦是大有問題，在未曾提到她之前，甚麼都不能肯定！」

「我們的目的本來就是捉她，」李敏說：「然而近在咫尺，緣慳一面，又給她溜掉了！」

「我們終於還是會追上她的，」司馬洛說道：「好好，現在我們把卡卡斯帶走吧！」

他們把卡卡斯的屍體扶起來。李敏搖頭嘆息着：「眞可憐，他一切都失去，現在連生命也失去了！」

「也許，」林鈴說：「這是他的命運，他本來就是已經失去了一切的，現在，他總算還可以做了一些他最樂意做的事情了！」

他們把卡卡斯放上了一匹馬的背上，牽着回到屋子去，至於那個牧場主人的屍體，他們則是不加理會了。

他們接近牧場時候，司馬洛舉起一隻手示意大家停下來，說：「小心一點！」

大家亦明白他是甚麼意思，假如對手是關莉，那他們是不能夠不小心的，司馬洛取出一隻儀器來，就是利炳炎博士所發現的，那隻探測炸彈的儀器，他用這隻儀器向前頭掃射了一遍，假如藏有炸彈的話，儀器上是會顯現出來的。

但是並沒有。

「奇怪，」司馬洛說：「假如我們的敵人是關莉，那眞意外了，她居然不留下一隻炸彈給我們享受一下！」

「也許，」李敏說：「她明知道我們有儀器可以探測得出來，就不想多此一舉了！」

這樣雖然是講得沒有錯的，但也並不是完全對，因爲，關莉這個人，雖然明知成功機會不多，她也還是會企圖一試的，但問題是在於她這一次並沒有帶炸藥來，假如她帶來了炸藥，她是會姑且在他們的車子裏裝一裝的。

但是她並沒帶來，假如她帶來了炸藥，她就不容易實行她把這牧場中人全部殺死的計劃，那些人是搜清楚了她的車子，知道她是完全沒有携帶任何武器，才肯對她放心的。

司馬洛他們進入稻草倉中，看見那些散得一地的屍體，又嘆一口氣說：「忍者的手法，眞是殘忍！」

關莉走得匆忙，並未拿走任何東西，他們倒是可以在屋中肆意搜索的，他們搜出了相當多對他們有用的文件，然後便離開了，離開之前先把馬匹都趕走，然後放一把火燒掉了牧場。

× × ×

關莉離開了這個地方之後，開車到了一條鐵路的附近，把車駛進了濃密的樹林中，直至再也無法前進了，然後才下車，把車子拋棄了。

車子是棄在一個這樣人跡罕至的地方，很久很久都不會被發現的，所以，即使對方認得她的車子，也還是不易追查她的行踪。

她步行到鐵路邊去，等到有一班火車經過，便跳了上去，到了一座較大的市鎮又下車，轉乘另一班火車，總之，要追查她的去向，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她一直不停地旅行，終於回到了她的目的地，也可以說是她的基地，就是藍夫人的屋子。那時是上午。（未完・七）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仲飛瓊將爺爺老神仙的「雪參丸」哺餵給岳少俊，他雖然清醒過來，解去了火焰刀傷，但血氣逆行，眞氣逆衝，原來火焰刀的震力，將他內腑震反了，仲飛瓊見不對勁，忙用馬車送上八公山上，由涂金標駕車，趕在酉時前抵達，在一所廢廟的老桂樹前，抱着岳少俊跪下，等候三位隱士，七公黃公度，八公張公權先到，向他們求救，二人首先看過岳少俊傷勢，然後採用眞氣協助運行，打通任督二脈，看來似有一點起色，忽然黃公度、張公權二人砰然一聲倒在岳少俊的身上，被人暗算，隨後五公莊公允來到，便追查仲飛瓊，問二人因何死去……

療傷各有責

當時，七公爲了阻攔自己，出指定住自己身形，兩人各以眞氣打通岳少俊任督二脈，後來發現岳少俊噴出一道血箭，以及七公、八公猝然倒下，自己又無法運氣衝開身上穴道，老前輩就及時趕來了。仲飛瓊詳細地說了一遍。

莊公允聽得極爲仔細，忽然一語不發，走近七公的屍體，伸手把它翻了過來，翻起衣衫，烱烱目光，盯注在左右兩處「鳳眼穴」上，（鳳眼穴位於背部第二脊椎旁，爲雙穴，左右各一）憤怒的道：「會是『太極點』！是武當派的人幹的！」（太極點，爲內家指功，是武當派不傳之秘，據說以二指取敵，如太極圖中之有兩點，故名，可傷人於七步之外。）

莊公允說到這裏，又疾快的轉過身去，把八公的屍體翻了過來，同樣翻起衣衫，仔細察看背部。（七公、八公兩人，正在面對面替岳少俊運氣療傷，因此不可能正面中人暗算，傷口一定在背部也。）

果然給他發現八公的「靈台穴」上，

三方截馬車

有一個極輕極淡的掌印，色呈淡青，在似有若無之間！

莊公允看得臉色劇變，切齒道：「般若神掌，居然是少林寺的人下的毒手！」

他沉思有頃，似有所悟，緩緩說道：「老朽推測當時情形，因老七、老八正在催運眞氣，替令弟療傷，敵人隱身欲近，並未警覺，而來人又身手極高。因此以佛道絕學，驟下殺手，以致措手不及，無從躲閃，遭了毒手。」

他口氣微頓，又道：「至於令弟何以在打通任督二脈之際，突然口噴血箭，老朽也說不出道理來，但老七、老八正在催動眞氣之時，驟遭暗算，立時畢命，他們數十年性命交修的一身功力，也因此一注無遺全輸入令弟體內。這對令弟而言，是禍是福，老朽也不敢斷言，因爲他體內十二經絡，和奇經中的六脈，血氣俱逆，只有任督二脈，已爲老七、老八打通。這全身氣血，在順逆互相撞擊，互相衝突之中，只怕無人能忍受得了，但他目前尚無多

大危險。」

仲飛瓊聽得更是焦急，抬眼望着莊公允，問道：「依老前輩看，我弟弟怎麼辦呢？」

她平日是個處事冷靜的人，這回也沒了主意。

莊公允龍眉微蹙，沉吟說道：「老朽實在想不出如何救令弟之道，目前似乎只有一法可行……」

仲飛瓊問道：「什麼法子呢？」

莊公允道：「令祖老神仙，學究天人，功力通玄，姑娘只有趕回雪山，方能救得令弟性命。」

仲飛瓊自然知道爺爺一定能救俊弟弟，只是此去雪山，迢迢千里，岳少俊傷得這麼厲害，難保中途不起變化，才想到八公山聚會的三公來。

那是因爲一來，八公山路程較近。

二來，這三位老前輩功力之高，當今之世，除了爺爺，已是罕有其儔，三來，這三人昔年都受過爺爺救命之恩。

如今七公、八公在替岳少俊眞氣傷療時，受人暗算而死，他們兩股眞氣，注入俊弟弟體內，反而和俊弟弟的眞氣，互起衝突，注進去了，取又取不出來，當眞成了救他變成害他。

她心頭一片紊亂，止不住流淚道：「以老前輩看，趕去雪山，他挺得住麼？」

莊公允道：「這個老朽也很難推斷，不過照目前情形來說，令弟體內本身眞元，似是極旺，（服了「雪參丸」大補眞氣，眞氣自然極旺，此事後文另有交代）只是逆經而行。但老七、老八正在催運眞氣之時，突遭暗算，至少他們有六成以上的眞力，全輸在令弟體內，這兩股眞氣，當然更爲強大。」頓一頓又道：「現在令弟體內，眞氣有順有逆，可說各走各的經絡，所幸經脈不同，雖有衝突，尚無大害。但一個人的體內，氣血循行，互有順逆，總非持久之道，至於中途是否有變，就很難逆料，不過……」

仲飛瓊急急問道：「不過什麼？」

莊公允道：「不過以老朽臆測，他順逆兩種眞氣，都極旺盛，三數日內，不至於有太大的變化，如有變化，當在有一方眞氣（順逆兩方中任何一方）逐漸消退之時，但老朽說的是否準確，那就不得而知了。」

仲飛瓊聽他解說的雖然合理，也只是推測之詞，心知五公武功雖高，也無法治療好俊弟弟的傷勢了。

看來只有上雪山去找爺爺，才能救得了俊弟弟的性命，當下收好寶劍，朝莊公允襝衽一禮，說道：「多謝老前輩指點，晚輩那就告辭了。」

雙手抱起岳少俊，急步飛奔下山。

胡大娘看到二小姐抱着岳少俊下山，急忙迎着道：「二小姐，岳少俊怎麼了，是否……」

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人，也一齊圍了上來。

仲飛瓊道：「咱們立時上雪山去。」

胡大娘聽得一怔，說道：「要上雪山去？」

仲飛瓊道：「不錯，立時動身，日夜趲程。」

說到這裏，回頭看了四名使女一眼，接着道：「胡嬤嬤隨我同去，你們四個不用去了。」

春風道：「二小姐……」

仲飛瓊道：「爲了減輕車行重量，妳們不必隨我同往雪山，可到大姐那裏去，我很快就會回來。」

說完，抱着岳少俊一躍登車。

四名使女一齊躬身，說道：「小婢遵命。」

胡大娘趕緊跟着上車，叫道：「涂金標，快走了。」

涂金標答應一聲，揮動長鞭，馬車趁着黑夜，絕塵而去。

×　×　×

四名使女目送二小姐的馬車，直到馳得看不到影子。

春風才抬頭看看天色，說道：「快三更天了，我們走吧！」

夏雨道：「唉，二小姐方才到山上去，不知是做什麼？看她下山時一臉愁苦的樣子，好像很失望似的。」

秋霜道：「這山上不知是什麼人，他大概不肯給岳相公看病了。」

冬雪道：「二小姐親自來了，他敢不看麼，八成是看不好，二小姐才會要趕回雪山去的。」

春風點點頭，道：「冬雪這話倒是不錯……」

她話剛說完，秋霜忽然一揚手道：「快聽，這是什麼聲音？」

大家依言側耳諦聽，果然聽到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似近實遠，從遠處傳來。

夏雨道：「秋霜，就是妳大驚小怪，這是風咯！」

秋霜不服氣道：「風會梯梯他他响的麼？」

夏雨道：「那妳說是什麼？」

秋霜道：「就是我聽不出來，才要妳們大家聽的嘛！」

春風擺一擺手，道：「妳們不要爭吵了。」

梯他，梯他，梯梯他他……

那聲音比方才似乎近得多了！

秋霜道：「這會是風麼？」

冬雪凜然道：「會不會是山上出了什麼怪物？」

春風臉色凝重的道：「只怕是……」

她說了三個字，下面的話，還沒說出口！

只聽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像一陣風一般，已經到了她們面前。

那是一個人，拖着一雙破皮鞋的人。

這人跑得很快，如今已在她們面前停下來了。

他跑的時候，看不清人影，只是一團瘦小的黑影，就像一隻大馬猴。

如今他這一停下來，四人全都看清楚了。

這人是個瘦小老頭，頭上戴一頂瓜皮帽，身穿一件洗得發了白的青竹布長衫，看去約莫五十來歲，生得一副猥瑣模樣，鬥鷄眼，酒糟鼻，嘴上留了兩撇鼠鬚，令人看上一眼，就會討厭。

這時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如牛，一股韮蒜穢臭，令人欲嘔！

四個姑娘止不住各自取出一塊小小的絹帕，掩住了鼻子。

春風道：「咱們走。」

四個正待轉身欲走。

那瘦小老頭堆起一臉諂笑，叫道：「小姑娘，請留步。」

冬雪橫了他一眼，兇霸霸的道：「幹什麼？」

瘦小老頭道：「四位姑娘，小老兒覺得有些面熟，好像在那裏見過？」

秋霜道：「在你外婆家裏見過。」

她這話出口，春風、夏雨、冬雪都不禁「噗哧」笑出聲來。

瘦小老頭不悅道：「小姑娘怎好這樣說話？」

秋霜道：「那你要我怎麼說？」

春風看他生相雖猥瑣，但來時身法極快，心頭不覺起了警意，問道：「你到底有什麼事？」

瘦小老頭趨上一步，露出一口黃牙，陪笑道：「小老兒是追一個人來的，看到四位姑娘在此，好像有些面熟，所以過來問上一聲。」

夏雨道：「我們不認識你，你現在可以走了。」

瘦小老頭眨了一下鬥鷄眼，用手搔搔頭皮，說道：「一定在那裏見過的。」

兩顆小眼珠在四人臉上，轉來轉去，兀自打量個不停，一副老色鬼的樣子。

春風說了聲：「走！」

四位姑娘動作如一，轉身就走。

瘦小老頭直等她們走出去已有三四步遠近，才呵呵一笑，說道：「妳們快停一停，小老兒想起來了……」

你想起來了，關她們什麼事？

四位姑娘自然不會理他，腳下絲毫沒停。

梯他、梯他、梯他……

瘦小老頭這下可是急了，拖着皮鞋，踢踢沓沓的跟在她們身後追了上來，一面叫道：「小老兒想起來了，妳們是仲姑娘身邊的人。」

春風等人依然沒有理他。

瘦小老頭追在後面，大聲叫道：「喂，喂，妳們等一等，眞要命，妳們別再和小老頭賽跑好不好？」

春風等人還是沒有理他。

瘦小老頭一邊跑，一邊叫道：「喂，喂，小姑娘，妳們聽我說，我就是找妳們小姐來的，妳們快等一等，停一停，快停一停嘛……」

春風聽他說是找小姐來的，不覺腳下一停，回身問道：「你是什麼人，找我們小姐有什麼事？」

她一停步，夏雨、秋霜、冬雪自然也跟着停了下來。

瘦小老頭跑得直喘氣，陪笑道：「自然有事，不然小老兒會老遠的從眞州趕來麼？」

夏雨道：「你有什麼事？」

瘦小老頭問道：「仲姑娘到底那裏去了？」

冬雪道：「不知道。」

瘦小老頭道：「妳們會不知道小姐去了那裏？」

冬雪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瘦小老頭央告道：「四位姑奶奶，妳們就行行好事，快些告訴我吧！」

秋霜聽他連「姑奶奶」也叫出來，不覺咭的笑道：「你這人眞好玩。」

夏雨道：「你要問二小姐去了那裏，就該先說你找小姐有什麼事？」

瘦小老道：「小姑娘，別和小老兒爲難了，快告訴我，仲姑娘那裏去了，事關重大……」

夏雨道：「你不肯說出來意，我們爲什麼要告訴你？」

「這是人命關天的事。」瘦小老頭急得搔頭挖耳，說道：「妳叫小老兒從何說起，唉，她這樣慌慌張張的到處奔波，也沒和小老兒商量商量……」

秋霜撇撇嘴，道：「爲什麼要和你商量。」

瘦小老頭道：「她若是早和小老兒商量，就不會自亂步驟，急病亂投醫了。」

春風一直沒有開口，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觀，這時聽他說出「急病亂投醫」這句話，心中不覺一動，問道：「你認識我們二小姐。」

瘦小老頭得意地一笑，露出一口黃牙，說道：「豈只認識，還是好朋友？」

春風輕哼了一聲。

瘦小老頭摸摸酒糟鼻，瞪着兩顆鬥鷄眼，說道：「怎麼，妳說小老兒不配？不信，妳去問問妳家小姐，看她承認不承認，哼，仲姑娘聽說小老兒把她當作朋友看，她高興都來不及呢！」

春風道：「你剛才說我們小姐急病亂投醫，那是什麼意思？」

瘦小老頭道：「難道她不是急病亂投醫，放着小老兒不問，東奔西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

春風道：「原來你是一位大夫？」

瘦小子笑了笑道：「小老兒是測字看相的。」

說了半天，他是測字看相的。

春風道：「你只會測字看相，找我們小姐又有何用？」

「唉！」瘦小老頭唉了一聲道：「但我小兄弟的病，小老兒知道。」

春風愕然道：「原來岳相公是你小兄弟？」

瘦小老頭點着頭道：「這還會錯，他小兄弟是我小老兒的小師弟。」

春風心中暗道：「岳相公一表人材，武功高強，他師兄怎麼會有這種窩囊？」

一面問道：「你眞能醫得好岳相公的傷？」

瘦小老頭道：「這不是小老兒吹的，小兄弟的傷，只有小老兒會治，仲姑娘就是去找她爺爺，也不管用。」

冬雪道：「二小姐就是去找老神仙去了。」

她嘴較快，春風要阻攔，已是不及。

瘦小老頭口中「啊」了一聲，說道：「她到雪山去了，這不是要我的老命，好，小老兒這就追上去，還來得及……」

話聲未落，突然雙手一划，一個人就像小孩子放的鑽天炮一般，「嗖」的一聲，凌空飛起，激射出去，眨眼工夫，就已在夜色中消失！

夏雨咋舌道：「好快的身法！」

春風回頭看了冬雪一眼，埋怨道：「都是妳嘴快，咱們連他來歷都不知道，怎能告訴他眞話？」

冬雪道：「他不是說，是岳相公的師兄麼？」

夏雨道：「對，看他樣子，就不是什麼好人。」

冬雪道：「那怎麼辦呢？」

春風道：「這人身手極高，咱們快追上去，告訴二小姐，也好提防他一點。」

夏雨道：「對，咱們快走？」

於是她們四人，也立即施展輕功，像流星追月一般，一路趕了下去。

×　×　×

天色漸漸黎明，山林間籠着輕紗般的薄霧，大路上還舖了一層薄薄的輕霜。

一輛雙轡馬車，從官道東首飛馳而來，車輪輾在輕霜上，劃下了兩道明顯的軌迹。

前面就是黃岡寺了，兩個更次，就趕了快兩百里路，這已經是趕車最大的速率了。

就在此時，但聽「嘶」的一聲，一道人影由左首一片林梢間飛起，從橫裏落到大路中間。

這是一個瘦高黃衫老人，這時他和馬車還有七八丈距離，就高聲叫道：「來車請停一停。」

車行快速，七八丈距離，眨眼就到了，但七八丈距離，也足够來車剎住奔行之勢。

這輛車中，乘坐的正是仲飛瓊和胡大娘，如今由胡大娘抱着傷重垂危，昏迷不醒的岳少俊，趕上雪山去。

駕車的則是青煞手涂金標，他正在揮鞭趲程之際，突見有人飛落車前。

那人叫自己停車，當下只好一收韁繩，勒住了馬匹奔行之勢，同時也急忙刹住了滾轉極速的車輪。

兩匹正在奔行中的馬匹，同時响起了一聲希聿聿長鳴，車、馬總算停了下來，但已馳到離黃衫老人不過數尺來近。

涂金標冷厲的喝道：「你要找死？」

黃衫老人含笑一拱手道：「兄台請勿誤會，老朽崆峒靳半丁，是求見仲姑娘來的。」

馬車一停，仲飛瓊本在閉目養神，忽然睜目問道：「車子怎麼停了？」

胡大娘還未開口，車前涂金標已經回過身來，恭聲道：「回二小姐，有一位自稱崆峒靳半丁的，攔路求見。」

仲飛瓊道：「問他有什麼事？」

涂金標坐在車頭，冷冷的道：「二小姐問你有什麼事？」

靳半丁連忙趨前幾步，躬身道：「在下靳半丁，見過仲姑娘。」

他是要跟仲姑娘直接說話。

仲飛瓊端坐車廂中，隔着車簾，說道：「不敢當，右護法阻我的去路，有何見教？」

靳半丁躬身道：「在下是奉聖母之命，追來見仲姑娘的。」

仲飛瓊道：「聖母要你追來見我，究竟有什麼事？」

靳半丁道：「聖母之意，咳，咳，她交代在下，要在下向仲姑娘面稟……」

他似有爲難之處，說不下去。

仲飛瓊已經明白他的來意，淡淡一笑道：「崆峒、雪山，等於是一家人，靳護法不必客氣，有什麼話，但請直說。」

「是，是！」靳半丁躬着身道：「在下遵命，聖母聽說岳少俊爲仲姑娘所救，希望仲姑娘把他留下。」

這話聽得仲飛瓊火了，冷哼一聲道：「這是火靈聖母的意思？」

「是，是。」

靳半丁躬着身，連聲應是，陪笑道：「不是聖母交代，在下斗胆也不敢自作主張，來向仲姑娘報告了。」

仲飛瓊又是一聲冷哼，說道：「靳老是崆峒派的右護法？」

靳半丁連稱「不敢」，仰着臉道：「在下濫竽充數，還望仲姑娘多多指教。」

仲飛瓊一手掀起車簾，目注靳半丁，冷峻的道：「靳老既是崆峒派的右護法，我倒想請教一件事。」

「請教二字，在下如何敢當？」

靳半丁和她這一對答，只覺她目光冷峻如刀，心中暗暗的忖道：「此女好冷的目光！」

一面連連拱手道：「不知仲姑娘有何見教，在下洗耳恭聽。」

仲飛瓊道：「我要問的，咱們雪山派可是要聽命於峒崆派嗎？」

「仲姑娘言重了。」

靳半丁恭聲道：「雪山、崆峒，携手合作，怎麼能說聽命二字。」

仲飛瓊道：「你知道就好，火靈聖母傷了岳少俊，而且也已經放他走了，我是從淮揚派手中把他救出來的，這事該和崆峒派無關。」

「火靈聖母憑什麼要把我救的人留下？靳大護法又憑什麼要我把人留下。」

靳半丁被他問得啞口無言，連忙躬身道：「仲姑娘這是誤會……」

仲飛瓊冷冷的道：「靳老不用說了，留人之事，免談。」

一手放下車簾，冷聲道：「涂金標，咱們走。」

靳半丁眼看自己已是無話可說，只得拱拱手道：「在下那就告退了。」

轉過身，雙脚一頓，飛身急掠而去。

就在他堪堪離去，左首林間人影閃動，飄然走出一行人來。只聽走到前面一人朗聲道：「仲姑娘駕車且請稍留。」

這人話聲清朗，直傳入車中，仲飛瓊輕輕攢了一下眉，問道：「涂金標，來的又是何人？」

涂金標成名多年，自然識得來人是誰？這就回頭道：「回二小姐的話，來的是淮揚三傑。」

不錯，來人正是淮揚三傑，淮揚派掌門人淮揚大俠惲欽堯，老大淮南子胥哲夫，老二易華佗易清瀾，還有惲夫人，惲慧君和小翠。

惲慧君和小翠，還是男人裝束。

就在涂金標回話之時，由惲欽堯爲首的一行六人，已經行近車前。

惲欽堯略一抱拳，朗聲道：「淮揚惲欽堯，請仲姑娘答話。」

人家指名要自己答話，仲飛瓊自然不好不理，車簾掀處，冷冷的道：「來的原來是淮揚的掌門人，仲飛瓊失敬了。」

惲欽堯道：「仲姑娘好說。」

仲飛瓊目光一掃，依然冷峻的道：「淮揚三傑，盛名久著，今日聯袂而來，阻去我路，不知有何見教？」

惲欽堯道：「仲姑娘的車中還有什麼人？」

仲飛瓊道：「我車中還有什麼人，惲大俠管得着嗎？」

惲欽堯被問得一怔，還未答話。

惲夫人已接着說道：「仲姑娘，據咱們調查所得，姑娘從歸雲莊刦走傷重垂危的岳相公，總是事實吧？」

仲飛瓊冷哼一聲道：「刦走，我爲什麼要把他刦走？」

惲慧君一下閃身而上，氣急的道：「難道不是妳刦走的？妳還要賴？」

仲飛瓊道：「我賴什麼了？人是我救走的，因爲我不把他從歸雲莊救出來，他就會毀在歸雲莊了？」

惲慧君回身道：「娘，他不是承認了嗎？」

惲夫人道：「仲姑娘，歸雲莊如何會毀了岳相公呢？」

仲飛瓊冷笑一聲道：「他中了火靈聖母『火燄刀』，不是你們『八寶紫玉丹』所能治療，如若任由你們大名鼎鼎的易華佗施以金針過穴之法，他一生豈不毀了，我把他救出來，難道有什麼不對嗎？」

易華佗聽得老臉一紅，伸手摸摸蒼髯，不自然的一笑道：「仲姑娘那是有把握治好岳相公了？」

仲飛瓊道：「至少我不會用金針過穴，毀了他一生。」

惲夫人道：「聽姑娘的口氣，好像已經把岳相公治好了？」

仲飛瓊看他們攔着去路，心頭又怒又急，說道：「至少我已治好了他被『火燄刀』灼傷的內腑，只要你們不在這裏躭誤我的行程，我會治好他的。」

惲慧君聽他一口一聲的「他」，姑娘家心頭自然怪不舒服，冷笑道：「他、他，他是你什麼人？」

仲飛瓊冷峭的道：「他是我什麼人，你管得着嗎？」

惲慧君身軀發顫，哼道：「仲飛瓊，妳好不要臉！」

仲飛瓊聽他出口傷人，心頭十分氣惱，暗道：「這眞是醜人多作怪，憑你也配愛上俊弟弟？」

心思這一轉，不覺冷笑一聲道：「惲慧君，妳是淮揚派掌門人的女兒，居然口出汚言，今天要不是惲夫人也在場，我就要出手代惲大俠教訓教訓妳了。」

這話說得很重，惲欽堯身爲淮揚派掌門人，被她說得臉上無光，沉喝道：「慧兒，妳退下來。」

惲夫人道：「仲姑娘，咱們來意，希望妳能把岳少俊留下來。」

仲飛瓊道：「我爲什麼要把她留下來呢？」

惲夫人道：「因爲岳相公是你從歸雲莊刦走的。」

仲飛瓊冷冷的道：「我就是留下他，諒你們也無法救得了他，不如聽我相勸，快快讓開，別躭誤了他救治的時間。」

惲夫人聽得一呆，說道：「妳不是說已替岳相公治好了『火燄刀』傷嗎，怎麼他……」

她也關切着準女婿！

仲飛瓊道：「我無暇和你們多說，他火毒雖然已清，如今逆血倒行，危在旦夕，我要儘快趕上雪山找我爺爺去。」

惲慧君叫道：「娘，別聽她的，她不會安着什麼好心。」

易華佗道：「仲姑娘，老朽還懂得一點脈理，岳相公火毒已消，傷勢應該不會太重，妳可否讓老朽切切他的脈象，眞是如姑娘所說，咱們絕不阻攔於妳。」

仲飛瓊一雙鳳目之中，射出濃重的殺氣，怒聲道：「我說他危在旦夕，豈會騙你們？你們要再阻撓我行程，躭誤了岳少俊的救治機會，我要你們淮揚派所有的人抵命……」

她話聲甫落，突聽一個又嬌又尖的少女聲音叫道：「娘，他們就在那裏！」

一道紅影，像流失一般，隨着喊聲，劃空飛來，好快的身法，不過眨眼之間，已經掠到車前。

那是一個全身火紅的少女，她，正是火魔女祝巧巧！

仲飛瓊暗暗攢了一下眉，忖道：「她口中叫着娘，莫非火靈聖母也來了？」

抬目望去，但見大路上，正有一頂黑色軟轎，如飛而來！

走在轎前領路的，是一個黃衫老人，崆峒派右護法靳半丁，護轎的是四個中年青衣女子，轎前則是八名青衣勁裝漢子。

果然是火靈聖母親自趕來，她明知俊弟弟是自己從歸雲莊救出來的，硬要自己交人，這是爲什麼？

她手一鬆，放下了車簾。

軟轎來勢極快，就在這轉眼工夫，已經到了面前。軟轎一停，護轎的四名中年女子迅速分左右兩旁伺立，由靠近轎門的兩人撩起轎簾。

火靈聖母目光一轉，望望惲欽堯等人一眼，冷笑道：「淮揚派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惲欽堯抱抱拳道：「聖母消息也靈通得很。」

火靈聖母哼了一聲，才叫道：「靳護法。」

靳半丁立即躬身道：「屬下在。」

火靈聖母道：「前面這輛馬車，可是仲姑娘的嗎？」

靳半丁應了一聲「是」。

火靈聖母道：「好，你去告訴仲姑娘，就說老身有請。」

靳半丁又應了一聲「是」，轉身走近馬車之前，抱抱拳道：「仲姑娘，聖母有請。」

仲飛瓊「哦」了一聲，吩咐道：「涂金標，給我掀起車簾。」

涂金標答應一聲，跳下車轅，替仲飛瓊掀起了車簾。

仲飛瓊跨下車，瞥了靳半丁一眼，冷冷的道：「是靳老把聖母請來的吧？」

靳半丁連連陪笑道：「不敢，不敢，仲姑娘，是聖母有請。」

仲飛瓊走近轎前，躬下身道：「晚輩雪山仲飛瓊參見聖母。」

她故意在自己名字上，加上「雪山」二字。

火靈聖母冷冷道：「仲姑娘免禮。」

仲飛瓊躬身道：「聖母召見，有何吩咐。」

火靈聖母道：「那個姓岳的小伙子，是妳把他刦走的嗎？」

仲飛瓊仰臉道：「聖母這話……」

她底下的話，沒說出來。

要是說出來，該是「聖母這話就不對了」，她不說，是因爲對方算來總是長輩，不好當面和她搶白。

火靈聖母那會聽不出來，重重的哼了一聲，才說道：「老身這話，可是不對了嗎？」

「晚輩不敢。」

仲飛瓊接下去道：「只是據晚輩所知，岳少俊接下聖母三招劍法，中了聖母一記『火燄刀』，聖母已經答應讓他自行離去。」

他回到歸雲莊，傷勢發作，淮揚派易華佗因『火燄刀』所傷，非聖母解藥，無法求解，迫得想以金針過穴，宣洩他內腑火毒。

晚輩因金針過穴，會毀了岳少俊一身武功，故而把他暗中救出，此事似乎和聖母已無過節可言。」

火靈聖母臉色微變，沉哼道：「數十年來，老身有個規矩，凡是被老身『火燄刀』所傷的人，是生是死，悉憑老身主宰，旁人不得插手。」

仲飛瓊聽得也變臉色。

火靈聖母續道：「何況老身當時只是略予警戒，出手極有分寸，當晚已命巧巧把解藥送去，妳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仲飛瓊道：「晚輩當時不知聖母有此禁忌，因易華佗說出只有金針過穴，始能救得岳少俊一命，晚輩身邊，正好有粒家祖的『雪參丸』，可解『離火眞氣』之傷，故而把他暗中救出來了。」

火靈聖母哼道：「妳就是仗着妳爺爺一顆『雪參丸』能解『離火眞氣』就沒把老身放在眼裏了？」

仲飛瓊幾乎要想發作，但還是忍了下去，說道：「晚輩已經說過，不知聖母有此禁忌，何況當時救人心切……」

「救人心切？」

火靈聖母目光一注，問道：「姓岳的小伙子，是妳什麼人？」

仲飛瓊被她問得粉臉不禁一紅，女孩兒家，被人家當衆逼問他和她的關係，自然是十分難堪之事，心頭不禁有氣，暗道：「自己若是不說出來，當着崆峒、淮揚兩派的人，還當我仲飛瓊有甚麼不可告人之事。」

這就理直氣壯的道：「岳少俊和晚輩結爲姊弟，晚輩總不能眼看我義弟傷重不救，我身邊帶有『雪參丸』正可救他之傷，豈有不救之理？」

站在較遠的惲慧君，和站在火靈聖母轎右的祝巧巧，聽她說出和岳少俊是結爲姊弟，兩位姑娘不約而同的同時冷笑了一聲。

火靈聖母道：「老身怎麼不知妳和岳少俊結爲姊弟之事？」

仲飛瓊道：「這是晚輩的私事，沒有

理由一定要聖母知道。」

火靈聖母怒哼一聲道：「仲姑娘，妳總該記得妳們姊妹三個，下山之時，妳爺爺如何交代妳們的？」

仲飛瓊道：「晚輩不敢忘記，愚姊妹年幼識淺，望聖母時加指導。」

火靈聖母道：「妳記得就好，那妳就把姓岳的小伙子交出來。」

仲飛瓊臉色一寒，冷然道：「聖母只怕弄錯了？」

火靈聖母怒聲道：「老身那裏會弄錯了？」

仲飛瓊道：「晚輩愚姊妹，奉命協助貴派，接受聖母指導，並非歸附貴派，接受聖母命令，何况這是晚輩私事，希望聖母不可强人所難。」

淮揚派的人，因火靈聖母的出現，都巳退到了較遠處，此時聽到兩人爭辯，巳可隱約聽到一點頭緒。

此次江湖上掀起了一場風波，大家原先還捉摸不定，原來崆峒派久蟄思動，存有問鼎中原之志，其中並獲得雪山老人的支持。

淮揚派大俠惲欽堯不由朝老大淮南子胥哲夫，老二易華佗互望了一眼。

火靈聖母給仲飛瓊當面搶白，自然無法忍受，只見她坐在轎中的人，白髮飄忽，神色獰厲，怒笑一聲道：「好哇，仲飛瓊，妳敢當面頂撞老身，老身就把妳拏下了，再去問問妳爺爺，妳目無尊長，該當何罪？」

仲飛瓊凜然道：「我大姐是妳媳婦，我可不是，除了爺爺，我沒有尊長，我奉爺爺之命，協助貴派，現在我正要回山向爺爺請示，不勞聖母費心。」

火靈聖母霍地站了起來，厲聲道：「妳以爲老身不能把妳拏下麼？」

仲飛瓊冷然道：「聖母也許有此能耐，但仲飛瓊也不會束手就擒。」

火靈聖母一脚跨出軟轎，厲聲喝道：「小丫頭，妳作反了」

淮南子胥哲夫道：「掌門人，咱們該替她們作個和事老吧！」

惲欽堯點點頭，緩步走上，拱拱手道：「聖母請歇怒。」

火靈聖母大聲道：「這和你們淮揚派無關。」

惲欽堯含笑道：「聖母此言差矣！」

火靈聖母怒聲道：「這麼說，你們淮揚派一定要插手了？」

惲欽堯道：「聖母和仲姑娘爭執，是因岳相公而起，但岳相公是因小女之事負的傷，仲姑娘又是從敝莊把岳相公接去的，因此敝派自然也不能不問。」

他口氣微微一頓，接下去道：「再說岳相公是受在下舅兄宋盟主之託，送劍來的，岳相公又是天山傳人，萬一他傷勢如有變化，叫在下如何交代呢？」

（岳少俊師父是誰，惲夫人巳經知之甚詳，他故意說岳少俊是天山傳人，是因火靈聖母當然認爲岳少俊是天山門下，她對天山還存有顧忌，故意這樣說的了。）

惲欽堯這番話，說得很技巧，第一、他表明立場，淮揚派不能置身事外。

第二、拖出武林大老宋鎭山，他故意稱之爲宋盟主，即是暗示宋鎭山當過八大門派盟主。

第三、再加重語氣，說岳少俊是天山傳人，藉以增加火靈聖母的顧忌。

在火靈聖母的眼中，淮揚派只是一個地方門派，當然並不值得重視，但今天淮揚三傑全在於此，實力自然不可忽視。

她對宋鎭山當然也並不在乎，臘八擲鉢禪院之會，本來就是對付八大門派的。

使她顧忌的，還是「天山傳人」這四個字。自從她看出岳少俊是天山門下，（岳少俊當時也承認了）就對他存着極大的顧忌，後來她三招劍法，全被岳少俊接下，一時老羞成怒，起了殺心，才使出「火焰刀」，準備把他一舉擊斃。

她「火焰刀」出手，經祝巧巧一聲尖叫，使她心頭一懍，把掌力收回了大半，同時也發覺自己女兒竟然愛上了岳少俊。

及至祝巧巧偷偷的把三顆火靈丹，送到歸雲莊去，她「火靈聖母」心中忽然有了主意。自己如能成全女兒好事，「天山傳人」豈不就成了自己的女婿？

有「天山傳人」做女婿，豈不得了武林中最大的支援？這就是她這次親自追來，非逼着仲飛瓊交出岳少俊來的原因。

閒言說過，却說火靈聖母聽了惲欽堯的話，不覺橫了他一眼，冷聲道：「依惲大俠之見，要老身如何呢？」

口氣巳經軟了。

惲欽堯道：「聖母方才未來之前，在下曾聽仲姑娘說過，岳相公服了仲姑娘的『雪參丸』，內腑火氣雖巳消解，但血氣逆轉，傷勢似乎並未稍減，仲姑娘急於回轉雪山，大概是想求助於她令祖雪山老人去的。」

火靈聖母不信的道：「這不可能，老身這記『火焰刀』，最多只用了三成力道，傷得不至於太重，姓岳的小伙子，既然服了雪山老人的『雪參丸』，傷勢應該巳有起色，絕不至於逆血倒行。」

仲飛瓊道：「晚輩說的並無半句虛言，岳少俊氣血逆轉，仍然昏迷不醒。」

惲欽堯笑了笑道：「岳相公是因『火焰刀』傷勢所引起，如今好在聖母巳親自趕來，就算『火焰刀』的傷勢最重，有聖母在場定可着手成春；再說敝師兄易清瀾在江湖上，對傷科一道，亦頗有心得。」

因此在下之意，仲姑娘如若眞是救人心切，就不用捨近就遠，何妨先讓聖母和敝師兄看看，如能治好，就不用千里跋涉了，不知聖母和仲姑娘二位意下如何？」

他這番話，在仲飛瓊來說，她是巳經沒有辦法，才急着趕上雪山去的。

對火靈聖母來說，她治好了岳少俊的傷，對女兒的親事，自然是有利的。

火靈聖母一念及此，立即點頭道：「好，老身同意惲大俠的提議。」

仲飛瓊點點頭，回身道：「晚輩只是救人心切，才急着趕回去的，既然聖母願意爲他治傷，晚輩自然同意了。」

易華佗笑道：「既然二位都同意了，那就請仲姑娘要把岳相公抱下車來吧！」

仲飛瓊點點頭，回身道：「胡嬷嬷，妳就把他抱下來吧！」

車中沒人答應。

仲飛瓊又道：「胡嬷嬷，妳把岳相公抱下來呀！」

（未完・廿四）

十君子

武林店中客　洒淚江湖行

白羽・文

耿耿銀河，疏疏列宿，是佳人乞巧之日。

轉瞬間，巳是萬里月圓，九霄雲淨之夜。

金烏直追，玉兎狂逸，時而丹楓欲變，時而梅開嶺上，時而葭琯飛灰……巳臨急景凋年！

桃符換新，屠蘇酒香未散，又是淑氣迎人之時；金吾弛禁，玉漏停催，歲月向不留情！

待黃梅初熟，至榴花吐燄，巳近浮瓜沉李的炎夏。

吁！人生茫茫，年華如此老逝！

如今，三伏巳過，暑氣潛消，露華漸濃，雲影轉薄，夜！鶴唳於長空，蟲鳴自四野，大地一片蕭煞！

時正三更，蘇州楞伽山麓石湖畔，那座美侖美奐的小巧「紅樓」中，樓主人正在書房中焦急的等待着四年前相約今夜歸來的人兒。

一陣夜行風聲傳來，樓主人挑揚起他那兩道劍眉！

砰！書房長窻突然碎裂，接着，一條人影和碎裂了的長窻斷木，同時摔墜到書房的地上！

這人掙扎着站起來，那知尚未站穩，幌了兩幌，終於咕咚的一聲，又摔臥倒在地上！

樓主人劍眉一皺，才待起身上前攙扶這位不速之客，這人却巳雙手緊捂着腹部，再次掙扎着跪坐起來。

樓主人注目看時，這人腹下的衣衫，巳被腥血染成一片鮮紅，而捂在腹部的雙手，十指縫間，仍然不停的滴流着血水，顯然傷勢極重。

此時那不速之客，目光灼灼直瞪着樓主人，剎那之後，裂唇慘然一笑，接着急促的說道：「熄燈！快！」

樓主人盯了這位不速之客一眼，溫和的說道：「閣下傷勢看來不輕，目下必須醫治包紮，小可略懂醫理，也備有良藥，請先讓小可看看傷處。」

豈料這位不速之客，却沉聲叱道：「熄燈，我叫你立刻熄燈！」

樓主人年紀雖輕，可是，他的性格却是剛强而堅毅，聞言也沉聲說道：「我說先醫傷，就先醫傷，否則閣下立卽就請出去！」

不速之客哼了一聲，陡地把緊捂在腹部的雙手張開，目射威凌，直瞪着樓主人一言不發。

樓主人業巳看清了那個傷口，駭凜的倒吸一口涼氣，不速之客的左腹下，透穿了個拳般大小的窟窿，腸子業巳部份露在外面！

此時這不速之客，再次冷哼一聲，接着以低沉的聲調，怒吼似的神態喝道：「混東西，這個傷你能夠治？能夠治嗎？我拚着這條老命，給你送來消息，强敵就到，你還不聽話把燈熄掉！」

樓主人雖然十分震駭不速之客的傷勢和話語，但却方寸不亂，立刻將高吊的燈籠和桌上的燭火吹熄，室內頓成黑暗世界，除掉不速之客那如同牛吼般的喘聲息外，不聞其他雜音。

半晌之後，不速客似耳語般低沉的說道：「快把我貼身穿着的那件皮背心解下來，你再貼身穿上，事關重大，別問原因，快！快！快！」

一連串的催促，使樓主人不由自主的動起手來，匆忙的依着這重傷不速之客的指示，脫着彼此的衣衫。

當樓主人貼身穿上那件皮背心的時候，已覺察出來皮背心的後背，是個夾層，裏面藏着東西。

樓主人衣衫結好，在替不速之客穿上外衣的時候，豈料不速之客猛一揮手，竟將樓主人推出數步，樓主人心頭一凜，暗中驚訝這不速之客的深厚功力，才待開口詢問，不速之客却巳猛咳不止，聲音聽來巳是沙啞無力，最後不速之客却猛提眞氣，掙扎着道：「聽清楚混東西，和你四年前相約今夜回來的人，死了！他是我的盟兄，死前把皮背心交給我，要我送來給你，現在你就得離開此地，永遠不准回來，否則你那血海寃仇就只好寃沉海底，走！立刻走！」

樓主人心頭顫跳，神色巳變，惶急而悲傷的說道：「四年前恩師走時，要我今夜必須等他，他說再見我的時候，就告訴我的身世和父母姓名，如今……如今恩師竟遭不幸……」

「混東西，這不是唸喃嘸經的時候，走，立刻走！去找家不認識你的店房住下，然後仔細檢看背心夾層裏的東西，自會知道一切，快！」

不速之客連連催促，語語聞之驚心動魄！

樓主人又問道：「前輩尊姓，你這個傷……」

不速之客恨聲道：「不管姓什麼和你沒有關係，這個傷準能要我的命，我是死定了，你就聽點話立刻走。」

樓主人肅色震聲道：「你必須立刻告訴我你的姓名！」

不速之客又猛咳一陣，喘息着說道：「這好小子難怪大哥說你聰穎絕倫而心地忠厚，我姓雷，武林朋友都稱呼我叫『霹靂震天』。」不速客話鋒一頓，聲調陡變，又道：「好了，記住我吩咐的話，快些走吧，莫使已死和快死的人死難瞑目！」

樓主人雙目含淚，沉思刹那，猛地五體投地向不速之客一拜，起立之後，伸手摘下牆上寶劍，帶上一袋散金，轉身大步而去。

行未數步，背後身負重傷的不速之客又開口說道：「走後面，登楞伽山轉向杭州，稍待不論此樓有何變化事故，不准回顧，不得停步，走吧！」

樓主人淚順頰下，無言的回顧了不速之客一眼，點點頭，按照指示謹愼的由後牆越出，疾馳向楞伽山中。

進山不足半里，突然傳來一陣凜人心胆的狂笑之聲，聲音來自紅樓，出自雷姓不速之客的口中，樓主人不由猛地停步不前！

適時，順風傳到怒喝之聲——「我早已猜出是你這個忘恩負義的老匹夫了，你上樓來吧，那東西就在雷老子的身上，蕭家孤兒藏處，也只有我姓雷的一個人知道，雷老子就要死了，臨時改志，老匹夫，咱們結上這最後的一次緣吧！哈哈……哈哈……」

接着，轟然一聲巨震，話音又起——「老匹夫，你得意忘形，嘗嘗雷老子這『霹靂震天』的滋味吧！」

在巨震同時，一聲慘嚎傳到，起自紅樓之上，落時却已遠出半里之外，這人重傷之下却仍有逃生之功力。

慘嚎之聲乍止，紅樓內又傳出來了那雷姓不速之客的慷慨話聲——「大哥，小弟未負所托，死已無憾，大哥英魂稍待，小弟陪你來了！」話聲中，千百條火蛇自樓窗內竄出，濃烟騰捲，直升雲天，刹那間，紅樓已被火海吞沒！

烈火映射出樓主人的激動之情，在赤紅的光芒中，樓主人劍眉揚飛，目射怒火，口中喃喃自語道：「雷叔叔，霹靂震天，大哥，蕭家孤兒，老匹夫！老匹夫！老匹夫！」

× × ×

一面紫底金邊金字的奇異令旗，在一盞光色昏弱的孤燈下，被緩慢地展露了出來，佔了半個桌面。

令旗非絲非布，不知用何物織成，因爲整個的金邊是以眞金抽絲編造，所以分量够重！

金邊是一條金龍，鱗甲鮮明，爪尾歛勢，如活似生，决非手匠所織，更奇特的是，令旗有十二星角，各繡不同之物，有劍、有刀、有杖、有鞭，除一枚奇特的金錢外，還有一方晶石圖，似是代表着十二件東西，或是十二種標記，當然，若以武林中事來說，這也許代表了十二位頂天立地的人物！

令旗正中，却是以純金編成的三個大字——蕭秋風！

令旗被一雙細嫩柔軟但却含有強勁的手翻轉過來，反面却是碧底，編繡着一隻華麗無倫的八帆船，船身漆黑，金絲壓邊，船外，浪花洶湧，天空烏雲捲滾飛馳，看來這艘黑色華麗的八帆巨舟，似正衝風破浪前進。

那高高挿於半空，飛捲烏雲中的主桅頂端，斜飄着一面三角帆旗，旗上是以金絲織成的拳大「令」字。

「令」字三角帆旗的杆頂上，有個黃豆般大的「玉珠」，射閃着奇亮的異彩，光耀入目！

一聲幽幽長嘆，那雙細嫩柔軟的手，捲起了這面令旗，拿起了旁邊一本極薄的卷册，開始翻閱。

第一頁，第一行，赫然寫着：

「你就是蕭秋風，黑石船的主人，也就是經武林十大無敵高手和十二正大門戶掌門之人，各繡信物滴血盟誓共推爲號令天下武林的盟主！」

叭！絹册被闔蓋上，但却傳出低沉而十分激動的話聲：「我就是蕭秋風？我？這不可能，决不可能！」

册子又被輕輕揭開，第二行：

「我曾詳細的對你說過一個『黑石船』的故事，現在對你實說，那並非故事，而是一絲不假的事實！」

低沉而又激動的話聲又起：「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就是那個偷食糕餅而誤吃了靈丹的孩子，不可能的，决不可能！」

第三行——

「也許你會懷疑，但這却是事實，是你誤吃了我們十大高手，經十年採集奇藥而煉成的『神芝血丹』！血丹本有十粒，只因爐火不淨，九粒焚化，所剩一粒，爲求公平分食，才叫你巧得現成，因之迫使我們十人，及武林十二正大門戶中的掌門，共推你爲當世的武林盟主。」

一聲嗤笑傳出，接着話聲又起，道：「荒謬，一個兩歲的頑童，只因誤食了一粒靈丹，竟被公推爲當代武林的盟主，豈非兒戲？說來誰信？誰信！」

第四行——

「我與令尊，交成莫逆，義共生死，在當代武林無敵的十大高手中，功力以令尊最高，次之是我，令尊爲當事之人，對你誤食靈丹後的責任，不便表示意見，因之保護你安全的重担，很自然的落到我雙肩之上。」

第二頁，第一行——

「我們十大高手，親自製成一面特殊的『黑石船』令，遍傳武林十二掌門之人，彼等在令旗之十二星角上，各自親繡了他們的信物，共誓見令聽諭，水火不辭，那令字三角帆旗杆之上的玉珠，乃人間至寶的『萬年溫玉玦』，非但百毒不侵，並有無上威力，切記莫忘！」

又是一聲嗤笑，接着道：「看來這件荒謬絕頂的事情，像是眞的了，要是眞實的話，包括我父親在內，所謂十大無敵高手和十二掌門之人，都是一羣傻瓜！」

第二行——

「你看到此處，必會笑我們都是傻瓜，其實，我們不傻，但却犯了大錯，不該以七十二種靈藥，含肉芝之血煉此神丹，意圖不老而習成『萬應神功』，人算不如天算，十毀其九，這僅存的一粒，却又便宜了你。」

第三行——

「你既已服下『神芝血丹』，已成不壞之體，除非在三年之內，血丹尚未盡被你筋骨吸收前，生飲了你全身的鮮血，否則十年後我們聯手亦非你敵，因之只有共推你是武林盟主一途。」

話聲適時又起，道：「我不信有人想生吃了我！」

第四行——

「誰都想喝你的鮮血，不過十二掌門之人却不敢，他們自知聯手亦非令尊之敵，至於我們十人之中，當然也有如此夢想者，但是畏懼我和兩位盟弟與令尊之誼，故而也不敢妄動！」

第三頁，第一行——

「爲了保護你的安全，我朝夕戒備，寸步不敢稍離，眞是苦不堪言，時隔月餘，我們十大高手中已傳出了謠言，說我有所企圖，遲早會生飲了你全身鮮血，於是我和令尊將計就計，故意爲此而爭論，終於絕交，暗中我們却在進行着一條絕妙的『移花接木』之計。」

唉！一聲長嘆之後，低沉而傷感的話聲又起，說道：「我故然逃出了厄運，可是，那個頂替我的可憐孩子呢？這算什麼絕妙之計，簡直是慘無人道！何況我們相貌……」

第二行——

「此計本不可行，因爲急迫之下，絕難找到和你相貌宛似的兒童，幸而我有特殊技藝，將那頂替你的孩子，動以易容整形之術，一月後，果已亂眞，决定了進行此計的時刻。」

第三行——

「事情進行順利，我帶着令尊親自詳書的『神功秘册』，然後故意借酒生事，憤而遠行，第三天才悄悄潛回，以僞換眞，帮你逃出虎穴龍潭，並立刻給你施了整容之術，自此敢說普天之下，再沒有人能認出你是那個！」

細嫩柔軟的雙手，猛地一擂桌面，道：「這樣看來，是眞的了，我眞是那個孩子，我是蕭秋風！」

第四行——

「第二年的春天，傳出了一個使天下武林中人震撼的消息，令尊和令堂在同一時間身中巨毒，死於『九老仙洞』，同時那個替身，也失去了踪跡，我强忍恨怒悲傷，不敢前往祀奠！」

一聲悲呼，繼之道：「此仇不報何以爲人！」

話鋒一停，又說道：「兇手必在毒死雙親之後擄去那個孩子遠走，只要查出事後誰不在場，就知兇手是誰！」

絹册猛地又揭過一頁，是第四頁，第一行——

「兇手自然是我們十人中的一個，或更多，但這人狡猾無比，令尊、令堂慘死之後，直到安葬，除我一人不在外，其餘一個不少，到最後剩下的八個人，更是一道離開峨嵋，各自歸隱，因此毫無綫索可尋！」

話聲急促的說道：「師父，也許那兇手已慘殺了我的替身，誤飲了那個孩子的鮮血，你沒有想到吧？」

第二行——

「我曾想到，兇手可能業已吸飲了那個無辜孩子的鮮血，但經仔細思考後，一個重大的事實，粉碎了這個假定，兇手不敢冒此大險，因爲其餘高手，會立刻發現兇手吸食鮮血後的變化，如此兇手豈不是等於自供罪狀？」

第三行——

「神芝血丹非但能生死人肉白骨，常人服之，無異脫胎換骨，我輩服之，白髮立變而返老還童，平添一甲子內功修爲，兇手既不知『移花接木』之事，怎敢魯莽，但是這樣一來，兇手在發覺上當之後，定然悟及我拂袖而去的眞正原因，因之我足不出『紅樓』有十年之久！」

話聲再起，道：「啊！原來你也住在紅樓之中，那……那我怎會始終沒發覺呢？難道紅樓中還另有藏處？」

第四行——

「紅樓爲令尊精修秘地，令堂亦不知曉，地下廣於地上，我始終沒離你左右，朝夕暗中監視着你用功，有朝一日你能再回紅樓去的話，可由後院枯井而下，當可發現別有天地。」

第五頁，第一行——

「乍聞令尊兇耗，我實難相信，因令尊功力已達化境，早已習成佛門『不壞』功法，此事極秘，但我却深知無誤，當你四齡，我開始深夜點你百穴而通奇經之時，方始發覺令尊中毒而死的眞正原因，原來他早知難防暗算，竟在我以『移花接木』之計悄然帶走你的前夕，以其本身眞氣，化你髓魄筋骨，將數十年的修爲，導輸入你的體內，他已無異凡夫，難怪會中毒而亡！」

此刻，突然聽得一聲呻吟，一聲凄痛的悲號，滴滴血淚，適時已洒落在絹册之上！

第二行——

「你得天獨厚，神芝血丹因令尊全部修爲眞氣所導，早已與你體魄相合，故而你十四歲，已懷令尊棄世前之功力，我總算未負故友重托，十六那年，你已將威力無倫的『天龍聖劍九式』練至化境，至此，三百年來武林第一奇客『天龍子』的整個神功，你已盡得，成爲未來繼『天龍子』與令尊之後的唯一奇客，孩子，如今你投手踢足已經能動念傷人，佛門無上『萬應心意』使你心可數用，我代亡友慶賀，而我也應該去辦自己的未完大事了！」

第三行——

「我決心再出江湖，發誓要偵得毒殺令尊、令堂的兇手，才寫下最後的一束，與你相約四年，其實第一年我根本沒有離開紅樓！直到我認定你果能遵守訓示足不出戶之後，始安心而去。」

第四行——

「一別江湖十數年，武林早已人事全非，經過六個月的奔波，找到了昔日位列十大高手之三的盟弟雷鳴，又經三個月的偵窺，知道他仍然在惦念老友而忠誠如昔，方始寄柬相約，自此我倆雙雙再入武林，四出訪查昔日那個陰狠萬惡的兇手！」

第六頁……

第七頁……

第八頁……

第九頁，第二行——

「當你看你看到此册的時候，我必然

已遭毒手，否則這些事我會親口告訴你的，送去此册的人，就是你雷叔父，我料他必能不負所托，但怕也難活命，見册立刻前往杭州，到孤山南一座古廢寺內，內有一家武林中人名之謂『天下武林』的客店，你要住進去找，雖然仍無確證，但却深信如能找出『天下武林』的店主，對偵下毒殺令尊、令堂兇手之事，必有所得。」

第三行——

「天下武林店，不收分文，住客必須報出姓氏和門戶，你以『仇如海』名字住店，自承是少林俗家弟子，只准施展少林功夫，否則你雖功力悉敵，但必身罹奇禍中人暗算，有人問你授業之師，可告其不知法號，是位日必三笑三哭的和尚，此册及那面令旗，須存於妥當地方，萬勿隨身携帶，莫令為你死去的人，死不瞑目！」

第四行——

「我與令尊，敢說生平無不可告人之事，唯對買人孤子作你替身一節，始終難安，以我料斷，此子或不至死，此子有一特徵，肚臍之上有蠶豆般大的紅記一塊，册後我繪有一像，即你眞面目，此子整容絕似此像，玆後留心，遇之望能多為照拂，他替代你犯險，應以兄弟相視，切切毋忘！」

在册後果然有一張繪像，鼻如懸胆，眉……

適時：「噗！啪！」兩聲輕響，燈花爆滅，室內頓成一片漆黑，店家所備小小油燈，業已油乾蕊裂而熄。

約計時已五更，他！蕭秋風，即將自此踏入險惡無比的江湖，以「仇如海」三字，索仇天涯！

黑暗中，他頻頻以堅毅的聲調低呼着：「父親，母親，恩師，雷叔叔，佑我！佑我！佑我手刃元兇！」

×　　×　　×

瀝瀝細雨，淒淒秋風，一陣鬆，一陣緊，沒個完結。

夜初更，孤山南麓，正有行人！

穿過一片廢墟，就能看見那段已經退了色的紅牆，墟牆之間，却隔着半里路程，這半里路上，是長可及膝的荒草和泥沼、狐、鼠竄行其間，蛇、蠍往來於內，夜間要想過去，那須有些胆量！

兩個人，一前一後，橫隔數丈，誰也沒有理誰，自顧自的走着，他們穿過了亂石廢墟，到達深草泥沼的邊沿。

夜漸深，天正下雨，看不清他們的面貌，不過後面的那個人，要比前面走的這人雄偉很多，因為前面已到草叢，兩人先後停步，業已變作平隔丈遠。

先到的這個人，正左右盼顧而不前，顯然他路不熟，瞥目看到那個雄偉的漢子，拱手說道：「請問兄台，前面可是『天下武林店』？」

雄偉的漢子嗯了一聲，點了點頭，問話的這人立即道一聲謝，邁步而前，雄偉的漢子也踏進了深草叢中。

雨天，荒草積水，自更泥濘難行，每一踏足，唧唧作響，落脚稍重，污水立即濺飛，煞是討厭。驀地，前面這人驚呼出聲，暴然退後，草叢中，吱吱直響，雜草左右擺幌不已，由近而遠，一條毒蛇！

雄偉的漢子看了這人一眼，不知是輕蔑這人，抑或是別有用意的哼了一聲，根本不理會什麼泥濘或是蛇蠍，挺胸昂首闊步，叭叭的濺踏着泥水，向深草亂叢中筆直邁進！

驚呼出聲的這人，自嘲似的一笑，如今他落後了很多，立刻緊跟着他雄偉的脚步，在相隔不足丈五的距離下，步起步落相隨而行。

正走到亂草的中間，雄偉的漢子突然停步不前，相隨於後的這個人，自然也佇立不動。雄偉的漢子並未回顧，却冷冷地說道：「朋友，草叢寬闊，怎樣走都可以過去，大可不必跟在別人背後走夜路！」

話說完，再次冷哼一聲，大步向前。

後面這人聞言一楞，但在沉思刹那之後，却依然緊跟着那雄偉漢子的身後邁步，不過這次距離遠了一些。

雄偉漢子霍地再次停步，依然沒有回顧，不過語調却含着輕蔑嘲諷的意思，一字字地說道：「你大慨就是那種只聽老婆話的小伙子，告訴你，假如我驚起了一條毒蛇，你走在後面正好送死，這樣豈不寃枉？」

話鋒一停，聲調轉厲，又道：「再說凡是江湖中人，夜行最忌別人盯在他的背後走，尤其是我！」

「我」字特別有力，聲如雷震，話說完，又大踏步的向前走去，仍然是挺胸昂首沒有回顧。

後面這人受了教訓，再次自嘲的一笑，斜着移開了丈遠，邊走，邊似自語，却又像有心要那雄偉漢子聽到般，道：「同樣一句話，客氣些兒有多受聽，何況你又怎麼就怎麼就敢斷定我有沒有老婆呢？眞是奇怪。」

雄偉漢子正一步跨出草叢，耳邊聽清了這個人的話語，霍地止步回頭，哈哈一笑，道：「你還沒有成親？」

這人也幾步踏出了草叢泥沼，臉一紅，搖了搖頭，雄偉漢子猛然上步，一拍這人肩頭道：「也沒碰過女人？」

這人又搖搖頭，臉色比剛才又紅了許多，雄偉漢子粗獷的再次大聲笑着，爽直的說道：「江湖中人對初出道兒還沒碰過女孩子的小伙子，稱之為『長不大的孩子』，哈哈……來來來大孩子，跟我作個伴吧，我也是去『天下武林店』！」

說着不待這人同意，拖着這人的臂膀就走。

他們順着退色的紅牆東轉，到達古廢寺的山門，山門虛掩，雄偉漢子踢得山門大開，坍塌倒頹的大殿赫然入目。

這人一邊被雄偉漢子拖擁前進，一面沉思，恩師絹册上沒有記錯，這奇特的店房果然開設在古廢寺中。

穿過倒塌的大殿，迎面一道高有五丈的粉牆阻路，牆外是條寬有三丈的污濁水道，深淺不知，牆中間約丈五高的地方，開着一道窄門，寬僅三尺，高有一丈，看來活似長窗。

窄門口斜搭着一塊寸厚尺寬三丈長的木板，另一端直到污濁水道的邊沿，供人往來其上。

窄門上，高挑着一對「氣死風雨」燈，因此能够看清門上正中那以赤金鑄成的「天下武林占」五個大字。

每一金字寬高各有三尺，厚有一寸，重量不問可知，像這種以赤金鑄字作為招牌的事，確是驚人而罕見。

雄偉的漢子這時鬆開了對方的臂膀，兩人在燈火下，互相注視着，彼此俱皆突然興起了惺惜之心。

那雄偉的漢子，一身短衣，業已透濕，濃眉環眼，好威武的相貌，背後斜插一柄寶劍，長過四尺，鞘厚一寸有五，寬足三寸，是柄名符其實的長劍，二十七八的歲數，黑髮粗長，散披肩頭，雙目神光含威，令人畏懼！

這個人，劍眉鳳目，一襲銀衫，腰跨寶劍，氣宇清絕，美秀無倫，一條杏黃絲帕束髮，年僅二十出頭。

雄偉漢子濃眉一揚，抱拳道：「我叫雷嘯天，老弟你呢？」

這人拱手還禮，道：「仇如海！」

雷嘯天雙目一霎，道：「好名字，仇老弟是那派門下？」

仇如海道：「少林門下俗家弟子。尊駕呢？」

雷嘯天濃眉一皺，不答反問道：「老弟貴庚？」

仇如海道：「二十。」

雷嘯天道：「我二十八了，痴長老弟幾年，要是老弟不見外的話，請改個稱呼如何？」

仇如海拱手道：「如此請恕高攀，兄台。」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老弟眞是個痛快人，愚兄藝由家傳，門戶却是『終南』，老弟受何人指引投宿此店？」

仇如海一笑道：「心儀此名而來。」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但願住下去不會失望，對了，仇老弟，此店別有規矩，忌禁也多，老弟你知詳情否？」

仇如海點點頭，雷嘯天一指長板道：「那咱們上去了，請恕愚兄佔先。」

他倆剛剛踏進窄門，本來吵雜的人羣，突然靜了下來，仇如海趁此時機，注目打量到每個角落。

進門就是一間廣闊的大廳，牆外雖高丈五，這大廳却是地平窄門，仇如海不由暗記心中。

廳門擺設很多桌椅，乍看十分散亂，但是仇如海却一眼看出，竟是暗含着「九宮」陣式！

除角落上的椅子還空有三五外，餘皆坐滿，西牆角，有條長長的櫃枱，櫃枱裏面，坐着兩個面目清秀的中年人，正在奕棋，另有三名身强力壯的店伙，在端菜送酒，忙個不停。

時近二更，這「天下武林店」中，非但無人入睡，反而都在與高彩烈的飲酒暢談，仇如海覺得十分新鮮。

吵雜的人羣突然靜了下來，引得櫃枱後面兩個清秀中年人抬頭注目，接着一齊站起，左邊那人含笑道：「雷爺回來了，身後那位兄台是誰，很面生嘛？」

雷嘯天似乎不大願意理會這兩個人，只冷冷地說道：「高老大，這是我的小兄弟。」

說着，悄聲囑咐仇如海道：「別開口，跟愚兄走。」

兩個人大步向廳右一扇紅門走去，將到門口的刹那，櫃枱裏面的兩位，身形一閃，已攔在門口！

雷嘯天沉聲道：「高韜！你們兄弟這是什麼意思？」

高老大高韜含着一臉假笑，道：「雷爺要到那裏去？」

雷嘯天回答道：「回我住的『威』字樓！」

高韜一指仇如海道：「令友呢？」

雷嘯天冷冷地說道：「我這小兄弟姓仇，仇如海，少林俗家的弟子，你給掛個號吧，他和我吃住在一處！」

高老二高輝接道：「雷爺，仇兄弟必須按咱們店的規矩辦，在沒經印證以前，只好委屈住到大敞房裏。」

雷嘯天冷哼一聲，道：「仇兄弟功力不輸我雷嘯天，難道還不配住『威』字樓嗎？」

高輝也假笑說道：「雷爺的話自不會錯，只是雷爺你聖明，本店的規矩如此，我們兄弟天胆也不敢破例！」

雷嘯天雖在仇如海氣質風格上，看出決非普通武林中人，但是却無信心，故作惱怒的說道：「你想怎麼辦？」

高輝道：「請仇朋友略現神技！」

雷嘯天怒聲道：「是你兄弟要親自相試？」

高韜抓住話柄，立刻道：「既是雷爺吩咐，在下兄弟敢不如命，仇朋友請！」

雷嘯天恨不過高韜刁猾，動了眞氣，叱道：「好！雷嘯天奉陪！」

高韜此時却一收笑臉，陰險的說道：「雷朋友，你是本店的客人，我們總管很看得起你，希望你能自重！」

雷嘯天冷嗤一聲，道：「你是在教訓我？」

高輝也陰陰地說道：「雷朋友，本店開設已有十年，武林中人還沒有那個大胆敢壞我店規，雷朋友要三思！」

雷嘯天濃眉一挑，道：「廢話太多，閃開！」話聲中，他雙掌一穿，跟着向左右一分，已將高韜兄弟震退數步！

接着，右手推開紅門，道：「仇老弟請！」

座上所有的江湖客，目睹此變，俱皆起立，冷冷觀望，他們泰半是住敞房不得意的落魄武夫，終日悶坐客中，巴不得有場過癮的搏戰瞧瞧，以解憂煩。

高韜兄弟被雷嘯天發掌震退，立即雙雙反撲，高韜橫掌直掃雷嘯天肩、頸，高輝却暴伸五指，抓向雷嘯天的肚腹，爪法詭奇，掌勁凌厲！

雷嘯天怒喝一聲，才待掌出拳飛迎戰，詎料仇如海緩緩旋身，恰正阻在雷嘯天身前，只見他雙手倏忽一抖，朗朗說道：「請問二位，小可配住『威』字樓嗎？」

話聲中，衆人眼前一花，只見兩條人影翻滾轉動飛出，耳聽兩聲震響，高氏兄弟一左一右巳摔臥丈外地上！

雷嘯天先是一楞，繼之便哈哈大笑不止。

滿座客人，也都在驚駭中醒來，紛紛拍手哄笑，神色之間，對仇如海帶出了欽服之意。

高韜兄弟摔得不重，在衆人哄笑聲中爬起，高輝拍拍身上的灰土，陰譎的盯着

仇如海道：「閣下好玄妙的手法，這是少林一派的功夫？」

仇如海軒昂的說道：「也許你懂得太少，要不要再試上一次？」

高輝漲紅了臉，高韜看出乃弟業已羞惱至極，怕他不識厲害而蠢動，强忍着憤恨，遮醜的一笑，道：「在下兄弟雖知仇朋友身懷絕技，但爲本店規矩所限，不能不一試虛實，如今仇朋友你請隨雷朋友去吧。」

雷嘯天冷笑一聲，推門要走，仇如海却伸手一攔，然後面對高氏兄弟冷冷地問道：「小可初出江湖，慕貴店之名而來，但自知孤陋寡聞，適才聽賢昆仲聲言貴店規矩種種，今願聆其詳，免得今後不知而誤犯。」

高韜道：「本店有三不收，五等級，一不收任何費用，二不收非武林江湖中人，三不收門戶不明之客！」

仇如海早巳知道的清清楚楚，却故意哦了一聲，道：「好個三不收，着實不愧『天下武林』四個字，請恕小可再問一聲，什麼又是五等級呢？」

高韜道：「本店遍佈天下，客房共分『維、武、威、揚』和敝房五級，『敝房』招待普通江湖朋友，『揚級』宿住曾有名望的人物，『威級』接納當代高手，『武級』乃身懷絕技的前輩英雄居留，至於『維級』，却須是各大門戶掌門，或天下公認無敵的奇客才蒙接待！」

仇如海冷笑一聲，道：「這五級住客，是由那位來鑑別認定？」

高輝搶先回答道：「業巳名揚天下的高手，自然不必煩心，若是名不見經傳的朋友，例由本店專人試手論級！」

仇如海不理會高輝的諷誚，道：「再問閣下一聲，貴店這五級設置和『試手』之人，可是早經安排妥當？」

高韜道：「凡我『天下武林店』所在之地，無不五級俱備。」

仇如海神色一怔，突然沉聲問道：「小可自認名雖不見經傳，若論技藝功力，却有資格居於『武』級，閣下昆仲意爲然否？」

高氏兄弟聞言楞在一旁，不知如何作答才好，一干江湖朋友，却都豎耳瞪眼揚眉悄寂的靜看結果。

雷嘯天濃眉倏展，拇指一伸，道：「好！好兄弟，好漢子！」

仇如海謙虛的對雷嘯天一笑，轉向高氏兄弟追問一句道：「小可敬候答覆！」

高韜不能再不答話，硬着頭皮說道：「仇朋友稍待，容我稟陳總管。」說着，他閃身進了櫃枱，拉動設置的緊急秘鈴，然後走出又道：「仇朋友暫請落坐，本店宇文總管立刻就到。」

雷嘯天和仇如海並不答話，却大踏步走向最近的位子坐下，刹那之後，紅門開啓，魚貫走出來了四個人。

最前面的那人，年約四旬，蠟黃的一張臉，雙目閃射着懾人的光芒，後面一位五旬老者，殘眉鷹鼻，一望即知是個狠毒陰險的傢伙，另外兩名精壯大漢，看來也是身懷很深的功力。

高韜立即迎上前去，對蠟黃面孔的人低低稟陳經過，蠟黃面孔的這人，冷哼一聲，高韜神色一變，弓身退後站立，這人却大步走到雷嘯天的面前，含笑說道：「雷老弟你可算是自家人了，高韜高輝行事糊塗，老弟你大可代我懲處，如今叫我怠慢朋友，我却要罰老弟你不該了。」

雷嘯天尚未答話，這人却巳轉向仇如海一拱手，道：「在下『病維摩』宇文顯，未能迎接仇老弟大駕，老弟可要多多担待。」

仇如海初入江湖，本性忠厚仁慈，聽宇文顯這樣一說，深悔自已適才過份的莽撞，不由脫口說道：「不敢當，小可實不敢當。」

宇文顯暗中冷笑，自忖：「原來是個初出道兒的嫩娃兒，哼！」

但他表面上却故作鄭重的樣子，接口道：「仇老弟不罪在下，實在大量。」

仇如海越發不知如何答對才好，雷嘯天暗中焦急，不由說道：「總管對我這兄弟太客氣了，他初入江湖，人像一張白紙，不識江湖中的險詐……」

宇文顯不待雷嘯天把話說完，立即接口雙關的說道：「有雷老弟你在一旁指點，在下深信仇老弟不致不識江湖中變應和厲害，自然也不會陷足泥沼！」

雷嘯天知宇文顯名震天下，但却仍然不受威脅和諷嘲，冷冷地笑了一笑，也雙關的說道：「不過這也要看在什麼地方和對什麼來說了，仇兄弟只知本仁義行事，也許有時雖明知厲害而毫無顧忌！」

唇槍舌劍，此來彼往，兩個人恰是半斤八兩。

仇如海聰穎天生，剛剛失態，是沒有想到對方用笑臉攻勢，如今頭腦冷靜下來，不待宇文顯再逞口舌之能，巳揚聲說道：「總管請暫停高論。」

宇文顯陡然一驚，暗中自忖：「這小子好冷靜的頭腦，要小心他些！」表面上宇文顯却含笑道：「仇老弟有何見教？」

仇如海也暗中留了小心謹愼的說道：「小可少林俗家弟子，慕貴店慷慨之名，想居留貴客店一些時日。」

宇文顯哈哈一笑，道：「敝店既名爲『天下武林店』，自是歡迎武林同道賞光，對仇老弟您更是歡迎之至！」

仇如海道：「小可想在貴店『武』級客房寄居。」

宇文顯早在暗中仔細觀察仇如海甚久，但却看不出仇如海功力高低，不禁有些凜懼，遂避重就輕的說道：「小事小事，敬請仇老弟隨在下前堂待茶詳談。」

仇如海怎肯上當，搖頭道：「小可初出江湖，不敢錯走，貴店既然例有三不收及等級規章，小可自當遵行，小可遠路而來，巳是勞累，斗胆恭敬總管賜試幾招，以定應宿何處如何？」

宇文顯雖然老奸刁滑，此時碰上說老實話的仇如海，却也深感推、拖兩難，臉上不由泛出非常少見的凝重神色，半晌之後，宇文顯蠟黃的臉上掠起笑意，透出紅光，朗聲說道：「既是仇老弟循規而行，則須由『揚級』開始！」

雷嘯天突然震聲道：「這不公平！」

宇文顯哼了一聲，道：「非常公平，按規行事，就應該從頭開始！」

雷嘯天冷冷地說道：「高韜兄弟業巳試路身手！」

宇文顯身後那個殘眉鷹鼻的老者，此時陰沉的說道：「高家兄弟並非本店五級『試手』，勝敗皆難爲憑！」

仇如海適時一笑，說道：「閣下貴姓，請問貴店五級『試手』名家是那幾位朋友？」

殘眉老者道：「老夫侯騰雲，武林人稱『魔劍飛魂』，是敝店『威』級的『試手』人，餘者外出未歸。」

侯騰雲話才出口，一干江湖朋友多半面露不忿之色，雷嘯天厲聲喝道：「雷某也是曾經試手而進，但却不是尊駕！」

侯騰雲陰陰地說道：「敝店『試手』不止一位，雷朋友來時，老朽也許正犯懶病，否則以雷朋友的功力和劍法說來，怕還進不了敝店的『威』級客房！」

雷嘯天怎能忍受如此侮辱，霍地站起，仇如海却搶先一步，說道：「小可敬請閣下召來『揚』級試手，並請勿逞口舌之利！」

侯騰雲殘眉一顫，道：「朋友請先報姓名門戶。」

仇如海孑字加敲金鏜般響，道：「仇如海，蘇州人氏，年正雙十，少林俗家弟子。」

宇文顯問道：「尊師如何稱呼？」

仇如海道：「小可自幼孤零，蒙恩師收養，師生有若父子，家師日必三哭三笑，至於稱謂，小可……」

話未說完，宇文顯和侯騰雲却巳凜然變色，宇文顯以懷疑的語氣接口道：「仇兄弟說令師日必三哭三笑，莫非就是日下少林掌教的師叔，名列武林十奇的哭笑禪師。」

仇如海淡然一笑，道：「小可初出江湖，從未與武林中人交往，家師是否什麼十奇中的高手，小可不知道。」

宇文顯遭到激嘲，心中對仇如海却更提高警覺，和侯騰雲交換了個眼色之後，含笑道：「仇兄弟名門名家高弟，揚級不必再試，就請與侯兄試手幾招，早定宿處吧，不過試手僅因規例所限，不得不行，但是此非生死相搏，在下至盼侯兄弟與仇兄弟莫動意氣，點到爲止。」

仇如海肅色答道：「小可遵命，但有幾句話要說清楚，小可有名有姓，不慣與人稱兄道弟，請兩位原諒。」

侯騰雲和宇文顯被仇如海說得十分尷尬，侯騰雲自嘲的和宇文顯互望，聳肩一笑，道：「宇文總管稱呼閣下一聲兄弟，是普通的客氣話，何必認眞。」

仇如海却正色說道：「兄弟二字代表着生死相共之義，以此來作虛套，何異蔑視孝悌至理，小可不敢領教。」

侯騰雲無言對答，冷哼一聲，道：「咱們說正經的吧，老夫爲本店規章所限，必須盡試閣下全部功力，爲省時間，定爲每種比試兩招，一攻一守，閣下先攻，然後老夫回敬，先試那一門武技，閣下即請當面言明。」

仇如海朗朗答道：「客隨主便，小可決不僭越。」

侯騰雲嗤笑一聲，揚手對高韜兄弟道：「以大木盆放滿清水抬來，再拿一塊木板和十二個鷄蛋。」

一切準備齊全，侯騰雲將木板放於木盆之內，盆大四尺有餘，水平盆面，木板寬三寸，長三尺，厚五分，放置盆中巳高過盆沿，侯騰雲最後在木板之上，小心擺排鷄蛋，每四枚一組，俱皆豎立成三下一上尖塔形。

雷嘯天濃眉皺起，道：「雷某試手時，就沒比試這個——」

侯騰雲冷着一張醜臉道：「老夫不能否認，天下僥倖的事情不少！」

雷嘯天震聲道：「士可殺而不可辱，尊駕一再出言侮我，仇老弟試手過後，雷某當以背後寶劍領教高明！」

侯騰雲一笑道：「很好，閣下現在最好先去準備一下！」話鋒至此一頓，向仇如海道：「這是輕功相較，人縱蛋上，必須三組完全踏實而過，蛋不碎墜，水不溢流，方是勝數，老夫尊重閣下適才『決不僭越』之言，佔先了。」

話罷，侯騰雲將長衫脫掉，立於盆前，沉氣呼吐，神色肅然。

有頃，祇見他身形倏地拔起三尺，飄落而下，左脚尖巳經踏在第一組的頂端盆上，接着邁出右足，踏上了第二組，繼之再踏到第三組上，然後飄身而起，縱落盆外。

盆中水倏忽上升，木板搖蕩久久始停，不過蛋仍未墜，水也沒有溢出盆外！

雷嘯天首先喊好，道：「好俊的輕身提縱功力，雷某自嘆弗如，難怪尊駕威震一方！」

一干江湖客轟然呼嘯，宥若春雷，仇如海道：「閣下輕功着實不凡，現在該輪到小可獻醜了。」

話聲中，他突然上步伸手將第一組上面的鷄蛋抓起，接着又以迅捷無比的手法放了回去。

侯騰雲心頭一動，宇文顯雙眉也微微皺起，他們兩個人是想法一樣，認定了仇如海心細如髮來歷可疑。

仇如海似是就要相試，雷嘯天突然喝一聲「慢」！大步走近木盆，重將蛋列排過，一言不發退向旁邊。

宇文顯和侯騰雲互望一眼，對這居留店中巳有三月，本巳認定是有勇無謀的雷嘯天，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仇如海適時回顧雷嘯天一笑，是誠摯而感激的表示，然後他一震衣袖，在相距木盆丈遠地方騰身縱起，再冉冉飄落，右足一探，巳踏在蛋上，以「金鷄獨立」的姿式，停了很久！

接着倏忽身形倒轉，左足巳退到第二組的的蛋上，又退，踏上了第三組，這次又停了很久，目光一掃宇文顯和侯騰雲，微然一笑，竟施展出駭人聽聞的奇技，凌虛倒行，身形不墜，連邁七步，退出木盆丈遠，緩緩踏地，盆中，水不蕩，板不搖，似是根本並未承力一般。

一旁靜觀變化的江湖朋友們，一個個張口結舌，目瞪口呆，雷嘯天却雙目陡射精光，臉上泛起笑容。

侯騰雲面色巳變，頻頻搖頭，宇文顯心情沉重，暗驚至極，但他久經風浪，見識多廣，捺住不安，含笑說道：「輕功之技，仇兄……仇朋友巳到爐火純青，登峯造極的地步，敢問仇朋友，適才凌虛倒行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　飛・圖

殺高手嫁禍

方敏也不與他計較，連忙一轉身，向鐵行頭陀道：「鐵行前輩，行兇之人，此刻一定還在武當山上，尚望前輩立即封住下山道路，以免被兇手逃脫！」方敏因爲自己知道，在一轉過屋角之時，便被人偷了一柄七孔刀去，所以知道那偷七孔刀的人一定便是行兇之人，那麼一點時候，也不能走得多遠，所以才言正詞嚴，要鐵行頭陀設法來對付。

但是方敏却沒有想到，此時，在衆人的心目中，他便是害人的兇手！

鐵行頭陀只是淡淡的道：「我看不必了，如今武當山上，天下武林人物畢集，殺人兇手，那裏還能逃得出去？」方敏聽鐵行頭陀如此說法，心中不禁有氣，但對方乃是正派中的有數高人，只得忍住了氣，不再多說。鐵行頭陀向衆人道：「如今事情如何，尚未作定論，三顯說千芥大師已死，此屋誰都可能再闖入去，三顯，你去預備火把來！」衆人皆不知鐵行頭陀要火把作甚，但既然有他主持，自然也只好屏氣靜息，以觀動靜。

邪派有預謀

不一會，三顯頭陀已然擧了一個大火把來，那火把高可丈許，粗有四握，簡直是一棵樹，火頭竄起老高，「畢畢剝剝」燒得甚旺，方圓畝許，通被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鐵行頭陀朗聲道：「若小徒所說是實，則武當山上，發生了如此不幸的重大事件，本山主人，不可不到，那一位去請極樂眞人？」

立即有幾個人齊聲道：「我去！我去！」但只聽得一聲長吟，接着哈哈一笑，在大火把的火頭，上冲凌霄之間，一條人影自天飛墮，輕輕巧巧，落在鐵行頭陀旁邊，道：「不用了，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鐵行頭陀道：「小徒三顯，今日該當值夜，親眼看見這位方朋友，害死了峨嵋金頂千芥大師！」

方敏心中實在按捺不住這股怒火，道：「鐵行前輩，令徒的話，尚須斟酌！」三顯頭陀道：「師傅，我雖然未曾親眼看見他行兇，但是却見他手執七孔刀，站在門口，欲入不入，欲出不出，我想去請示千芥大師，他是否曾作什麼壞事，却見千芥大師背插七孔刀，伏屍案上！」極樂眞人一凜，道：「有這等事？」

一言甫畢，人羣中突然一陣大亂，但聽得勁風着地而捲，三五十人，一齊向兩旁倒了下去，空出一條通道來，通道之中，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滿頭白髮，起伏不定，一臉怒容，一步一步走了過來，每走一步，脚下便「格格」有聲，天井上所舖寸許厚的青石板，全留下脚印，而且從脚印上，現出四五條裂痕，正是旋風島島主，魔母溫魂。

衆人見了她這份功力，心中也就駭然，只見她來到圍中心，沉住聲音喝道：「誰說方敏害了千芥大師，誰說的？」那兩句話，聲音並不高，可是她雙目精光四射，威稜之極，三顯頭陀一揚，一個「我」字，已然想叫將了出來，但是，却被溫魂那威嚴的體態給迫了回去，竟至於不敢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溫魂和方敏捉不住葉映紅，便回旋風島，接到柬帖，是佛門三大高手和馬算子，極樂眞人邀請她于盂蘭節之日，來武當將崑崙聖書交還崑崙派，並說明邀請江湖黑白兩道參加此盛會，溫魂自問在葉映紅手裏並無得到聖書，只好硬着頭皮和方敏赴會，屆時說明原委，希望他們原諒，萬一不成，便準備斷殺，來到武當山上，由極樂眞人等五大高手接待入靜室，晚上極樂眞人說有重要事向溫魂說，請她屏退方敏，方敏出來後，發現背後的七孔雙刀被人拔去一刀，又被三顯頭陀指證他謀殺千芥大師，引起衆人出來圍觀……

，是那一派中的絕藝？」

仇如海一笑道：「總管謬讚，小可何異班門弄斧，少林『羅漢束香椿』的絕技，小可僅得十之四五，見笑。」

輕功較技，雖非合手對搏，勝負却已明見，侯騰雲惱羞已漸成怒，無名火起，陰森森地道：「輕功已領高明，老夫認敗，如今該是一較掌法了，這是眞實武學，仇朋友請多多留心，接招！」

話到掌到，侯騰雲以九成眞力發掌，平擊仇如海前胸！

仇如海似未提力，輕擧右掌迎上，雙掌實抵，一聲如擊敗草般響動，仇如海氣定神閒，一動未動，侯騰雲却一連退了五步，方始拿樁挺身站住！

雷嘯天喝采道：「好兄弟，掌力較搏你又勝了，這大概是少林一派，名震天下的『大力金剛禪掌』吧？」

仇如海微笑着道：「雷兄好眼力，可惜小弟祇有六成火候！」

雷嘯天哈哈一笑，說道：「兄弟以六成火候，已將名揚天下的『魔劍飛魂』震退了五步，若得神髓的話，哈哈，那還得了！」

侯騰雲殘眉泛出殺氣，宇文顯却如墜冰窖，由頭頂一直凉到脚心，但却仍須故示從容的說道：「硬力相較，仇朋友佔先了。」

侯騰雲接着說道：「這次是較搏攻防之術，無力防禦而被擒者負！」

下面本來還有個「請」字要說，但他尚未說出口來，雷嘯天已寒着臉冷冷的對宇文顯道：「請問宇文總管，掌力較搏就這樣算是完了？」

宇文顯經驗老到，聞言已知話中用意，不能不答，但覺答時越法不能下台，眼珠一轉，得計含笑道：「本應由仇朋友還攻一擊，祇是侯兄已然認敗，況仇朋友也急待歇足，掌力較搏就算了吧。」

雷嘯天哦了一聲，故意說道：「這要怪雷某大意，因爲沒有聽到侯大俠認敗的聲明，始有此問，既然如此，當然應算已了！」

侯騰雲强忍恨怒，狠狠的瞪了雷嘯天一眼，然後轉對仇如海投了詭譎猙獰的一瞥，冷冷地說道：「仇朋友請即準備，接招。」

「接招」二字出口，侯騰雲進步欺上，雙掌齊出，幻起一片掌影，長臂伸縮不已，如幽冥拘魂鬼爪。

雷嘯天識貨，驚呼出聲，道：「啊！五鬼索魂爪！」

仇如海狀如未聞，更不閃避，直待侯騰雲索魂之手已到面前之時，方始左手倏出，祇見仇如海手腕一旋，接着在侯騰雲肘際一插、一撥、一翻，一送，衆人耳目，立即傳到「砰」的一聲。

注目看時，那「魔劍飛魂」侯騰雲，竟不知怎地斜摔而出，恰正跌到木盆之中，一身盡濕如落湯之鷄。

侯騰雲這次敗的極慘，當着一干江湖落魄的武夫們，深知不出三日，此事即將笑傳於武林之中。

他一世英名，今朝棄諸東流，尚有什麼面目再立足人前，不由惱羞成怒，霍地自盆中站起，厲聲道：「姓仇的，你這也是少林一派的武技？」

仇如海道：「大概不會錯吧。」

宇文顯適時開口道：「在下自信行走江湖已久，對少林一派技藝深知，從未見過仇朋友剛才施展的這種玄奧手法！」

仇如海嘴角一掀，道：「宇文總管說的不錯，這是少林一派的神絕之招，目下少林寺中，也祇有一位會這種手法，難怪總管不識！」

侯騰雲沉聲道：「這是什麼功力，什麼名稱？」

仇如海道：「大慈大悲擒龍手，乃佛祖降魔十大神功之一！」

宇文顯一聽這個名字，臉上立卽變了顏色，不由的說道：「果然是神僧哭笑禪師……」

他自動停了話鋒，仇如海既懷具哭笑神僧的「大慈大悲擒龍手」，當然是神僧的傳人，又何必多問。

侯騰雲却適時狠而恨的說道：「就算是吧，如今老夫要領教你的劍法。」

說着，他轉對高氏兄弟道：「火速取來老夫的『寶劍』！」

高氏兄弟答應一聲，正待邁步，宇文顯却擺手道：「不必了，仇朋友功力深奧，業已通過本店試技的規定，你們兄弟立刻前去準備，將『武』字樓收拾乾淨！」

侯騰雲現露不悅之色，怒目瞥望了仇如海和雷嘯天一眼，才待開口，宇文顯却已對他說道：「侯兄請莫忘了本店的主旨，比武技規定，祇爲結友，而非成仇，本總管希望侯兄能解我意！」

侯騰雲在「天下武林」店中的身份，低過宇文顯一級，思及本店對內之處，祇好含恨垂首，忍在心頭。

雷嘯天却大步而前，對侯騰雲道：「雷某先時曾說，閣下與我仇家兄弟試手完畢之後，請順便再賜教雷某幾招劍法，如今……」

侯騰雲揚眉才要答話，宇文顯已含笑說道：「如今却比不得劍法了，俗語說，不打不成相識，來來來，給在下個小面子，陪仇朋友到前面小酌暢談吧。」

仇如海突然問：「總管一共說過兩次『前面』了，但小可却認爲此廳由門算起，已是最最前面，莫非……」

宇文顯心頭猛地一震，急忙接口道：「前面後面，祇是語病言誤罷了，仇朋友請！」

仇如海目注雷嘯天，雷嘯天頷首示意，遂在宇文顯的催請促駕之下，雙雙坦然走進了那道紅門。

進門之時，仇如海突然在門檻中間停了下來，手撫着門框，似諷又像是感慨的自語道：「這道紅門，好難進啊！」

宇文顯如蠟的黃臉上泛出陣紅，侯騰雲却殘眉顫抖，雷嘯天看在眼裏，哈哈一笑，道：「俗話說，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仇老弟，你今夜初現神技的事情，不出三天，江湖就無人不知了！」

仇如海聞言微微搖頭一笑，似甚羞澀，侯騰雲空自怒氣直冲斗牛，但却發作不得，宇文顯滿懷心事，默默無語，四個人，就這樣冷冷地，沉默的，順着這室內巨廊，緩緩而行。

（未完・一）

聲。

看官，自古邪不勝正，三顆頭陀既然是理直氣壯，爲什麼竟會爲溫魂的氣概所懾呢？須知溫魂雖然是邪派中人物，但是卻和一般邪派中人大不相同，已儼然有一派宗主的氣概。此時，聽說方敏被人誣爲殺千芥大師的兇手，更感到其事荒唐絕倫，心中一怒，神態更是威猛萬分，三顆頭陀之所以會被她懾住，實在並非出於無因的！

當下溫魂冷笑數聲，又向前跨了兩步。方敏識得溫魂以來，從來也未曾見她生過那麼大的氣，知道她是爲自己被誣，所以才動了眞怒，心中感激之極，正想走過去時，忽然見極樂眞人身形一幌，來到溫魂丈許遠近處，嘴皮掀動，但卻又聽不出他在講些什麼，而溫魂則點了點頭，嘴皮也動了一動。

方敏知道兩人必是以絕頂內功，「傳音入密」功夫，在相互交談，心中暗忖，自己只當在請柬具名的五人，都一定會和自己作對的，想不到極樂眞人看來，竟大有維護自己和溫婆婆之意！也未再去深想兩人此時此地交談是什麼。只聽得鐵行頭陀道：「溫朋友暫勿動怒，是非曲直，自然會判明的，各路好漢俱在，在下不得已，要獻醜了！」

衆人聽他說着，突然竟講出「獻醜」兩字來，盡皆莫名其妙，不知爲了什麼，只見鐵行頭陀打橫跨出三步，身子一轉，正對千芥大師住所的牆壁，雙掌緩緩揚起，向前推了出去。

三顆頭陀首先吃了一驚，道：「師傅，你雙掌一發，室內情形全變了！」但極樂眞人則在一旁嘻嘻一笑，道：「你放心，老鐵是要以絕頂掌力，將整堵牆吸了下來，讓天下好漢，看看室內情景！」

說話之間，鐵行頭陀的掌力，已經撞到了牆上，只聽得整座房屋一陣震盪，瓦片格格亂響，眼看掌力所及，整堵牆都要倒了下來，忽然之間，鐵行頭陀大喝一聲，雙臂一縮，內力回收。

隨着他雙臂一縮，「轟」地一聲巨響，磚石紛飛，灰塵迷目，那一堵牆，也整個地倒了下來，極樂眞人哈哈大笑，道：「老鐵好手段，待我也來助你一掌！」袍袖一拂，勁風着地而生，一股其大無比的力道，將所有的烟塵，呼地一聲，全都托了半空，立時之間，衆人眼前一清，只見一堆碎磚碎瓦，全都堆在鐵行頭陀身前四五尺之處，而千芥大師所住的那間房子，一堵牆巳然全被揭去。衆人對於鐵行頭陀功力之深，不由得大是欽佩，但繼而向屋中一望，每一個人，皆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原來一堵牆壁既被揭去，室內的情形，也巳一目了然，只見千芥大師伏在桌上，背心上「靈台穴」處，插着一柄黑沉沉烏油油，隱射寶光的玄鐵七孔刀，面色如紙，早巳氣絕！

這一下，事實俱在，不由得衆人不信，邪派中人，只是奇怪何以方敏竟能將千芥大師殺死，正派中人個個怒氣塡膺，鼓噪起來。

方敏見了千芥大師死得如此之慘，心中也不免一驚，暗想自己那柄七孔刀失得如此離奇，如今又在千芥大師背部出現，看來偷刀人必是存心要嫁禍自己來了。心中大是悲憤，向所有向他怒目望來的人叫道：「不是我！千芥大師不是我害的！」

剛叫得一聲，突然間人叢中響起一聲尖叫，道：「師傅！師傅，你怎麼死了？」人隨聲至，一個美麗巳極的年輕姑娘，滿面淒徨，向屋中撲去，不是別人，正是尙金花！只撲到一半，便被鐵行頭陀伸手攔住，道：「尙姑娘，你放心，令師雖死，我們尙在，追兇報仇，全在我們身上。」尙金花兀自掩面嗚咽不巳。

此時，衆人心目之中，幾乎巳可肯定方敏行兇，連溫魂也是心中起疑，打橫跨出一步，道：「孩子，眞是你幹的麼？」

方敏心中一陣難過，道：「婆婆，怎麼連你也不信我起來？」

這一句話，講得沉痛之極，溫魂「嗯」地一聲，道：「孩子，婆婆只不過是問一問，我深信你不會做出這樣事來的！」一旁馬算子高叫道：「老魔婆，你我之間，絕無相通之處，但這一點，我卻與你大有同感。」極樂眞人也說道：「不錯，方敏這孩子，不要說不會起這樣的念頭，就算起了，以他的本領，怎能置千芥大師於死地？」一時之間，竟有三大高手，挺身而出，爲方敏辯護，而最令方敏感動的，則是七禽大俠馬算子的那一番話。他和馬算子巳經起了兩次爭執，而且有一次還令得馬算子下不了台來，但是到了緊急關頭，馬算子卻還秉公而言，竭力爲他辯護，這使方敏感到了他爲人的正直，絕不因私嫌而歪曲事實！

三人次第講完之後，靜了一陣，鐵行頭陀才緩緩道：「馬兄，眞人，話可不是這麼說，千芥大師背上所插七孔刀，實是此人所用，而小徒又是見他在千芥大師門口，欲進不進，欲退不退，所以才起了疑心的，或許千芥大師正在靜坐，而此人七孔刀又是玄鐵所鑄，驟然發難，你我一樣難免爲他所算，卻不能隨意爲他辯護！」

東亭四矮怪叫道：「鐵前輩說得是。」鐵行頭陀冷冷地瞪了四人一眼，叱道：「你們吵什麼？」馬算子和極樂眞人互望一眼，覺得鐵行頭陀的話，甚有道理，眼前事實俱在，卻是不容反駁，各自長嘆一聲，不再言語，方敏道：「鐵行前輩，你講得確是不錯，但我在屋角之時，雙刀插於背上，卻被人偷了一柄去！」

鐵行頭陀道：「你可曾看到是誰偷的？」方敏道：「沒有看到，黑暗朦朧之中，那刀像是自己向屋角轉彎處飛出一樣——」講到此處，腦中又現出失刀時的情景來，心中猛地一動，叫道：「揮雲老怪可在此處？」

人叢中一聲怪叫道：「你祖師爺在這裏，小子有什麼遺言要吩咐？」方敏呆了一呆，他突然之間，問起揮雲老怪是否在此，是因爲想起那七孔刀被人偷去了之際，凌空飛出，唯一的可能，是被人以極長的軟兵刃，捲了去的。而天下使軟兵刃巳到出神入化地步的，也就只有揮雲老怪一人，所以才猛地叫了一句。

但等到揮雲老怪一開口，方敏轉覺得無話可說，因爲他爲人正直，雖然疑心是揮雲老怪搗蛋，但究竟未曾親眼目睹，卻是難作定論，只得苦笑一下，道：「沒有

什麼話，驚動了你，抱歉得很。」

他這樣欲語又止的神態，却瞞不過他身邊的幾位高人，魔母溫魂首先道：「孩子，事情巳到了這個時候，你有話怎麼還藏在心中不說？」

方敏道：「婆婆，我那柄七孔刀不見之時，在黑暗中看來，像是自己飛了出去的一般，我想怕是被軟兵刃捲了出去的，但未曾親眼目睹，總是不能亂說。」一言甫畢，只聽得兩人一齊怪嘯，大踏步地搶了出來，正是屈天景和關元化兩人，道：「好小子，你想將自己所作的事，賴在西崆峒身上？」

方敏眉頭一皺，尙未出聲，忽然人影一閃，在兩人面前，又多了一個年輕書生，手中摺扇「啪」地一聲，由開而闔，直向兩人的鼻尖指去，罵道：「你們兩人來生什麼事？誰說是你們西崆峒幹這件事來了？幹嗎做賊心虛，忙不迭出來否認？」

語意高傲，講話更是難聽，更何況摺扇巳然指到了兩人的鼻尖上，衆人只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揮雲老怪的一個師弟，一個徒弟，非要和那個年輕書生動起手來不可，怎知屈天景和關元化兩人，只是瞪大了眼睛不出聲，那書生又「哼」地一聲，道：「瞧你們的樣子，就知道你們並不是好東西，說不定眞是你們偷了七孔刀，再去害人，也說不定哩？」

這番話講得更是厲害，但兩人却仍然一動也不動。此時，幾個高手，巳然看出情形有異，揮雲老怪更是感到奇怪，足尖一點，從人叢中筆也似直，人在半空，手臂一揚，「刷」地一聲，一條長約兩丈的長鞭，便脫手揮出，鞭梢在地上一點，竟就着這一點之力，人在半空，平空向前打橫移動了丈許，像是他手中所持，並非軟鞭，而是一根兩丈來長的鐵棍一樣！

衆人知道他存心賣弄，然而對於他這份內力貫鞭的本領，也不由不衷心欽佩，只見他越過人羣之後，身軀向下一沉，巳然落下地來，同時也將鞭收起，當眞是乾淨俐落，若非高手焉能出此？瞧住兩人喝道：「你們怎——」下面話尙未出口，突然一聲怪吼，「嗤嗤」銳嘯，生自袖間，揮雲鞭如怪蟒出洞，攔腰向那少年書生的下三路掃到！

原來就在那一句話間，他巳然看出，屈天景和關元化兩人，並非是不願意講話，而是眼中冒火，青筋暴露，巳然被人點了穴道！

揮雲老怪一向橫行巳慣，而且甚少在中原走動，雖有惡行，也大都在西域一帶，中原的武林高手，也甚少去管他，生平兩次失敗，俱是敗在魔母溫魂手中，巳然是引爲奇恥大辱，如今悄沒聲地，一個師弟，一個徒弟，巳然爲人所制，如何不怒？因此也不顧對方是一個年輕書生，自己一向自負爲一代宗主，立即出手，而且一上來便是「揮雲鞭法」中的殺着，「峯巒插雲」！

那一鞭，看來是打橫揮出，實則內中含有極爲厲害的殺着，對方若是不避，當然被軟鞭攔腰纏住，但如果一避，以後的變化，源源而生，一樣難以躲避。此時他揮雲鞭巳然斷了一截，不再是四丈七尺，但威力一樣是驚人。衆人見揮雲老怪突然出手，心中盡皆愕然，方敏心中，更爲那青年書生担心，叫道：「朋友小心！」

青年書生轉過頭來，向之一笑，態度甚是從容，眼看揮雲鞭厲嘯排空，如雲捲至，青年書生突然雙手一探，一把抓住了屈天景和關元化兩人胸前的衣衫，將兩人扯到了自己的身前來。

直到此時，衆人見關元化和屈天景兩人，由得他擺佈，絲毫不加反抗，才知道兩人早巳被他點了穴道，但以在場高手之多，竟然沒有看出他在什麼時候下的手。

關元化和屈天景兩人，武功也不是甚弱，尤其是關元化，幾乎巳盡得乃師揮雲老怪的眞傳，竟然會在霎那之間，被那年輕書生制住，衆人不能不大爲驚異，紛紛交頭接耳，詢問那年輕書生是那一派門下，可是鬧了半天，却沒有一人知道。

就在衆人紛紛驚訝之際，揮雲老怪怪叫一聲，同時，屈天景和關元化兩人，也巳出聲，但是却不是開口責罵，而且各自慘嘷一聲，一個左肩，一個右肩，巳然皮開肉綻，被揮雲老怪的長鞭，抽出了尺許來長的一道傷口！原來那青年書生一將人拉過之後，便向前一推，動作之快，不可思議。

揮雲老怪對自己的鞭法，何等有把握，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由左而右，使長鞭起根本上的變化，但那青年書生出手之快，更是快得不可想像，以致揮雲老怪數十年浸淫的長鞭，巳然到了天下獨步的地步，也來不及立刻抽回，百忙中只得手臂向上一抬，眼看可以將長鞭抽到關元化和屈天景二人的身上，但那青年書生突然一鬆手，從衣領中取出摺扇，在兩人腰際，疾點兩點，兩人大叫一聲，疾跳了起來。

這一跳，少說也有五六尺高，揮雲老怪的長鞭又剛好向上揚起，兩下裏一湊，再要變招，更是措手不及，鞭梢在兩人的肩頭上掠過，試想揮雲老怪的內力，何等深湛，那鞭上所蘊的大力，足可裂石開山，若不是他一見到鞭梢掠及兩人，立即內力回收的話，兩人受傷，當還不止那麼輕哩！

待到兩人受傷，武功差些的人，根本未曾看清，是怎麼一回事。只有溫魂、鐵行頭陀、馬算子、極樂眞人百丈禪師等一干高手，才將經過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對這青年書生的身手，如此敏捷，盡皆詫異之極，極樂眞人踏前一步，正想問他姓名來歷之時，只聽得三聲清嘯，起自人叢，「刷刷刷」三聲，三個仙風道骨，白髯飄胸，貌相古拙，宛若圖中神仙的老者，一齊躍了出來，一落地，便向那青年書生道：「閣下剛才，可是連點了這兩人的『素髎穴』和『章下穴』？」

那青年書生一笑，道：「三位老丈，目力當眞不錯，在下點的，正是那兩個穴道。」方敏巳然認出，突然躍出的，正是崑崙派長老之中，僅存的三人，三風子、度天子與摩雲子。

只見三風子踏前一步，道：「這兩個穴道，爲天下任何點穴經譜所不載，閣下一出手便點這兩個穴道，不知是從何處學來？」青年書生一笑，道：「老丈此言，後輩實是難明，既是天下任何點穴經譜所不載，老丈又何以知道我所點的，是這兩

個穴道？」

衆人本就覺得三風子此問，有點存心生事的味道，一聽那青年書生詞鋒咄咄，竟逼得三風子無言可答，人叢中竟然有人大聲叫起好來。

三風子頓了一頓，道：「那兩處穴道，連同其餘之處，共是八大奇穴，唯有達摩祖師，當年所留無言坐像最後一頁之中才有記載，閣下究是何人，能得此中秘奧，尚請直說！」

那青年書生「喔」地一聲，道：「原來如此，老丈你所說的，是崑崙聖書啊，我倒一點也不知道，我却是自己創出來的！」三風子因見那青年一出手便是崑崙聖書中所載最精妙的武功，連崑崙七子也各自因爲資質所限，未曾學會的本領，心中大是起疑，因此才一齊躍出，前來一問，怎知那青年書生，竟說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三人當然不信，但是却也無法可想，互望一眼，向後退去，溫魂一見三人，心中火起，冷笑一聲，道：「當年崑崙六子，合力對付老婆子，目前崑崙三子，又想對付一個後生小子麼？」

崑崙三子悶着一肚子的氣，無話可說，只是各自冷笑一聲，馬算子一見局面不好，再鬧下去，勢必形成了大混戰，連忙一聲長吟，道：「各位且稍安毋躁，先將千芥大師的事，解決了再說。」

極樂眞人也接口道：「不錯，各位之中，若然眞是有過節的，不妨在明日正事完了之後，就在極樂觀前，見一高下！今晚却是不要亂來！」

此言一出，衆人之中，又是一陣騷動，馬算子一怔，低聲道：「牛鼻子，你說什麼？難道要令武當山上，成爲武林中爭鬬之所？」

方敏也感到極樂眞人這番話，實在與他的身份大不相稱。極樂眞人却道：「反正下得山後，也是爭鬬難免，索性就在山上見高下，一了恩仇，又有何不好的？」

他這話乍聽起來，可像是有理，馬算子心中，總覺得有點不對勁，但是却又找不出反駁的理由來，因此反覺無話可說。只是瞧了極樂眞人一眼，不再言語。不一會，衆人重又靜了下來，揮雲老怪雖然將那青年書生恨之切骨，但是聽出馬算子和極樂眞人那一番話，倒有一半是針對他所發，若再要動手，分明是和兩人作對，他本領再高，也不想一下子便得罪了這兩大高手，只得冷笑一聲，道：「小賊，今晚你可別溜走，明朝再來找你算賬！」

那青年書生哈哈大笑，道：「若怕我溜走的，如今便找我算帳如何？」

這一句話，當眞是說得刻薄已極。因爲人人皆聽出揮雲老怪如此說法，無非是爲了替自己打圓場，好下台而已，而那青年書生，却偏偏要逼他如今動手，揮雲老怪氣得滿面紫色，反倒成了不動手無法下台的局面，尷尬已極，尚幸百丈禪師及早開口，高宣佛號，道：「善哉！得罷手時且罷手，兩位又不是眞有什麼深仇大恨，佛門功力，不渡無緣之人，這位檀樾，尚宜自忖！」

那幾句話，在旁人聽來，只是勸架之語，但聽在青年書生的心中，却不禁大吃一驚，心中暗道：「啊！原來百丈禪師識得我！」又是佩服，又是吃驚，立即見風駛帆，道：「既是老禪師如此說法，後輩遵命便是！」兩人相視一笑，青年書生便退開了兩步，揮雲老怪「哼」地一聲，也就藉此下台。

鐵行頭陀半晌不出聲，此時方道：「千芥大師之死，我們斷無坐視之理，揣度情理，這位方朋友便是行兇之人，方朋友，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何不坦率承認，也博個美名？」

方敏心中惱怒，道：「鐵行頭陀，連令徒也未曾見我下手，你爲何硬派我爲兇手？方某死不足惜，只怕一旦水落石出，前輩就將抱憾終生！」

鐵行頭陀一怔，暗忖一個做了虧心事的人，只怕萬難講出這樣理直氣壯的話來，因此竟一陣發呆，不知如何才好。

尚金花尖聲叫道：「若是武當山上，無人能主理恩師慘死一事，我便只得連夜回歸峨嵋，請太師叔前來處理了，尚請各位，在太師叔未到之前，切勿離開武當半步，否則，可有許多不方便之處。」

極樂眞人一楞，問道：「尚姑娘，你太師叔是誰，我們怎麼從來也沒有聽說過的？」

尚金花道：「我太師叔在峨嵋山上，坐關幾達五十年，早年又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因此才不爲人知，只要他老人家一到，嘿嘿，只怕便不容得兇手有狡辯的餘地！」因爲千芥大師本身，也一向只在峨嵋金頂，甚少與武林人物交往，武林中人對於她師門淵源，一向不甚清楚，因此聽得尚金花說千芥大師尚有一個師叔在人間，竟都深信不疑，唯有溫魂心中一動，暗忖就算如她所說，她太師叔在峨嵋山上，坐關幾達五十年，也不應該一點風聲都不爲人知啊！便雙手一張，攔住了尚金花，不讓她下山去，道：「令太師叔法名如何稱呼，可望見告麼？」

尚金花一怔，道：「師傅從來也沒有和我講起過，我確是不知道，眼下兇手，顯而易見，便是你的徒弟，我太師叔叫什麼法名，要你來管什麼？」

方敏在一旁聽了，心中好不難過，一年多前，當他一見尚金花的時候，還曾爲尚金花的美貌所吸引，對她一往情深，直到又結識了「好姑娘」才感到「情愛」兩字，絕不是那麼簡單，對尚金花的由衝動而生的情意，才漸漸地淡了下來。

雖然，當他明白「好姑娘」便是葉映紅，又因爲溫魂的挑唆，令得他以爲葉映紅也是在玩弄他的感情，心中直到如今還在難過，但他只知在和葉映紅相處的那段日子之中，才眞正地領略到「情愛」兩字是怎麼地一回事，却是不可否認的。

此時，他見尚金花一定要誣自己爲兇手，反倒不如素未謀面的醉乞向我，心中仍不免陣陣難過，道：「尚姑娘，我與你無冤無仇，你爲何要血口噴人？」尚金花猛地回頭，罵道：「我怎麼和你無冤無仇，我和你殺師之仇，不共戴天！」

方敏長嘆一聲，道：「尚姑娘，令師武功已到如此地步，決不能無緣無故便遭人暗算，我看其中一定另有別情！尚祈勿出口傷人！」

尚金花「哼」地一聲，道：「等我太

師叔一到，事情自有分曉，此時何必饒舌？」身子一側，又要向山下走去，但溫魂身形幌動，仍然將她攔住，冷冷地道：「尚姑娘，你如此急於下山，只怕不是爲了要去找尋你太師叔吧！」尚金花怒道：「那是爲了什麼？」溫魂道：「這就只有你自己心知肚明了，你師傅死時，你在什麼地方？」尚金花面色微變，道：「我與屈大哥在一起。」屈天景一挺身，道：「不錯，尚姑娘是與我在一起。」溫魂冷笑，道：「好一個千芥大師之徒，竟爾與西崆峒人物，深夜相處！鐵行頭陀，我看千芥大師背上那一刀，雖是要害，但以她武功之高，必然不能立時斷氣，你看她一手按着桌子，極可能在桌面之上，留下了什麼遺言，我們兩人，一起走近詳細觀看一番如何？」

方敏也猛地省起，道：「婆婆，我也想起來了，我因見千芥大師房中，燈光突然一閃，才走近去的，一到窗前，便聽得千芥大師連講了兩聲『孽』！」溫魂又向尚金花看了一眼，道：「尚姑娘，令師死前，口中這一個孽字，你們有何感想？」

尚金花轉過臉去，道：「那要問你的徒弟才行！」溫魂也不再去理她，和鐵行頭陀兩人，走近去一看，在火光照耀之下，桌面上果然有以指劃出的幾個字，兩人心情頓然爲之緊張，還相隔丈許，已經同時看清，桌面上所留，爲「旋風島方每」五字，最後那個「每」字，分明是「敏」的一半，而極可能是千芥大師寫到此處，便已氣力不繼，就此身死！

這一來，方敏已是害死千芥大師之人，鐵行頭陀足尖一點，立即側縱而出，五指如鈎，使出了佛門「鷹爪金剛指」功夫，直向方敏抓來。但溫魂也於同時發動，也是倒躍出來，「呼」地一掌，反向鐵行頭陀拍到，鐵行頭陀見溫魂一掌之力，奇大無比，顧不得再去抓方敏，反手一掌，迎了上去。

這時，兩人俱都身在半空，但身法之快，却不亞於雙脚沾地，一個是白髮蒼蒼的老婆婆，一個是袈裟飄飄的鐵行頭陀，兩人迅即由分而合，只聽得「砰」地一聲響，雙掌已然相交，各自大叫一聲：「好！」同時一個空心觔斗，翻了出去，這正邪兩派中的絕頂高手，一對掌之下，竟爾不分勝負！

溫魂因爲已然打定了主意，要護住方敏，因此一個翻身之後，立即身形一閃，攔到了方敏的身前，而鐵行頭陀則既然從桌上所刻的字中，知道了行兇之人，正是方敏，那裏還肯放鬆，足尖略一沾地，便旋風也似一個轉身，「颼」地向方敏竄來。兩人幾乎是同時發動，但因爲溫魂和方敏相隔較近，所以先到一步，一見鐵行頭陀來到，毫不猶豫，「刷」地亮出了七孔刀，一招「七星連環」，只見無數柄刀影，交織成了一個嚴密無比的罩子，將她和方敏兩人全都罩在其中，同時厲聲喝道：「賊頭陀，我七孔刀上有藍蛛劇毒，勿謂我言之不預！」

鐵行頭陀恍若無聞，手在懷中一探，便多了一件黑漆漆，圓鼓鼓的物事在手，竟是一隻鐵木魚，向上一挺，大踏步地搶了過來，向溫魂當胸推到，恰好溫魂見鐵行頭陀並未被自己的話嚇退，已由「七星連環」，倏地改招爲「一竅不通」，七孔刀無聲無息，向鐵行頭陀搠去，剛好和鐵木魚相迎，「錚」地一聲，冒出了點點火花，兩人又是功力悉敵，同時向後，各自退開了六步，在兩人足下踏過之處，青石板皆成爲粉末，飛蕩起來！

空中一招，地上一招，皆是不分勝負，鐵行頭陀沉住了聲音喝道：「溫島主，眼見此事，是你弟子所爲，你還想護着他麼？」

溫魂見了桌上留字之後，也無話可說，但不知怎的，這時候，她却做了一件在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做過的事，那就是：全心全意地維護別人。這種事，在她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邪惡心靈中，根本是想都未曾想到過的，可是事情一發生在方敏的身上，她明知若是由鐵行頭陀去行事，對自己沒有損失，而且還不致於一切妨碍一個極重要的計劃。

但是她却不由自主地，要爲了方敏，和鐵行頭陀動手。在那一瞬間，她也曾在心中急驟地問自己：那是爲了什麼？爲了什麼？難道自己對方敏眞的生出了祖孫之情？她心中竭力地想要否認這一點，因爲與任何人生得情感，與她一生數十年做人的宗旨絕不相合，可是，她自己却也沒有辦法去否認，一聽得鐵行頭陀如此說法，毫不考慮，便自冷笑一聲，道：「就算是我弟子幹的，又怎麼樣，殺個把賊尼姑，有什麼了不得？」白髮蝟張，眼中精光四射，神態威猛已極，鐵行頭陀也是袈裟無風自動，顯見他全身眞氣鼓蕩，眼看這兩大高手，又將動手，突然聽得方敏叫道：「婆婆，你這話不對了，若然千芥大師眞是爲我所害，則我罪有應得，怎可逍遙法外？」

溫魂心中一怔，也不顧强敵在前，猛地轉過身來，說道：「你賴不掉了，千芥大師在中刀之後，還在桌上刻下了你的名字！」

方敏心頭大震，呆了一呆道：「有這等事？婆婆，我可實在沒有幹壞事啊！」

溫魂搖了搖頭，道：「孩子，你放心，有婆婆在，絕不容許任何人碰你一碰！」最後那句話，簡直大聲疾呼，她功力本就精湛無比，這一叫喚，更是聲傳十里，人人皆聞。不少深明溫魂爲人的人，心中均是感到奇怪，那青年書生心中也是一動，暗道：「啊！原來溫老魔婆，當眞是對方敏這樣要好！」

方敏心中，也是大受感動，但他爲人正直，却和溫魂的想法不同，道：「婆婆，既然千芥大師死前，曾在桌上留下我的名字，則這樁千古奇寃，孩子也只得承受下來了。婆婆，你不用再維護我了，免得你一世英名，爲我受了沾污，鐵行前輩，該如何處置，請你示下吧！」鐵行頭陀心中又動了一動，因爲看方敏的言行，沒有一點像是作惡之人，倒眞是不知怎麼回答他才好，正在猶豫，只聽得極樂眞人道：「如今他既然極口呼寃，或許其中另有別情，亦未可知，我們既不能枉害無辜，令得眞兇逍遙自在，也不能不管此事，這孩子今晚由我看管，在羣雄下山之前，定要將這件事弄清楚！」

既是極樂眞人如此說法，鐵行頭陀和其他人等，自然也無話可說，只是極樂眞人向前跨出了幾步，道：「溫島主請向側讓一讓。」

剛才溫魂還兇神惡煞也似，不准任何人碰方敏一碰，但此時極樂眞人輕輕一句，溫魂便果然向側讓了開去。那青年書生在一旁看了，心中又是一動，暗道：「咦，老魔婆行事怎麼顚顚倒倒的？她既然和鐵行頭陀動手，爲什麼她不敢得罪極樂眞人？」

只見極樂眞人又向前走了一步，一探手，拉住了方敏的右臂，道：「孩子，你且跟我來！」一面揚聲道：「鐵行頭陀，百丈禪師兩位，千芥大師的遺體，相煩兩位處理，各位，今晚巳然無事，大家各自安息罷！」

衆人見極樂眞人巳然出頭，方敏交他看管，一定逃走不脫，而他也一定會秉公辦理，巳然無熱鬧可看，而且明天一定還有更驚險的事發生，便都各自回去休息。尙金花哭哭啼啼，跟住了鐵行頭陀，百丈禪師等人，去料理千芥大師遺體。

鐵行頭陀來到千芥大師身旁，再仔細一看，只見千芥大師面容甚是平靜，那柄玄鐵七孔刀，自她背部，直插而入，正是「靈台穴」的要害，長嘆一聲，正要將刀拔起來，百丈禪師忽然阻止道：「佛兄且慢！」

鐵行頭陀道：「老禪師有何見敎？」百丈禪師緩緩道：「佛兄，千芥大師武功雖高，但也不過在你我伯仲之間，此桌乃上佳紫檀所製，何等堅硬，你我自度，可能在靈台穴受了致命重創之際，尙能在桌上以指刻字？」鐵行頭陀被他一言提醒，再仔細向那五個字一看，只見字字深淺一致，連最後那個「每」字，也和「旋」字一樣，並未顯出氣力不繼之狀，心中也不禁大起疑惑，道：「老禪師，難道當眞有人陷害方敏？」

百丈禪師沉吟道：「此人我曾在貴州笻竹寺見過一面，確是個正直無阿之人，而且，他與溫魂一齊上山，如是夤夜來訪，千芥大師斷無不加防備之理，而一加防備，此人就算巳盡得乃師所傳，只怕要將七孔刀插入千芥大師背部，亦非易事！」

鐵行頭陀想了半晌，也覺得百丈禪師所說大是有理，嘆了一口氣，「如今只有先將千芥大師的遺體，收拾起來再說了！」手一探，拔起了屍體背上的那柄七孔刀，順手一推，先將千芥大師輕輕放倒在椅上，百丈禪師突然在此間，向前踏了一步，道：「佛兄，千芥大師手中所握的是什麼？」

鐵行頭陀低頭一看，只見千芥大師左手揑拳，五指緊握，指縫中露出藍色的一縷絲綢，連忙拉開她的手指一看，竟是巴掌大小，一幅衣襟，上面還綉有一朵浮雲。鐵行頭陀恍然而悟，轉頭向尙金花說道：「尙姑娘，令師爲誰所害，巳有分曉了，請稍安毋躁，明日一早，我們自有分曉了！」

尙金花見了那幅藍色的衣襟，心中大吃一驚，但此時當着兩大高人，却是一句話也不敢說，唯唯以應，退了開去不提。

却說方敏被極樂眞人握住了手臂，一路向極樂觀正殿之內行去，回頭一看，只見溫婆婆快步搶過來低聲道：「孩子你放心，極樂道長必定不致難爲你的！你可得聽道長的話！」

方敏點頭答應，溫魂便離了開去。兩人穿過正殿，向左一轉，又過了一個月洞門，來到了一間靜室之中，極樂眞人才鬆了方敏的手，轉身將門關好，向方敏笑了一笑，道：「想不到你年紀輕輕，胆大包天，敢在武當山上，幹出這樣的事來！」

方敏初見極樂眞人這一笑，來得十分邪門，心中巳是一怔，繼而聽得如此說法，不由得正色道：「極樂前輩，我確是不曾害過千芥大師，眞人爲何不信？」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道：「孩子，如今千芥大師，死前留字，你却是跳到了黃河也洗不清啊！」

方敏長嘆一聲，咬牙切齒，道：「也不知什麼人，想出了這樣歹毒的方法，來陷害於我！」極樂眞人冷冷道：「不管怎樣，明天一早，羣雄畢集於極樂觀前，孩子，只怕你難逃一死了！」

方敏本來絕不是怕死之人，但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就這樣不明不白死去，是誰也不能甘心，憤然道：「眞人，難道武林中人，就那麼是非不分麼？」

極樂眞人道：「本來也難怪人家，證據確鑿，就算換上你，也一定要爲千芥大師洩恨的，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令得你暫保無事，假以時日，以雪沉冤！」

方敏心中一喜，問道：「眞人快說，什麼辦法？」極樂眞人道：「剛才我與溫島主詳談，巳知她實則上，並未得到什麼崑崙聖書。」

方敏道：「不錯，溫婆婆本就沒有崑崙聖書，是你們非要向她討取不可的！」

極樂道長一笑，道：「孩子，別那麼大的脾氣，溫島主雖然未曾得到崑崙聖書，但武林之中，人人皆信崑崙聖書是在她的手中，明日一早，崑崙三子向她索取崑崙聖書之時，她一說沒有，必起大大的爭執，孩子，你說是不是？」

方敏點頭道：「不錯。」極樂眞人又道：「溫島主適才邀我爲助，我想此事，確是溫島主有理，巳然答應助她一臂之力！」方敏若是知道魔母溫魂在武林中的劣跡纍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而極樂眞人是正派中的第一高手，自古正邪不容，猶如水火不能並存，一定會對極樂道長的這番話大是起疑，可是他本來就以爲溫魂是正派中人，所以倒以爲極樂眞人是仗義執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心中大是敬佩，道：「多謝眞人，但和我的事，不知又有何關係？」

極樂眞人道：「我一與溫島主成了一路，必然要與鐵行頭陀，百丈禪師及崑崙三子馬算子等人，大起爭執，最後仍不免要動手！」

方敏聽了，心中駭然，暗忖這許多高手，若是動起手來，不論誰勝誰負，或是兩敗俱傷，將都是武林中的一塲浩刦！不由得口定目呆，好半晌講不出話來，極樂眞人道：「出頭生事的，也一定是這五人，揮雲老怪與溫島主雖有怨仇，但他和今晚那個年輕書生，更是仇大，明日若是一動手，他必然會去找那年輕書生算帳，如今問題就在你我和溫島主三人，如何與他們六人爲敵！」方敏見極樂眞人巳在盤算明日如何動手的問題，急道：「眞人，難道事情眞巳到了非動手不可的地步，而不能大家闡釋清楚了麼？」

極樂眞人「哼」地一聲，道：「你知道什麼？我在江湖上的閱歷，總勝過你多多，若要闡釋清楚，只怕你們師徒兩人，巳然屍骨化灰了！」方敏默然半晌不語，道：「那六人之中，怕只有崑崙三子中的摩雲子和度天子，我尙可一敵，其餘皆是前輩高手，我是怎麼樣也敵不過的！」極樂眞人道：「只怕摩雲、度天兩人，聯手進攻，你也不是敵手，唯一的辦法——！」講至此處，四面一張望，又側耳細聽了一陣。

這時候，剛才的紛擾，巳然全部靜止，這個靜室，又處地極僻，當眞是靜到了一點聲音也沒有，極樂眞人方壓低了聲音，道：「本來我早知武林之中，必有今日，因此才蓄養了不少藍蛛，以備應用，只惜那些藍蛛，被你毀去，但幸而我前數天遍閱典籍，得知那藍蛛之毒，其毒無比，任何東西，只要沾上了毒性，雖經百年之久，毒性非但不減，而且更爲强烈，溫島主所用七孔刀，正曾經藍蛛奇毒所染，剛才巳然被我和溫島主兩人，合力以內家眞力，斷下一截來，復搓成了七枚其細無比的尖針，若是你今晚逕去見崑崙三子，向他們假稱巳將崑崙聖書，夤夜送來，以免明日之爭，他們必不懷疑，而趁機爭閱崑崙聖書，你趁機連發細針，先刺三風子，再對付度天、摩雲、三人必難逃脫，然後，再去見馬算子，他今日能爲你竭力辯護，自然對你爲人，深信不疑，這四個人一除去，明日只剩下百丈禪師和鐵行頭陀兩人，再要動起手來，我們便可以穩操勝券了。」

極樂眞人這一番話，雖然是壓低了聲音來說的，但是却字字清晰，方敏聽到一半，巳經呆了，等到極樂眞人講完，更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眞人……這……這……怎麼可以？」

極樂眞人面色突然一沉，道：「爲什麼不可以？」方敏見極樂眞人一板起了面孔，巳然毫無正派人物的氣度可言，雖然心中知道，如今巳然到了自己的生死關頭，但他仍是毫不考慮，「霍」地站了起來，道：「眞人，這事萬萬使不得，不要說崑崙三子，和七禽大俠，全是正人君子，就算他們是十惡不赦之徒，以如此卑汚的手段去害他們，我也是不肯答應的！」

極樂眞人一聲冷笑，道：「你可得想想清楚，你自己和溫島主的性命，全在乎你肯不肯如此去做了！」

方敏斬釘截鐵地道：「不管如何，我絕不能依眞人之言，去做這等事！」

極樂眞人「嘿嘿」冷笑不止，方敏只覺得事情越來越不對，眼前這個極樂眞人，雖然號稱正派第一高手，坐鎭武當，身受普天下武林何等的崇仰，但是行事手段，却比白骨神君這一類人物，還要不如，正待奪門而出，將事情和溫婆婆說個究竟，但脚才一提起，便見極樂眞人，轉過身子來，右掌平坦，掌上平放着七枚頭髮粗細，長約兩寸，藍殷殷的鐵針，道：「我再問你一遍，你照不照我的話去做？」

方敏斷然道：「極樂眞人，什麼事我都能聽你的吩咐，但此事萬萬不可能！」

極樂眞人冷笑道：「你自度可能出得了這間屋子？」方敏心中猛地一跳，暗忖極樂眞人既然可以叫自己去害崑崙三子、馬算子等高手，他爲人的心腸，可想而知，當然可以將自己害死，心中駭然，道：「眞人，莫非你要害我麼？」

極樂眞人道：「我只有救你之心，那有害你之意！」一面說，一面手掌仍是平攤不動，但是掌心的肌肉，突然一束一放，那在他掌上的七枚鐵針，一齊向上射了起來，躍高尺許，又一齊落在他的掌心之上，內力之佳，實是罕見，方敏心中只是盤算着如何才能出得這間靜室，只聽得極樂眞人又緩緩地道：「但你這小子不知情勢緊急，尙自執迷不悟，我可不能因爲你的固執，而同時害了溫島主的性命，只得先送你入閻王殿去了！」說着，掌心中的一枚鐵針，突然又跳了起來，但仍未向方敏射去，只是閃電也似，向前射出了尺許，又收了回來，道：「你可能再想一想，究竟該要如何？」

方敏這時候，心中當眞是迷惑巳極，爲什麼號稱第一高手的極樂眞人，竟會要自己去做這樣卑鄙無恥的事，爲什麼溫婆婆還叫自己好好地聽他的話，若是答應了他，當然可以無事，但這種違心之事，縱使能令得自己安然無事，也是絕不能去做的，後退一步，道：「眞人，除此之外，一定仍有方法，可以解決，尙祈眞人三思！」極樂眞人道：「笑話！我還要你來敎訓，只要我內家眞氣一吐，七枚鐵針，一起飛起，只要中上一枚，你便無生理了，還多囉嗦什麼？」

方敏自然知道以極樂眞人武功之高，自己根本無法與之相拚，心中長嘆一聲，不明白爲何自己一生，命運如此坎坷，雙眼一閉，巳準備瞑目待死，正在此時，突然靜室門上響起了剝啄之聲，極樂眞人一怔，迅速收起了鐵針，道：「是誰？」

門外人並不回答，但只聽得「格」地一聲，門栓巳被震斷，門也「呀」地一聲，推了開來，門口站着一個長身玉立，滿面笑容的年輕人，手持摺扇，正是適才和揮雲老怪大生齟齬的那個年輕書生，極樂眞人面色略沉，道：「時巳深夜，閣下來此，意欲何爲。」

年輕書生嘻嘻一笑，道：「適才在室外聽得眞人的計劃，覺得事情大有可爲，怎奈這小子沒有胆量，可否將事情托我去做？」

極樂眞人剛才的計劃，分明是要和魔母溫魂聯手，將正派的武林中人一網打盡的歹毒計劃，在說出來之前，只當方敏自身受了極大的嫌疑，明晨必死，若有脫身之機，一定有肯照自己的話去做，却未料到方敏正直不阿，竟然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無論威逼利誘，始終不爲所動，極樂眞人的心中，巳然後悔不巳。再加他講出他的大陰謀之前，曾經悉心細聽，四周圍確是一個人也沒有，何以這樣重大的事，竟會被那個年輕書生聽去，心中雖然暗驚，但就却不動聲色，五指一放，「呼」地一股勁風，隨之而發，先將門關上，

道：「閣下所言，不知是何計劃，貧道一時難明。」

年輕書生哈哈一笑，道：「那不是很簡單麼？今夜先害了崑崙三子和七禽大俠，明早再害百丈禪師和鐵行頭陀，從此以後，正派高手，已然一網打盡，天下武林，自然以你和魔母溫魂爲尊了，我可曾說錯？」

極樂眞人嘿嘿冷笑，道：「好聰明的丫頭，如此說來，你知道我是誰了？」

這兩人對答之間，方敏更是聽得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那年輕書生指責極樂眞人懷有極大的陰謀，倒也罷了，爲何明明是一個書生，極樂眞人却稱之爲「丫頭」？莫非此人是女扮男裝？可是看來看去，却又看不出來，只聽得那年輕書生道：「你果然好眼力，我雖然不知你是誰，但是却知道你不是極樂眞人！」

方敏大吃一驚，失聲道：「朋友，你不可胡亂說話！」那年輕書生一聲冷笑，道：「你還蒙在鼓裏哩，極樂眞人一代高人，焉能唆人作這等無恥之事？」方敏一想，果然覺得有理，而且想起自己在那古墓之中，認得極樂眞人以來，種種可疑的事情，越想越覺得他不類正派中人，可是他的武功，確乎又如此之高，又叫人不能夠不信，心中亂作一團，一個字也講不出來。

極樂眞人仰天哈哈一笑，說道：「好眼力，好眼力！只惜你立刻要赴陰曹，不能將你所見，講給別人聽了！」方敏見極樂眞人已然自己直認不諱，想起他的手上正有七枚含有劇毒的鐵針，忙叫道：「朋友小心暗——」下面一個「器」字，尚未出口，假極樂眞人右手揚處，七枚鐵針，分着兩起，四前三後，電也似疾射了出去，方敏只顧叫那年輕書生提防暗器，却未曾防到自己，一見三枚鐵針，一上二下，成品形的向自己電射而到，急忙拔出七孔刀來，一陣厲嘯，「錚錚」兩聲，格去了兩枚，第三枚却未格中，只覺左面小腿，略是一痳，知道已經中針，心中大急，揚起七孔刀，「刷」地一刀，就要將自己左腿斷去，以防毒氣攻心，刀才落下，斜刺裏突然「嗤」地一聲，飛來了一柄摺扇，「噹」地正格在七孔刀上，同時聽得那書生道：「你幼時曾服千年雪參，萬毒不侵，切不可輕舉妄動，快將眞氣閉住！」方敏心中一動，暗想奇了，自己和這年輕書生，素不相識，何以他知道自己幼年曾服食過千年雪參？抬頭看時，只見那年輕書生身形擺動，極樂道長那四枚鐵針，竟全都射到了牆上，並未將他射中！

須知眼前那人，雖然不是眞的極樂眞人，但武功之高，和眞的極樂眞人相差已極爲有限，要避過由他內家眞氣，猝然發出的四枚鐵針，已非易事，而那年輕書生竟然還在百忙中拋出摺扇，將方敏要向自己腿上砍去的七孔刀格住，其武功之高，也當眞是不可思議，極樂眞人見四枚鐵針竟然一枚不中，心內也是一駭，雙臂一張，雙雙自上而下，「呼」地一揮，內家罡氣所幻的掌力，已然罩在室內的每個角落，方敏只覺一股自上而下，四方八面包圍而來的大力幾乎已將自己全身束住，不能動彈，看那少年書生時，却單掌外翻不斷幌動，看來也正在發掌相還，在兩人掌力之中的一隻茶几，無聲無息便成了一堆木屑！

極樂眞人面色大變，喝道：「閣下尊長是誰？」那年輕書生冷笑一聲，道：「我師傅若在，武功當可高你三倍，只惜他已然死了。」

假極樂眞人聽得他師傅已然死去，才將心略爲放下道：「那你就跟着你師傅到九泉之下相會便了！」眞氣倏地運轉，雙掌相跌，不過半尺，猛地向年輕書生一推，掌風過處聲勢雖是不猛，但是那股隱隱雷動之聲，細一聽來却猶如上天崩裂，海水傾覆，驚心動魄，不可方物，那年輕書生雙脚不丁不八站定，也是雙掌一齊推出，掌力之强竟然不在假極樂眞人之下，兩股大力在室中相交，誰也勝不了誰，掌力打橫迸散，室內陳設，盡皆無聲無息，紛紛破裂，可見兩人的內力，已然俱皆由陽剛而趨陰柔，到了極是高超的境界，方敏退到了屋角之中，總算未爲兩人內力波及，身逢此類做夢也想不到的武林奇事，一向老實忠厚的他，竟不知怎麼才好！

只見假極樂眞人面露陰笑，年輕書生則面色莊肅，同時向前跨了一步，靜室之內那股無形大力更是有增無減，整間屋子却搖搖欲傾，方敏才猛地想起極樂眞人僞冒一事，遠遠大過千芥大師被害，自己再不出去報與衆人知道，更待何時？也不顧腿上所中鐵針，是否眞如那年輕書生所說，因爲早年曾服千年雪參的關係，而百毒不侵，身形一閃便打橫跨出了一步，以方敏此時的功力而論，除了早已成名的一流高手不說，已是天下無敵，可是只打橫跨了一步，對面立即一股大力湧到，又被逼回到原來的地方，竟爾因爲靜室之中已爲兩人內家眞力充塞，而不能移動！

方敏心中更是着急，心想向前不能去，自己身在屋角，撞破了牆總可以穿身而出了，忙將內力凝於背心，正待盡力一撞之時，忽見房門一動，整扇門成爲木塊，紛紛倒了下來，正及時現出一個人的形狀來，而那破洞立刻便爲一個人所塡上，方敏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溫魂，心中大喜叫道：「婆婆——」可是他此際不開口還好，一開口更覺眞氣不繼，只見溫魂連跨三步已然來到了那年輕書生的背後。

這時候，那年輕書生和假極樂眞人，兩人俱各以內家眞力相拚，身形凝立，猶如石像，一動也不能動彈，年輕書生一見溫魂來到了自己背後，面上立露驚恐之色，在那刹那之間，方敏也意會到了溫婆婆是要趁此機會，不顧武林道義，加害那年輕書生，不顧一切地叫道：「婆——婆，那極樂眞人不是——」。

可是未等他將事實眞相全部道出，溫魂手掌起處，已經「叭」地一聲，印在那年輕書生的後背心上，那年輕書生身子一幌，他面前力敵假極樂眞人，已堪堪戰個平手，背後再加上溫魂的一掌，却是禁受不住，身子一幌之後，立被假極樂眞人的內家眞力，震退四五步。年輕書生知道眼前之局，自己以一敵二，萬難取勝，趁着受傷尚未重到十分，快快逃走方是上策，立即身形一幌，來到了方敏的身邊。

（未完・廿三）